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海上花列传

上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海上花列传

（清）韩邦庆　著

上　册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海上花列传/（清）韩邦庆著．-北京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．1999.9
（中国禁毁小说百部）
ISBN 7-80094-732-7

Ⅰ．海… Ⅱ．韩… Ⅲ．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Ⅳ．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1999）第 23783 号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）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7.875 字数 399 千字
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500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64回。题“云间花也怜侬著”，真名韩邦庆，字子云，江苏华亭人。光绪20年（1894）石印巾箱本。光绪34年（1908）日新书局石印本，改题《海上百花趣乐演义》。上海书局石印本，改题《海上春花记》。
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上海通商开埠，日益繁华。参店老板洪善卿之甥赵朴斋，年方十七，至沪谋生。未谋差使，先游胭花，朴斋识妓女秀宝、王阿二。因垂涎秀宝，囊中渐空，遂钟情王阿二。一日于王处鬼混，为其旧日相好殴打致伤。善卿闻之，甚怒，与之洋钱，命其速返乡，朴斋未从，做人力车夫为生。善卿见之，恨极，修书告于朴斋之母洪氏，详述朴斋落魄情形。洪氏、妹二宝阅信大惊，与邻居张秀英姐弟结伴至沪寻朴斋。母子见面，洪氏欲归，然秀英不允，约二宝听书，巧遇秀英过房兄长瑞生。瑞生日日款待，邀二女同游，并说服洪氏，迁往瑞生空房，不言返乡一事。洪氏久居沪

上，资财耗尽。二宝为谋生，挂牌为妓，正中瑞生之计。二宝结识史三公子。因其一表人才，家世渊远，心有好感。三公子屡向二宝谄媚献殷，并允诺娶其为正，二宝心花怒放，遂倾心三公子。后三公子回金陵，许二宝一月后成亲。未料乃以此为幛，回扬州娶亲，戏弄二宝，只为不花分文，赚得痴人泪眼。二宝为偿债，重操旧业，又结识流氓赖三公子。赖侮辱二宝，拳脚相加。二宝思前想后，无可奈何，终日以泪洗面。



目　　录
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第一回

赵朴斋咸瓜街访舅
洪善卿聚秀堂做媒

按：此一大说部书，系花也怜侬所著，名曰《海上花列传》。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，南部烟花日新月盛，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，不知凡几。虽有父兄，禁之不可；虽有师友，谏之不从。此岂其冥顽不灵哉？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！方其目挑心许，百样绸缪，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；一经描摹出来，便觉令人欲呕，其人有爽然若失、废然自返者乎？

花也怜侬具菩提心，运广长舌，写照传神，属辞比事，点缀渲染，跃跃如生，却绝无半个淫亵秽污字样，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。苟阅者按迹寻踪，心通其意，见当前之媚于西子，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；见今日之密于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，也算得是欲觉晨钟，发人深省者矣。此《海上花列传》之所以作也。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侬究是何等样人？原来，古槐安国之北，有黑甜乡。其主者曰趾离氏，尝仕为天禄大夫，晋封

醴泉郡公，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，而自号花也怜侬云。所以，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，日日在梦中过活，自己偏不信是梦，只当真的，作起书来。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，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。看官啊，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，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。

这书即从花也怜侬一梦而起。也不知花也怜侬如何到了梦中，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，把握不定，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。举首一望，已不在本原之地了，前后左右，寻不出一条道路，竟是一大片浩森苍茫、无边无际的花海。看官须知道，“花海”二字，不是杜撰的。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，只有无数花朵，连枝带叶，漂在海面上，又平匀，又绵软，浑如绣茵锦罽一般，竟把海水都盖住了。

花也怜侬只见花，不见水，喜得手舞足蹈起来，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，深若干寻，还当在平地上似的，踯躅留连，不忍舍去。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，却都是没有根蒂的。花底下即是海水，被海水冲激起来，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，听其所止。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，莺欺燕妒，就为那蚱蜢、蜣螂、虾蟆、蝼蚁之属，一味的披猖折辱，狼籍蹂躏。惟夭如桃，秾如李，富贵如牡丹，犹能砥柱中流，为群芳吐气；至于菊之秀逸，梅之孤高，兰之空山自芳，莲之出水不染，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，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。

花也怜侬见此光景，辄有所感，又不禁怆然悲之。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，只反害了自己，更觉得心慌意乱，目眩神摇；又被罡风一吹，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，登时闯空了一脚，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，竟跌在花海中了。

花也怜侬大叫一声，待要挣扎，早已一落千丈，直坠至地。却正坠在一处，睁眼看时，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的陆家石桥。花也怜侬揉揉眼睛，立定了脚跟，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。大清早起，从家里出门，走了错路，混入花海里面，翻了一个筋斗，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。回想适才多少情事，历历在目，自觉好笑道：“竟做了一场大梦。”叹息怪诧了一回。

看官，你道这花也怜侬究竟醒了不曾？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？但在花也怜侬自己以为是醒的了，想要回家里去，不知从那一头走，模模糊糊踅下桥下。

刚至桥堍，突然有一个后生，穿着月白竹布箭衣，金酱宁绸马褂，从桥下直冲上来。花也怜侬让避不及，对面一撞，那后生“扑溱”地跌了一交，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。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，拉住花也怜侬乱嚷乱骂。花也怜侬向他分说，也不听见。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。后生道：“我叫赵朴斋，要到咸瓜街浪去；陆里晓得个冒失鬼，奔得来跌我一交。耐看我马褂浪烂泥，要俚赔个啘！”花也怜侬正要回言，只见巡捕道：“耐自家也勿小心啘，放俚去罢。”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，没奈何放开手，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侬扬长自去。

看的人挤满了路口，有说的，有笑的。赵朴斋抖抖衣襟，发极道：“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嗄？”巡捕也笑起来，道：“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哩。”一句提醒了赵朴斋，即在桥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，脱下马褂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。朴斋绞把手巾，细细的擦那马褂，擦得没一些痕迹，方才穿上。呷一口茶，会帐起身，径至咸瓜街中市。

寻见永昌参店招牌，踱进石库门，高声问“洪善卿先生”。有小伙计答应，邀进客堂，问明姓字，忙去通报。不多时，洪善卿匆匆出来。赵朴斋虽也久别，见他削骨脸，爆眼睛，却还认得，趋步上前，口称“娘舅”，行下礼去。洪善卿还礼不迭，请起上坐，随问：“令堂阿好？阿曾一淘来？寓来哚陆里？”朴斋道：“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。无娒勿曾来，说搭娘舅请安。”说着，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。

洪善卿问及来意，朴斋道：“也无啥事干，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。”善卿道：“近来上海滩浪，倒也勿好做啥生意哩。”朴斋道：“为仔无娒说，人末一年大一年哉，来哚屋里做啥哩？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。”善卿道：“说也勿差。耐今年十几岁？”朴斋说：“十七。”善卿道：“耐还有个令妹，也好几年勿见哉，比耐小几岁？阿曾受茶？”朴斋道：“勿曾。今年也十五岁哉。”善卿道：“屋里还有啥人？”朴斋道：“不过三个人，用个娘姨。”善卿道：“人淘少，开消总也有限。”朴斋道：“比仔从前省得多哉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，善卿即留朴斋便饭，叫小伙计来说了。须臾，搬上四盘两碗，还有一壶酒，甥舅两人对坐同饮，絮语些近年景况，闲谈些乡下情形。善卿又道：“耐一干仔住来哚客栈里，无拨照应碗。”朴斋道：“有个米行里朋友，叫张小村，也到上海来寻生意，一淘住来哚。”善卿道：“故也罢哉。”吃过了饭，揩面漱口。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，道：“耐坐一歇，等我干出点小事体，搭耐一淘北头去。”朴斋唯唯听命。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。

朴斋独自坐着，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。直敲过两点钟，

方见善卿出来，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，然后让朴斋前行，同至街上，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，坐上两把东洋车，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，善卿约数都给了钱。朴斋即请善卿进栈，到房间里。

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，床上铺着大红绒毯，摆着亮汪汪的烟盘，正吸得烟腾腾的。见赵朴斋同人进房，便料定是他娘舅，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。洪善卿道："尊姓是张?"张小村道："正是。老伯阿是善卿先生?"善卿道："岂敢，岂敢。"小村道："勿曾过来奉候，抱歉之至。"谦逊一回，对面坐定。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。善卿道："舍甥初次到上海，全仗大力照应照应。"小村道："小侄也勿懂啥事体，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。"又谈了些客套，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，小村一手接着，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。善卿说："勿会吃。"仍各坐下。

朴斋坐在一边，听他们说话，慢慢的说到堂子倌人。朴斋正要开口问问，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。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。小村先哈哈一笑，然后向善卿道："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，阿好?"善卿道："陆里去哩?"小村道："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。"善卿道："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倌人，叫陆秀宝，倒无啥。"朴斋插嘴道："就去哉啘。"小村只是笑，善卿也不觉笑了。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，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，头戴瓜棱小帽，脚登京式镶鞋，身穿银灰杭线棉袍，外罩宝蓝宁绸马褂，再把脱下的衣裳，一件件都折叠起来，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。

朴斋正自性急，拽上房门，随手锁了，跟着善卿、小村出了客栈。转两个弯，已到西棋盘街，望见一盏八角玻璃

灯，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，上写“聚秀堂”三个朱字。善卿引小村、朴斋进去，外场认得善卿，忙喊：“杨家姆，庄大少爷朋友来。”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，便“登登登”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。

三人上楼，那娘姨杨家姆见了，道：“噢，洪大少爷，房里请坐。”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，早打起帘子等候。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，搂着个倌人，正戏笑哩；见洪善卿进房，方丢下倌人，起身招呼，向张小村、赵朴斋也拱一拱手，随问尊姓。洪善卿代答了，又转身向张小村道：“第位是庄荔甫先生”，小村说声“久仰”。

那倌人掩在庄荔甫背后，等坐定了，才上前来敬瓜子。大姐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。庄荔甫向洪善卿道：“正要来寻耐，有多花物事，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？”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，授与善卿。善卿打开看时，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，或是古董，或是书画，或是衣服，底下角明标价值号码。善卿皱眉道：“第号物事，消场倒难哩。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，阿要去问声俚看？”庄荔甫道：“黎篆鸿搭，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，勿曾有回信。”善卿道：“物事来哚陆里？”荔甫道：“就来哚宏寿书坊里楼浪，阿要去看看？”善卿道：“我是外行，看啥哩。”

赵朴斋听这等说话，好不耐烦，自别转头，细细的打量那倌人：一张雪白的圆面孔，五官端正，七窍玲珑，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，一双俏眼处处生情；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，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，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，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。朴斋看的出神，早被那倌人觉着，笑了一笑，慢慢走到靠壁大洋

镜前，左右端详，掠掠鬓脚。朴斋忘其所以，眼光也跟了过去。忽听洪善卿叫道："秀林小姐，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？"朴斋方知那倌人是陆秀林，不是陆秀宝。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："照应倪妹子，阿有啥勿好？"即高声叫杨家姆。

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、冲茶碗，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。杨家姆问："陆里一位嗄？"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，说是"赵大少爷"。杨家姆睐了两眼，道："阿是第位赵大少爷？我去喊秀宝来。"接了手巾，忙"登登登"跑了去。

不多时，一路"咭咭咯咯"小脚声音，知道是陆秀宝来了。赵朴斋眼望着帘子，见陆秀宝一进房间，先取瓜子碟子，从庄大少爷、洪大少爷挨顺敬去；敬到张小村、赵朴斋两位，问了尊姓，却向朴斋微微一笑。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，同陆秀林一模一样，但比秀林年纪轻些，身材短些；若不是同在一处，竟认不清楚。

陆秀宝放下碟子，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。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坐又坐不定，走又走不开。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："赵大少爷，房间里去。"陆秀宝道："一淘请过去哉啘。"大家听说，都立起来相让。庄荔甫道："我来引导。"正要先走，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，说道："耐覅去哩，让俚哚去末哉。"

洪善卿回头一笑，随同张小村、赵朴斋跟着杨家姆，走过陆秀宝房间里。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，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，也有着衣镜，也有自鸣钟，也有泥金笺对，也有彩画绢灯。大家随意散坐，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，又叫大姐装水烟。接着外场送进干湿来，陆秀宝一手托了，又敬一遍，

仍去和赵朴斋并坐。

杨家姆站在一旁，问洪善卿道："赵大少爷公馆来哚陆里嗄?"善卿道："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哚悦来栈。"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："张大少爷阿有相阿嗄?"小村微笑摇头。杨家姆道："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，也攀一个哉啘。"小村道："阿是耐教我攀相好？我就攀仔耐末哉啘，阿好?"说得大家哄然一笑。杨家姆笑了，又道："攀仔相好末，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，阿是闹热点?"小村冷笑不答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烟。

杨家姆向赵朴斋道："赵大少爷，耐来做个媒人罢。"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，装做不听见。秀宝夺过手说道："教耐做媒人，啥勿响嗄?"朴斋仍不语。秀宝催道："耐说说哩。"朴斋没法，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，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。正在为难，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。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。杨家姆见没意思，方同大姐出去了。

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，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，张小村仍躺下吸烟。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，不许动，只和朴斋说闲话。一回说要看戏，一回说要吃酒，朴斋嘻着嘴笑。秀宝索性搁起脚来，滚在怀里。朴斋腾出一手，伸进秀宝袖子里去。秀宝掩紧胸脯，发急道："覅哩！"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，笑道："耐放来哚'水饺子'勿吃，倒要吃'馒头'。"朴斋不懂，问小村道："耐说啥?"秀宝忙放下脚，拉朴斋道："耐覅去听俚，俚来哚寻耐开心哉哩！"复瞅着张小村，把嘴披下来道："耐相好末勿攀，说倒会说得野哚！"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，讪讪的起身去看钟。

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，也立起来道："倪一淘吃夜饭

去。"赵朴斋听说，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。陆秀宝见了道："再坐歇哩。"一面喊秀林："阿姐，要去哉。"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，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，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，都说："晚歇一淘来。"四人答应下楼。

第一回终。

第二回

小伙子装烟空一笑
清倌人吃酒枉相讥

按：四人离了聚秀堂，出西棋盘街北口，至斜角对过保合楼，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。堂倌送过烟茶，便请点菜。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，另外加一汤一碗。堂倌铺上台单，摆上围签，集亮了自来火。看钟时已过六点，洪善卿叫烫酒来，让张小村首座，小村执意不肯，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。张小村次坐，赵朴斋第三，洪善卿主位。堂倌上了两道小碗，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，张小村还戗说两句。

赵朴斋本自不懂，也无心相去听他，只听得厅侧书房内，弹唱之声十分热闹，便坐不住，推做解手溜出来，向玻璃窗下去张看。只见一桌圆台，共是六客，许多倌人团团围绕，夹着些娘姨、大姐，挤满了一屋子。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、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，叫了两个局。右首倌人正唱那二黄《采桑》一套，被琵琶遮着脸，不知生的怎样。那左首的年纪大些，却是风流倜傥，见胖子豁拳输了，便要代酒。

胖子不许代，一面拦住他手，一面伸下嘴去要呷。不料被右首倌人停了琵琶，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，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。胖子没看见，呷了个空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赵朴斋看了，满心羡慕，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请去用菜，朴斋只得归席。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，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。堂倌见不大吃酒，随去预备饭菜。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，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，揩面散坐。堂倌呈上菜帐，洪善卿略看一看，叫写永昌参店，堂倌连声答应。

四人相让而行，刚至正厅上，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，已吃得满面通红。一见洪善卿，嚷道："善翁也来里，巧极哉，里向坐。"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；又拦着三人道："一淘叙叙哉啘。"庄荔甫辞了先走。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，两人遂也辞了，与洪善卿作别，走出保合楼。

赵朴斋在路上咕噜道："耐为啥要走哩？镶边酒末落得扰扰俚唔哉啘。"被张小村咄了一口，道："俚哚叫来哚长三书寓，耐去叫幺二，阿要坍台！"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，便想了想道："庄荔甫只怕来哚陆秀林搭，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，阿好？"小村又哼了一声，道："俚匆搭耐一淘去，耐去寻俚做啥？阿要去讨惹厌！"朴斋道："价末到陆里去哩？"小村只是冷笑，慢慢说道："也怪匆得耐，头一埭到上海，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？我看起来，覅说啥长三书寓，就是幺二浪，耐也覅去个好。俚哚才看惯仔大场面哉，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，也匆来俚眼睛里。况且陆秀宝是清倌人，耐阿有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？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哚，耐也犯匆着啘。耐要白相末，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，倒大啥。"朴斋道："陆里搭嗄？"小村道："耐要去，我同耐

去末哉。比仔长三书寓，不过场花小点，人是也差勿多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去哩。”小村立住脚一看，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，便说：“耐要去末打几首走。”当下领朴斋转身，重又向南。

过打狗桥，至法租界新街，尽头一家，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，跨进门口，便是楼梯。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，只有半间楼房，狭窄得很，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，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，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，靠窗杉木妆台，两边“川”字高椅，便是这些东西，倒铺得花团锦簇。朴斋见房里没人，便低声问小村道：“第搭阿是幺二嗄？”小村笑道：“勿是幺二，叫阿二。”朴斋道：“呵二末比仔幺二阿省点？”小村笑而不答。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：“二小姐，来哩。”喊了两遍，方有人远远答应，一路戏笑而来。朴斋还只管问，小村忙告诉他说：“是花烟间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为啥说是阿二呢？”小村道：“俚名字叫王阿二。耐坐来里，覅多说多话。”

话声未绝，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，朴斋遂不言语。王阿二一见小村，便擗上去嚷道：“耐好啊，骗我阿是？耐说转去两三个月碗，直到仔故歇坎坎来！阿是两三个月嗄，只怕有两三年哉。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，说是勿曾来，我还信勿过。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，倒说道勿来个哉。耐只嘴阿是放屁，说来哚闲话阿有一句做到？把我倒记好来里，耐再勿来末，索性搭耐上一上，试试看末哉！”小村忙陪笑央告道：“耐覅动气，我搭耐说。”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。说不到三四句，王阿二忽跳起来，沉下脸道：“耐例乖杀哚！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，耐末脱体哉，阿

是?”小村发急道:“勿是呀,耐也等我说完仔了哩。”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,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。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,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瞟了一眼,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。王阿二道:“耐末那价呢?”小村道:“我是原照旧哩。”

王阿二方才罢了,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,问朴斋尊姓,又自头至足,细细打量。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。只见一个半老娘姨,一手提水铫子,一手托两盒烟膏,蹭上楼来,见了小村,也说道:“阿唷,张先生唲!倪只道仔耐勿来个哉,还算耐有良心哚。”王阿二道:“呸,人要有仔良心,是狗也勿吃仔屎哉!”小村笑道:“我来仔倒说我无良心,从明朝起勿来哉。”王阿二也笑道:“耐阿敢嗄!”说时,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盘里,点了烟灯,冲了茶碗,仍提铫子下楼自去。

王阿二靠在小村身傍,烧起烟来;见朴斋独自坐着,便说:“榻床浪来觯觯哩。”朴斋巴不得一声,随向烟榻下手躺下,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,装在枪上授与小村,“飕飗飗”的直吸到底。又烧了一口,小村也吸了。至第三口,小村说:“覅吃哉。”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。朴斋吸不惯,不到半口,斗门噎住。王阿二接过枪去打了一签,再吸再噎。王阿二“嗤”的一笑。朴斋正自动火,被他一笑,心里越发痒痒的。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,替他把火,朴斋趁势捏他手腕。王阿二夺过手,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,摔得朴斋又酸,又痛,又爽快。朴斋吸完烟,却偷眼去看小村,见小村闭着眼,朦朦胧胧、似睡非睡光景。朴斋低声叫:“小村哥。”连叫两声,小村只摇手不答应。王阿二道:“烟迷呀,

随俚去罢。”朴斋便不叫了。

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，拿签子来烧烟。朴斋心里热的像炽炭一般，却关碍着小村，不敢动手，只目不转睛的呆看。见他雪白的面孔，漆黑的眉毛，亮晶晶的眼睛，血滴滴的嘴唇，越看越爱，越爱越看。王阿二见他如此，笑问："看啥？"朴斋要说又说不出，也嘻着嘴笑了。王阿二知道是个没有开荤的小伙子，但看那一种腼腆神情，到也惹气，装上烟，把枪头塞到朴斋嘴边，说道："哪，请耐吃仔罢。"自己起身，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，回身见朴斋不吃烟，便问："阿要用口茶？"把半碗茶授与朴斋。慌的朴斋一骨碌爬起来，双手来接，与王阿二对面一碰，淋淋漓漓泼了一身的茶，几乎砸破茶碗，引得王阿二放声大笑起来。这一笑连小村都笑醒了，揉揉眼，问："耐哚笑啥？"王阿二见小村呆呆的出神，更加弯腰拍手，笑个不了。朴斋也跟着笑了一阵。

小村抬身起坐，又打个呵欠，向朴斋说："倪去罢。"朴斋知道他为这烟不过瘾，要紧回去，只得说"好"。王阿二和小村两个又轻轻说了好些话。小村说毕，一径下楼。朴斋随后要走，王阿二一把拉住朴斋袖子，悄说："明朝耐一干仔来。"

朴斋点点头，忙跟上小村，一同回至悦来栈，开门点灯。小村还要吃烟过瘾，朴斋先自睡下，在被窝里打算。想小村闲话倒也不错，况且王阿二有情于我，想也是缘分了。只是丢不下陆秀宝，相秀宝毕竟比王阿二缥致些，若要兼顾，又恐费用不敷。这个想想，那个想想，想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一时，小村吸足了烟，出灰洗手，收拾要睡。朴斋重又披衣坐起，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，再睡下去，却不知

不觉睡着了。

睡到早晨六点钟，朴斋已自起身，叫栈使舀水洗脸，想到街上去吃点心，也好趁此白相相。看小村时，正鼾鼾的好困辰光。因把房门掩上，独自走出宝善街，在石路口长源馆里吃了一碗廿八个钱的闷肉大面。由石路转到四马路，东张西望，大踱而行。正碰着拉垃圾的车子下来，几个工人把长柄铁铲铲了垃圾抛上车去，落下来四面飞洒，溅得远远的。朴斋怕沾染衣裳，待欲回栈，却见前面即是尚仁里，闻得这尚仁里都是长三书寓，便进弄去逛逛。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，上写倌人姓名。中有一家，石刻门坊，挂的牌子是黑漆金书，写着"卫霞仙书寓"五字。

朴斋站在门前，向内观望，只见娘姨蓬着头，正在天井里浆洗衣裳，外场跷着腿，正在客堂里揩拭玻璃各式洋灯。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姐，嘴里不知咕噜些甚么，从里面直跑出大门来，一头撞到朴斋怀里。朴斋正待发作，只听那大姐张口骂道："撞杀耐哚娘起来，眼睛阿生来哚！"朴斋一听这娇滴滴声音，早把一腔怒气消化净尽，再看他模样俊秀，身材伶俐，倒嘻嘻的笑了。那大姐撇了朴斋，一转身又跑了去。

忽又见一个老婆子，也从里面跑到门前，高声叫"阿巧"，又招手儿说："覅去哉。"那大姐听了，便撅着嘴，一路咕噜着，慢慢的回来。那老婆子正要进去，见朴斋有些诧异，即立住脚，估量是什么人。朴斋不好意思，方讪讪的走开，仍向北出弄。先前垃圾车子早已过去，遂去华众会楼上泡了一碗茶，一直吃到七八开，将近十二点钟时分，始回栈房。

那时小村也起身了。栈使搬上中饭，大家吃过洗脸，朴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会。小村笑道："第歇辰光，倌人才困来哚床浪，去做啥?"朴斋无可如何。小村打开烟盘，躺下吸烟。朴斋也躺在自己床上，眼看着帐顶，心里辘辘的转念头，把右手抵住门牙去咬那指甲；一会儿又起来向房里转圈儿，踱来踱去，不知踱了几百圈。见小村刚吸得一口烟，不好便催，哎的一声叹口气，重复躺下。小村暗暗好笑，也不理他。等得小村过了瘾，朴斋已连催四五遍。

小村勉强和朴斋同去，一径至聚秀堂。只见两个外场同娘姨在客堂里一桌碰和，一个忙丢下牌去楼梯边喊一声"客人上来"。朴斋三脚两步，早自上楼，小村跟着到了房里。只见陆秀宝坐在靠窗桌子前，摆着紫檀洋镜台，正梳头哩。杨家姆在背后用篦篦着，一边大姐理那脱下的头发。小村、朴斋就桌子两傍高椅上坐下，秀宝笑问："阿曾用饭嗄?"小村道："吃过仔歇哉。"秀宝道："啥能早嗄?"杨家姆接口道："俚哚栈房里才实概个。到仔十二点钟末，就要开饭哉；勿像倪堂子里，无拨啥数目，晚得来!"

说时，大姐已点了烟灯，又把水烟筒给朴斋装水烟。秀宝即请小村榻上用烟，小村便去躺下吸起来。外场提水铫子来冲茶，杨家姆绞了手巾。朴斋看秀宝梳好头，脱下蓝洋布衫，穿上件元绉马甲，走过壁间大洋镜前，自己端详一回。忽听得间壁喊"杨家姆，是陆秀林声音。杨家姆答应着，忙收拾起镜台，过那边秀林房里去了。

小村问秀宝道："庄大少爷阿来里?"秀宝点点头。朴斋听说，便要过去招呼，小村连声喊住。秀宝也拉着朴斋袖子，说："坐来浪。"朴斋被他一拉，趁势在大床前藤椅上坐

了，秀宝就坐在他膝盖上，与他唧唧说话，朴斋茫然不懂。秀宝重说一遍，朴斋终听不清说的是甚么。秀宝没法，咬牙恨道："耐个人啊！"说着，想了一想，又拉起朴斋来，说："耐过来，我搭耐说哩。"两个去横躺在大床上，背着小村，方渐渐说明白了。一会儿，秀宝忽格格笑说："阿唷，覅哩！"一会儿又极声喊道："哎哟，杨家姆快点来哩！"接着"哎哟哟"喊个不住。杨家姆从间壁房里跑过来，着实说道："赵大少爷覅吵哩！"朴斋只得放手。秀宝起身，掠掠鬓脚，杨家姆向枕边拾起一支银丝蝴蝶替他戴上，又道："赵大少爷阿要会吵，倪秀宝小姐是清倌人哩。"

朴斋只是笑，却向烟榻下手与小村对面歪着，轻轻说道："秀宝搭我说，要吃台酒。"小村道："耐阿吃嗄？"朴斋道："我答应俚哉。"小村冷笑两声，停了半晌，始说道："秀宝是清倌人哩，耐阿晓得？"秀宝插嘴道："清倌人末，阿是无拨客人来吃酒个哉？"小村冷笑道："清倌人只许吃酒勿许吵，倒凶得野哚！"秀宝道："张大少爷，倪娘姨哚说差句把闲话，阿有啥要紧嗄？耐是赵大少爷朋友末，倪也望耐照应照应，阿有啥撺掇赵大少爷来扳倪个差头？耐做大少爷也犯勿着啘。"杨家姆也说道："我说赵大少爷覅吵，也勿曾说差啥闲话啘。倪要是说差仔，得罪仔赵大少爷，赵大少爷自家也蛮会说哚，阿要啥撺掇嗄？"秀宝道："幸亏倪赵大少爷是明白人，要听仔朋友哚闲话，也好煞哉。"

一语未了忽听得楼下喊道："杨家姆，洪大少爷上来。"秀宝方住了嘴。杨家姆忙迎出去，朴斋也起身等候。不料随后一路脚声，却至间壁候庄荔甫去了。

第二回终。

第三回

议芳名小妹附招牌
拘俗礼细崽翻首座

按：不多时，洪善卿与庄荔甫都过这边陆秀宝房里来，张小村，赵朴斋忙招呼让坐。朴斋暗暗教小村替他说请吃酒。小村微微冷笑，尚未说出。陆透宝看出朴斋意思，戗说道：“吃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说嗄？赵大少爷请耐哚两位用酒，说一声末是哉。”朴斋只得跟着也说了。庄荔甫笑说：“应得奉陪。”洪善卿沉吟道：“阿就是四家头？”朴斋道：“四家头忒少。”随问张小村道：“耐晓得吴松桥来哚陆里？”小村道：“俚来哚义大洋行里，耐陆里请得着嗄？要我搭耐自家去寻哚。”朴斋道：“价末费神耐替我跑一埭，阿好？”

小村答应了。朴斋又央洪善卿代请两位。庄荔甫道：“去请仔陈小云罢。”洪善卿道：“晚歇我随便碰着啥人，就搭俚一淘来末哉。”说了，便站起来道：“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，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。”朴斋重又恳托。陆秀宝送洪善卿走出房间。庄荔甫随后追上，叫住善卿道：“耐碰着仔陈小云，搭我问声看，黎篆鸿搭物事阿曾拿得去。”

洪善卿答应下楼，一直出了西棋盘街，恰有一把东洋车拉过。善卿坐上，拉至四马路西荟芳里停下，随意给了些钱，便向弄口沈小红书寓进去，在天井里喊“阿珠”。一个娘姨从楼窗口探出头来，见了道：“洪老爷，上来哩。”善卿问：“王老爷阿来里？”阿珠道：“勿曾来。有三四日勿来哉。阿晓得来哚陆里？”善卿道：“我也好几日勿曾碰着。先生呢？”阿珠道：“先生坐马车去哉。楼浪来坐歇哩。”善卿已自转身出门，随口答道：“覅哉。”阿珠又叫道：“碰着王老爷末，同俚一淘来。”

善卿一面应，一面走，由同安里穿出三马路，至公阳里周双珠家。直走过客堂，只有一个相帮的喊声“洪老爷来”，楼上也不见答应。善卿上去，静悄悄的，自己掀帘进房看时，竟没有一个人。善卿向榻床坐下，随后周双珠从对过房里款步而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水烟筒，见了善卿，微笑问道：“耐昨日夜头保合楼出来，到仔陆里去？”善卿道：“我就转去哉碗。”双珠道：“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会去，教娘姨哚等仔一歇哚，耐末倒转去哉。”善卿笑说：“对勿住。”双珠也笑着，坐要榻床前杌子上，装好一口水烟，给善卿吸。善卿伸手要接，双珠道：“覅哩，我装耐吃。”把水烟筒嘴凑到嘴边，善卿一口气吸了。

忽然大门口一阵嚷骂之声，蜂拥至客堂里，劈劈拍拍打架起来。善卿失惊道：“做啥？”双珠道：“咿是阿金哚哉哩，成日成夜吵勿清爽。阿德保也勿好。”善卿便去楼窗口望下张看。只见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辫子要拉，却拉不动，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鬏髻，只一揿，直揿下去。阿金伏倒在地，挣不起来，还气呼呼的嚷道：“耐打我啊！”阿德保也

不则声，屈一只腿压在他背上，提起拳来，擂鼓似的从肩膀直敲到屁股，敲得阿金杀猪也似叫起来。双珠听不过，向窗口喊道："耐哚算啥夏，阿要面孔！"楼下众人也齐声喊住，阿德保方才放手。双珠挽着善卿臂膊板转身来，笑道："覅去看俚哚哩。"将水烟筒授与善卿自吸。

须臾，阿金上楼，撅着嘴，哭得满面泪痕。双珠道："成日成夜吵勿清爽，也勿管啥客人来哚勿来哚。"阿金道："俚拿我皮袄去当脱仔了，还要打我。"说着又哭了。双珠道："阿有啥说嗄，耐自家见乖点，也吃勿着眼前亏哉哓。"阿金没得说，取茶碗，撮茶叶；自去客堂里坐着哭。

接着阿德保提水铫子进房，双珠道："耐为啥打俚嗄？"阿德保笑道："三先生阿有啥勿晓得？"双珠道；'俚说耐当脱仔俚皮袄，阿有价事嗄？"阿德保冷笑两声，道："三先生耐问声俚看，前日仔收得来会钱，到仔陆里去哉哩？我说送阿大去学生意，也要五六块洋钱哚，教俚拿会钱来，俚拿勿出哉呀；难末拿仔件皮袄去当四块半洋钱。想想阿要气煞人！"双珠道："会钱末也是俚赚得来洋钱去合个会，耐倒勿许俚用。"阿德保笑道："三先生也蛮明白哚。俚真真用脱仔倒罢哉，耐看俚阿有啥用场嗄？沓来哚黄浦里末也听见仔点响声，俚是一点点响声也无拨哓。"双珠微笑不语。阿德保冲了茶，又随手绞了把手巾，然后下去。

善卿挨近双珠，悄问道："阿金有几花姘头嗄？"双珠忙摇手道："耐覅去多说多话。耐末算说白相，拨来阿德保听见仔要吵煞哉！"善卿道："耐还搭俚瞒啥？我也晓得点来里。"双珠大声道："瞎说哉哩！坐下来，我搭耐说句闲话。"善卿仍退下归来。双珠道："倪无娒阿曾搭耐说起歇啥？"善

卿低头一想，道："阿是要买个讨人？"双珠点头道："说好哉呀，五百块洋钱哚。"善卿道："人阿缥致嗄？"双珠道："就要来快哉。我是勿曾看见，想来比双宝缥致点哚。"善卿道："房间铺来哚陆里呢？"双珠道："就是对过房间。双宝末搬仔下头去。"善卿叹道："双宝心里是也巴勿得要好，就吃亏仔老实点，做勿来生意。"双珠道："倪无娒为仔双宝，也豁脱仔几花洋钱哉。"善卿道："耐原照应点俚，劝劝耐无娒看过点，寒过做好事。"正说时，只听得一路大脚声音，直跑到客堂里，连说："来哉，来哉！"善卿忙又向楼窗口去看，乃是大姐巧囡跑得喘吁吁的。

善卿知道那新买的讨人来了，和双珠爬在窗槛上等候。只见双珠的亲生娘周兰亲自搀著一个清倌人进门，巧囡前走，径上楼来。周兰直拉到善卿面前，问道："洪老爷，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？"善卿故意上前去打个照面。巧囡教他叫洪老爷，他便含含糊糊叫了一声，却羞得别转脸去，彻耳通红。善卿见那一种风韵可怜可爱，正色说道："出色哉！恭喜，恭喜！发财，发财！"周兰笑道："谢谢耐金口。只要俚巴结点，也像仔俚哚姊妹三家头末，好哉。"口里说，手指著双珠。善卿回头向双珠一笑。双珠道："阿姐是才嫁仔人了，好哉。单剩我一干仔，无啥人来讨得去，要耐养到老死哚，啥好嗄！"周兰呵呵笑道："耐有洪老爷来里哖。耐嫁仔洪老爷，比双福要加倍好哚。洪老爷阿是？"

善卿只是笑。周兰又道："洪老爷先搭倪起个名字，等俚会做仔生意末，双珠就拨仔耐罢。"善卿道："名字叫周双玉，阿好？"双珠道："阿有啥好听点个嗄？原是'双'啥'双'啥，阿要讨人厌！"周兰道："周双玉无啥；把势里要

名气响末好。叫仔周双玉，上海滩浪随便啥人，看见牌子就晓得是周双珠哚个妹子哉畹，终比仔新鲜名字好点哚。”巧囡在傍笑道：“倒有点像大先生个名字。周双福，周双玉，阿是听仔差勿多？”双珠笑道：“耐末晓得啥差勿多。阳台浪晾来哚一块手帕子搭我拿得来。”

巧囡去后，周兰挈过双玉，和他到对过房里去。善卿见天色晚将下去，也要走了。双珠道：“耐啥要紧嗄？”善卿道：“我要寻个朋友去。”双珠起身，待送不送的，只嘱咐道：“耐晚歇要转去末，先来一埭，覅忘记。”

善卿答应出房。那时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里，想是别处去了。善卿至楼门口，隐隐听见亭子间有饮泣之声。从帘子缝里一张，也不是阿金，竟是周兰的讨人周双宝，淌眼抹泪，面壁而坐。善卿要安慰他，跨进亭子，搭讪问道：“一干子来里做啥？”那周双宝见是善卿，忙起身陪笑，叫一声“洪老爷”，低头不语。善卿又问道：“阿是耐要搬到下头去哉？”双宝只点点头。善卿道：“下头房间倒比仔楼浪要便当多花哚。”双宝手弄衣襟，仍是不语。善卿不好深淡，但道：“耐闲仔点，原到楼浪来阿姐搭多坐歇，说说闲话也无啥。”双宝方微微答应。善卿乃退出下楼，双宝倒送至楼梯边而回。

善卿出了公阳里，往东转至南昼锦里中祥发吕宋票店，只见管帐胡竹山正站在门首观望。善卿上前厮见。胡竹山忙请进里面。善卿也不归坐，问：“小云阿来里？”胡竹山道：“勿多歇朱蔼人来，同仔俚一淘出去哉，看光景是吃局。”善卿即改邀胡竹山，道：“价末倪也吃局去。”胡竹山连连推辞。善卿不由分说，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盘街来。

到了聚秀堂陆秀宝房里，见赵朴斋、张小村都在。还有一客，约摸是吴松桥，询问不错。胡竹山都不认识，各通姓名，然后就坐，大家随意闲谈。

等至上灯以后，独有庄荔甫未到。问陆秀林，说是往抛球场买物事去的。外场罩圆台，排高椅，把挂的湘竹绢片方灯都点上了。赵朴斋已等得不耐烦，便满房间大踱起来，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。张小村与吴松桥两个向榻床左右对面躺著，也不吸烟，却悄悄的说些秘密事务。陆秀林、陆秀宝姊妹并坐在大床上，指点众人背地说笑。胡竹山没甚说的，仰著脸看壁间单条对联。

洪善卿叫杨家姆拿笔砚来开局票，先写了陆秀林、周双珠二人。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宝。也写了。再问吴松桥、张小村叫啥人。松桥说叫孙素兰，住兆贵里。小村说叫马桂生，住庆云里。赵朴斋在旁看著写毕，忽想起，向张小村道："倪再去叫个王阿二来，倒有白相个啘。"被小村著实瞪了一眼，朴斋后悔不迭。吴松桥只道朴斋要叫局，也拦道："耐自家吃酒，也覅叫啥局哉。"朴斋要说不是叫局，却顿住嘴说不下去。恰好楼下外场喊声："庄大少爷上来。"陆秀林听了急奔出去，朴斋也借势走开去迎庄荔甫。

荔甫进房，见过众人，就和陆秀林过间壁房间里去。洪善卿叫"起手巾"，杨家姆应著，随把局票带下去。及至外场绞上手巾，庄荔甫也已过来，大家都揩了面。于是赵朴斋高举酒壶，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。竹山吃一大惊，极力推却。洪善卿说著，也不依。赵朴斋没法，便将就请吴松桥坐了，竹山次位，其余略让一让，即已坐定。

陆秀宝上前筛了一巡酒，朴斋举杯让客，大家道谢而

饮。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鱼翅，赵朴斋待要奉敬，大家拦说：“覅客气，随意好。”朴斋从直遵命，只说得一声“请”。鱼翅以后，方是小碗。陆秀林已换了出局衣裳过来，杨家姆报说：“上先生哉。”秀林、秀宝也并没有唱大曲，只有两个乌师坐在帘子外吹弹了一套。

及至乌师下去，叫的局也陆续到了。张小村叫的马桂生，也是个不会唱的。孙素兰一到，即问袁三宝：“阿曾唱？”袁三宝的娘姨会意，回说：“耐哚先唱末哉。”孙素兰和准琵琶，唱一支开片，一段京调。庄荔甫先鼓起兴致，叫拿大杯来摆庄。杨家姆去间壁房里取过三只鸡缸杯，列在荔甫面前。荔甫说：“我先摆十杯。”吴松桥听说，揎袖攘臂，和荔甫豁起拳来。孙素兰唱毕，即替吴松桥代酒，代了两杯，又要存两杯，说：“倪要转局去，对勿住。”

孙素兰去后，周双珠方姗姗其来。洪善卿见阿金两只眼睛肿得像胡桃一般，便接过水烟筒来自吸，不要他装。阿金背转身去立在一边。周双珠揭开豆蔻盒子盖，取出一张请客票头授与洪善卿。善卿接来看时，是朱蔼人的，请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叙。后面另是一行小字，写道：“再有要事面商，见字速驾为幸。”这行却加上密密的圈子。善卿猜不出是什么事，问周双珠道：“送票头来是啥辰光？”双珠道：“来仔一歇哉，阿去嗄？”善卿道：“勿晓得啥事体，实概要紧。”双珠道：“阿要教相帮哚去问声看？”善卿点点头。双珠叫过阿金道：“耐去喊俚哚到尚仁里林素芬搭台面浪看看，阿曾散。问朱老爷阿有啥事体，无要紧末，说洪老爷谢谢勿来哉。”

阿金下楼与轿班说去。庄荔甫伸手要票头来看了，道：

"阿是蔼人写个嗄?"善卿道:"为此勿懂碗。票头末是罗子富个笔迹,到底是啥人有事体哩。"荔甫道:"罗子富做啥生意嗄?"善卿道:"俚是山东人,江苏候补知县,有差使来里上海。昨日夜头保合楼厅浪阿看见个胖子?就是俚。"赵朴斋方知那个胖子叫罗子富,记在肚里。只见庄荔甫又向善卿道:"耐要先去末,先打两杯庄。"善卿伸拳豁了五杯,正值那轿班回来,说道:"台面是要散快哉,说请洪老爷带局过去,等来哚。"善卿乃告罪先行。赵朴斋不敢强留,送至房门口。外场赶忙绞上手巾,善卿略揩一把,然后出门,款步转至宝善街,径往尚仁里来。

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门首,见周双珠的轿子倒已先在等候,便与周双珠一同上楼进房。只见觥筹交错,履舄纵横,已是酒阑灯灺时候。台面上只有四位,除罗子富、陈小云外,还有个汤啸庵,是朱蔼人得力朋友。这三位都与洪善卿时常聚首的。只一位不认识,是个清瘦面庞、长跳身材的后生。及至叙谈起来,才知道姓葛,号仲英,乃苏州有名贵公子。洪善卿重复拱手致敬道:"一向渴慕,幸会,幸会!"罗子富听说,即移过一鸡缸杯酒来授与善卿,道:"请耐吃一杯湿湿喉咙,覅害仔耐渴慕得要死。"善卿只是讪笑,接来放在桌上,随意向空着的高椅坐了。周双珠坐在背后,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箸奉上。林素芬亲自筛了一杯酒,罗子富偏要善卿吃那一鸡缸杯。善卿笑道:"耐哚吃也吃完哉,还请我来吃啥酒!耐要请我吃酒末,也摆一台起来。"罗子富一听,直跳起来道:"价末覅耐吃哉,倪去罢。"

第三回终。

第四回

看面情代庖当买办
丢眼色吃醋是包荒

按：汤啸庵拉罗子富坐下，说道："耐啥要紧哩？我说末，耐先教月琴先生打发个娘姨转去，摆起台面来。善卿坎坎来，也让俚摆个庄，等蔼人转来仔一淘过去，俚哚也舒齐哉，阿是嗄？耐第歇去也不过等来哚，做啥呢？"罗子富连说"勿差"。子富叫的两个倌人，一个是老相好蒋月琴，便令娘姨转去："看俚哚台面摆好仔末再来。"

洪善卿四面一看，果然不见朱蔼人，只有林素芬和汤啸庵应酬台面。还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，是汤啸庵叫的本堂局，也帮着张罗。洪善卿诧异，问道："蔼人是主人唲，陆里去哉哩？"汤啸庵道："黎篆鸿说句闲话，教俚去一埭，要转来快哉。"洪善卿道："说起黎篆鸿，倒想着哉。"即向陈小云道："荔甫要问耐，一篇帐阿曾拿到黎篆鸿搭去？"陈小云道："我托蔼人拿得去哉。我看价钱开得忒大仔点。"洪善卿道："阿晓得第号物事陆里来个嗄？"陈小云道："说是广东人家，细底也勿清爽。"罗子富向洪善卿道："我也要问

耐，耐阿是做仔包打听哉？双珠先生有个广东客人，勿晓得俚细底，耐阿曾搭俚打听歇？”大家呵呵一笑。洪善卿也笑了。周双珠道：“倪陆里有啥广东客人嗄，耐倒搭倪拉个广东客人来做做哉啘。”

罗子富正要回言，洪善卿拦住道：“覅瞎说哉。我摆十杯庄，耐来打。”罗子富挽起袖子，与洪善卿豁拳，一交手便输了。罗子富道：“豁仔一淘吃。”接连割了五拳，竟输了五拳。蒋月琴代了一杯。那一个新做的倌人叫黄翠凤，也伸手来接酒。”洪善卿道：“怪勿得耐要豁拳，有几花人搭耐代酒哚。”罗子富道：“大家勿许代，我自家吃。”洪善卿拍手的笑。陈小云说：“代代罢。”汤啸庵帮他筛酒，取一杯授与黄翠凤吃。黄翠凤知道罗子富要翻台到蒋月琴家去，因说道：“倪去哉，阿要存两杯？”罗子富摇头道：“覅存哉。”黄翠凤乃先走了。

汤啸庵劝罗子富停歇再豁，却教陈小云先与洪善卿交手，也豁上五拳。接著汤啸庵自己都豁过了，单剩下葛仲英一个。

那葛仲英正扭转身，和倌人吴雪香两个唧唧哝哝的咬耳朵说话，连半日洪善卿如何摆庄都没有理会。及至汤啸庵叫他豁拳，葛仲英方回头问：“做啥？”罗子富道：“晓得耐哚是恩相好，台面浪也推扳点末哉。”阿是要做出来拨倪看看？”吴雪香把手帕子望罗子富面上甩来，说道：“耐末总无拨一句好闲话说出来！”

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：“请教豁拳。”葛仲英只豁得两拳，吃过酒，仍和吴雪香去说话。罗子富已耐不得，伸拳与洪善卿重又豁起，这番却是赢的。洪善卿十杯庄消去九杯，

罗子富想打完这庄，偏不巧又输了。忽听得楼下外场喊说“朱老爷上来”。陈小云忙阻止罗子富道：“让蔼人来豁仔一拳，收令罢。”罗子富听说有理，便不再豁。朱蔼人匆匆归席，连说：“失陪，得罪。”又问：“啥人来里摆庄?”

洪善卿且不豁拳，却反问朱蔼人道：“耐有啥要紧事体搭我商量?”朱蔼人茫然不知，说：“我无啥事体碗。”罗子富不禁笑道：“请耐吃花酒，倒勿是要紧事体?”洪善卿也笑道：“我就晓得是耐来哚捏忙。”罗子富道：“就算是我捏忙，快点豁仔拳了去。”朱蔼人道：“只剩仔一拳，也勠哉。我来每位敬一杯。”大家说：“遵命。”

朱蔼人取齐六只鸡缸杯，都筛上酒，一齐干讫，离席散坐。外场七手八脚绞了手巾，那蒋月琴的娘姨早来回话过了，当下又上前催请一遍。葛仲英、罗子富、朱蔼人各有轿子，陈小云自坐包车，一起倌人随着客轿，带局过去。惟汤啸庵与洪善卿步行，乃约同了先走一步。

二人离了林素芬家，来到尚仁里弄口，有一人正要进弄，见了忙侧身垂手，叫声“洪老爷”。洪善卿认得是王莲生的管家，名叫来安的，便问他：“老爷呢?”来安道：“倪老爷来哚祥春里，请洪老爷过去说句闲话。”洪善卿道：“祥春里啥人家嗄?”来安道：“叫张蕙贞。倪老爷也坎坎做起，有勿多两日。”洪善卿听了，即转向汤啸庵说：“我去一埭就来。蒋月琴搭请俚哚先坐罢。”汤啸庵叮嘱快点，自去了。

洪善卿随着来安，径至祥春里，弄内黑魆魆的，摸过二三家，，推开两扇大门进去。来安喊说：“洪老爷来里!”楼上接应了，不见动静。来安又问：“拿只洋灯下来哩!”楼上连说：“来哉!”又等好一会，方见一个老娘姨，手提马口铁

回光壁灯，迎下楼来，说："请洪老爷楼浪去哩。"

善卿见楼下客堂里七横八竖的堆着许多红木桌椅，像要搬场光景。上楼看时，当中挂一盏保险灯，映着四壁，像月洞一般，却空落落的没有一些东西，只剩下一张跋步床，一只梳妆台，连帘帐、灯镜诸件都收拾干净了。王莲生坐在梳妆台前，正摆着四个小碗吃便夜饭。旁边一个倌人陪他同吃，想来便是张蕙贞。

善卿到了房里，即笑说道："耐倒一干仔来里寻开心。"莲生起身招呼，觉善卿脸上有酒意，问："阿是来哚吃酒？"善卿道："吃仔两台哉。俚哚请仔耐好几埭哚，故歇罗子富翻到仔蒋月琴搭去哉，耐阿高兴一淘去？"莲生微笑摇头。善卿随意向床上坐下，张蕙贞亲自送过一支水烟筒来。善卿接了，忙说："覅客气，耐请用饭哩。"蕙贞笑道："倪吃好哉呀。"

善卿见张蕙贞满面和气，蔼然可亲，约摸是幺二住家，问他："阿是要调头？"蕙贞点头应"是"。善卿道："调来哚陆里？"蕙贞说："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，来哚吴雪香哚对门。"善卿道："包房间呢？做伙计？"蕙贞道："倪是包房间，三十块洋钱一月哚。"善卿道："有限得势。单是王老爷一干仔末，一节做下来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钱哚，阿怕啥开消勿出？"

说着，王莲生已吃毕饭，揩面漱口。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鸦片烟盘，问蕙贞："摆陆里嗄？"蕙贞道："生来摆来哚床浪哉啘，阿要摆到地浪去？"老娘姨唏唏呵呵的端到床上，说道："拨来洪老爷看仔，阿要笑煞嗄。"蕙贞道："耐收捉仔下头去罢，覅多说多话哉。"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

楼。

蕙贞乃请莲生吃烟。莲生去床上与善卿对面躺下，然后说道："我请耐来，要买两样物事：一只大理石红木榻床，一堂湘妃竹翎毛灯片。耐明朝就搭我买得来最好。"善卿道："送到陆里嗄？"莲生道："就送到大脚姚家去，来哚楼浪西面房间里。"

善卿听说，看看蕙贞，嘻嘻的笑道："耐教别人去搭耐买仔罢，我勿来买。拨来沈小红晓得仔，吃俚两记耳光哉哩！"莲生笑而不言。蕙贞道："洪老爷，耐啥见仔沈小红也怕个嗄？"善卿道："啥勿怕！耐问声王老爷看，凶得来！"蕙贞道："洪老爷，谢谢耐，看王老爷面浪照应点倪。"善卿道："耐拿啥物事来谢我哩。"蕙贞道："请耐吃酒阿好？"善卿道："啥人要吃耐台把啥酒嗄！阿是我勿曾吃歇，稀奇煞仔？"蕙贞道："价末谢耐啥哩？"善卿道："耐要请我吃酒末，倒是请我吃点心罢。耐末也便得势，覅去难为啥洋钱哉，阿是？"蕙贞嗤的笑道："耐哚才勿是好人。"善卿呵呵一笑，站起来道："还有啥闲话未说，倪要去哉。"莲生道："无啥哉，后日请耐吃酒。耐看见子富哚，先搭我说一声，明朝送条子去。"善卿一面答应，一面下楼，仍至四马路东公和里蒋月琴家吃酒去了。

蕙贞见善卿已去，才上床来歪在莲生身上，给他烧烟。莲生接连吸了七八口，渐渐合拢眼睛，似乎睡去。蕙贞低声叫道："王老爷安置罢。"莲生点点头。于是端过烟盘，收拾共睡。

次日一点钟辰光，两人始起身洗脸。老娘姨搬上稀饭来吃了些，蕙贞就在梳装台前梳头。老娘姨仍把烟盘摆在床

上。莲生自去吸起烟来，心想沈小红家须得先去撒个谎，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才好。盘算一回，打定主意，便取马褂着了要走。蕙贞忙问："陆里去?"莲生道："我到沈小红搭去一埭。"惠贞道："价末吃仔饭子去哩。"连生道："覅吃哉。"蕙贞又问："晚歇阿来嗄?"莲生想了想，说道："耐明朝啥辰光到东合光去?"蕙贞道："倪一早就过去哉。"莲生道："我明朝一点钟到东合兴来。"蕙贞道："耐有工夫末晚歇来一埭。"

莲生应诺，趄下楼来；来安跟了，出祥春里，向东至西荟芳里弄口，令来安回公馆去打轿子来，自己即转弯进弄。娘姨阿珠先已望见，喊道："阿唷，王老爷来哉!"赶忙迎出天井里，一把拉住袖子；进去又喊道："先生，王老爷来哉。"拉到楼梯边，方放了手。

莲生款步上楼。沈小红也出房相迎，似笑不笑的说道："王老爷，耐倒好意思……"说得半句，便噎住了。莲生见他一副凄凉面孔，着实有些不过意，嘻着嘴进房坐下。沈小红也跟进来，挨在身旁，挽着莲生的手，问道："我要问耐，耐三日天来哚陆里?"莲生道："我来里城里，为仔个朋友做生日，去吃仔三日天酒。"小红冷笑道："耐只好去骗骗小干仵!"阿珠绞上手巾，揩了。小红又问道："耐来哚城里末，夜头阿转来嗄?"莲生道："夜头末就住来哚朋友搭哉哓。"小红道："耐个朋友倒开仔堂子哉!"莲生不禁笑了。小红也笑道："阿珠，耐哚听听俚闲话！我前日仔教阿金大到耐公馆里来看耐，说轿子末来哚，人是出去哉。耐两只脚倒燥来哚哓，一直走到仔城里。阿是坐仔马车打城头浪跳进去个嗄?"阿珠呵呵笑道："王老爷难也有点勿老实哉！陆里去想

得来好主意，说来哚城里。”小红道：“瞒倒瞒得紧哚，连朋友哚寻仔好几埭也寻勿着。”阿珠道：“王老爷，耐也老相好哉，耐就说仔要去做啥人也无啥碗，阿怕倪先生勿许耐嗄？”小红道：“耐去做啥人也勿关倪事。耐定规要瞒仔倪了去做，倒好像是倪吃醋，勿许耐去，阿要气煞人！”

莲生见他们一递一句，插不下嘴去，只看着讪笑。及至阿珠事毕下楼，莲生方向小红说道：“耐覅去听啥别人个闲话。我搭耐也三四年哉。我个脾气，耐阿有啥勿晓得？我就是要去做啥人末，搭耐说明白仔再做末哉碗，瞒耐做啥？”小红道：“我也勿晓得耐碗。耐自家去想想看：耐一直下来，东去叫个局，西去叫个局，我阿曾说歇啥一句闲话嗄？耐第歇倒要瞒我哉，故末为啥呢？”莲生道：“我是无价事，勿是要瞒耐。”小红道：“我到猜着耐个意思来里：耐也勿是要瞒我，耐是有心来哚要跳槽哉，阿是？我倒要看耐跳跳看！”

莲生一听，沉下脸，别转头，冷笑道：“我不过三日天勿曾来，耐就说是跳槽。从前我搭耐说个闲话，阿是耐忘记脱哉？”小红道：“正要耐说碗。耐勿忘记末，耐说哩，三日天来哚陆里？做个啥人？耐说出来，我勿搭耐吵末哉。”莲生道：“耐教我说啥哩？我说来里城里，耐勿信。”小红道：“耐倒还要拨当水我上，我打听仔了再问耐。”莲生道：“故末蛮好。第歇耐来哚气头浪，搭耐也无处去说；隔两日等耐快活仔点，我再搭耐说个明白末哉。”

小红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半日不言语。莲生央告道：“倪去吃筒烟去哩。”小红仍拉着手，同至榻床前。莲生脱去马褂，躺下吸烟。小红却呆呆的坐在下手。莲生要想些闲话来说，又没甚说的。

忽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，跑进房来，却是大姐阿金大。一见莲生，说道："王老爷，我末到耐公馆里请耐，耐倒先来里哉。"又道："王老爷为啥几日勿来，阿是动气哉？"莲生不答。小红嗔道："动啥气嗄！打两记耳光哉哩，动气！"阿金大道："王老爷，耐勿来仔末，倪先生气得来，害倪一埭一埭来请耐。难骠覅实概，阿晓得！"说着，移过一碗茶来。放在烟盘里，随把马褂去挂在衣架上，要去。

莲生见小红呆呆的，乃说道："倪去弄点点心来吃，阿好？"小红道："耐要吃啥，说末哉。"莲生道："耐也吃点，倪一淘吃；耐覅吃末，也覅去弄哉。"小红道："价末耐说哩。"莲生想小红喜吃的是虾仁炒面，即说了。小红叫住阿金大，叫他喊下去，到聚丰园去叫。须臾送来，莲生要小红同吃。小红攒眉道："勿晓得为啥，厌酸得来，吃勿落。"莲生道："价末多少吃点。"小红没法，用小碟检几根来吃了，放下。莲生也吃不多几筷，即中收下去。

阿珠绞手巾来，回说："耐管家打轿子来里。"莲生问："阿有啥事体？"阿珠望楼窗口叫："来二爷。"来安听唤，立即上楼见莲生，呈上一封请帖。莲生开看，是葛仲英当晚请至吴雪香家吃酒的，随手撩下。来安仍退下去了。

莲生仍去榻床吸烟，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叫阿珠要马褂来着。阿珠便去衣架上取下，小红喝住道："倒要紧哚啘，耐想陆里去？"阿珠忙丢个眼色与小红，道："让俚吃酒去罢。"小红才不说了。适被莲生抬头看见，心想阿珠做什么鬼戏，难道张蕙贞的事被他们打听明白了不成？莲生一面想，一面阿珠把马褂替莲生披上，口里道："难末就来叫，覅去叫啥别人哉。"小红道："搭俚说啥嗄！俚要叫啥人，等

俚去叫末哉啘。”莲生着好马褂，挽着小红的手，笑道：“耐送送我哩。”小红使劲的一撒手，反在靠壁高椅上坐下了。莲生也挨在身傍，轻轻说了好些知己话。小红低着头剔理指甲，只是不理；好一会，方说道：“耐个心勿晓得那价生来哚，变得来！”莲生道：“为啥说我变心？”小红道：“问耐自家啘。”莲生还紧着要问，小红叉起两手把莲生推开，道：“去罢，去罢！看仔耐倒惹气。”莲生乃佯笑而去。

第四回终。

第五回

垫空当快手结新欢
包住宅调头瞒旧好

按：当下上灯时候，王莲生下楼上轿，抬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。来安通报。娘姨打起帘子，迎到房里。只有朱蔼人和葛仲英并坐闲谈；王莲生进去，彼此拱手就坐。莲生叫来安来吩咐道："耐到对过姚家去看看，楼浪房间里物事阿曾齐。"

来安去后，葛仲英因问道："我今朝看见耐条子，我想，东合兴无拨啥张蕙贞碗。后来相帮哚说，明朝有个张蕙贞调到对过来，阿是嗄？"朱蔼人道："张蕙贞名字也勿曾见过歇，耐到陆里去寻出来个嗄？"莲生微笑道："谢谢耐哚，晚歇沈小红来，覅说起，阿好？"朱蔼人、葛仲英听了皆大笑。

一时，来安回来禀说："房间里才舒齐哚哉。四盏灯搭一只榻床，说是勿多歇送得去，榻床末排好，灯末也挂起来哉。"莲生又吩咐道："耐再到祥春里去告诉俚哚。"来安答应，退出客堂，交代两个轿班道："耐哚覅走开。要走末，等我转来仔了去。"说毕出门，行至东合兴里弄口，黑暗里

闪过一个人影子，挽住来安臂膊。来安看是朱蔼人的管家，名叫张寿，乃嗔道："做啥嗄，吓我价一跳！"张寿问："到陆里去？"来安搀着他说："搭耐一淘去白相歇。"

于是两人勾肩搭背，同至祥春里张蕙贞家，向老娘姨说了，叫他传话上去。张蕙贞又开出楼窗来，问来安道："王老爷阿来嗄？"来安道："老爷来哚吃酒，勿见得来哉哩。"蕙贞道："吃酒叫啥人？"来安道："勿晓得。"蕙贞道："阿是叫沈小红？"来安道："也勿晓得啘。"蕙贞笑道："耐末算帮耐哚老爷，勿叫沈小红叫啥人嗄？"来安更不答话，同张寿出了祥春里，商量"到陆里去白相"。张寿道："就不过兰芳里哉哩。"来安说："忒远。"张寿道："勿是末潘三搭去，看看徐茂荣阿来哚。"来安道："好。"

两人转至居安里，摸到潘三家门首，先在门缝里张一张，举手推时，却是拴着的。张寿敲了两下，不见答应。又连敲了几下，方有娘姨在内问道："啥人来哚碰门嗄？"来安接嘴道：、"是我。"娘姨道："小姐出去哉，对勿住。"来安道："耐开门哩。"等了好一会，里面静悄悄的不见开门。张寿性起，拐起脚来把门"彭彭彭"踢的怪响，嘴里便骂起来。娘姨才慌道："来哉，来哉！"开门见了，道："张大爷、来大爷来哉，我道是啥人。"来安问："徐大爷阿来里？"娘姨道："勿曾来啘。"张寿见厢房内有些火光，三脚两步，直闯到房间里，来安也跟进去。只见一人从大床帐子里钻出来，拍手跺脚的大笑。看时，正是徐茂荣。张寿、来安齐说道："倪倒来惊动仔耐哉啘，阿要对勿住嗄！"娘姨在后面也呵呵笑道："我只道徐大爷去个哉，倒来哚床浪。"

徐茂荣点了榻床烟灯，叫张寿吸烟。张寿叫来安去吸，

自己却撩开大床帐子，直爬上去。只听得床上扭做一团，又大声喊道："啥嗄，吵勿清爽！"娘姨忙上前劝道："张大爷，覅哩。"张寿不肯放手，徐茂荣过去一把拉起张寿来，道："耐末一泡子吵去看光景，阿有点清头嗄！"张寿抹脸羞他道："耐算帮耐哚相好哉，阿是耐个相好嗄？哪，面孔！"

那野鸡潘三披着棉袄下床。张寿还笑嘻嘻瞅着他做景致。潘三沉下脸来，白瞪着眼，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。张寿把头颈一缩，道："阿唷，阿唷！我吓得来！"潘三没奈何，只挣出一句道："倪要板面孔个！"张寿随口答道："覅说啥面孔哉！耐就板起屁股来，倪……"说到"倪"字，却顿住嘴，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。潘三发极道："徐大爷耐听哩，耐哚好朋友说个啥闲话嗄！"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："种种是倪勿好，叨光耐搭倪包荒点，好阿哥！"张寿道："耐叫饶仔也罢哉，勿然我要问声俚看，大家是朋友，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哚？"潘三接嘴道："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哚，倪是巴结勿上啘，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啘。"张寿向来安道："耐听哩，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！徐大爷个魂灵也拨俚叫仔去哉。"来安道："倪覅听，阿有啥人来叫声倪嗄。"潘三笑道："来大爷末算得是好朋友哉，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哚。"张寿道："耐要是说起朋友来……"刚说得一句，被徐茂荣大喝一声，剪住了道："耐再要说出啥来末，两记耳光！"张寿道："就算我怕仔耐末哉，阿好？"徐茂荣道："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！"一面说，一面挽起袖子，赶去要打。张寿慌忙奔出天井，徐茂荣也赶出去。

张寿拔去门闩，直奔到弄东转弯处，不料黑暗中有人走来，劈头一撞。那人说："做啥，做啥？"声音很觉厮熟。徐

茂荣上前问道："阿是长哥嗄？"那人答应了。徐茂荣遂拉了那人的手，转身回去；又招呼张寿道："进来罢，饶仔耐罢。"

张寿放轻脚步，随后进门，仍把门闩上，先向帘下去张看那人，原来是陈小云的管家，名叫长福。张寿忙进去问他："阿是散仔台面哉？"长福道："陆里就散？局票坎坎发下去。"张寿想了想，叫："来哥，倪先去罢。"徐茂荣道："倪一淘去哉。"说着，即一哄而去，潘三送也送不及。

四人同离了居安里，往东至石路口。张寿不知就里，只望前走。徐茂荣一把拉住，叫他朝南。张寿向来安道："倪勿去哉哩。"徐茂荣从背后一推，说道："耐勿去？耐强强看！"张寿几乎打跌，只得一同过了郑家木桥。

走到新街中，只见街傍一个娘姨，抢过来叫声"长大爷"，拉了长福袖子，口里说着话，脚下仍走着路，引到一处，推开一扇半截门阑进去。里面只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子，靠壁而坐。桌子上放着一盏暗昏昏的油灯。娘姨赶着叫郭孝婆，问："烟盘来哚陆里？"郭孝婆道："原来里床浪碗。"

娘姨忙取个纸吹，到后半间去，向壁间点着了马口铁回光镜玻璃罩壁灯，集得高高的，请四人房里来坐，又去点起烟灯来。长福道："鸦片烟倪覅吃，耐去叫王阿二来。"娘姨答应去了。那郭孝婆也颠头簸脑，摸索到房里，手里拿着根洋铜水烟筒，说："陆里一位用烟？"长福一手接来，说声"覅客气"。郭孝婆仍到外半间自坐着去。张寿问道："该搭是啥个场花嗄？耐哚倒也会白相哚！"长福道："耐说像啥场花？"张寿道："我看起来叫'三勿像'：野鸡勿像野鸡，台

基勿像台基，花烟间勿像花烟间。"长福道："原是花烟间。为仔俚有客人来哚，借该搭场花来坐歇，阿懂哉？"

说着，听得那门阑"呀"的一声响，长福忙望外看时，正是王阿二。进房即叫声"长大爷"，又问三位尊姓，随说："对勿住，刚刚勿恰好。耐哚要是勿嫌龌龊末，就该搭坐歇吃筒烟，阿好？"长福看看徐茂荣，候他意思。徐茂荣见那王阿二倒是花烟间内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就此坐坐倒也无啥，即点了点头。王阿二自去外间，拿进一根烟枪与两盒子鸦片烟，又叫郭孝婆去喊娘姨来冲茶。张寿见那后半间只排着一张大床，连桌子都摆不下，局促极了，便又叫："来哥，倪先去罢。"徐茂荣看光景也不好再留。

于是张寿作别，自和来安一路同回，仍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。那时台面已散，问："朱老爷、王老爷陆里去哉？"都说"勿晓得"。张寿赶着寻去。来安也寻到西荟芳里沈小红家来，见轿子停在门口，忙走进客堂，问轿班道："台面散仔啥辰光哉？"轿班道："勿多一歇。"来安方放下心。

适值娘姨阿珠提着水铫子上楼，来安上前央告道："谢谢耐，搭倪老爷说一声。"阿珠不答，却招手儿叫他上去。来安捏手捏脚，跟他到楼上当中间坐下，阿珠自进房去。来安等了个不耐烦，侧耳听听，毫无声息，却又不敢下去。正要磕睡上来，忽听得王莲生咳嗽声，接着脚步声。又一会儿，阿珠掀开帘子招手儿。来安随即进房，只见王莲生独坐在烟榻上打呵欠，一语不发。阿珠忙着绞手巾。莲生接来揩了一把，方吩咐来安打轿回去。来安应了下楼，喊轿班点灯笼，等莲生下来上了轿，一径跟着回到五马路公馆。来安才回说："张蕙贞搭去说过哉。"莲生点头无语。来安伺候安

寝。

十五日是好日子，莲生十点半钟已自起身，洗脸漱口，用过点心，便坐轿子去回拜葛仲英。来安跟了，至后马路永安里德大汇划庄，投进帖子，有二爷出来挡驾，说："出门哉。"

莲生乃命转轿到东合兴里，在轿中望见"张蕙贞寓"四个字，泥金黑漆，高揭门楣。及下轿进门，见天井里一班小堂名，搭着一座小小唱台，金碧丹青，五光十色。一个新用的外场看见，抢过来叫声"王老爷"，打了个千。一个新用的娘姨，立在楼梯上，请王老爷上楼。

张蕙贞也迎出房来，打扮得浑身上下，簇然一新，莲生看着比先时更自不同。蕙贞见莲生不转睛的看，倒不好意思的，忙忍住笑，拉了莲生袖子，推进房去。房间里齐齐整整，铺设停当。莲生满心欢喜，但觉几幅单条字画还是市买的，不甚雅相。蕙贞把手帕子掩着嘴，取瓜子碟子敬与莲生。莲生笑道："客气哉。"蕙贞也要笑出来，忙回身推开侧首一扇屏门，走了出去。莲生看那屏门外原来是一角阳台，正靠着东合兴里，恰好当做大门的门楼。对过即是吴雪香家。莲生望见条子，叫："来安，去对门看看葛二少爷阿来哚，来哚末说请过来。"

来安领命去请。葛仲英即时踅过这边，与王莲生厮见。张蕙贞上前敬瓜子。仲英问："阿是贵相好？"打量一回，然后坐下。莲生说起适才奉候不遇的话，又谈了些别的。只见吴雪香的娘姨，名叫小妹姐，来请葛仲英去吃饭。王莲生听了，向仲英道："耐也勿曾吃饭，倪一淘吃哉啘。"仲英说"好"，叫小妹姐去搬过来。王莲生叫娘姨也去聚丰园叫两

样。

须臾，陆续送到，都摆在靠窗桌子上。张蕙贞上前筛了两杯酒，说："请用点。"小妹姐也张罗一会，道："耐哚慢慢交用，倪搭先生梳头去，梳好仔头再来。"张蕙贞接说道："请耐哚先生来白相。"小妹姐答应自去。

葛仲英吃了两杯，觉得寂寞，适值楼下小堂名唱一套《访普》昆曲，仲英把三个指头在桌子上拍板眼。王莲生见他没兴，便说："倪来豁两拳。"仲英即伸拳来豁，豁一杯吃一杯。约摸豁过七八杯，忽听得张蕙贞在客堂里靠着楼窗口叫道："雪香阿哥，上来哩。"王莲生往下一望，果然是吴雪香，即笑向葛仲英道："贵相好寻得来哉。"随后一路小脚高底声响，吴雪香已自上楼，也叫声"蕙贞阿哥"。张蕙贞请他房间里坐。

葛仲英方输了一拳，因叫吴雪香道："耐过来，我搭耐说句闲话。"雪香趔趄着脚儿，靠在桌子横头，问："说啥嗄？说哩。"仲英知道不肯过来，觑他不堤防，伸过手去，拉住雪香的手腕，只一拖。雪香站不稳，一头跌在仲英怀里，着急道："算啥嗄！"仲英笑道："无啥，请耐吃杯酒。"雪香道："耐放手哩，我吃末哉。"仲英那里肯放，把一杯酒送到雪香嘴边，道："要耐吃仔了放哚。"雪香没奈何，就在仲英手里一口呷干，赶紧挣起身来，跑了开去。

葛仲英仍和王莲生豁拳。吴雪香走到大洋镜前照了又照，两手反撑过去摸摸头看。张蕙贞忙上前替他把头用力的揿两揿，拔下一枝水仙花来，整理了重又插上，端详一回。因见雪香梳的头盘旋伏贴，乃问道："啥人搭耐梳个头？"雪香道："小妹姐碗，俚是梳勿好个哉。"蕙贞道："蛮好，倒

有样式。”雪香道：“耐看高得来，阿要难看。”蕙贞道：“少微高仔点，也无啥。俚是梳惯仔，改勿转哉，阿晓得？”雪香道：“我看耐个头阿好。”蕙贞道：“先起头倪老外婆搭我梳个头，倒无啥，故歇教娘姨梳哉，耐看阿好？”说着，转过头来给雪香看。雪香道：“忒歪哉。说末说歪头，真真歪来哚仔，阿像啥头嗄！”

两个说得投机，连葛仲英、王莲生都听住了，拳也不豁，酒也不吃，只听他两个说话。及听至吴雪香说歪头，即一齐的笑起来。张蕙贞便也笑道：“耐哚拳啥勿豁哉嗄？”王莲生道：“倪听仔耐哚说闲话，忘记脱哉。”葛仲英道：“勿豁哉，我吃仔十几杯哚。”张蕙贞道：“再用两杯哩。”说了，取酒壶来给葛仲英筛酒。吴雪香插嘴道：“蕙贞阿哥覅筛哉，俚吃仔酒要无清头个，请王老爷用两杯罢。”张蕙贞笑着，转问王莲生道：“耐阿要吃嗄？”莲生道：“倪再豁五拳吃饭，总勿要紧哩。”又笑向吴雪香道：“耐放心，我也勿拨俚多吃末哉。”雪香不好拦阻，看着葛仲英与王莲生又豁了五拳。张蕙贞筛上酒，随把酒壶授与娘姨收下去。王莲生也叫拿饭来，笑说：“夜头再吃罢。”

于是吃饭揩面，收拾散坐。吴雪香立时催葛仲英回去。仲英道：“歇一歇哩。”雪香道：“歇啥嗄，倪勿要。”仲英道：“耐勿要，先去末哉。”雪香瞪着眼问道：“阿是耐勿去？”仲英只是笑，不动身。雪香使性子，立起来一手指着仲英脸上道：“耐晚歇来末，当心点！”又转身向王莲生说：“王老爷来啊。”又说：“蕙贞阿哥，倪搭来白相相哩。”张蕙贞答应，赶着去送，雪香已下楼了。

蕙贞回房，望葛仲英嗤的一笑。仲英自觉没趣，踽踽不

安。倒是王莲生说道："耐请过去罢，贵相好有点勿舒齐哉。"仲英道："耐瞎说！管俚舒齐勿舒齐。"莲生道："耐覅实概哩。"俚教耐过去，总是搭耐要好，耐就依仔俚也蛮好碗。"仲英听说，方才起身。莲生拱拱手道："晚歇请耐早点。"仲英乃一笑告辞而去。

第五回终。

第六回

养囡鱼戏言徵善教
管老鸨奇事反常情

按：葛仲英踅过对门吴雪香家，跨进房里，寂然无人，自向榻床躺下。随后娘姨小妹姐抬着饭碗进房，说："请坐歇，先生来哚吃饭。"随手把早晨泡过的茶碗倒去，另换茶叶，喊外场冲开水。

一会儿，吴雪香姗姗其来；见了仲英，即大声道："耐是坐来哚对过勿来哉呀，第歇来做啥？"一面说，一面从榻床上拉起仲英来，要推出门外去。又道："耐原搭我到对过去喤！耐去坐来哚末哉，啥人要耐来嗄？"仲英猜不出他什么意思，怔怔的立着，问道："对过张蕙贞末，咿勿是我相好，为啥耐要吃起醋来哉喤？"雪香听说也怔了，道："耐倒也说笑话哉啘！倪搭张蕙贞吃啥醋嗄？"仲英道："耐勿是吃醋末，教我到对过去做啥？"雪香道："我为仔耐坐来哚对过勿来哉末，我说耐原到对过去坐来哚末哉啘。阿是吃醋嗄？"

仲英乃恍然大悟，付诸一笑，就在高椅上坐下，问雪香道："耐意思要我成日成夜陪仔耐坐来里，勿许到别场花去，

阿是嗄?"雪香道:"耐听仔我闲话,别场花也去末哉。耐为啥勿听我闲话嗄?"仲英道:"耐说陆里一句闲话我勿听耐?"雪香道:"价末我教耐过来,耐勿来。"仲英道:"我为仔刚刚吃好饭,要坐一歇再来。啥人说勿来嗄?"雪香不依,坐在仲英膝盖上,挽着仲英的手,用力揣捏,口里咕噜道:"倪勿来,耐要搭我说明白哚。"仲英发躁道:"说啥嗄?"雪香道:"难下转耐来哚陆里,我教耐来,耐听见仔就要跑得来哚。耐要到陆里去,我说覅去末,定规勿许耐去哉。耐阿听我?"

仲英和他扭不过,没奈何应承了。雪香才喜欢,放手走开。仲英重又笑道:"我屋里家主婆从来勿曾说歇啥,耐倒要管起我来哉!"雪香也笑道:"耐是我倪子哩,阿是要管耐个嗄。"仲英道:"说出来个闲话阿有点陶成。面孔才勿要哉!"雪香道:"我倪子养到仔实概大,呷会吃花酒,呷会打茶会,我也蛮体面哚,倒说我覅面孔!"仲英道:"勿搭耐说哉。"

恰好小妹姐吃毕饭,在房背后换衣裳。雪香叫道:"小妹姐,耐看我养来哚倪子阿好?"小妹姐道:"陆里嗄?"雪香把手指仲英,笑道:"哪。"小妹姐也笑道。"阿要瞎说!耐自家有几花大,倒养出实概大个倪子来哉。"雪香道:"啥稀奇嗄!我养起倪子来,比仔俚要体面点哚。"小妹姐道:"耐就搭二少爷养个倪子出来,故末好哉。"雪香道:"我养来哚倪子,要像仔俚哚堂子里来白相仔末,拨我打杀哉哩。"小妹姐不禁大笑道:"二少爷阿听见?幸亏有两个鼻头管,勿然要气煞哚!"仲英道:"俚今朝来里发痴哉!"雪香滚到仲英怀里,两手勾住头颈,只是嘻嘻的憨笑。仲英也就鬼混

一阵，及外场提水铫子进房始散。

仲英站起身来，像要走的光景。雪香问："做啥?"仲英说："我要买物事去。"雪香道："勿许去。"仲英道："我买仔就转来。"雪香道："啥人说嘎? 搭我坐来浪。"一把把仲英捺下坐了，悄问："耐去买啥物事?"仲英道："我到亨达利去买点零碎。"雪香道："倪坐仔马车一淘去，阿好?"仲英道："故倒无啥。"雪香便叫："喊把钢丝车。"外场应了去喊。小妹姐因问雪香道："耐吃仔饭阿要捕面嘎?"雪香取面手镜一照，道："覅哉。"只将手巾揩揩嘴唇，点上些胭脂，再去穿起衣裳来。

外场报说："马车来哉。"仲英听了，便说道："我先去。"起身要走。雪香忙叫住道："慢点哩，等倪一淘去。"仲英道："我来里马车浪等耐末哉。"雪香两脚一跺，嗔道："倪勿要!"仲英只得回来，因向小妹姐笑道："耐看俚脾气，原是个小干仵，倒要想养倪子哉。"雪香接嘴道："耐末小干仵无清头哉哩，阿有啥说起我来哉嘎。"说着，又侧转头点了两点，低声笑道："我是耐亲生娘畹，阿晓得?"仲英笑喝道："快点哩，覅说哉!"雪香方才打扮停妥。小妹姐带了银水烟筒，三人同行，即在东合兴里弄口坐上马车，令车夫先往大马路亨达利洋行去。

当下驰出抛球场，不多路到了。车夫等着下了车，拉马车去一边伺候。仲英与雪香、小妹姐踅进洋行门口，一眼望去，但觉陆离光怪，目眩神惊。看了这样，再看那样，大都不能指名；又不暇去细细根究，只大略一览而已。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顽意儿，拨动机关，任人赏鉴。有各色假鸟，能鼓翼而鸣的；有各色假兽，能按节而舞的；还有四五

个列坐的铜铸洋人，能吹喇叭，能弹琵琶，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，合成一套大曲的；其余会行、会动的舟、车、狗、马，不可以更仆数。

仲英只取应用物件拣选齐备。雪香见一只时辰表，嵌在手镯之上，也中意了要买。仲英乃一古脑儿论定价值，先付庄票一纸，再写个字条，叫洋行内把所买物件送至后马路德大汇划庄，即去收清所该价值。处分已毕，然后一淘出门，离了洋行。雪香在马车上褪下时辰表的手镯来给小妹姐看，仲英道："也不过是好看生活，到底无啥趣势。"

比及到了静安寺，进了明园，那时已五点钟了，游人尽散，车马将稀。仲英仍在洋房楼下泡一壶茶。雪香扶了小妹姐，沿着回廊曲榭兜一个圆圈子，便要回去。仲英没甚兴致，也就依他。

从黄浦滩转至四马路，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。回家进门，外场禀说："对过邀客，请仔两转哉。"仲英略坐一刻，即别了雪香，踅过对门，王莲生迎进张蕙贞房里。先有几位客人在座，除朱蔼人、陈小云、洪善卿、汤啸庵以外，再有两位，系上海本城宦家子弟，一位号陶云甫，一位号陶玉甫，嫡亲弟兄，年纪不上三十岁，与葛仲英世交相好。彼此相让坐下。

一会儿，罗子富也到了。陈小云问王莲生："还有啥人?"莲生道："还有倪局里两位同事，说先他仔尚仁里卫霞仙搭去哉。"小云道："价末去催催哩。"莲生道："去催哉，倪也覅去等俚哉。"当下向娘姨说，叫摆起台面来。又请汤啸庵开局票，各人叫的都是老相好，啸庵不消问得，一概写好。罗子富拿局票来看，把黄翠凤一张抽去。王莲生问：

"做啥?"子富道:"耐看俚昨日老晚来,坐仔一歇歇倒去哉,啥人高兴去叫俚嗄。"汤啸庵道:"耐覅怪俚,倘忙是转局。"子富道:"转啥局!俚末三礼拜了六点钟哉哩!"啸庵道:"要俚哚三礼拜六点钟末,好白相啘。"

说着,催客的已回来,说:"倘仁里请客,说请先坐罢。"王莲生便叫"起手巾"。娘姨答应,随将局票带下去。汤啸庵仍添写黄翠凤一张,夹在里面。王莲生请众人到当中间里,乃是三张方桌,接连着排做双台。大家宽去马褂,随意就坐,却空出中间两把高椅。张蕙贞筛酒、敬瓜子。洪善卿举杯向蕙贞道:"先生恭喜耐。"蕙贞羞的抿嘴笑道:"啥嗄!"善卿也逼紧喉咙,学他说一声"啥嗄"。说的大家都笑了。

小堂名呈上一本戏目请点戏。王莲生随意点了一出《断桥》,一出《寻梦》,下去吹唱起来。外场带了个纬帽,上过第一道鱼翅,黄翠凤的局倒早到了。汤啸庵向罗子富道:"耐看,俚头一个先到,阿要巴结?"子富把嘴一努啸庵回头看时,却见葛仲英背后吴雪香先自坐着。啸庵道:"俚是赛过本堂局,走过来就是,比勿得俚哚。"黄翠凤的娘姨赵家姆正取出水烟筒来装水烟,听啸庵说,略怔了一怔,乃道:"倪听见仔叫局,总忙煞个来;有辰光转局忙勿过末,阿是要晚点哚?"黄翠凤沉下脸,喝住赵家姆道:"说啥嗄!早末就早点,晚末就晚点,要耐来多说多话!"汤啸庵分明听见,微笑不睬。罗子富却有点不耐烦起来。王莲生忙岔开说:"倪来豁拳,子富先摆五十杯。"子富道:"就五十杯末哉,啥稀奇!"汤啸庵道:"念杯哝哝罢。"王莲生道:"俚多个局,至少三十杯。我先打。"即和罗子富豁起拳来。

黄翠凤问吴雪香："阿曾唱？"雪香道："倪勿唱哉，耐唱罢。"赵家姆授过琵琶，翠凤和准了弦，唱一支开片，又唱京调《三击掌》的一段抢板。赵家姆替罗子富连代了五杯酒，吃得满面通红。子富还要他代，适值蒋月琴到来，伸手𢪶去。赵家姆趁势装两筒水烟，说："倪先去哉，阿要存两杯？"罗子富更觉生气，取过三只鸡缸杯，筛得满满的，给赵家姆。赵家姆执杯在手，待吃不吃。黄翠凤使性子，叫赵家姆："拿得来。"连那两杯都折在一只大玻璃斗内，一口气吸得精干，说声"晚歇请过来"，头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

罗子富向汤啸庵道："耐看如何，阿是覅去叫俚好？"蒋月琴接口道："原是耐勿好哓，俚哚吃勿落哉末，耐去教俚哚吃。"汤啸庵道："小干仵闹脾气，无啥要紧。耐勿做仔末是哉哓。"罗子富大声道："我倒还要去叫俚个局哉！"娘姨拿笔砚来，蒋月琴将子富袖子一扯，道："叫啥局嗄？耐末……"只说半句，即又咽住。子富笑道："耐也吃起'酱油'来哉。"月琴别转头忍笑说道："耐去叫罢，倪也去哉。"子富道："耐去仔末，我也再来叫耐哉哓。"月琴也忍不住一笑。娘姨捧着笔砚问："阿要笔砚嗄？"王莲生道："拿得来，我搭俚叫。"罗子富见莲生低着头写，不知写些甚么。陈小云坐得近，看了看，笑而不言。陶云甫问罗子富道："耐啥辰光去做个黄翠凤？"子富道："我就做仔半个月光景。先起头看俚倒无啥。"云甫道："耐有月琴先生来里末，去做啥翠凤哩？翠凤脾气是勿大好。"子富道："倌人有仔脾气，阿好做啥生意嗄！"云甫道："耐勿晓得，要是客人摸着仔俚脾气，对景仔，俚个一点点假情假义也出色哚。就是坎做起要闹脾气勿好。"子富道："翠凤是讨人哓，老鸨倒放俚闹脾

气，勿去管管俚！”云甫道：“老鸨陆里敢管俚？俚末要管管老鸨哉哩。老鸨随便啥事体先要去问俚，俚说那价是那价，还要三不时去拍拍俚马屁末好。”子富道：“老鸨也忒煞好人哉。”云甫道：“老鸨阿有啥好人嗄！耐阿晓得有个叫黄二姐，就是翠凤个老鸨，从娘姨出身，做到老鸨，该过七八个讨人，也算得是夷场浪一挡脚色啘；就碰着仔翠凤末，俚也碰转弯哉。”子富道：“翠凤啥个本事呢？”云甫道：“说起来是利害哚。还是翠凤做清倌人辰光，搭老鸨相骂，拨老鸨打仔一顿。打个辰光，俚咬紧点牙齿，一声勿响；等到娘姨哚劝开仔，榻床浪一缸生鸦片烟，俚拿起来吃仔两把。老结合晓得仔，吓煞哉，连忙去请仔先生来。俚勿肯吃药哩，骗俚也勿吃，吓俚也勿吃。老鸨阿有啥法子呢？后来老鸨对俚跪仔，搭俚磕头，说：‘从此以后，一点点勿敢得罪耐末哉。’难末算吐仔出来过去。”

陶云甫这一席话，说得罗子富忐忑鹘突，只是出神。在席的也同声赞叹，连倌人、娘姨等都听呆了。惟王莲生还在写票头，没有听见。及至写毕，交与娘姨，罗子富接过来看，原来是开的轿饭帐，随即丢开。王莲生道：“耐哚酒啥勿吃哉，子富庄阿曾完嗄？”罗子富道：“我还有十杯勿曾豁。”莲生便教汤啸庵打庄。啸庵道：“玉甫也勿曾打庄啘。”

一语未了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，直闯进两个人来，嚷道：“啥人庄？倪来打。”大家知道是请的那两位局里朋友，都起身让坐。那两位都不坐，一个站在台面前，揎拳攘臂，“五魁”“对手”，望空乱喊；一个把林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拦腰抱住，要去亲嘴，口里喃喃说道：“倪个小宝宝，香香面孔。”林翠芬急得掩着脸弯下身去，爬在汤啸庵背道：

"极声喊道:"覅吵哩!"王莲生忙道:"覅去惹俚哚哭哩。"林素芬笑道:"俚哭倒勿哭个。"又说翠芬道:"香香面孔末碍啥?耐看鬓脚也散哉!"翠芬挣脱身,取豆蔻盒子来,照照镜子。素芬替他整理一回。幸亏带局过来的两个倌人随后也到,方拉那两位各向空高椅上坐下。王莲生问:"卫霞仙搭啥人请客?"那两位道:"就是姚季莼惋。"莲生道:"怪勿得耐两家头才吃醉哚哉。"两位又嚷道:"啥人说醉嗄?倪要豁拳哉。"罗子富见如此醉态,亦不敢助兴,只把摆庄剩下的十拳胡乱同那两位豁毕,又说:"酒末随意代代罢。"蒋月琴也代了几杯。

罗子富的庄打完时,林素芬、翠芬姊妹已去,蒋月琴也就兴辞。罗子富乃乘机出席,悄悄的约同汤啸庵到里间房里去着了马褂,径从大床背后出房,下楼先走。管家高升看见,忙喊打轿。罗子富吩咐把轿子打到尚仁里去。汤啸庵听说,便知他听了陶云甫的一席话,要到黄翠凤家去,心下暗笑。

两人踅出门来,只见弄堂两边车子、轿子堆得满满的,只得侧身而行。恰好迎面一个大姐从车轿夹缝里钻来挤住,那大姐抬头见了,笑道:"阿唷,罗老爷!"忙退出让过一傍。罗子富仔细一认,却是沈小红家的大姐阿金大,即问:"阿是来里跟局?"阿金大随口答应自去。

汤啸庵跟着罗子富一径至黄翠凤家。外场通报,大姐小阿宝迎到楼上,笑道:"罗老爷,耐有好几日勿请过来哉惋。"一面打起帘子,请进房间。随后黄翠凤的两个妹子黄珠凤、黄金凤,从对过房里过来厮见,赶着罗子富叫"姐夫",都敬了瓜子。汤啸庵先问道:"阿姐阿是出局去哉?"

金凤点头应“是”。小阿宝正在加茶碗，忙接说道：“去仔一歇哉，要转来快哉。”罗子富觉得没趣，丢个眼色与汤啸庵要走，遂一齐起身，踅下楼来。小阿宝慌的喊说：“覅去哩。”拔步赶来，已不是及。

第六回终。

第七回

恶圈套罩住迷魂阵
美姻缘填成薄命坑

按：黄翠凤的妹子金凤见留不住罗子富、汤啸庵两位，即去爬在楼窗口，高声叫："无姆，罗老爷去哉！"那老鸨黄二姐在小房间内听了，急跑出来，恰好在楼梯下撞着，一把抓住罗子富袖子，说："勿许去！"子富连道："我无拨工夫来里。黄二姐大声道："耐要去末，等倪翠凤转来仔了去。"又嗔着汤啸庵道："耐汤老爷倒也要紧唦啘，啥勿搭倪罗老爷坐一歇，说说闲话嗄。"

于是，不由分说，拉了罗子富上楼；叫小阿宝拉了汤啸庵，重到房间里来。黄二姐道："宽宽马褂，多坐歇。"说着，伸手替罗子富解钮扣。金凤见了，也请汤啸庵宽衣。小阿宝撮了茶叶，随向啸庵手中接过马褂。黄二姐将子富脱下的马褂也授与小阿宝，都去挂在衣架上。

黄二姐一回头，见珠凤站在一傍，嗔他不来应酬，瞪目直视。吓得珠凤倒退下去，慌取了一支水烟筒，装与子富吸。子富摇手道："耐去搭汤老爷装罢。"黄二姐问子富道：

“阿是多吃仔酒哉？榻床浪去躺躺啘。”子富随意向烟榻躺下。小阿宝绞了手巾，移过一只茶碗，放在烟盘里，又请啸庵用茶。啸庵坐在靠壁高椅上，傍边珠凤给他装水烟。黄二姐叫金凤也取一支水烟筒来，遂在榻床前机子上坐了，自吸一口，却侧转头悄悄的笑向子富道：“耐阿是动气哉？”子福道：“动啥气嗄？”黄二姐道：“价末为啥好几日勿请过来？”子富道：“我无拨工夫啘。”黄二姐鼻子里“哼”的一声，半晌，笑道：“说也勿差，成日成夜来哚老相好搭，阿有啥工夫到倪搭来嗄！”子富含笑不答。

黄二姐又吸了一口水烟，慢慢说道：“倪翠凤脾气是勿大好，也怪勿得耐罗老爷要动气。其实倪翠凤脾气末有点，也看客人起，俚来里罗老爷面浪，倒勿曾发过歇一点点脾气啘。汤老爷末也晓得点俚哉。俚做仔一户客人，要客人有长性，可以一直做下去，故末俚搭客人要好哚。俚搭客人要好仔，陆里有啥脾气嗄？俚就碰着仔无长性客人，难末要闹脾气哉。俚闹起脾气来，勠说啥勿肯巴结，索性理也勿来理耐啘。汤老爷阿是？第歇耐罗老爷末好像倪翠凤勿巴结了动气，陆里晓得倪翠凤心里搭罗老爷倒原蛮要好，倒是耐罗老爷勿是定归要去做俚，俚末也勿好来瞎巴结耐哉啘。俚也晓得蒋月琴搭罗老爷做仔四五年哉，俚有辰光搭我说起：说‘罗老爷倒有长性哚，蒋月琴搭做四五年末，来里倪搭做起来阿会推扳嗄？’我说：‘耐晓得罗老爷有长性末，为啥勿巴结点啘？’俚也说得勿差，俚说：‘罗老爷有仔老相好，只怕倪巴结勿上，倒落仔蒋月琴哚笑眼里。’俚是实概意思。要说是俚勿肯巴结耐罗老爷，倒冤枉仔俚哉。我说罗老爷，耐故歇坎坎做起，耐也勿曾晓得倪翠凤个脾气，耐做一节下

来，耐就有数目哉。倪翠凤末也晓得耐罗老爷心里是要做俚，难末俚慢慢仔也巴结起来哚。”

子富听了，冷笑两声。黄二姐也笑道：“阿是耐有点勿相信我闲话？耐问声汤老爷看，汤老爷蛮明白哚。汤老爷，耐想哩，倘然俚搭罗老爷勿要好末，罗老爷陆里叫得到十几个局嗄？俚心里来哚要好，嘴里终勿肯说出来，连搭娘姨、大姐哚才勿晓得俚心里个事体，单有我末稍微摸着仔点。倘然我故歇放罗老爷去仔，晚歇俚转来就要埋冤我哉喏。我老实搭罗老爷说仔罢：俚做大生意下来，也有五年光景哉，通共就做仔三户客人，一户末来里上海，还有两户，一年上海不过来两埭，清爽是清爽得野哚。我再要俚自家看中仔一户客人，搭我多做点生意，故是难杀哚哩。推扳点客人覅去说哉，就算客人末蛮好，俚说是无长性，只好拉倒，教我阿有啥法子嗄？为此我看见俚搭罗老爷蛮要好末，望罗老爷一直做下去，我也好多做点生意。勿然是老实说，像罗老爷个客人到倪搭来也勿少喏，走出走进，让俚哚去，我阿曾去应酬歇？为啥单是耐罗老爷末要我来陪陪耐嗄？”

子富仍是默然，汤啸庵也微微含笑。黄二姐又道：“罗老爷做末做仔半个月，待倪翠凤也总算无啥，不过倪翠凤看仔好像罗老爷有老相好来哚，倪搭是垫空个意思。我倒搭俚说：‘耐也巴结点，有啥老相好、新相好，罗老爷阿会待差仔倪嗄？’俚说：‘隔两日再看末哉。’前日仔俚出局转来，倒搭我说道：‘无娒，耐说罗老爷搭倪好，罗老爷到仔蒋月琴搭吃酒去哉。’我说：‘多吃台把酒是也算勿得啥。’陆里晓得倪翠凤就多心哉哩，说：‘罗老爷原搭老相好要好末，阿肯搭倪要好嗄？’”

子富听到这里，不等说完，接嘴道："故是容易得势，就摆起来吃一台末哉畹。"黄二姐正色道："罗老爷耐做倪翠凤，倒也勿在乎吃酒勿吃酒。覅为仔我一句闲话，吃仔酒了，晚歇翠凤原不过实概，倒说我骗耐。耐要做倪翠凤末，耐定归要单做倪翠凤一个哚，包耐十二分巴结，无拨一点点推扳。覅做做倪翠凤，再去做做蒋月琴，做得两头勿讨好。耐勿相信我闲话，耐就试试看，看俚那价功架，阿巴结勿巴结。"子富笑道："故也容易得势，蒋月琴搭就勿去仔末是哉畹。"黄二姐低头含笑，又吸了一口水烟，方说道："罗老爷，耐倒也会说笑话哚！四五年老相好，说勿去就勿去哉，也亏耐说仔出来。倒说道容易得势，阿是来骗骗倪？"一面说，一面放下水烟筒，往对过房间里做什么去了。

子富回思陶云甫之言不谬，心下着实钦慕；要与汤啸庵商量，却又不便。自己忖度一番，坐起来呷口茶。珠凤忙送过水烟筒，子富仍摇手不吸。只见小阿宝和金凤两个爬在梳妆台前，凑近灯光，攒头搭颈，又看又笑。子富问："啥物事？"金凤见问，劈手从小阿宝手中抢了，笑嘻嘻拿来与子富看，却是半个胡桃壳，内塑着五色粉捏的一出春宫。子富呵呵一笑。金凤道："耐看哩。"拈着壳外线头抽拽起来，壳中人物都会摇动。汤啸庵也踅过来看了看，问金凤道："耐阿懂嗄？"金凤道："葡萄架畹，阿有啥勿懂。"小阿宝忙笑阻道："耐覅搭俚说哩，俚要讨耐便宜呀。"说笑间，黄二姐又至这边房里来，因问："耐哚笑啥？"金凤又送去与黄二姐看。黄二姐道："陆里拿得来嗄？原搭俚放好仔，晚歇弄坏仔末再要拨俚说哉。"金凤乃付与小阿宝将去收藏了。

罗子富立起身，丢个眼色与黄二姐，同至中间客堂，不

知在黑暗里说些甚么。呫唧了好一会，只听得黄二姐向楼窗口问："罗老爷管家阿来里？教俚上来。"一面见子富进房，即叫小阿宝拿笔砚来央汤啸庵写请客票，只就方才同席的胡乱请几位。黄二姐亲自去点起一盏保险台灯来，看着啸庵草草写毕，给小阿宝带下，令外场去请。

黄二姐向子富道："耐管家等来里，阿有啥说嗄？"子富说："叫俚来。"高升在外听唤，忙掀帘进门候示。子富去身边取出一串钥匙，吩咐高升道："耐转去到我床背后开第三只官箱，看里面有只拜盒拿得来。"高升接了钥匙，领命而去。

黄二姐问："台面阿要摆起来？"子富抬头看壁上的挂钟，已至一点二刻了，乃说："摆起来罢，天勿早哉。"汤啸庵笑道："啥要紧！等翠凤出局转来仔，正好。"黄二姐慌道："催去哉。俚哚是牌局，要末来哚替碰和，勿然陆里有实概长远嗄。"随喊："小阿宝，耐去催催罢，教俚快点就转来。"小阿宝答应，正要下楼。黄二姐忽又叫住道："耐慢点，我搭耐说哩。"说着，急赶出去，到楼梯边和小阿宝咬耳朵叮嘱几句，道："记好仔。"

小阿宝去后，黄二姐方率领外场调桌椅、设杯箸，安排停当。请客的也回来回话。惟朱蔼人及陶氏昆仲说就来，其余有回去了的，有睡下了的，都道谢谢。罗子富只得罢了。

忽听得楼下有轿子抬进大门，黄二姐只道是翠凤，忙向楼窗口望下观看。原来是客轿，朱蔼人来了。罗子富迎见让坐。朱蔼人见黄翠凤又不在家，解不出吃酒的缘故，悄问汤啸庵方始明白。

三人闲谈着，直等至两点钟相近，才见小阿宝喘吁吁的

一径跑到房间里，说："来哉，来哉！"黄二姐说："跑啥?"小阿宝道："我要紧呀，先生极得来。"黄二姐道："啥实概长远嗄?"小阿宝道："来哚替碰和。"黄二姐道："我说是替碰和喍，阿是猜着哉。"接着一路"咭咭咯咯"的脚声上楼，黄二姐忙迎出去。先是赵家姆提着琵琶和水烟筒袋进来见了，叫声"罗老爷"，笑问："来仔一歇哉？倪刚刚勿巧，出牌局，勿催仔再有歇哩。"随后，黄翠凤款步归房，敬过瓜子，却回头向罗子富嫣然展笑。子富从未见翠凤如此相待，得诸意外，喜也可知。

一时陶云甫也到。罗子富道："单有玉甫勿曾来，倪先坐罢。"汤啸庵遂写一张催客条子，连局票一起交代赵家姆道："先到东兴里李漱芳搭，催客搭叫局一淘来海。"赵家姆应说："晓得哉。"

当下大家入席。黄翠凤上前筛一巡酒，靠罗子富背后坐了。珠凤、金凤还地台面规矩，随意散坐。黄二姐捉空自去。翠凤叫小阿宝拿胡琴来，却把琵琶给金凤，也不唱开片，只拣自己拿手的《荡湖船》全套和金凤合唱起来。座上众客只要听唱，那里还顾得吃酒。罗子富听得呆呆的，竟像发呆一般。赵家姆报说："陶二少爷来哉。"子富也没有理会，及陶玉甫至台面前，方惊起厮见。

那时叫的局也陆续齐集了。陶玉甫是带局而来的，无须再叫。所怪者，陶玉甫带的局并不是李漱芳，却是一个十二三岁清倌人，眉目如画，憨态可掬，紧傍着玉甫肘下，有依依不舍之意。罗子富问："是啥人?"玉甫道："俚叫李浣芳，算是漱芳小妹子。为仔漱芳有点勿适意，坎坎少微出仔点汗，困来哚，我教俚覅起来哉，让俚来代仔个局罢。"

说话时，黄翠凤唱毕，张罗道："耐哚用点菜哩。"随推罗子富道："耐啥勿说说嘎?"子富笑道："我先来打个通关。"乃伸拳从朱蔼人挨顺豁起，内外无甚输赢；豁至陶玉甫，偏是玉甫输的。李浣芳见玉甫豁拳，先将两只手盖住酒杯，不许玉甫吃酒，都授与娘姨代了。玉甫接连输了五拳，要取一杯来自吃。李浣芳抢住，发急道："谢谢耐，耐就照应点倪阿好?"玉甫只得放手。

罗子富听李浣芳说得诧异，回过头去，要问他为什么。只见黄二姐在帘子影里探头探脑，子富会意，即缩住口，一径出席，走过对过房间里。黄二姐带领管家高升跟进来。高升呈上拜匣，黄二姐集亮了桌上洋灯。子富另将一串小钥匙开了拜匣，取出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来，授与黄二姐手内；仍把拜匣锁好，令黄二姐暂为安放，自收起大小两副钥匙，说道："我去喊翠凤来，看看花头阿中意。"说着，回至这边归座，悄向黄翠凤道："耐无娒来哚喊耐。"翠凤妆做不听见，俄延半晌，欻的站起身一直去了。

罗子富见台面冷清清的，便道："耐哚阿有啥人摆个庄嘎?"陶云甫道："倪末再豁两拳，耐让玉甫先去罢。俚哚酒是勿许俚吃哉，坐来里做啥?为俚一干仔，倒害仔几花娘姨、大姐跑来跑去忙煞，再有人来哚勿放心。晚歇吓坏仔俚，才是倪个干已。让俚去仔倒清爽点，阿是?"说得哄堂大笑。罗子富看时，果然有两个大姐、三个娘姨围绕在陶玉甫背后，乃道："故倒勿好屈留耐哉啘。"陶玉甫得不的一声，讪讪的挈李浣芳告辞先行。

罗子富送客回来，说道："李漱芳搭俚倒要好得野哚!"陶云甫道："人家相好要好点，也多煞啘，就勿曾见歇俚哚

个要好，说勿出描勿出哚！随便到陆里，教娘姨跟好仔，一淘去末原一淘来。倘忙一日勿看见仔，要娘姨、相帮哚四面八方去寻得来，寻勿着仔吵煞哉！我有日子到俚搭去，有心要看看俚哚，陆里晓得俚哚两家头对面坐好仔，呆望来哚，也勿说啥一句闲话。问俚哚阿是来里发痴？俚哚自家也说勿出哰。"汤啸庵道："想来也是俚哚缘分。"云甫道："啥缘分嗄，我说是冤牵！耐看玉甫近日来神气常有点呆致致，拨来俚哚圈牢仔，一步也走勿开个哉。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戏，漱芳说：'戏场里锣鼓闹得势，覅去哉。'最好笑有一转拍小照去，说是眼睛光也拨俚哚拍仔去哉；难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来，就搭俚焐眼睛说话仔半个月坎坎好。"大家听说，重又大笑。

陶云甫回头把手指着自己叫的倌人覃丽娟，笑道："像倪做个相好，要好末勿要好，倒无啥。来仔也勿讨厌，去仔也想勿着，随耐个便，阿是要写意多花哚？"覃丽娟接说道："耐说说俚哚，啥说起倪来哉嗄？耐要像俚哚要好末，耐也去做仔俚末哉哰。"云甫道："我说耐好，倒说差哉。"丽娟道："耐去调皮末哉。倪不过实概样式，要好勿会好，要邱也勿会邱。"云甫道："为此我说耐好哰。耐自家去转仔啥念头，倒说我调皮。"朱蔼人正色道："耐说末说白相，倒有点意思。我看下来，越是搭相好要好，越是做勿长。倒是不过实概末，一年一年，也做去看光景。"蔼人背后林素芬虽不来接嘴，却也在那里做鬼脸。罗子富一眼看见，忙岔开道："覅说哉。蔼人摆个庄，倪来豁拳哉。"

第七回终。

第八回

蓄深心劫留红线盒
逞利口谢却七香车

按：罗子富正要朱蔼人摆庄，忽听得黄二姐低声叫“罗老爷”。子富不及豁拳，丢下便走。黄二姐在外间迎着，道：“阿要金凤来替耐豁两拳？”子富点点头，黄二姐遂进房到台面上去。子富自过对过房间里，只见黄翠凤独自一个坐在桌子傍边高椅上，面前放着那一对金钏臂。翠凤见子富近前，笑说：“来哩。”揣住子富的手捺到榻床坐下，说道：“倪无娒上耐当水，听仔耐闲话，快活得来！我就晓得耐是不过说说罢哉。耐有蒋月琴来哚，陆里肯来照应倪？倪无娒还拿仔钏臂来拨我看。我说：‘钏臂末啥稀奇，蒋月琴哚勿晓得送仔几花哉！就是倪也有两副来里，才放来哚用勿着，要得来做啥？’耐原拿仔转去罢。隔两日，耐真个蒋月琴搭勿去仔，想着要来照应倪，再送拨我正好。”

子富听了，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下，随即分辨道：“我说过蒋月琴搭定规勿去哉。”耐勿相信末，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开消局帐，阿好？”翠凤道：“耐开消仔，原好去个呢。

耐搭蒋月琴是老相好，做仔四五年哉，俚哚也蛮要好。耐故歇末说勿去哉，耐要去起来，我阿好勿许耐去?”子富道：“说仔勿去，阿好再去嗄？说闲话勿是放屁。”翠凤道：“随便耐去说啥，我勿相信唲。耐自家去想哩，耐末就说是勿去，俚哚阿要到耐公馆里来请耐嗄？俚要问耐，阿有啥得罪仔耐了动气，耐搭俚说啥？阿好意思说倪教耐覅去嗄?”子富道：“俚请我，我勿去，俚阿有啥法子?”翠凤道：“耐倒说得写意哚。耐勿去，俚哚就罢哉。俚定归要拉耐去，耐阿有啥法子?”子富自己筹席一回，乃问道：“价末耐说要我那价哩?”翠凤道：“我说，耐要好末，要耐到倪搭来住两个月，耐勿许一千仔出门口。耐要到陆里，我搭耐一淘去。蒋月琴哚也勿好到倪搭来请耐。耐说阿好?”子富道：“我有几花公事哚，陆里能够勿出门口?”翠凤道：“勿然末，耐去拿个凭据来拨我。我拿仔耐凭据，也勿怕耐到蒋月琴搭去哉。”子富道：“故阿好写哈赁据嗄?”翠凤道：“写来哚凭据，阿有啥用场！耐要拿几样要紧物事来放来里，故末好算任据。”子富道：“要紧物事，不过是洋钱唲。”翠凤冷笑道：“耐看出倪来啥邱得来！阿是倪要想头耐洋钱嗄？耐末拿洋钱算好物事，倪倒无啥要紧。”子富道：“价末啥物事哩?”翠凤道：“耐覅猜仔倪要耐啥物事。倪也为耐算计，不过拿耐物事来放来里，倘忙耐要到蒋月琴搭去末，想着有物事来哚我手里，耐也勿敢去哉，也好死仔耐一条心。耐想阿是?”

子富忽然想起，道：“有来里哉，坎坎拿得来个拜匣，倒是要紧物事。”翠凤道：“就是拜匣蛮好，耐放来里仔阿放心？我抚搭耐说一声，耐到蒋月琴搭去仔一埭，我要拿出耐拜匣里物事来，一把火烧光个哩。”子富吐舌摇头道：“阿

唷，利害哚！”翠凤笑道：“耐说我利害，耐也识差仔人哉！我做末做仔个倌人，要拿洋钱来买我倒买勿动唦。覅说啥耐一对钏臂哉，就摆好仔十对钏臂，也勿来里我眼睛里。耐个钏臂，耐原拿得去。耐要送拨我，随便陆里一日送末哉。今夜头倒覅拨来耐看轻仔，好像是倪看中仔耐钏臂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桌上取那一对金钏臂，亲自替子富套在手上。子富不好再强，只得依他，道：“价末原放来哚拜匣里，隔两日再送拨耐也无啥。不过拜匣里有几张栈单庄票，有辰光要用着末，那价？”翠凤道：“耐用着末，拿得去末哉。就勿是栈单庄票，倘忙有用着个辰光，耐也好来拿个啘。到底原是耐个物事，阿怕倪吃没仔了？”子富复沉吟一回，道：“我要问耐，耐为啥钏臂是勿要唦？”翠凤笑道：“耐陆里猜得着我意思。耐要晓得做仔我，耐覅看重来哚洋钱浪。我要用着洋钱个辰光，就要仔耐一千八百，也算勿得啥多；我用勿着，就一厘一毫也勿来搭耐要。耐要送物事，送仔我钏臂，我不见过个情；耐就去拿仔一块砖头来送拨我，我倒也见耐个情。耐摸着仔我脾气末好哉。”

子富听到这里，不禁大惊换色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耐个人倒稀奇哚！”遂向翠凤深深作揖下去，道：“我今朝真真佩服仔耐哉。”翠凤忙低声喝住，笑道：“耐阿怕难为情嗄？拨俚哚来看见仔，算啥？”说着，仍揣住子富的手，说：“倪对过去罢。”挈至房门口，即推子富先行，翠凤随后，同向台面上来。

那时出局已散。黄二姐正帮着金凤等张罗，望见子富，报说：“罗老爷来哉。”朱蔼人道：“倪要吃稀饭哉，耐坎坎来。”子富道：“再豁两拳。”陶云甫道：“耐末倒有趣去，倪

搭蔼人吃仔几花酒哚。”子富带笑而告失陪之罪，随叫拿稀饭来。席间如何吃得下，不过意思而已。

当时席散，各自兴辞。子富送至楼梯边，见汤啸庵在后，因想着说道：“我有点小事体，托耐去办办。明朝碰头仔再搭耐说。”啸庵应诺。等到陶云甫、朱蔼人轿子出门，然后汤啸庵步行而归。

罗子富回到房间里，外场已撤去台面，赵家姆把笤帚略扫几帚，和小阿宝收拾了茶碗出去。子富随意闲坐，看翠凤卸头面。须臾，黄二姐复进房与子富闲谈。翠凤便令取出那只拜匣来，交与子富。子富乃褪下钏臂，放在拜匣里。黄二姐不解何故，两只眼汩油油的，看看子富，看看翠凤。翠凤也不理他，子富照旧锁好。翠凤又令黄二姐将拜匣去放在后面官箱里。黄二姐才自明白，捧了拜匣要走，却回头问子富道：“耐轿子阿教俚哚打转去？”子富道：“耐去喊高升来。”黄二姐乃去喊了高升上楼。子富吩咐些说话，叫高升随轿子回公馆去了。随后小阿宝来请翠凤对过房间里去。

翠凤将行，见房里只剩子富一个，即问：“珠凤呢？”小阿宝道：“无娒教俚哚困去哉。”翠凤看挂钟，已敲过四点，方不言语，便向楼窗口高声喊道：“耐哚人才到仔陆里去哉！”赵家姆在楼下，连忙接应，一径来见子富，问道：“罗老爷，安置罢？”子富点点头。于是赵家姆铺床吹灯，掩门退出。子富直等到翠凤归房安睡。一宿无话。

子富醒来，见红日满窗，天色尚早。小阿宝正拿抹布揩拭橱箱桌椅，也不知翠凤那里去了。听得当中间声响，大约在窗下早妆。再要睡时，却睡不着。一会儿，翠凤梳好头，进房开橱脱换衣裳。子富遂坐起来，着衣下床。翠凤道：

“再困歇哩，十点钟还勿曾到哩。”子富道：“耐起来仔啥辰光哉?”翠凤笑道：“我困勿着哉呀，七点多钟就起来哉。耐正来哚睏头里。”

赵家姆听见子富起身，伺候洗脸、刷牙、漱口。随问点心，子富说：“勿想吃。”翠凤道：“停歇吃饭罢。”赵家姆道：“中饭还有歇哩哩。”子富道：“等歇正好。”翠凤道：“教俚哚赶紧点。”赵家姆承命去说。子富复叫住，问：“高升阿曾来?”赵家姆道：“来仔歇哉。我去喊得来。”高升闻唤，见了子福，呈上字条一张，洋钱一卷，问：“阿要打轿子?”子富道：“今朝礼拜，无啥事体，轿子勿要哉。”因转问翠凤：“倪去坐马车阿好?”翠凤道：“好个。倪要坐两把车哚。”子富也不则声，再看那张条子，乃是当晚洪善卿请至周双珠家吃酒的，即随手撩下。高升见没甚吩咐，亦遂退去。

子富忽然记起一件事来，向翠凤道：“我记得旧年夏天，看见耐搭个长条子客人夜头来哚明园。我勿晓得耐名字叫啥；晓得仔名字，旧年就要来叫耐局哉。”翠凤脸上一呆，答道：“倪勿然搭客人一淘坐马车也无啥要紧，就为仔正月里有个广东客人要去坐马车，我勿高兴搭俚坐，我说：‘倪要坐两把车哚。’就说仔一句，也勿曾说啥。耐晓得俚那价?俚说：‘耐勿搭客人坐也罢哉；只要我看见耐搭客人一淘坐仔马车末，我来问声耐看。故末叫勿入味哚。’”子富道：“耐搭俚说啥?”翠凤道：“我啊?我说：‘倪马车一个月难得坐转把，今朝为是耐第一埭教得去，我答应仔耐，耐倒说起闲话来哉。我勿去哉，耐请罢。’”子富道：“俚下勿落台哉啘?”翠凤道：“俚末只好搭我看看哉哩。”子富道：“怪勿得

耐无娒也说耐有点脾气哚。”翠凤道：“广东客人野头野脑。老实说，勿高兴做俚，巴结俚做啥?”

说话之间，不觉到了十二点钟。只见赵家娒端着大盘、小阿宝提着酒壶进房，放在靠窗大理石方桌上，安排两副杯箸，请子富用酒。翠凤亲自筛了一鸡缸杯，奉与子富，自己另取小银杯，对坐相陪。黄二姐也来见子富，帮着让菜，说道：“耐吃倪自有烧来哚菜水，阿好?”子富道：“自家烧，倒比厨子好。”黄二姐道：“倪有厨子。”随指一碗小火方、一碗清蒸鸭掌，说：“是昨日台面浪个菜。”翠凤向黄二姐道：“耐也来吃仔口罢。”黄二姐道：“勿要，我下头去吃。我去喊金凤来陪陪耐哚。”子富道：“慢点去。”遂取那一卷洋钱交与黄二姐，开消下脚等项。黄二姐接了道：“谢谢耐。”子富问他：“谢啥?”黄二姐笑道：“我先替俚哚谢谢，倒谢差哉。”一路说笑，自去分派。

子富因没人在房里，装做三分酒意，走过翠凤这边，兜兜搭搭。翠凤推开道：“快点，赵家娒来哉。”子富回头，不见一人，索性爬到翠凤身上去不依，道：“耐倒骗我！赵家娒搭俚家主公也来哚有趣，阿有啥工夫来看倪?”翠凤恨得咬牙切齿。幸而金凤进来，子富略一松手，翠凤趁势狠命一推，几乎把子富打跌。金凤拍手笑道：“姐夫做啥搭我磕个头?”子富转身，抱住金凤要亲嘴。金凤极声的喊说：“覅噪哩!”翠凤两脚一跺，道：“耐啥噪勿清爽!”子富连忙放手，说：“勿噪哉，勿噪哉！先生覅动气。”当向翠凤作了个半揖，引得翠凤也嗤的笑了。

金凤推子富坐下，道：“请用酒哩。”即取酒壶，要给子富筛酒，再也筛不出来；揭盖看时，笑道：“载拨哉。”乃喊

小阿宝拿壶酒来。翠凤道:“覅拨俚吃哉，吃醉仔末再搭倪瞎噪。”子富拱手央告道:“再吃三杯，勿噪末哉。”及至小阿宝提了一壶酒来，子富伸手要接，却被翠凤先抢过去，道:“勿许耐吃哉。”子富只是苦苦央告。小阿宝在傍笑道:“无拨吃哉，快点哭哩。”子富真个哀哀的装出哭声。金凤道:“拨俚吃仔点末哉，我来筛。”从翠凤手里接过酒壶来，约七分满筛了一杯。子富合掌拜道:“谢谢耐，搭我筛满仔阿好?”翠凤不禁笑道:“耐啥实概厚皮嗄!”子富道:“我说吃三杯，再要吃末勿是人，耐阿相信?”翠凤别转脸不理。小阿宝、金凤都笑得打跌。

子富吃到第三杯，正值黄二姐端了饭盂上楼，叫小阿宝:“下头吃饭去，我来替耐。”子富心知黄二姐已是吃过饭了，便说:“倪也吃饭哉。”黄二姐道:“再用一杯哩。”子富听了，直跳起来，指定翠凤嚷道:“耐阿听见无娒教我吃?耐阿敢勿拨我吃?”翠凤着实瞅了一眼，道:“越说耐倒越高兴哉!”竟将酒壶授与小阿宝带下楼去，便叫盛饭。黄二姐盛上三碗饭来，金凤自取一双象牙箸同坐陪吃。

一时，赵家姆、小阿宝齐来伺候。吃毕收拾，大家散坐吃茶。珠凤也扭扭捏捏的走来，要给子富装水烟。子富取来自吃。

将近三点钟时分，子富方叫小阿宝令外场去喊两把马车。赵家姆舀上面水，请翠凤捕面。翠凤教金凤去打扮了一淘去。金凤应诺，同小阿宝到对过房里，也去捕起面来。翠凤只淡淡施了些脂粉，越觉得天然风致，顾盼非凡。妆毕，自往床背后去。赵家姆收过妆具，向橱内取一套衣裳放在床上，随手带出银水烟筒，又自己忙着去脱换衣裳。

金凤先已停当，过来等候。子富见他穿着银红小袖袄，蜜绿散脚裤，外面罩一件宝蓝缎心天青缎滚满身洒绣的马甲；并梳着两角丫髻，垂着两股流苏，宛然是《四郎探母》这一出戏内的耶律公主。因向他笑道：“耐脚也覅去缠哉，索性扮个满洲人，倒无啥。”金凤道：“故是好煞哉，只好拨来人家做大姐哉。”子富道：“拨来人家末，做奶奶，做太太，阿有啥做大姐个嘎？”金凤道：“搭耐说说末，就无清头哉。”

翠凤听得，一面系裙带出来洗手，一面笑问子富道：“拨耐做姨太太阿好？”子富道：“覅说是姨太太，就做大太太末，也蛮好喨。”复笑问金凤道：“耐阿情愿？”羞得金凤掩着脸伏在桌上，问了几声不答应。子富弯下身子悄悄去问，偏要问出一句话来才罢。金凤连连摇手，说：“勿晓得，勿晓得！”子富道：“情愿哉！”

翠凤把手削脸羞金凤。珠凤坐在靠壁高椅上冷看，也格声要笑。子富指道：“哪，还有一位大太太，快活得来，自家来哚笑。”翠凤一见，嗔道：“耐看俚阿要讨人厌！”珠凤慌的敛容端坐。翠凤越发大怒道：“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？”走过去拉住他耳朵，往下一捽。珠凤从高椅上扑地一交，急爬起来，站过一傍，只披嘴咽气，却不敢哭。

幸值赵家姆来催，说：“马车来哉。”翠凤才丢开手，拿起床上衣裳来看了看，皱眉道：“我覅着俚。”叫赵家姆开橱，自拣一件织金牡丹盆景竹根青杭宁绸棉袄穿了，再添上一条膏荷绉面品月缎脚松江花边夹裤，又鲜艳又雅净。子富呆着脸只管看。赵家姆收起那一套衣裳，问子富：“阿要着马褂？”子富自觉不好意思，即取马褂披在身上，说道：“我

先去哉。”一径踅下楼来，令高升随去。

出至尚仁里口，见是两把皮篷车，自向前面一把坐了。随后赵家姆提银水烟筒前行，翠凤挈着金凤缓缓而来，去后面坐了那一把。高升也踹上车后踏镫。四轮一发，电掣飚驰的去了。

第八回终。

第九回

沈小红拳翻张蕙贞
黄翠凤舌战罗子富

按：罗子富和黄翠凤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湾，道遇一把轿车驶过，自东而西，恰好与子富坐的车并驾齐驱。子富望那玻璃窗内，原来是王莲生带着张蕙贞同车并坐。大家见了，只点头微笑。将近泥城桥堍，那轿车加紧一鞭，争先过桥。这马见有前车引领，也自跟着纵辔飞跑。趁此下桥之势，滔滔滚滚，直奔静安寺来，一转瞬间，明园在望。当下鱼贯而入，停在穿堂阶下。

罗子富、王莲生下车相见，会齐了张蕙贞、黄翠凤、黄金凤及赵家姆一淘上楼。管家高升知没甚事，自在楼下伺候。王莲生说前轩爽朗，同罗子富各据一桌，相与凭栏远眺，瀹茗清谈。王莲生问如何昨夜又去黄翠凤家吃酒，罗子富约略说了几句。罗子富也问如何认识张蕙贞，从何处调头过来，王莲生也说了。罗子富道："耐胆倒大得野哚！拨来沈小红晓得仔末，也好哉。"王莲生嘿然无语，只雌着嘴笑。黄翠凤解说道："耐末说得王老爷来阿有点相像嘎！见相好

也怕仔末，见仔家主婆那价呢?”子富道：“耐阿看见《梳妆》、《跪池》两出戏?”翠凤道：“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，说得出!”一句倒说得王莲生、张蕙贞都好笑起来。罗子富也笑道：“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。”

于是大家或坐或立，随意赏玩。园中芳草如绣，碧桃初开，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。又遇着这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礼拜日，有踏青的，有拾翠的，有修禊的，有寻芳的。车辚辚，马萧萧，接连来了三四十把，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。但见钗冠招展，履舄纵横；酒雾初消，茶烟乍起；比极乐世界“无遮会”还觉得热闹些。

忽然又来了一个俊俏伶俐后生，穿着挖云镶边马甲，洒绣滚脚套裤，直至前轩站住，一眼注定张蕙贞，看了又孜孜的笑。看得蕙贞不耐烦，别转头去。王莲生见那后生大约是大观园戏班里武小生小柳儿，便不理会。那小柳儿站一会，也就去了。

黄翠凤搀了金凤，自去爬着栏杆看进来的马车。看不多时，忽招手叫罗子富道：“耐来看哩!”子富往下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恰是沈小红，随身旧衣裳，头也没有梳便来了，正在穿堂前下车。子富忙向王莲生点首儿，悄说：“沈小红来哉。”莲生忙也来看，问：“来哚陆里?”翠凤道：“楼浪来哉呀。”

莲生回身，想要迎出去。只见沈小红早上楼来，直瞪着两只眼睛，满头都是油汗，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，带着娘姨阿珠、大姐阿金大，径往前轩扑来。劈面撞见王莲生，也不说甚么，只伸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。莲生吃这一戳，侧身闪过一傍。小红得空，迈步上前，一手抓

住张蕙贞胸脯，一手轮起拳头便打。蕙贞不曾堤防，避又避不开，挡又挡不住，也就抓住小红，一面还手，一面喊道：“耐哚是啥人嗄！阿有啥勿问情由就打起人来哉嗄！”小红一声儿不言语，只是闷打，两上扭结做一处。黄翠凤、金凤见来势泼悍，退入轩后房里去，赵家姆也不好来劝。罗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红：“放手，有闲话末好说个啘！”小红得手，如何肯放？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，阿珠、阿金大还在暗里助小红打冷拳。

楼下吃茶的听见楼上打架，都跑上来看。莲生看不过，只得过去勾了小红臂膊要往后扳，却扳不动，即又横身插在中间，猛可里把小红一推，才推开了。小红吃这一推，倒退了几步，靠住背后板壁，没有吃跌。蕙贞脱身站在当地，手指着小红，且哭且骂。小红要奔上去，被莲生叉住小红两肋，抵紧在板壁上，没口子分说道：“耐要说啥闲话搭我说好哉，勿关俚啥事，耐去打俚做啥？”小红总没听见，把莲生口咬指掐。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。

不料，刺斜里阿珠抢出来，两手格开莲生，嚷道：“耐来帮啥人嗄，阿要面孔！”阿金大把莲生拦腰抱住，也嚷道：“耐倒帮仔别人来打倪先生哉，连搭倪先生也勿认得哉！”两个故意和莲生厮缠住了。小红乘势挣出身子，呼的一阵风赶上蕙贞，又打将起来。莲生被他两个软禁了，无可排解。

蕙贞本不是小红对手，更兼小红拚着命，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，早打得蕙贞桃花水泛，群玉山颓，素面朝天，金莲堕地。蕙贞还是不绝口的哭骂。看的人蜂拥而至，挤满了一带前轩，却不动手。莲生见不是事，狠命一洒，撇了阿珠、阿金大两个，分开看的人，要去楼下喊人来搭救。适遇

明园管帐的站在帐房门口探望，莲生是认得的，急说道："快点叫两个堂倌来拉开仔哩，要打出人命来哉呀！"说了，又挤出前轩来。只见小红竟揿倒蕙贞，仰叉在地；又腾身骑上腰胯，只顾夹七夹八瞎打。阿珠、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蕙贞两手，动弹不得。蕙贞两脚乱蹬，只喊救命。看的人也齐声发喊，说："打勿得哉！"

莲生一时火起，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开去。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滚喊叫。阿珠忙站起来奔莲生，嚷道："耐倒好意思打起倪来哉，耐阿算得是人嗄！"一头撞到莲生怀里，连说："耐打哩耐打哩！"莲生立不定脚，往后一仰，倒栽葱跌下去，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。阿珠连身撞去，收札不来，也往前一扑，正伏在莲生的身上。五个人满地乱打，索性打成一团糟，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来。

幸而三四个堂倌带领外国巡捕上楼，喝一声："不许打！"阿珠、阿金大见了，已自一骨碌爬起。莲生挽了堂倌的手起来。堂倌把小红拉过一边，然后搀扶着蕙贞坐在楼板上。小红被堂倌拦截，不好施展，方才大放悲声，号啕痛哭，两只脚踩得楼板似擂鼓一般。阿珠、阿金大都跟着海骂。莲生气得怔怔的，半晌说不出话。还是赵家姆去寻过那一只鞋给蕙贞穿上，与堂倌左提右挈，抬身立定，慢慢的送至轩后房里去歇歇。

巡捕扬起手中短棒，吓散了看的人，复指指楼梯，叫小红下去。小红不敢倔强，同阿珠、阿金大一路哭着、骂着，上车自回。

莲生顾不得小红，忙去轩后房里看蕙贞。只见管帐的与罗子富、黄翠凤、黄金凤簇拥在那里讲说。张蕙贞直挺挺躺

在榻床上，赵家姆替他挽起头发。王莲生忙问如何，赵家姆道："还好，就肋里伤仔点，勿碍事。"管帐的道："勿碍事末也险个哉！为啥勿带个娘姨出来？有仔个娘姨来里，就吃亏也好点。"王莲生听说，又添了一桩心事，踌躇一回，只得央黄翠凤，要借他娘姨赵家姆送转去。翠凤道："王老爷，我说耐要自家送得去好。倒勿是为啥别样，俚吃仔亏转去，俚哚娘姨、大姐、相帮哚陆里一个肯罢嗄？倘忙喊仔十几个人，赶到沈小红搭去打还俚一顿，闯出点穷祸来，原是耐王老爷该晦气。耐自家去末，先搭俚哚说说明白，阿是嗄？"管帐的道："说得勿差，耐自家送转去好。"

莲生终不愿自己送去，又说不出为什么，只再三求告翠凤。翠凤不得已应了，乃嘱咐赵家姆道："耐去搭俚哚说，事体末有王老爷来里，教俚哚覅管帐。"又说："蕙贞阿哥，阿是？耐自家也说一声末哉。"张蕙贞点点头。

管家高升在房门口问："阿要喊马车？"赵家姆道："才去喊得来哉啘。"高升立即去喊。赵家姆将银水烟筒交与黄翠凤，便去扶起张蕙贞来。蕙贞看看王莲生，要说又没的说。莲生忙道："耐气末覅气，原快快活活转去，赛过拨一只邪狗来咬仔一口，也无啥要紧。耐要气出点病来，倒犯勿着。我晚歇转来仔就来，耐放心。"蕙贞也点点头，搭着赵家姆肩膀，一步一步硬撑下梯。管帐的道："头面带仔去哩！"王莲生见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饰，知是打坏的，说道："我搭俚收捉末哉。"堂倌又送上银水烟筒，说："磕在楼下阶台上，瘪了。"莲生一总拿手巾包起。黄翠凤崔道："倪也转去哉啘。"说着，挈了金凤先行。王莲生乃向管帐的拱手道谢，并说："所有碰坏家生，照例赔补。堂倌哚另外再

谢。”管帐的道：“小意思，说啥赔嗄。”

罗子富也向管帐的作别，与王莲生同下楼来。问高升，知道张蕙贞、赵家姆已同车而去，黄翠凤妹妹还等在车上。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，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。

罗子富请王莲生至黄翠凤家。上楼进房，子富亲自点起烟灯来，请莲生吸烟。翠凤方脱换衣裳，见了道：“王老爷半日勿用烟哉碗，阿瘾嗄？”随叫小阿宝：“耐绞仔手巾，搭王老爷来装筒烟。”莲生道：“我自家装末哉。”翠凤道：“倪有发好个来里，阿好？”随叫小阿宝去喊金凤来拿。金凤也脱换了衣裳，过来见莲生，先笑道：“阿唷！王老爷，要吓煞倸！我吓得来拖牢仔阿姐，说：‘倪转去罢！晚歇打起倪来末，那价喤？’王老爷阿吓嗄？”莲生倒不禁一笑。罗子富、黄翠凤也都笑了。

金凤向烟盘里拣取一个海棠花式牛角盒子，揭开盖，盒内满满盛着烟泡，奉与王莲生。莲生即烧烟泡来吸。吸了几口，听得楼下有赵家姆声音。王莲生又坐起来听。黄翠凤见莲生着急，忙喊：“赵家姆来喤。”赵家姆见了莲生，回说：“送得去哉，一直送到仔楼浪倸。俚倸说：‘有王老爷搭倪做主末，最好哉。教王老爷转来仔就来。’俚倸还谢谢我，教我来谢谢先生，倒要好煞倸。”莲生听了，才放下了一半心。

接着王莲生的管家来安来寻。莲生唤至当面，问有甚事。来安道：“沈小红倸娘姨坎坎来说，沈小红要到公馆里来。”莲生听了，心中又不大自在。黄翠凤向莲生道：“我看沈小红比勿得张蕙贞。耐张蕙贞搭无啥要紧，就明朝去也正好。倒是沈小红搭耐就要去一埭倸，倒还要去吃两声闲话哉喤。”莲生着实沉吟，蹙额无语。翠凤笑道：“王老爷，耐勠

见仔沈小红怕哩！有闲话末响响落落搭俚说，耐怕仔俚倒勿好说啥哉。”

莲生俄延了半日，叫来安打轿子来再说。却将那首饰包交代来安收藏。来安接了回去。罗子富道：“沈小红倒看勿出，凶煞哚。”翠凤道：“沈小红末，算啥凶嘎！我做仔沈小红，也勿去打俚哚，自家末打得吃力煞，打坏个头面，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。倒害仔王老爷，阿有啥趣势？”子富道：“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？”翠凤笑道：“我啊，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哩。要末耐到蒋月琴搭去一埭试试看，阿好？”子富笑道：“就去仔末，怕耐啥嘎！耐勿入调末，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。”翠凤把眼一瞟，笑道：“噢唷，倒说得体面哚！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嘎，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？”王莲生一口烟吸在嘴里，听翠凤说，几乎笑的呛出来。子富不好意思，搭讪说道：“耐哚人一点点无拨啥道理！耐自家也去想想看，耐做个倌人末，几花客人做仔去，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倌人，故末啥道理哩？也亏耐哚有面孔说得出！”翠凤笑道：“为啥说勿出嘎？倪是做生意，叫无法惋。耐搭我一年三节生意包仔下来，我就做耐一干仔，蛮好。”子富道：“耐要想敲我一干仔哉！”翠凤道：“做仔耐一干仔，勿敲耐敲啥人嘎？耐倒说得有道理。”子富被翠凤顶住嘴，没得说了。停了一会，翠凤道：“耐有道理末，耐说惋。啥勿响哉嘎？”子富笑道：“阿有啥说嘎，拨耐钝光哉哩。”翠凤也笑道：“耐自家说得勿好，倒说我钝光。”

谈笑之间，早又上灯以后。小阿宝送上票头一张，呈与罗子富。子富看毕，授与王莲生。莲生慌的接来看，是洪善卿催请子富的，便不在意。再看下面，另行添写有“莲翁若

在，同请光临”八个字。莲生攒眉道：“我勿去哉哩。”子富道：“善卿难得吃台把酒，耐原去应酬歇，就勿叫局也无啥。”黄翠凤道：“王老爷，耐酒倒要去吃哚，耐勿去吃酒，倒拨沈小红哚好笑。我说耐只当无拨啥事体，酒末只管去吃，吃仔酒末就台面浪约好两个朋友，散下来一淘到小红搭去，阿是蛮好？”莲生一想勿差，就依着翠凤说，忙又吸了两口烟。来安领轿子来了，也呈上一张洪善卿请客票头。子富道：“一淘去哉啘。”莲生点头说好。子富令喊高升。高升回说：“轿子等仔歇哉。”于是，王莲生、罗子富各自坐轿，并赴公阳里周双珠家。

到了楼上，洪善卿迎着，见两位一淘来了，便叫娘姨阿金喊“起手巾”，随请两位进房。房里先到的有葛仲英、陈小云、汤啸庵三位；还有两位面生的，乃是张小村、赵朴斋。大家问姓通名，拱手让坐。外场已绞了手巾上来。汤啸庵忙问王莲生：“叫啥人？”莲生道：“我勿叫哉。”周双珠插嘴道：“耐末阿有啥勿叫局个嘎??洪善卿道：“就叫仔个清倌人罢。”汤啸庵道：“我来荐一个，包耐出色。”遂把手一指，“耐看哩。”王莲生回头看时，周双珠肩下坐着一个清倌人，羞怯怯的低下头去，再也不抬起来。罗子富先过去弯着腰一看，道：“我只道是双宝，倒勿是。”周双珠道：“俚叫双玉。”王莲生道：“本堂局蛮好，写末哉。”

洪善卿等汤啸庵写毕局票，即请入席。大姐巧囡立在周双玉身傍，说道：“过去换衣裳哉啘。”双玉乃回身出房。

第九回终。

第十回

理新妆讨人严训导
还旧债清客钝机锋

按：周双玉趱进对过自己房里，巧囡跟过来问双玉道："出局衣裳，无娒阿曾拨来耐？"双玉摇摇头。巧囡道："我去搭耐问声看。耐拿鬓脚来刷刷哩。"说了，忙下楼去问老鸨周兰。双玉自把保险台灯移梳妆台上，且不去刷鬓脚，就在床沿坐下，悄悄的侧耳而听。

原来周双玉房间底下乃是老鸨周兰自己卧室，那周双宝搬下去铺的房间却在周双珠的房间底下。当时听得老鸨周兰叫巧囡掌起灯来，开橱启箱，翻腾一会；又咕咕唧唧说了许多闲话，然后出房；却又往双宝房背后去，不知做甚么，一些也听不见。

双玉方才丢开，起身对镜，照见两边鬓脚稍微松了些，随取抿子轻轻刷了几刷，已自熨贴。只见巧囡怀里抱着衣裳，同周兰上楼来了。双玉收过抿子，便要取衣裳来穿。周兰道："慢点哩。耐个头勿好哩，啥毛得来。"乃将手中揣着的豆蔻盒子放下，亲自动手替双玉弄头。捏了又捏，撳了又

揿，浓浓的蘸透了一抿子刨花浸的水，顺着螺丝旋刷进去，又刷过周围刘海头。刷的那水从头颈里直流下去，连前面额角上也亮晶晶都是水渍。双玉伸手去拭，周兰忙阻止道："耐覅动哩。"遂用手巾在头颈里略掩一掩，叫双玉转过脸来，仔细端详一回，说："好哉。"

巧囡在傍提着衣裳领口，伏侍双玉穿将起来，是一件织金撇兰盆景一色镶滚湖色宁绸棉袄。巧囡看了道："实概件衣裳，我好像勿曾看见歇。"周兰道："耐末陆里看得见？说起来还是大先生个哉。俚哚姊妹三家头，才有点怪脾气。随便啥衣裳哉，头面哉，才要自家撑得起来；别人个物事，就拨来俚，俚也勿要。双珠个头面末，也勿算少。单说衣裳，是陆里及得来阿大搭阿二嗄？比仔双珠要多几花哚！俚哚嫁出去辰光，拣中意点末拿仔去，剩下来也有几箱子。我收捉仔起来，一直用勿着，还有啥人来着哩？就拨来双宝着过歇，也勿多几件。还有几几花花，连搭双宝也勿曾看见歇，覅说啥耐哉。"

双玉穿上棉袄，向大洋镜前走了几步，托起臂膊，比比出手。周兰过去把衣襟绉纹拉直些，又唠叨说道："耐要自家有志气，做生意末巴结点，阿晓得？我眼睛里望出来，无啥亲生勿亲生，才是我囡仵。耐倘然学得到双珠阿姐末，大先生、二先生几花衣裳头面，随便耐中意陆里一样，只管拿得去末哉。要像仔双宝样子，就算是我亲生囡仵，我也勿高兴拨俚哩。"双玉只听着不言语。周兰问他："阿听见？"双玉说："听见哉。"周兰道："价末耐也答应声哩，啥一声也勿响嗄？"

巧囡听台面上叫的局先已到了，急取豆蔻盒子，连声催

促，方剪住周兰的话头，搀了双玉，往前便走，却忽然想起银水烟筒来。巧囡道："就三先生搭拿仔根罢。"周兰道："勿要！耐到双宝搭去拿得来。双宝一根末让俚用仔，我再拿一根出来拨来双宝。"

巧囡赶着跑去。周兰又教导些台面规矩与双玉听，并说："耐勿晓得末，问阿姐好哉。阿姐搭耐说啥闲话，耐听好仔，覅忘记。耐要是勿肯听人闲话，我先搭耐说一声，耐自家吃苦，到底无啥好处。"周兰说一句，双玉应一声。须臾，巧囡取银水烟筒回来，周兰自下楼去。

巧囡忙挈双玉至这边台面上。只见先到的只有一个局，乃是陈小云的相好金巧珍，住在同安里口，只隔一条三马路，走过来就是，所以早些。当时金巧珍拉开嗓子唱京调，引得罗子富兴高采烈，摆庄豁拳。更有赵朴斋、张小村刻意奉承，极力鼓舞，此外诸位也就随和着。独有王莲生没精打采，坐也坐不住。周双珠知道是厌烦，问他："阿到对过去坐歇？"莲生正中胸怀，即时离席。

巧囡领着踅过周双玉房间，点了烟灯，冲了茶碗，向莲生道："我去喊双玉来。"莲生阻挡不及，只好听他喊去。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，脱换衣裳，远远的端坐相陪，嘿然无语。莲生自然不去兜搭。一会儿，巧囡又跑来张罗，叮嘱双玉陪着，也就去了。

莲生吸了两口烟，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，热闹得不耐烦，倒是双玉还静静的坐在那里低头敛足弄手帕子。莲生心有所感，不觉暗暗赞叹了一番。忽呼得娘姨阿金走出当中间，高声喊"绞手巾"。一时，履声、舄声、帘钩声、客辞主人声、主人送客声，杂沓并作。却不知去的是谁，只觉得

台面上冷静了许多。随后汤啸庵也踱过这边房里来，吃得绯红的脸，一手拿着柳条剔牙杖剔牙，随意向榻床下首歪着，看莲生烧烟。莲生问："子富去哉?"啸庵道："俚哚还有啥局头，搭仲英、小云一淘去哉。"

莲生遂约啸庵同洪善卿到沈小红家去。啸庵会意应诺。及巧囡来请用饭，两人方过那边归席入座。汤啸庵向洪善卿耳边说了几句，善卿听了微笑。周双珠也点头笑道："耐哚说啥，我也懂来里哉。啸庵道："耐说说看。"双珠把嘴望莲生一努。大家笑着，都吃过饭。张小村知道他们有事，和赵朴斋告辞先行。王莲生道："倪也去罢。"汤啸庵、洪善卿说"好"。周双珠忙喊双玉过来，送至楼门而回。

三人缓步同行。来安叫轿夫抬空轿子跟随在后，出了公阳里，就对门进同安里，穿至西荟芳里口，适被娘姨阿珠的儿子暗中瞧见，跑去报信。阿珠迎出门首，笑嘻嘻说道："我说王老爷要来快哉，倒刚刚来哉。"

当下王莲生在前，与汤啸庵、洪善卿进门；后面跟着阿珠，接踵上楼。早听得房间里小脚高底一阵怪响。王莲生方跨进当中间房门，只见沈小红越发蓬头垢面，如鬼怪一般，飞也似赶出当中间，望莲生纵身直扑上去。莲生错愕倒退。大姐阿金大随后追到，两手合抱拢来，扳住小红胸脯，只喊说："先生覅哩!"慌的阿珠抢上去叉住小红臂膊，也喊说："先生耐慢点看!"小红咬牙切齿，恨道："耐哚走开点哩!我要死末关耐哚啥事嗄?"阿珠连连劝道："耐就要死末，也勿实概个婉。故歇王老爷来仔，也好等王老爷说起来；说勿好，耐再去死末哉婉。"小红一心和莲生拚命，那里肯依。汤啸庵、洪善卿见如此撒泼，不好说甚，只是冷笑。莲生又

羞又恼，又怕又急，四下里一逼，倒逼出些火性来，也冷笑说道："让俚去死末哉！"说了一句，回身便走。汤啸庵、洪善卿只得跟着走了。

阿珠见光景不好，也顾不得小红，赶紧来拉莲生；被莲生一豁，洒脱袖子，竟下楼梯。忽听得当中间板壁"蓬咚蓬咚"震天价响起来，阿金大在内极声喊道："勿好哉，先生撞煞哉呀！"就这一声喊里，唤起楼下三四个外场，只道有甚祸事，急急跑上楼来，适与莲生等挤住在楼梯上。阿珠把莲生死拖活拽，往里挣去。汤啸庵、洪善卿料道走不脱，也撺掇莲生回至当中间。只见小红还把头狠命往板壁上磕，阿多大扳住胸脯，那里扳得开。阿珠着了忙，也狠命的拦腰一抱抱起来。汤啸庵、洪善卿齐说道："小红耐算啥哩？有闲话说末哉，实概样子，耐小红也犯勿着啘。"阿珠摸摸小红的头，没甚伤损，只有额角边被板壁上钉的钉头碰破些油皮，也不至流血。阿金大上前把手心摩挲着，道："耐看阿险嗄！撞来哚太阳里末，那价呢？"

莲生正站在一傍发呆。阿珠一眼睃见，说道："王老爷，闯出穷祸来，耐也脱勿了个哩！覅看仔像无要紧。"外场见没事，都笑道："倒吓得倪来要死！快点搀先生房间里去罢。"阿珠仍抱起小红来。阿金大拉了莲生、汤啸庵、洪善卿一同簇拥至房里。阿珠放小红向榻床躺下。阿金大端整茶碗，叫外场冲了茶。外场嘱付阿珠说："耐哚小心点末哉。"都讪笑着下楼去了。

王莲生、汤啸庵、洪善卿一溜儿坐在靠壁高椅上。小红背灯向壁，掩面而哭。阿珠靠小红身傍坐着，慢慢与王莲生说道："王老爷，耐自家勿好，转差仔念头。耐起初要搭倪

先生说明白仔，耐就去做仔十个张蕙贞，倪先生也无啥啘。为仔耐瞒仔倪先生末倒勿好哉。倪先生晓得耐去做仔张蕙贞，说难是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，拨来张蕙贞哚拉仔去哉。”洪善卿不待说完，即拦说道：“王老爷不过昨日夜头来哚张蕙贞搭吃仔台酒，故歇原到该搭来哉啘。”阿珠立起身来，走过洪善卿身傍，轻声说道：“洪老爷，耐是蛮明白来里。倪先生倒覅怪俚，俚是发极仔了呀。王老爷先起头做倪先生辰光，还有好几户老客人哚。后来搭王老爷要好仔末，有个把客人阿要动气勿来哉了？倪末去请哉啘。王老爷就搭倪先生说：‘俚哚勿来，让俚哚勿来末哉，我一干仔来搭耐撑场面。’王老爷，阿是耐说来哚个闲话？先生有仔王老爷，倒蛮放心，请也勿去请哉。难末一户一户客人才勿来哉，到故歇是无拨哉，就剩仔王老爷一干仔哉。洪老爷，耐说王老爷去做仔张蕙贞，倪先生阿要发极？”汤啸庵接说道：“难也覅去说哉。”张蕙贞哚末坍仔台哉，王老爷原到该搭来，耐沈小红场面也可以过得去哉。大家覅说哉，阿是？”

小红正哭得涕泪交颐，听啸庵说，便分说道：“汤老爷，耐问声俚看：俚自家搭我说，教我生意覅做哉，条子末捽脱仔。我听仔俚，客人叫局也勿去。俚还搭我说，俚说：‘耐少来哚几花债末，我来搭耐还末哉。’我听仔快活煞，张开仔两只眼睛单望俚一干仔，望俚搭我还清仔债末，我也有仔好日脚哉。陆里晓得俚一直来里骗我！骗到我今日之下，索性豁脱仔，去包仔个张蕙贞哩！”说到这里，两脚一跺，身子一掀，俯仰号啕，放声大哭。哭了又道：“俚就要去做张蕙贞，也无啥！我自家想想，衣裳末着完哉，头面末当脱哉，客人末一个也无拨哉，倒欠仔一身债。弄得我上勿上，

落勿落，难末教我那价哩?”汤啸庵微笑道：“故也无啥那价。王老爷原来里，衣裳头面原教王老爷办得来，债末教王老爷去还清仔，阿是才舒齐哉碗?”

小红道：“汤老爷，勿瞒耐说，王老爷来里该搭做仔两年半，买来哚几花物事才来里眼睛前头。张蕙贞搭勿到十日天，从头浪起到脚浪，陆里一样勿搭俚办起来?还有朋友哚拍马屁鬼讨好，连忙搭俚买好仔家生送得去铺房间。耐汤老爷陆里晓得哩!”洪善卿插说道：“王老爷也叫瞎说!堂子里做个把倌人，只要局帐清爽仔末是哉。倌人欠来哚债，关客人啥事，要客人来搭俚还。老实说，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，客人也勿是做一个倌人。高兴多走走，勿高兴就少走走，无啥多花枝枝节节碗!”

小红正要回嘴，阿珠赶着戗说道：“洪老爷说得勿差，‘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’。倪先生也有好几户客人哚，为啥要耐王老爷一干仔来撑场面哩?耐就一干仔撑仔场面，勿来搭倪先生还债，倪先生就欠仔一万债，阿好搭耐王老爷说，要耐王老爷来还嗄?耐王老爷自家搭倪先生说，要搭倪先生还债。只要王老爷真真还清仔，倪先生阿有啥枝枝节节?耐就去做仔张蕙贞，‘客人也勿是做一个倌人’，倪先生阿好说耐啥?故歇耐王老爷原勿曾搭倪先生还歇一点点债，倒先去做仔张蕙贞哉。耐王老爷想想看，阿是倪先生来里枝枝节节呢?阿是耐王老爷自家来哚枝枝节节?”说罢，睐了王莲生半日。

莲生仰着脸，只不做声。洪善卿笑道：“俚哚啥枝枝节节也勿关倪事，倪要去哉。”遂与汤啸庵立起身来。莲生意思要一同去，小红只做不看见，倒是阿金大捺住莲生道：

"咦！王老爷，耐阿了去嗄？"阿珠喝阿金大放手，却向莲生道："王老爷耐要去，去末哉；倪是勿好来屈留耐，就搭耐说一声是哉。昨日夜头我搭阿金大两家头陪倪先生坐来哚床浪，坐仔一夜天勿曾困，今夜头倪要困去哉。倪娘姨哚到底无啥干己，就闯仔点穷祸，也勿关倪事。倪先说仔末，王老爷也怪勿着倪。"几句说得莲生左右为难，不得主意。汤啸庵向莲生道："倪先去，耐坐歇罢。"莲生乃附耳嘱他去张蕙贞家给个信。啸庵应诺，始与洪善卿偕行。小红却也抬身送了两步，说道："倒难为仔耐哚，明朝倪也摆个双台谢谢耐哚末哉。"说着，倒自己笑了。莲生也忍不住要笑。

小红转身，伸一个指头向莲生脸上连点几点，道："耐末……"只说得两字，便缩住了，却"哼"的一声，像是叹气。半晌又道："耐一干仔来末，阿怕倪欺瞒仔耐嗄？耐算教两个朋友来做帮手，帮仔耐说闲话，阿要气煞人！"莲生自觉羞惭，佯作不睬。阿珠冷笑两声，道："王老爷倒蛮好，才是朋友哚搭俚出个主意。王老爷末去听仔俚。就张蕙贞搭，勿是朋友同得去，陆里认得嗄？"小红道："红蕙贞搭倒勿是朋友，俚乃自家去打个野鸡。"阿珠道："故歇是勿是野鸡哉，也算仔长三哉！叫仔一班小堂名，显焕得来！王老爷做仔几日天，用脱仔几花？阿有千把嗄？"莲生道："耐哚覅瞎说！"阿珠道："倒角是瞎说哩！"随将烟盘收拾干净，道："王老爷吃烟罢，覅去转啥念头哉！"莲生乃去榻床躺下吸烟。阿珠、阿金大陆续下去。

第十回终。

第十一回

乱撞钟比舍受虚惊
齐举案联襟承厚待

按：沈小红坐在榻床下手，一言不发。莲生自在上手吸烟。房里没有第三个人。足有一点钟光景，小红又呜呜咽咽的哭起来。莲生搔耳爬腮，无可解劝，也就凭他哭去。无如小红这一哭，直哭得伤心惨目，没个收场。莲生没奈何，只得挨上去央告道："耐哚意思我也蛮明白来里。我末就依仔耐，叨光耐覅哭哉，阿好？耐再要哭，我肚肠要拨来耐哭出来哉。"小红哽噎着嗔道："覅来搭我瞎说！耐一径骗下来，骗到仔故歇，耐倒还要来骗我！耐定归要拿我性命来骗得去仔了罢哚。"莲生道："我故歇随便说啥闲话，耐总勿相信，说是我骗耐。难也覅说哉，我明朝就去打一张庄票来搭耐还债，耐说阿好？"小红道："耐个主意勿差，耐搭我还清仔债末，该搭勿来哉，阿是？故末好去做张蕙贞哉，阿是？耐倒乖来哚！耐勿情愿搭我还末，我也覅耐还哉！"说着，仍别转头去，吞声暗哭。莲生急道："啥人说去做张蕙贞嗄？"小红道："耐勿去哉？"莲生道："勿去哉！"被小红劈面啀了一

口，大声道："耐去骗末哉！耐看来哚，我明朝死来哚张蕙贞搭去。"莲生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呆脸思索，没得回话。

适值阿珠提水铫子上来冲茶，莲生叫住，细细告诉他，问他："小红是啥意思?"阿珠笑道："王老爷蛮明白哚，倪末陆里晓得嗄?"莲生道："耐倒说得好，我为仔勿明白了问耐啘！"阿珠笑道："王老爷，耐是聪明人，阿有啥勿明白嗄！耐想：倪先生一径搭耐蛮要好，耐为啥勿搭倪先生还债呢？今朝反仔一场，耐倒要搭倪先生还债哉，阿像是耐动气仔了说个闲话？耐为动气了说搭倪先生还债，耐想倪先生阿要耐还嗄?"莲生跳起来跺脚道："只要俚勿动气末才是哉，倒说我动气！"阿珠笑道："倪先生倒也无啥动气，单为仔王老爷啘。耐想：倪先生阿有第二户客人？耐王老爷再勿来仔，教倪先生那价呢？只要倪先生面浪交代得过，耐就再去做个张蕙贞，也夫啥要紧。倪先生欠来哚几花债，早末也要耐王老爷还，晚末也要耐王老爷还，随耐王老爷个便好哉！耐王老爷待倪先生要好勿要好，也勿在乎此。王老爷阿对?"莲生道："耐也说得勿明白啘。我勿搭俚还债末，生来说我勿好；我就搭俚还仔债，俚原说我勿好。俚到底要我那价末算我要好哉哩?"阿珠笑道："王老爷也说笑话哉，阿要我来教耐?"说着，提水铫子一路佯笑下楼去了。

莲生一想没奈何，只得打叠起千百样柔情软语去伏侍小红。小红见莲生真个肯去还债，也落得收场，遂趁此渐渐的止住哭声。莲生一块石头方才落地。小红一面拿手帕子拭泪，一面还咕噜道："耐只怪我动气，耐也替我想想看，比方耐做仔我，阿要动气?"莲生忙陪笑道："应该动气，应该动气！我做仔耐是一径要动到天亮哚。"说得小红也要笑出

来，却勉强忍住道：“厚皮唔来，啥人来理耐嗄。”

一语未了，忽听得半空中“喤喤喤”一阵钟声。小红先听见，即说：“阿是撞乱钟?”莲生听了，忙推开一扇玻璃窗，望下喊道：“撞乱钟哉!”阿珠在楼下接应，也喊说：“撞乱钟哉，耐唔快点去看看哩!”随后有几个外场赶紧飞跑出门。

莲生等撞过乱钟，屈指一数，恰是四下，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，月色中天，静悄悄的，并不见有火光。回到房里，适有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：“来唔东棋盘街唔。”莲生忙踹在桌子傍高椅上，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，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。莲生着急，喊：“来安!”外场回说：“来二爷搭轿班才跑得去看去哉。”莲生急得心里突突的跳。小红道：“东棋盘街末关耐啥事嗄?”莲生道：“我对门就是东棋盘街喨。”小红道：“还隔出一条五马路唔。”

正说时，来安也跑回来，在天井里叫“老爷”，报说道：“东棋盘街东首，远勿多哩。巡捕看来唔，走勿过哉。”莲生一听，拔步便走。小红道：“耐去哉?”莲生道：“我去仔就来。”莲生只唤来安跟了，一直跑出四马路，望前面火光急急的赶。

刚至南昼锦里口，只见陈小云独自一个站在廊下看火。莲生拉他同去，小云道：“慢点走末哉。耐有保险来唔，怕啥嗄?”莲生脚下方放松些。只见转湾角上有个外国巡捕，带领多人整理皮带，通长衔接做一条，横放在地上，开了自来水管，将皮带一端套上龙头，并没有一些水声，却不知不觉皮带早涨胖起来，绷得紧紧的。于是顺着皮带而行，将近五马路，被巡捕挡住。莲生打两句外国话，才放过去。那火

看去还离着好些，但耳朵边已拉拉杂杂爆得怪响，倒像放几千万炮燇一般，头上火星乱打下来。

莲生、小云把袖子遮了头，和来安一口气跑至公馆门首，只见莲生的侄儿及厨子、打杂的都在廊下，争先诉说道："保险局里来看过歇，说勿要紧，放心末哉。"陈小云道："要紧末勿要紧，耐拿保险单自家带来哚身边，洋钱末放铁箱子里，还有啥帐目、契券、照票多花末，理齐仔一搭，交代一个人好哉。物事覅去动。"莲生道："我保险单寄来哚朋友搭哚。"小云道："寄来哚朋友搭末最好哉。"

莲生遂邀小云到楼上房里，央小云帮着收拾。忽又听得"豁剌剌"一声响，知道是坍下屋面，慌去楼窗口看。那火舌头越发焰起来，高了丈余，趁着风势，正呼呼的发啸。莲生又慌的转身收拾，顾了这样却忘了那样，只得胡乱收拾完毕，再问小云道："耐搭我想想看，阿忘记啥？"小云道："也无啥哉。"耐覅极哩，包耐勿要紧。"莲生也不答话，仍去站在楼窗口。忽又见火光里冒出一团团黑烟，夹着火星滚上去，直冲至半天里。门首许多人齐声说："好哉，好哉！"小云也来看了，说道："药水龙来哉，打仔下去哉。"果然那火舌头低了些，渐渐看不见了，连黑烟也淡将下去。莲生始放心归坐。小云笑道："耐保仔险末阿有啥勿放心哩？保险行里勿曾来，耐自家倒先发极哉，赛过勿曾保险哚。"莲生也笑道："我也晓得勿要紧，看仔阿要发极嗄！"

不多时，只听得一路车轮碾动，气管中"呜呜"作放气声，乃是水龙打灭了火回去的。接着莲生的侄儿同来安等说着话，也都回进门来。莲生喊来安冲茶。小云道："倪要去困去哉。"莲生道："原搭耐一淘去。"小云道："到陆里？"

莲生说是“沈小红搭”。小云不去再问，下楼出门，正遇着轿班抬回空轿子来，停在门口。小云便道：“耐坐轿子去，我先去哉。”莲生也就依了，乃送小云先行。

小云见东首火场上原是烟腾腾地，只变作蛋白色，信步走去望望。无如地下被水龙浇得湿漉漉的，与那砖头瓦片，七高八低，只好在棋盘街口站住，觉有一股热气随风吹来，带着些灰尘气，着实难闻。小云忙回步而西，却见来安跟王莲生轿子已去有一箭多远，马路上寂然无声。这夜既望之月，原是的皪圆的，逼得电气灯分外精神，如置身水晶宫中。

小云自己徜徉一回，不料黑暗处，好像一个无常鬼直挺挺站立。正要发喊，那鬼倒走到亮里来，方看清是红头巡捕。小云不禁好笑。当下径归南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楼上，管家长福伏侍睡下。

明日起身稍晚了些，又觉得懒懒的。饭后，想要吸口鸦片烟，只是往那里去吸？朱蔼人处虽近，闻得这两日陪了杭州黎篆鸿白相，未必在家。不如就金巧珍家，也甚便益。想毕，踱下楼来。胡竹山授与一张请客条子，说是即刻送来的。小云看是庄荔甫请至聚透堂陆秀宝房吃酒。记得荔甫做的倌人叫陆秀林，如何倒在陆秀宝房吃酒起来？料道是代请的了。

小云撩下出门，也不坐包车，只从夹墙窄弄进去，穿至同安里口金巧珍家，只见金巧珍正在楼上当中间梳头。大姐银大请小云房间里去，取水烟筒要来装水烟。小云令银大点烟灯。银大道：“阿是要吃鸦片烟？我搭耐装。”小云道：“只要一点点，小筒头好哉。”

及至银大烧成一口鸦片烟，给小云吸了，那金巧珍也梳好头，进房换衣，却问小云道："耐今朝无拨啥事体末，我搭耐去坐马车，阿好？"小云笑道："耐还要想坐马车！张蕙贞哚拨沈小红打得来，为仔来哚坐马车啘。"巧珍道："俚哚也自家谄头，拨来沈小红白打仔一顿。像倪，要有人来打仔倪，倪倒有饭吃哉。"小云道："耐今朝啥高兴得来，想着去坐马车哉嗄？"巧珍道："勿是高兴坐马车，为仔倪阿姐昨日夜头吓得要死，跑到倪搭来哭，天亮仔坎坎转去，我要去望望俚阿好来哚。"小云道："耐阿姐来里绘春堂，远开仔几花哚，吓啥嗄？"巧珍道："耐倒说得写意哚！勿吓末，为啥人家才搬出来哉嗄？"小云道："耐去望阿姐末，教我坐来哚马车浪等耐？"巧珍道："耐就一淘去望望倪阿姐，也无啥。"小云道："我去末算啥嗄？"巧珍道："耐去喊仔挡干湿末哉。"小云想也好，便道："价末就去哉啘。"巧珍即令娘姨阿海去叫外场喊马车。

须臾，马车已至同安里门口，陈小云、金巧珍带娘姨阿海坐了，叫车夫先从黄浦滩兜转到东棋盘街，车夫应诺。这一个圈仔没有多路，转眼间已至临河丽水台茶馆前停下。阿海领小云先行，巧珍缓步在后，进弄第一家便是绘春堂。

小云跟定阿海一直上楼。至房门前，阿海打起帘子，请小云进去。只见金巧珍的阿姐金爱珍靠窗而坐。面前铺着本针线簿子，在那里绣一只鞋面；一见小云，带笑说道："陈老爷，难得到倪搭来啘。"阿海跟进去，接口道："倪先生来望望耐呀。"爱珍道："价末进来哩。"阿海道："来哚来哉。"

爱珍忙出房去迎。阿海请小云坐下，也去了。却有一群油头粉面倌人，杂沓前来，只道小云是移茶客人，周围打成

栲栳圈儿，打情骂趣，假笑佯嗔，要小云攀相好。小云也觉其意，只不好说。适值金爱珍的娘姨来整备茶碗，小云乃叫他去喊干湿。那娘姨先怔了一怔，方笑说："陈老爷覅客气哉。"小云道："故是本家规矩啘，耐去喊末哉。"那些倌人始知没想头而散。

一时，金爱珍、金巧珍并肩携手，和阿海同到房间里。巧珍一眼看见桌子上针线簿子，便去翻弄，翻出那鞋面来仔细玩索。爱珍敬过干温，即要给小云烧烟。小云道："覅客气，我勿吃烟。"爱珍又亲自开了妆台抽屉，取出一盖碗玫瑰酱，拔根银簪插在碗里，请小云吃。小云觉很不过意，巧珍也道："阿姐，耐覅去理俚，让俚一干仔坐来哚末哉。倪来说说闲话哩。"

爱珍只得叫娘姨来陪小云，自向窗下收拾起鞋面并针线簿子，笑道："做得勿好。"巧珍道："耐倒原做得蛮好，我有三年勿做，做勿来哉。旧年描好一双鞋样要做，停仔半个月，原拿得去教人做仔。教人做来哚鞋子总无拨自家做个好。"爱珍上前撩起巧珍裤脚，巧珍伸出脚来给爱珍看。爱珍道："耐脚浪着来哚倒蛮有样子。"巧珍道："就脚浪一双也勿好啘，走起来只望仔前头戳去，看勿留心要跌煞哚。"爱珍道："耐自家无拨工夫去做末，只要教人做好仔，自家拿来上，就好哉。"巧珍道："我原要想自家做，到底称心点。"

姊妹两个又说些别的闲话，不知说到什么事，忽然附耳低声，异常机密，还怕小云听见，商量要到间壁空房间去。巧珍嘱小云道："耐等一歇。"爱珍问小云："阿吃啥点心?"小云忙拦说："倪勿多歇吃饭，覅客气。"爱珍道："稍微点

点。”巧珍皱眉插嘴道：“阿姐，耐啥实概嗄，我搭耐阿有啥客气哩？俚乃要吃啥点心，我来说末哉，俚乃也覅吃哩。”爱珍不好再问，只丢个眼色与娘姨，却同巧珍去空房间说话。

不多时，那娘姨搬上四色点心，摆下三副牙筷，先请小云上坐。小云只得努力应命。再去间壁请巧珍时，巧珍还埋冤他阿姐，不肯来吃，被爱珍半拖半拽，让了过来。巧珍见有四色，又说道：“阿姐，倪勿来哉！耐算啥哩？”爱珍笑而不答，捺巧珍向高椅上与小云对面坐了，便取牙筷来要敬。巧珍道：“耐再要像客人来敬我，我勿吃哉。”爱珍道：“价末耐吃点哩。”当即转敬小云。小云道：“我自家吃仔歇哉，耐覅敬哉。”巧珍道：“耐啥一点点勿客气哉嗄？倒亏耐覅面孔。”小云笑道：“耐阿姐赛过是我阿姐，阿是无啥客气？”爱珍也笑道：“陈老爷倒会说哚。”巧珍向爱珍道：“耐自家也吃点哩，阿要倪来敬耐嗄？”小云听说，连忙取牙筷夹个烧卖送到爱珍面前。慌的爱珍起身说道：“陈老爷覅哩。”巧珍别转头一笑，又道：“耐勿吃，我也要来敬耐哉。”爱珍将烧卖送还盆内，自去夹些蛋糕奉陪。巧珍也只吃了一角蛋糕放下。小云倒四色都领略些。巧珍道：“有辰光教耐吃点心，耐覅吃。今朝倒吃仔多花。”小云笑道：“为仔阿姐去买起点心来请倪，倪少吃仔好像对勿住，阿是？”爱珍笑道：“陈老爷，耐倒说得倪来难为情煞哉！粗点心阿算啥敬意嗄？”

娘姨绞过手巾，阿海也来回说：“马车浪催仔几埭哉，我恨得来！”巧珍道：“倪也是好去哉，点心也吃过哉。”小云笑道：“耐算搭阿姐客气，吃仔点心谢也勿谢，到就要想去哉。也是个覅面孔。”巧珍笑道：“耐勿去，阿要想吃夜

饭?”爱珍笑道：“便夜饭是倪也吃得起哉，就请勿到陈老爷啘。”当时小云、巧珍道谢告辞而行。

第十一回终。

第十二回

背冤家拜烦和事老
装鬼戏催转踏谣娘

按：金巧珍和金爱珍一路说话，缓缓同行。陈小云走的快，先自上车，阿海也在车旁等候。金爱珍直送出棋盘街，眼看阿海搀巧珍上车坐定，扬鞭开轮，始回。

小云见天色将晚，不及再游静安寺，说与巧珍，令车夫仍打黄浦滩兜个圈子转去罢。于是出五马路，进大马路，复转过四马路，然后至三马路同安里口，卸车归家。

小云在巧珍房里略坐一刻，正要回店，适值车夫拉了包车来接，呈上两张请帖：一张是庄荔甫催请的，下面加上两句道："善卿兄亦在坐，千万勿却是荷。"一张是王莲生请至沈小红家酒叙。

小云想：沈小红家断无不请善卿之理，不如先去应酬莲生这一局，好与善卿商定行止。遂叫车夫拉车到西荟芳里，自己却步行至沈小红家。只见房间里除王莲生主人之外，仅有两客，系莲生局里同事，即前夜张蕙贞台面带局来的醉汉：一位姓杨，号柳堂；一位姓吕，号杰臣。这两位与陈小

云虽非至交，却也熟识，彼此拱手就坐。随后管家来安请客回来，禀道："各位老爷才说是'就来'，就是朱老爷陪杭州黎篆鸿黎大人来哚，说'谢谢'哉。"

王莲生没甚吩咐，来安放下横披客目，退出下去。莲生便叫阿珠喊外场摆台面。陈小云取客目来一看，共有十余位，问道："阿是双台？"王莲生点点头。沈小红笑道："倪勿然陆里晓得啥双台嗄，难末学仔乖，倒摆起双台来哉，也算体面体面。陈小云不禁笑了，再从头至尾看那客目中姓名，诧异得很，竟与前夜张蕙贞家请的客一个不减，一个不添。因问王莲生是何意，莲生但笑不言。杨柳堂、吕杰臣齐道："想来是小红先生意思，耐说阿对？"陈小云恍然始悟。沈小红笑道："耐哚瞎说！倪搭请朋友，只好拣几个知己点末请得来绷绷场面，比勿得别人家有面孔。就像朱老爷末，阿是看勿起倪勿来哉啘？"

说笑间，葛仲英、罗子富、汤啸庵先后到了，连陶云甫、陶玉甫昆仲接踵咸集。陈小云："善卿为啥还勿来？只怕先到仔别场花去应酬哉哩。"王莲生道："勿是，我碰着歇善卿，有一点小事体，教俚去跑一埭，要来快哉。"

说声未绝，楼下外场喊："洪老爷上来。"王莲生迎出房去咕唧了好一会，方进房。沈小红一见洪善卿，慌忙起身，满面堆笑，说道："洪老爷，耐覅动气哩。倪个闲话无拨啥轻重，说去看光景，有辰光得罪仔客人，客人动仔气，倪自家倒勿曾觉着。昨日夜头我说：'洪老爷为啥一歇要去哉嗄？'王老爷说我得罪哉。我说：'阿哟，我勿晓得啘！我为啥去得罪洪老爷啘？'今朝一早我就要教阿珠到周双珠搭来张耐，也是王老爷说：'晚歇去请洪老爷来末哉。'洪老爷，

耐看王老爷面浪搭倪包荒点个哩。”洪善卿呵呵笑道：“我动啥气嗄？耐也无啥得罪我哩，耐覅去多花瞎小心。倪不过是朋友，就得罪仔点，到底勿要紧，只要耐勿得罪王老爷末才是哉！耐要得罪仔王老爷，倪就搭耐说句把好听闲话，也无用啘！”小红笑道：“倪倒勿是要洪老爷搭倪说好话，也勿是怕洪老爷说倪啥邱话，为仔洪老爷是王老爷朋友末，倪得罪仔洪老爷，连搭倪王老爷也有点难为情，好像对勿住朋友哉啘。洪老爷阿是?”王莲生叉口剪住道：“覅说哉，请坐罢。”

大家一笑，齐出至当中间，入席让坐。陈小云乃问洪善卿道：“庄荔甫请耐陆秀宝搭吃酒，耐阿去?”善卿愕然道：“我勿晓得啘。”小云道：“荔甫来请我，说耐也来哚。我想荔甫做陆秀林啘，陆秀宝搭阿是搭啥人代请嗄?”善卿道：“我外甥赵朴斋末，陆秀宝搭吃过一台酒。今夜头勿晓得阿是俚连吃一台?”

一时，台面上叫的局络绎而来，果然周双珠带一张聚秀堂陆秀宝处请帖，与洪善卿看，竟是赵朴斋出名。善卿问陈小云“阿去”。小云道：“我勿去哉，耐哩?”善卿道：“我倒间架来里，也只好勿去。”说罢丢开。

罗子富见出局来了好几个，就要摆起庄来。王莲生向杨柳堂、吕杰臣道：“耐哚喜欢闹酒，倪也有个子富来里，去闹末哉。”沈小红道：“倪今朝倒忘记脱仔，勿曾去喊小堂名。喊仔一班小堂名来也要闹热点哚。”汤啸庵笑道：“今年阿是二月里就交仔黄梅哉，为啥多花人嘴里向才酸得来!”洪善卿笑道：“到仔黄梅天倒好哉，为仔青梅子比黄梅子酸得野哚!”说得客人、倌人哄堂大笑。

王莲生要搭讪开去，即请杨柳堂、吕杰臣伸拳打罗子富

的庄。当下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，丝哀竹急，弁侧钗横，才把那油司醋意混过不提。

比及酒阑灯灺，众客兴辞，王莲生陆续送毕，单留下洪善卿一个请至房间里。善卿问有何事。莲生取出一大包首饰来，托善卿明日往景星银楼把这旧的帖换新的，就送去交张蕙贞收。善卿应诺，开包点数，揣在怀里。原来莲生故意要沈小红来看。小红偏做不看见，坐一会儿，索性楼下去了。不知这一去正中莲生的心坎。莲生见房间里没人，取出一篇细帐交与善卿，悄悄嘱道："另外再有几样物事，耐就照仔帐浪去办，办得来一淘送去，覅拨小红晓得。"又嘱道："耐今夜头先到俚搭去一埭，问声俚看，还要啥物事，就添来哚帐浪末哉，覅忘记哩。费神，费神！"善卿都应诺了，藏好那篇帐。

恰好小红也回至楼上，莲生含笑问道："耐下头去做啥？"小红倒怔了一怔，道："倪勿做啥哩。耐问我做啥嗄，阿是倪下头有啥人来哚？"莲生笑道："我不过问问罢哉，耐啥多心得来。"小红正色道："我为仔坐来里，倘忙耐有啥闲话勿好搭洪老爷说；我走开点末，让耐哚去说哉哩。阿对嗄？"莲生拱手笑道："承情，承情！"小红也一笑而罢。

洪善卿料知没别的话，告辞要行。莲生送至楼梯，再三叮咛而别。善卿即往东合兴里张蕙贞处，径至楼上。张蕙贞迎进房间里。善卿坐下，把王莲生所托帖换、另办一节彻底告诉蕙贞，然后问他："阿再要啥物事？"蕙贞道："物事倪倒勿要啥哉，不过帐浪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哚。"善卿令娘姨拿笔砚来，改注明白，仍自收起。蕙贞又说道："王老爷是再要好也无拨，就勿晓得沈小红搭倪前世有啥多花冤

家对头。倪坍仔台末耐沈小红阿有啥好处?”说着，就掩面而泣。善卿叹道：“气煞怪勿得耐气，想穿仔也无啥要紧。耐就吃仔点眼前亏。倪朋友哚说起，倒才说耐好。耐做下去，生意正要好哚。倒是沈小红外头名气自家做坏哉，就不过王老爷末原搭俚蛮好，除仔王老爷，阿有啥人说俚好嗄?”蕙贞道：“王老爷说末说糊涂，心里也蛮明白哚。耐沈小红自家想想看，阿对得住王老爷？倪是也勿去说俚哚，只要王老爷一径搭沈小红要好落去，故末算是耐沈小红本事大哉。”善卿点头说：“勿差。”随立起身来道：“倪去哉。耐倒要保重点，覅气出啥病来，蕙贞款步相送，笑着答道：“倪自家想：犯勿着气煞耐沈小红哚手里。老仔面皮倒无啥气，蛮快活来里。”善卿道：“故末蛮好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走。出四马路看时，灯光渐稀，车声渐静，约摸有一点多钟，不如投宿周双珠家为便。重又转身向北，至公阳里。不料，各家玻璃灯尽已吹灭，弄内黑魆魆的。摸至门口。惟门缝里微微射出些火光。善卿推进门去，直到周双珠房里。只见双珠倚窗而坐，正摆弄一副牙牌在那里“斩五关”。双玉站在桌旁观局。善卿自向高椅坐了。双珠像没有理会，猝然问道：“台面散仔一歇哉哩，耐来哚陆里嗄?”善卿道：“就张蕙贞搭去仔一埭。”因说起王莲生与张蕙贞情形，笑述一遍，将首饰包放在桌上。双珠道：“我只道耐转去哉。阿金哚等仔歇也才去哉。”善卿道：“俚哚去仔末，我来伺候耐。”双珠道：“耐阿吃稀饭嗄?”善卿道：“覅吃。”

双珠的五关终斩他不通，随手丢下，走过这边打开首饰包看了，便开橱替善卿暂庋置。双玉就坐在双珠坐的椅上，

掳拢牙牌，也接着去打五关。忽又听得楼下推门声响，一个小孩子声音问："倪无无姆哩？"客堂里外场答道："耐哚无姆转去哉啘。"双珠听了，急靠楼窗口叫："阿大，耐上来哩。"那孩子飞跑上楼。

善卿认得是阿德保的儿子，名唤阿大，年方十三岁。两只骨碌碌眼睛，满房间转个不住。双珠告诉他道："耐无姆末，我教俚乔公馆里看个客人去，要一歇转来哚。耐等歇末哉。"阿大答应，却站在桌傍看双玉斩五关。双玉虽不言语，却登时沉下脸来，将牙牌搅得历乱，取盒子装好，自往对过自己房里去了。

善卿道："双玉来仔几日天，阿曾搭耐哚说歇几声闲话？"双珠笑道："原是啘。倪无姆也说仔几埭哉，问一声末说一句，一日到夜坐来哚，一点点声音也无拨。"善卿道："人阿聪明嗄？"双珠道："人是倒蛮聪明。俚看见我打五关，看仔两埭，俚也会打哉。难看俚做起生意来，勿晓得阿会做？"善卿道："我看俚勿声勿响，倒蛮有意思，做起生意来比仔双宝总好点。"双珠道："双宝是覅去说俚哉！自家无拨本事末倒要说别人，应该耐说个辰光倒勿响哉。"

这里善卿、双珠正说些闲话，那阿大趔趄着脚儿，乘个眼错，溜出外间，跑下楼去。双珠一回头，早不见了。双珠因发怒，一片声喊"阿大"，阿大复应声而至。双珠沉下脸喝道："啥多花要紧嗄，等耐无姆来一淘去！"阿大不敢违拗，但羞得遮遮掩掩，没处藏躲，幸而阿金也就回来。双珠叫道："耐哚倪子等仔一歇哉，快点转去罢。"阿金上楼，向双珠耳朵边不知问什么话，双珠只做手势告诉阿金。阿金方辞善卿，领阿大同回。

善卿笑道："耐哚鬼戏装得来阿像嗄，只好骗骗小干仵！要阿德保来上耐哚当水，勿见得哩。"双珠道："到底骗骗末也骗仔过去，勿然转去要反杀哉！"善卿道："乔公馆去看客人？客人末来哚朱公馆，只怕俚到朱公馆去看仔一埭。"双珠嗤的笑道："耐也算做仔点好事罢，覅去说俚哉。"善卿付之一笑。良宵易度，好梦难传，表过不叙。

到十八日，洪善卿吃过中饭，就要去了结王莲生的公案。周双珠将橱中首饰包仍交善卿。于是善卿别了双珠，踅出公阳里。经由四马路，迎面遇见汤啸庵，拱手为礼。啸庵问善卿："陆里去？"善卿略说大概，还问啸庵："啥事体？"啸庵道："也搭耐差勿多，我是替罗子富开消蒋月琴哚局帐去。"善卿笑道："倪两家头赛做过俚哚和事老，倒也好笑得极哉！"啸庵大笑，分路而去。

善卿自往景星银楼。掌柜的招呼进内，先把那包首饰秤准分两，再拣取应用各件，色色俱全。惟有一对戒指：一只要"双喜双寿"花样，这也有现成的；一只要方空中嵌上"蕙贞张氏"四字，须是定打，约期来取。只得先取现成一只和拣定的各件装上纸盒，包札停当。善卿仍用手巾兜缚绾结，等掌柜的核算。扣除贴换之外还该若干，开明发票，请善卿过目。善卿不及细看，与王莲生那篇帐一并收藏，当即提了手巾包儿，退出景星银楼门首。心想天色尚早，且去那里勾留小坐，再送至张蕙贞处不迟。

正打算那里去好，只见赵朴斋独自一个从北首跑下来，两只眼只顾往下看，两只脚只顾往前奔，擦过善卿身旁，竟自不觉。善卿猛叫一声："朴斋！"朴斋见是娘舅，慌忙上前厮唤，并肩站在白墙根前说话。善卿问："张小村呢？"朴斋

道："小村搭吴松桥两家头勿晓得做啥，日逐一淘来哚。"善卿道："陆秀宝搭，耐为啥连浪去吃酒？"朴斋嗫嚅半晌，答道："是拨来庄荔甫哚说起来，好像难为情，倒应酬俚连吃仔一台。"善卿冷笑道："单是吃台把酒，也无啥要紧，耐是去上仔俚哚当水哉，阿是？"朴斋顿住嘴说不出，只模糊搪塞道："故也无啥上当水。"善卿笑道："耐瞒我做啥哩？我也勿来说耐，到底耐自家要有点主意末好。"朴斋连声诺诺，不敢再说。善卿问："故歇一干仔陆里去？"朴斋又没得回答。善卿又笑道："就是去打茶会末阿有啥勿好说嗄？我搭耐一淘去末哉。"原来善卿独恐朴斋被陆秀宝迷住，要去看看情形如何。

朴斋只好跟善卿同望南行。善卿慢慢说道："上海夷场浪来一埭，白相相，用脱两块洋钱也无啥。不过耐勿是白相个辰光，耐要有仔生意，自家赚得来，用脱点倒罢哉。耐故歇生意也无拨，就屋里带出来几块洋钱，用拨堂子里也用勿得啥好。倘忙耐洋钱末用光哉，原无拨啥生意，耐转去阿好交代？连搭我也对勿住耐哚老堂哉碗。"朴斋悚然敬听，不则一声。善卿道："我看起来，上海场花要寻点生意也难得势哚。耐住来哚客栈里，开消也省勿来，一日日哝下去，终究勿是道理。耐白相末也算白相仔几日天哉，勿如转去罢。我搭耐留心来里，要有仔啥生意，我写封信来喊耐好哉。耐说阿是？"朴斋那里敢说半个"不"字？一味应承，也说是"转去好"。甥舅两个口里说，脚下已踅到西棋盘街聚秀堂前。善卿且把闲话撩过一边，同朴斋进门上楼。

第十二回终。

第十三回

挨城门陆秀宝开宝
抬轿子周少和碰和

按：洪善卿、赵朴斋到了陆秀宝房间里。陆秀宝梳妆已罢，初换衣裳，一见朴斋，问道："耐一早起来去做啥?"朴斋使个眼色，叫他莫说，被秀宝啐了一口道："有啥多花鬼头鬼脑，人家比仔耐要乖点哚!"说得朴斋反不好意思的。

秀宝转与善卿搭讪两句，见善卿将一大包放在桌上，便抢去扳开，抽出上面最小的纸盒来看，可巧是那一只"双喜双寿"戒指。秀宝径取出带上，跑过朴斋这边，嚷道："耐说无拨，耐看哩，阿是'双喜双寿'?"口里紧着问，把手上这戒指直搁到朴斋鼻子上去。朴斋笑辨道："俚哚是景星招牌。耐要龙瑞，龙瑞里说无拨晼。"秀宝道："阿有啥无拨嗄，庄个倒勿是龙瑞里去拿得来?就是耐先起头吃酒日脚浪晼，说有十几只哚，隔仔一日就无拨哉，耐骗啥人嗄?"朴斋道："耐要末，耐教庄个去拿末哉。"秀宝道："耐拿洋钱来。"朴斋道："我有洋钱末，昨日我拿仔来哉，为啥要庄个去拿?"秀宝沉下脸道："耐倒调皮哚晼!"一屁股坐在朴斋

大腿上，尽力的摇晃，问朴斋："阿要调皮嗄？"朴斋柔声告饶。秀宝道："耐去拿仔来就饶耐。"朴斋只是笑，也不说拿，也不说不拿。秀宝别转头来勾住朴斋头颈，撅着嘴，咕噜道："倪勿来，耐去拿得来哩！"秀宝连说了几遍，朴斋终不开口。秀宝慚怒，大声道："耐阿敢勿去拿！"朴斋也有三分烦躁起来。秀宝那里肯依，扭的身子像扭股儿糖一般，恨不得把朴斋立刻出银水来才好。

正当无可奈何之时，忽听得大姐在外喊道："二小姐快点，施大少爷来哉！"秀宝顿然失色，飞跑出房，竟丢下朴斋和善卿在房间里，并没有一人相陪。善卿因问朴斋道："秀宝要啥个戒指？阿是耐去买拨俚？"朴斋道："就是庄荔甫去搭浆仔一句闲话。先起头俚哚说要一对戒指，我勿答应。荔甫去骗俚哚，说：'戒指末现成无拨，隔两日再去打末哉。'俚为此故歇就要去打戒指。"善卿道："故也是耐自家勿好，覅去怪啥荔甫。荔甫是秀林老客人，生来帮俚哚哓。耐说荔甫去骗俚哚，荔甫是就来里骗耐。耐以后末覅再去上荔甫个当水哉，阿晓得？"朴斋唯唯而已，没一句回话。

适见杨家姆进来取茶碗出去，善卿叫他："喊秀宝拿戒指来，倪要去哉。"杨家姆摸不着头脑，胡乱应下去喊秀宝。秀宝回房见善卿面色不善，忙道："我原搭耐装好仔。"善卿道："我来装末哉。"一手接过戒指去。秀宝不敢招惹，只拉朴斋过一边，密密说了好些话。及善卿装好首饰包，说声："倪去罢。"转身便走，朴斋慌的紧紧跟随出来。秀宝也不曾留，却约下朴斋道："耐晚歇要来个哩。"直叮嘱至楼梯边而别。

善卿出至街上，却问朴斋道："耐阿搭俚去买戒指？"朴

斋道："隔两日再看哉啘。"善卿冷笑道："隔两日再看个闲话，故是原要搭俚去买个哉。耐个意思阿是为仔秀宝搭用脱仔两钱舍勿得，想多用点拨俚末望俚来搭耐要好？我搭耐老实说仔罢，要秀宝来搭耐要好勿会个哉，耐趁早死仔一条心。耐就拿仔戒指去，秀宝只当耐是铲头，阿会要好嗄！"

朴斋一路领会忖度。至宝善街口，将要分手，善卿复站住说道："耐就上海场花搭两个朋友，也刻刻要留心。像庄荔甫本来算勿得啥朋友，就是张小村、吴松桥，算是自家场花人，好像靠得住哉，到仔上海倒也难说。先要耐自家有主意，俚哚随便说啥闲话，耐少听点也好点。"朴斋也不敢下一语。善卿还唠叨几句，自往张蕙贞处送首饰去了。

赵朴斋别过洪善卿，茫然不知所之。心想：善卿如此相劝，倒不好开口向他借贷；若要在上海白相，须得想个法子敷衍过去。当此无聊之际，不如去寻吴松桥谈谈，或者碰着什么机会也未可知。遂叫把东洋车坐了，径往黄浦滩拉来。远远望见白墙上"义大洋行"四个大字，朴斋叫车夫就墙下停车，开发了车钱。只见洋行门首正在上货，挑夫络绎不绝。有一个绵襦马褂、戴着眼镜的，像是管帐先生，站在门旁向黄浦呆望，旁边一个挑夫拄着遍担与他说话。朴斋上前拱手，问："吴松桥阿来里？"那先生也不回答，只嗤的一笑，仰着脸竟置不理。朴斋不好意思，正要走开。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："耐要寻人末去问帐房里。该搭栈房，陆里有啥人嗄？"

朴斋照他指的方向去看，果然一片矮墙，门口挂一块黑漆金字小招牌。一进了门，乃是一座极高大四方的外国房子。朴斋想这所在不好瞎闯的，徘徊瞻望，不敢声唤。恰好

几个挑夫拖了扁担往里飞跑，直跑进旁边一扇小门。朴斋跟至门前，那门也有一块小招牌，写着“义大洋行帐房”六个字，下面又画一只手，伸一个指头望门里指着。朴斋大着胆进去，趑到帐房里。只见两行都是高柜台，约有二三十人在那里忙碌碌的不得空隙。朴斋拣个年轻学生，说明来意。那学生把朴斋打量一回，随手把壁间绳头抽了两抽，即有个打杂的应声而至。学生叫：“去喊小吴来，说有人来里寻。”

打杂的去后，朴斋掩在一傍，等了个不耐烦，方才见吴松桥穿着本色洋绒短衫袴，把身子扎缚得紧紧的，十分即溜，赶忙奔至帐房里；一见朴斋，怔了一怔，随说：“倪楼浪去坐歇罢。”乃领朴斋穿过帐房，转两个湾，从一乘楼梯上去。松桥叫脚步放轻些。蹭到楼上，推开一扇屏门，只见窄窄一个外国房子，倒像是截断弄堂一般，满地下横七竖八堆着许多铜铁玻璃器具，只靠窗有一只半桌，一只皮杌子。

朴斋问：“阿曾碰着歇小村？”松桥忙摇摇手，叫他不要说话，又悄悄嘱道：“耐坐歇，等我完结仔事体，一淘北头去。”朴斋点头坐下。松桥掩上门匆匆去了。这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，履声“橐橐”，吓得朴斋在内屏息危坐，捏着一把汗。一会儿，松桥推门进来，手中拿两个空的洋瓶撩在地下，嘱朴斋：“再等歇，完结快哉。”仍匆匆掩门而去。

足有一个时辰，松桥才来了，已另换一身绵裲马褂，时路行头，连镶鞋小帽并崭然一新，口中连说：“对勿住。”一手让朴斋先行，一手拽门上锁，同下楼来。原经由帐房，转出旁边小门，迤逦至黄浦滩。松桥说道：“我约小村来哚兆贵里，倪坐车子去罢。”随喊两把东洋车坐了。车夫讨好，一路飞跑，顷刻已到石路兆贵时弄口停下。

松桥把数好的两注车钱分给车夫，当领朴斋进弄，至孙素兰家。只见娘姨金姐在楼梯上迎着，请到亭子里坐，告诉吴松桥道："周个搭张个来过歇哉，说到华众会去走一埭。"松桥叫拿笔砚来，央赵朴斋写请客票头，说尚仁里杨媛媛家请李鹤汀老爷。朴斋仿照格式，端楷缮写。才要写第二张，忽听得楼下外场喊："吴大少爷朋友来。"吴松桥矍然起道："覅写哉，来哉。"

赵朴斋丢下笔，早见一个方面大耳、长跳身材的胡子进房；后面跟的一个，就是张小村。拱手为礼，问起姓名，方知那胡子姓周，号少和，据说在铁厂勾当。赵朴斋说声"久仰"，大家就坐。吴松桥把请客票头交与金姐："快点去请。"

那孙素兰在房间里听见这里热闹，只道客到齐了，免不得过来应酬；一眼看见朴斋，问道："昨日夜头幺二浪吃酒，阿是俚？"吴松桥道："吃仔两台哉。先起头吃一台，耐也来哚台面浪碗。"孙素兰点点头，略坐一坐，还回那边正房间陪客去了。

这边谈谈讲讲，等到掌灯以后，先有李鹤汀的管家匡二来说："大少爷搭四老爷来哚吃大菜，说阿有啥人末先替碰歇。"吴松桥问赵朴斋："耐阿会碰和？"朴斋说："勿会。"周少和道："就等一歇也无啥。"金姐问道："先吃仔夜饭阿好？"张小村道："俚来哚吃大菜末，倪也好吃饭哉。"吴松桥乃令开饭。

不多时，金姐请各位去当中间用酒，只见当中间内已摆好一桌齐整饭菜。四人让坐，却为李鹤汀留出上首一位。孙素兰正换了出局衣裳出房，要来筛酒。吴松桥急阻止道："耐请罢，覅弄龌龊仔衣裳。"素兰也就罢了，随口说道：

“耐哚慢慢交用，对勿住，倪出局去。”既说便行。吴松桥举杯让客，周少和道：“吃仔酒晚歇勿好碰和，倒是吃饭罢。”松桥乃让赵朴斋道：“耐勿碰和，多吃两杯。”朴斋道：“我就吃两杯，耐覅客气。”张小村道：“我来陪仔耐吃一杯末哉。”于是两人干杯对照。及至赵朴斋吃得有些兴头，却值李鹤汀来了，大家起身，请他上坐。李鹤汀道：“我吃过哉。耐哚四家头阿曾碰歇和？”吴松桥指赵朴斋道：“俚勿会碰，等耐来里。”

周少和连声催饭。大家忙忙吃毕，揩把面，仍往亭子里来，却见靠窗那红木方桌已移在中央，四枝膻烛点得雪亮，桌上一副乌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筹码，皆端正齐备。吴松桥请李鹤汀上场，同周少和、张小村拈阄坐位。金姐把各人茶碗及高装糖果放在左右茶几上。李鹤汀叫拿票头来叫局。周少和便替他写，叫的是尚仁里杨媛媛。少和问：“阿有啥人叫？”张小村说：“倪勿叫哉。”吴松桥道：“朴斋叫一个罢。”赵朴斋道：“我勿碰和末，叫啥局哩？”张小村道：“阿要我搭耐合仔点？”李鹤汀道：“合仔蛮好。”张小村道：“写末哉：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宝。”周少和一并写了，交与金姐。吴松桥道：“让俚少合仔点罢，倘忙输得大仔好像难为情。”张小村道：“合仔二分末哉。”赵朴斋道：“二分要几花嗄？”周少和道：“有限得势，输到十块洋钱碰满哉。”朴斋不好再说，却坐在张小村背后看他碰了一圈庄，丝毫不懂，自去榻床躺下吸烟。

一时，杨媛媛先来，陆秀宝随后并到。秀宝问赵朴斋道：“坐来哚陆里嗄？”吴松桥道：“耐就榻床浪去坐歇，俚要搭耐碰‘对对和’。”

陆秀宝即坐在榻床前杌子上，杨家姆取出袋里水烟筒来装水烟。赵朴斋盘膝坐起，接了自吸。陆秀宝问道："耐阿碰和嗄？"朴斋道："我无拨洋钱，勿碰哉。"秀宝眼睛一瞟，冷笑道："耐个闲话是白说脱下碗，啥人来听耐嗄！"朴斋洋嘻嘻的道："勿听末就罢。"秀宝沉下脸来道："耐阿搭我拿戒指？"朴斋道："耐看我阿有工夫？"秀宝道："耐勿碰和，半日来哚做啥？"朴斋道："我末也有我事体，耐陆里晓得嗄！"秀宝又撅着嘴咕噜道："倪勿来，耐阿去拿嗄！"朴斋只嘻着嘴笑，不则一声。秀宝伸一个指头指定朴斋脸上道："只要耐晚歇勿拿得来末，我拿银簪来戳烂耐只嘴，看耐阿吃得消！"朴斋笑道："耐放心，我晚歇勿来末哉，覅说得来怕人势势。"秀宝一听，急的问道："啥人说教耐覅嗄？耐倒要说说看。"一面问个着落，一面咬紧牙关把朴斋腿膀狠命的捧一把。朴斋忍不住叫声"阿呀"。那台面上碰和的听了，异口同声呵呵一笑，秀宝赶紧放手。周少和叫金姐说道："耐哚台子下头倒养一只呱呱啼来里，我明朝也要借一借哚！"大家听说，重笑一回，连杨媛媛也不禁笑了。

陆秀宝恨得没法，只轻轻的骂："短命！"赵朴斋侧着头，觑了觑，见秀宝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，呆脸端坐，再不说话。朴斋想要安慰他，却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忽见帘子缝里有人招手，叫："杨家姆。"杨家姆随去问明，即复给朴斋装水烟，朴斋摇手不吸。杨家姆道："倪要转局去，先去哉。"秀宝却和杨家姆唧唧说了半晌。杨家姆转向朴斋道："赵大爷，耐只道仔秀宝要耐戒指，阿晓得俚哚无娒要说俚个碗？"秀宝接嘴道："耐想哩，耐昨日末自家搭倪无娒说好仔'去打末哉'。婚阿好搭倪无娒说，耐勿肯去打哉嗄？"耐就勿去

打也无啥，耐晚歇来搭倪无姆当面去说一声。阿听见?”朴斋怕人笑话，催促道：“耐去罢，晚歇再说。”秀宝也不好多话，扶着杨家姆肩膀去了。

李鹤汀说道：“幺二浪倌人自有多花幺二浪功架。俚哚惯常仔，自家做出来也勿觉着哉。”杨媛媛嗔道：“关耐啥事嗄?要耐去说俚哚。”鹤汀微笑而罢。

赵朴斋又惭又恼，且去看看张小村的筹码，倒赢了些，也自欢喜。正值四圈满庄，更调坐次，覆碰四圈。李鹤汀要吸口烟，叫杨媛媛替碰。杨媛媛接上去，也只碰了一圈，叫道：“也勿好，耐自家来碰罢。”鹤汀道：“耐碰下去末哉。”杨媛媛道：“蛮好牌，和勿出晼。”赵朴斋从旁窥探，见李鹤汀一堂筹码剩得有限。杨媛媛连碰一圈，恰好输完，定不肯再碰了。李鹤汀只得自己上场，向赢家周少和转了半堂筹码。杨媛媛也就辞去。

须臾碰毕，惟李鹤汀输家，输有一百余元。张小村也是赢的。赵朴斋应分得六元。周少和预约明日原班次场，问赵朴斋：“阿高兴一淘来?”张小村拦道：“俚勿会碰，覅约哉。”周少和便不再言。

吴松桥请李鹤汀吸烟。鹤汀道：“勿吃哉，倪要去哉。”金姐忙道：“等先生转来仔了哩。”鹤汀道：“耐哚先生倒忙得势。”金姐道：“今朝转仔五六个局哚！李大少爷，真真怠慢耐哚哩。”吴松轿笑说：“覅客气哉。”

于是大家散场，一淘出兆贵里，方才分路各别。赵朴斋自和张小村同回宝善街悦来客栈。

第十三回终。

第十四回

单拆单单嫖明受侮
合上合合赌暗通谋

按：张小村、赵朴斋同行，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首。朴斋道："在去一埭就来，耐等一歇。"小村笑而诺之，独自回栈。栈使开房点灯冲茶，小村自去铺设烟盘过瘾，吸不到两口烟，赵朴斋竟回来了。小村诧异得很，问其如何。朴斋叹口气道："覅说起！"便将陆秀宝要打戒指一切情节仔细告诉小村，并说："我故歇去，就来里棋盘街浪望仔一望，望到俚房间里来哚摆酒、豁拳、唱曲子，闹热得势。想来就是姓施个客人。"小村笑道："我看起来还有道理。耐想，今朝一日天就有客人，阿是客人等好来哚？无拨实概凑巧哓！耐去上仔俚哚当水哉！姓施个客人末总也是上当水。耐想阿对？"

朴斋恍然大悟，从头想起，越想越像，悔恨不迭。小村道："难也覅去说俚哉。以后耐覅去仔末才是哉！我也正要搭耐说：我有一头生意来哚，就是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，我明朝就要搬得去。我去仔，耐一干子住来里栈房里，终究勿是道理。最好末耐原转去，托朋友寻起生意来再说。勿然

就搬到耐哚娘舅店里去，倒也省仔点房饭钱。耐说阿是?”朴斋寻思半晌，复叹口气道：“耐生意倒有哉，我用脱仔多花洋钱，一点点勿曾做啥。”小村道：“耐要来里上海寻生意，倒是难哩。就等到一年半载，也说勿定寻得着寻勿着。耐先要自家有主意，覅隔两日用完仔洋钱，勿过去，拨来耐哚娘舅说，阿是无啥意思?”

朴斋寻思这话却也不差，乃问道：“耐哚碰和，一场输赢要几花嗄?”小村道：“要是牌勿好，输起来，就二三百洋钱也无啥希奇哩。”朴斋道：“耐输仔阿拨俚哚?”小村道：“输仔阿好勿拨嗄。”朴斋道：“陆里来几花洋钱去拨俚?”小村道：“耐勿晓得。来里上海场花，只要名气做得响末就好。耐看仔场面浪几个人，好像阔天阔地，其实搭倪也差勿多，不过名气响仔点。要是无拨仔名气，阿好做啥生意嗄?就算耐屋里向该好几花家当来里，也无用啘！耐看吴松桥，阿是个光身体?俚稍微有点名气末，二三千洋钱手里豁出豁进，无啥要紧。我是比勿得俚，价末要有啥用场，汇划庄浪去，四五百洋钱也拿仔就是。耐陆里晓得嗄!”朴斋道：“庄浪去拿仔末，原要还个啘。”小村道：“故末也要自家算计哉哩。生意里借转点，碰着法有啥进益，补凑补凑末还脱哉。”朴斋听他说来有理，仍是寻思不语。须臾各睡。

次早十九日，朴斋醒来，见小村打叠起行李，叫栈使喊小车。朴斋忙起身相送，送至大门外，再三嘱托：“有啥生意，搭我吹嘘吹嘘。”小村满口应承。

朴斋看小村押着小车去远，方回栈内。吃过中饭，正要去闲游散闷，只见聚秀堂的外场手持陆秀宝名片来请。朴斋赌气，把昨夜头一个局钱给他带回，外场那里敢接。朴斋随

手撩下，望外便走。外场只得收起，赶上朴斋，说些好话。朴斋只做不听见，自去四马路花雨楼顶上泡一碗茶，吃过四五开，也觉没甚意思，心想陆秀宝如此无情，倒不如原和王阿二混混，未始不妙。当下出花雨楼，朝南过打狗桥，径往法界新街尽头，认明王阿二门口，直上楼去，房间里不见一人。

正在踌躇想要退下，不料一回身，王阿二捏手捏脚跟在后面，已到楼门口了。喜的朴斋故意弯腰一瞧，道："咦！耐阿是要来吓我？"王阿二站定，拍掌大笑道："我来哚间壁郭孝婆搭，看见耐低倒仔头只管走，我就晓得耐到倪搭来，跟来耐背后。看耐到仔房间里，东张张，西张张，我末来里好笑，要笑出来哉呀！"朴斋也笑道："我想勿想耐就来里我背后，倒一吓。"王阿二道："阿是耐勿看见？眼睛大得来！"

说话时，那老娘姨送上烟茶二事，见了朴斋笑道："赵先生，恭喜耐哉惋！"朴斋愕然道："我有啥喜嗄？"王阿二接嘴道："耐算瞒倪阿是勿可帐倪倒才晓得个哉。"朴斋道："耐晓得啥哩？"王阿二不答，却转脸向老娘姨道："耐听俚，阿要惹人气！倒好像是倪要吃醋，瞒仔倪。"老娘姨呵呵笑道："赵先生，耐说末哉。倪搭勿比得堂子里，耐就去开仔十个宝也勿关倪啥事，阿怕倪二小姐搭俚哚去吃醋？倪倒有几几花花醋哚，也吃勿得陆里搭好惋！"

朴斋听说，方解其意，笑道："耐哚说陆秀宝，我只道仔耐哚说我有仔啥生意了恭喜我。"王阿二道："耐有生意无生意，倪陆里晓得嗄。"朴斋道："价末陆秀宝搭开宝，耐倒晓得哉。故是张先生来搭耐哚说个惋。"老娘姨道："张先生就搭耐来仔一埭，以后勿曾来歇。"王阿二道："张先生是勿

来哉。我搭耐说仔罢，倪搭用好包打听来里，阿有啥勿晓得?”朴斋道：“价末昨日夜头是啥人住来哚陆秀宝搭，耐阿晓得?”王阿二努起嘴来道：“哪！是只狗哉啘”被朴斋一口啐道：“我要是住来哚末，也勿来问耐哉啘!”王阿二冷笑道：“勠搭我瞎说哉！开宝客人住仔一夜天，就勿去哉，耐骗啥人嗄!”朴斋叹口气，也冷笑道：“耐哚包打听阿是个聋甏？教俚去喊个剃头司务拿耳朵来作作清爽，再去做包打听末哉。”王阿二听说，知道是真情了，忙即问道：“阿是耐昨日夜头勿来哚陆秀宝搭?”朴斋遂将陆秀宝如何倡议，如何受欺，如何变卦，如何绝交，前后大概略述一遍。

那老娘姨插口说道：“赵先生，也要算耐有主意哚，倒拨来耐看穿哉。耐阿晓得，倌人开宝是俚堂子里口谈啘，陆里有真个嗄，差勿多要三四转五六转哚。耐末豁脱仔洋钱，再去上俚哚当水，啥犯着嗄?”王阿二道：“早晓得耐要去上俚哚当水末，倪倒勿如也说是清倌人，只怕比仔陆秀宝要像点哚。”朴斋嘻嘻的笑道：“耐前门是勿像哉，我来搭耐开扇后门走走，便当点阿好?”王阿二也不禁笑道：“耐个人啊，拨两记耳光耐吃吃末好!”老娘姨随后说道：“赵先生，耐也自家勿好。耐要听仔张先生闲话，就来里倪搭走走，勿到别场花去末，倒也勿去上俚哚当水哉。像倪搭阿有啥当水来拨耐上嗄?”朴斋道：“别场花是我也无拨，陆秀宝搭勿去仔，就不过该搭来走走。前几日我心里要想来，为仔张先生，倘忙碰着仔，好像有点难为情。难是张先生搬得去哉，也勿要紧哉。”

王阿二忙即问道：“阿是张先生寻着仔生意哉?”朴斋又将张小村现住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的话，备述一遍。那老

娘姨又插口说道："赵先生，耐忒啥胆小哉。覅说啥张先生倪搭勿来，就算俚来仔碰着耐来里，也无啥要紧碗。有辰光倪搭客人合好仔三四个朋友一淘来，才是朋友，才是客人，俚哚也算闹热点好白相；耐看见仔要难为情杀哉！"王阿二道："耐末真真是个铲头！张先生就是要打耐末，耐也打得过俚碗，怕俚啥嗄？要说是难为情，倪生意只好覅做哉。"

朴斋自觉惭愧，向榻床躺下，把王阿二装好的一口烟，拿过枪来，凑上灯去要吸，吸的不得法，焰腾腾烧起来了。王阿二在傍看着好笑。忽听得间壁郭孝婆高声叫："二小姐。"王阿二慌的令老娘姨去看："阿有啥人来哚？"老娘姨赶紧下楼。朴斋倒不在意，王阿二却抬头侧耳细细的去听。只听得老娘姨即在自己门前和人说话，说了半晌，不中用，复叫道："二小姐，耐下来哩。"恨得王阿二咬咬牙，悄地咒骂两句，只得丢了朴斋，往下飞奔。

朴斋那口烟原没有吸到底，也就坐起来听是什么事。只听得王阿二走至半楼梯，先笑叫道："长大爷，我道是啥人！"接着咕咕唧唧更不知说些甚话，听不清楚。只听得老娘姨随后发急叫道："徐大爷，我搭耐说哩"这一句还没有说完，不料楼梯上一阵脚声，早闯进两个长大汉子。一个尚是冷笑面孔；一个竟揎拳攘臂，雄纠纠的据坐榻床，掿起烟枪，把烟盘乱搠，只嚷道："拿烟来！"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："娘姨来哚拿来哉。徐大爷覅动气。"

朴斋见来意不善，虽是气不伏，却是惹不得，便打闹里一溜烟走了，王阿二连送也不敢送。可巧老娘姨拿烟回来，在街相遇，一把拉住嘱咐道："日里向人多，耐夜头一点钟再来，倪等来里。"朴斋点头会意。

那时太阳渐渐下山。朴斋并不到栈，胡乱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，又去书场里听了一回书，捱过十二点钟，仍往王阿二家，果然畅情快意，一度春宵。

明日午前回归栈房，栈使迎诉道："昨夜有个娘姨来寻仔耐好几埭哚。"朴斋知道是聚秀堂的杨家姆，立意不睬。惟恐今日再来纠缠，索性躲避为妙。一至饭后，连忙出门，惘惘然不知所往。初从石路向北出大马路，既而进抛球场，兜了一个圈子，心下打算，毕竟到那里去消遣消遣；忽想起吴松桥等碰和一局，且去孙素兰家问问何妨。因转弯过四马路，径往兆贵里孙素兰家，只向客堂里问："吴大少爷阿来里？"外场回说："勿曾来。"朴斋转身要走，适为娘姨金姐所见。因是前日一淘碰和的，乃明白告道："阿是问吴大少爷？俚哚来里尚仁里杨媛媛搭碰和，耐去寻末哉。"

朴斋听了出来，遂由兆贵里对过同庆里进去，便自直通尚仁里。当并寻着了杨媛媛的条子，欣然抠衣踵门，望见左边厢房里一桌碰和，迎面坐的正是张小村。朴斋隔窗招呼，踅进房里。张小村及吴松桥免不得寒暄两句，李鹤汀只说声"请坐"，周少和竟不理。赵朴斋站在吴松桥背后，静看一回，自觉没趣，讪讪告辞而去。

李鹤汀乃问吴松桥道："俚阿做啥生意？"松桥道："俚也出来白相相，无啥生意。"张小村道："俚要寻点生意，耐阿有啥路道："吴松桥嗤的笑道："俚要做生意！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嗄？"大家一笑丢开。

比及碰完八圈，核算筹码，李鹤汀仍输百元之数。杨媛媛道："耐倒会输哚，我勿曾听见耐赢歇啘。"吴松桥道："碰和就输煞也勿要紧，只要牌九庄浪四五条统吃下来末，

好哉碗。"周少和道:"吃花酒无啥趣势,倒勿如尤如意搭去翻翻本看。"李鹤汀微笑道:"尤如意搭,明朝去末哉。"张小村问道:"啥人请耐吃酒?"李鹤汀道:"就是黎篆鸿,勿然啥人高兴去吃花酒。俚也勿请啥人,单是我搭四家叔两家头。要拆仔俚冷台,故是跳得来好白相煞哉!"吴松桥道:"老老头倒高兴哚。"李鹤汀正色道:"我说倒也是俚本事。耐想哩,俚屋里末几花姨太太,外头末堂子里倌人,还有人家人,一搨括仔算起来,差勿多几百哚!"周少和道:"到底阿有几花现银子?"李鹤汀道:"啥人去搭俚算嗄,连搭俚自家也有点模糊哉。要做起生意来,故末叫热昏搭仔邪,几千万做去看,阿有啥陶成!"大家听了,摇头吐舌,赞叹一番,也就陆续散去。

李鹤汀随意躺在榻床上,伸了个懒腰,打了个呵欠。杨媛媛问:"阿要吃筒鸦片烟?"鹤汀说:"覅吃。昨日闹仔一夜天,今朝勿曾困醒,懒朴得势。"媛媛道:"昨日去输仔几花嗄?"鹤汀道:"昨日还算好,连配仔两条就停哉,价末也输千把哚。"媛媛道:"我劝耐少赌赌末哉。难为仔洋钱,还要糟塌身体。耐要想翻本,我想俚哚人赢末倒拿仔进去哉,输仔勿见得再拿出来拨来耐哉哩。"鹤汀笑道:"故是耐瞎说。先拿洋钱去买得来筹码,有筹码末总有洋钱来哚,阿有啥拿勿出?就怕翻本翻勿转,庄浪风头转仔点,俚哚倒勿打哉,赢勿动俚,无法仔!"媛媛道:"原是碗。我说耐明朝要到尤如意搭去,算好仔几花输赢,索性再赌一场,翻得转末翻仔,翻勿转就气输仔罢哉。"鹤汀道:"故末勿差。倘然翻勿转,我定规要戒赌哉。"媛媛道:"耐能够戒脱仔勿赌,故是再好也勿有。就是要赌末,耐自家也留心点,像实概几万

输下去，耐末倒也无啥要紧，别人听见仔阿要发极嗄？耐哚四老爷要问起倪来为啥勿劝劝哩，倪倒吃仔俚闲，也只好勿响喤。”鹤汀道：“故是无价事个，四老爷勿说我倒来说耐？”媛媛道：“故歇说闲话个人多，倒说勿定喤。其实倪搭是耐自家高兴赌仔两场，闲人说起来，倒好像倪挑仔几花头钱哉。倪堂子里勿是开啥赌场，也覅挑啥头钱喤。”鹤汀道：“啥人来说耐嗄，耐自家来哚多心。”媛媛道：“难耐到尤如意搭去赌末哉；故末有啥闲话，也勿关倪事。”

说话时，鹤汀已自目饧吻沥，微笑不言，媛媛也就剪住了。当下鹤汀朦胧上来，竟自睡去。媛媛知他欠困，并不声唤，亲自取一条绒毯替他悄地盖上。鹤汀直睡至上灯以后，娘姨盛姐搬夜饭进房，鹤汀听得碗响即又惊醒。杨媛媛问鹤汀道：“耐阿要先吃仔口，再去吃酒？”鹤汀一想，说道：“吃是倒吃勿落，点点也无啥。”盛姐道：“无拨啥小菜喤，我去教俚哚添两样。”鹤汀摇手道：“覅去添，耐搭我盛一口口干饭好哉。”媛媛道：“俚乃喜欢糟蛋，耐去开仔个糟蛋罢。盛姐答应，立刻齐备。

鹤汀和媛媛同桌吃毕，恰值管家匡二从客栈里来，见鹤汀禀说：“四老爷吃酒去哉，教大少爷也早点去。”媛媛道：“等俚哚请客票头来仔了去，正好喤。”鹤汀道：“早点去吃仔，早点转去困觉哉。”媛媛道：“耐身向里有点勿舒齐末，原到倪搭来，比仔栈房里也适意点哚。”鹤汀道：“两日勿曾转去，四老爷好像有点勿放心，转去个好。”媛媛也无别语。李鹤汀乃叫匡二跟着，从杨媛媛家出门赴席。

第十四回终。

第十五回

屠明珠出局公和里
李实夫开灯花雨楼

按：黎篆鸿毕竟在那里吃酒？原来便是罗子富的老相好蒋月琴家。李鹤汀先已知道，带着匡二径往东公和里来。匡二抢上前去通报。大姐阿虎接着，打起帘子请进房里。李鹤汀看时，只有四老爷和一个帮闲门客姓于号老德的在座。四老爷乃是李鹤汀的嫡堂叔父，名叫李实夫。三人厮见，独有主人黎篆鸿未到。李鹤汀正要动问，于老德先诉说道："篆鸿来哚总办公馆里应酬，月琴也叫仔去哉。俚说教倪三家头先吃起来。"

当下叫阿虎喊下去。摆台面，起手巾。适值蒋月琴出局回来，手中拿着四张局票，说道："黎大人来哚来哉，教耐哚多叫两个局，俚四个局末也搭俚去叫。"于老德乃去开局票，知道黎篆鸿高兴，竟自首倡也叫了四个局。李鹤汀只得也叫四个，李实夫不肯助兴，只叫两个。发下局票，然后入席。

不多时，黎篆鸿到了，又拉了朱蔼人同来，相让就坐。

黎篆鸿叫取局票来，请朱蔼人叫局。朱蔼人叫了林素芬、林翠芬姊妹两个。黎篆鸿说太少，定要叫足四个方罢。又问于老德："耐哚三家头叫仔几花局嗄？"于老德从实说了。黎篆鸿向李实夫一看，道："耐啥也叫两个局哚。难为耐哉啘，要六块洋钱哚哩，荒荒唐唐！"李实夫不好意思，也讪笑道："我无处去叫哉啘。"黎篆鸿道："耐也算是老白相啘，故歇叫个局就无拨哉。说出闲话来阿要无志气！"李实夫道："从前相好年纪忒大哉，叫得来做啥？"黎篆鸿道："耐阿晓得？勿会白相末白相小，会白相倒要白相老；越是老末越是有白相。"李鹤汀听说，即道："我倒想着一个来里哉。"

黎篆鸿遂叫送过笔砚去，请李鹤汀替李实夫写局票。李实夫留心去看，见李鹤汀写的是屠明珠，踌躇道："俚光景勿见得出局哉哩。"李鹤汀道："倪去叫，俚林好意思勿来？"黎篆鸫拿局票来看，见李实夫仍只叫得三个局，乃皱眉道："我看耐要几花洋钱来放来哚箱子里做啥，阿是我面浪来做人家哉？"又怂恿李鹤汀道："耐再叫一个，也坍坍俚台，看俚阿有啥面孔！"李实夫只是讪笑。李鹤汀道："叫啥人哩？"想了一想，勉强添上个孙素兰。黎篆鸿自己复想起两个局来，也叫于老行添上，一并发下。

这一席原是双台，把两只方桌拼着摆的。宾主止有五位，座间宽绰得很，因此黎篆鸿叫倌人都靠台面与客人并坐。及至后来坐不下了，方排列在背后。总共廿二个倌人，连廿二个娘姨、大姐，密密层层挤了一屋子。于老德挨次数去，惟屠明珠未到。蒋月琴问："阿要去催？"李实夫忙说："覅催，俚就勿来也无啥。"

李鹤汀回头见孙素兰坐在身傍，因说道："借光，耐绷

绷场面。”孙素兰微笑道：“覅客气，耐也是照应倪啘。”杨媛媛和孙素兰也回答两句，李鹤汀更自喜欢。林素芬与妹子林翠芬和起琵琶商量合唱。朱蔼人揣度黎篆鸿意思，那里有工夫听曲子？暗暗摇手止住。

黎篆鸿自己叫的局倒不理会，却看看这个，说说那个。及至屠明珠姗姗而来，黎篆鸿是认得的，又搭讪着问长问短，一时和屠明珠说起前十年长篇大套的老话来。老实夫凑趣说道：“让俚转局过来阿好？”黎篆鸿道：“转啥局嗄？耐叫来哚末一样好说说闲话个啘。”李实夫道：“价末坐该搭来，说说闲话也近便点。”黎篆鸿再要拦阻，屠明珠早立起身来，挪过坐位，紧靠在黎篆鸿肩下坐了。屠明珠的娘姨鲍二姐见机，随给黎篆鸿装水烟。黎篆鸿吸过一口，倒觉得不好意思的，便做意道：“耐覅来瞎巴结装水烟，晚歇四老太爷动仔气，吃起醋来，我老老头打勿过俚啘！”屠明珠格声笑道：“黎大人放心。四老太爷要打耐末，我来帮耐末哉。”黎篆鸿也笑道：“耐倒看中仔我三块洋钱哉，阿是？”屠明珠道：“阿是耐勿舍得三块洋钱，连水烟才覅吃哉？鲍二姐，拿得来，覅拨俚吃！覅难为仔俚三块洋钱，害俚一夜困勿着。”

那鲍二姐正装好一筒水烟给黎篆鸿吸，竟被屠明珠伸手接去，却忍不住掩口而笑。黎篆鸿道：“耐哚业里欺瞒我老老头，阿怕罪过嗄？要天打个哩！”屠明珠那筒烟正吸在嘴里，几乎呛出来，连忙喷了，笑道：“耐哚看黎大人哩，要哭出来哉！哪，就拨耐吃仔筒罢。”随把水烟筒嘴凑到黎篆鸿嘴边。黎篆鸿伸颈张口，一气吸尽，喝声采道：“阿唷！鲜得来！”鲍二姐也失笑道：“黎大人倒有白相哚。”于老德

向屠明珠道："耐也上仔黎大人当水哉！水烟末吃仔，三块洋钱勿着杠哩。"黎篆鸿拍手叹道："拨来耐哚说穿仔末，倒勿好意思再吃一筒哉啘！"说的合席笑声不绝。

蒋月琴掩在一傍，插不上去；见朱蔼人抽身出席，向榻床躺下吸鸦片烟。蒋月琴趁空，因过去低声问朱蔼人道："阿看见罗老爷？"朱蔼人道："我有三四日勿看见哉。"蒋月琴道："罗老爷倪搭开消仔，勿来哉呀。哚阿晓得？"朱蔼人问："为啥？"蒋月琴道："故末也是上海滩浪一桩笑话：为仔黄翠凤勿许俚来，俚勿敢来哉。倪从小来里堂子里做生意，倒勿曾听见歇像罗老爷个客人。"朱蔼人道："阿有价事嗄？"蒋月琴道："俚教汤老爷来开消，汤老爷搭倪说个啘。"朱蔼人道："耐哚阿曾去请俚？"蒋月琴道："倪是随便俚末哉，来也罢勿来也罢。倪搭说勿做末也做仔四五年哚，俚乃多花脾气，倪也摸着点个哉。俚搭黄翠凤来哚要好辰光，倪去请俚也请勿到，倒好像是搭俚打岔。倪索性勿去请！朱老爷耐看来哚。看俚做黄翠凤阿做得到四五年。到个辰光，俚原要到倪搭来哉，也用勿着倪去请俚哉。"

朱蔼人听言察理，倒觉得蒋月琴很有意思，再要问他底细，只听得台面上连声"请朱老爷"，朱蔼人只得归席。原来，黎篆鸿叫屠明珠打个通关，李实夫、李鹤汀、于老德三人都已打过，挨着朱蔼人豁拳。

朱蔼人豁过之后，屠明珠的通关已毕。当下会豁拳的倌人争先出手，请教豁拳。这里也要豁，那里也要豁；一时袖舞钏鸣，灯摇花颤，听不清是"五魁、""八马"，看不出是"对手"、"平拳"。闹得黎篆鸿烦躁起来，因叫干稀饭："倪要吃饭哉。"倌人听说吃饭，方才罢休，渐渐各散。惟屠明

珠迴不犹人，直等到吃过饭始去。

李鹤汀要早些睡，一至席终，和李实夫告辞先走。匡二跟了，径回石路长安客栈。到了房里，李实夫自向床上点灯吸烟。李鹤汀令匡二铺床。实夫诧异，问道："杨媛媛搭啥勿去哉嗄？"鹤汀说："勿去哉。"实夫道："耐覅为仔我来里，倒白相来勿舒齐。耐去末哉啘。"鹤汀道："我昨日一夜天勿曾困，今朝要早点困觉哉。"实夫嘿然半晌，慢慢说道："夷场浪赌是赌勿得个哩。耐要赌末，转去到乡下去赌。"鹤汀道："赌是也勿曾赌歇，就来哚堂子里碰仔几场和。"实夫道："碰和是勿好算赌；只要勿赌，覅去闯出啥穷祸来。"鹤汀不便接说下去，竟自宽衣安睡。

实夫叫匡二把烟斗里烟灰出了。匡二一面低头挖灰，一面笑问："四老爷叫来哚个老倌人，名字叫啥？"实夫说："叫屠明珠，耐看阿好？"匡二笑而不言。实夫道："啥勿响嗄？勿好末，也说末哉啘。"匡二道："倪看仔无啥好。就不过黎大人末，倒抚牢仔当俚宝贝。四老爷，难下转覅去叫俚哉，落得让拨来黎大人仔罢。"实夫听说，不禁一笑。匡二也笑道："四老爷，耐看俚阿好嗄？门前一路头发末才沓光个哉；嘴里牙齿也剩勿多几个；连面孔才咽仔进去哉。俚搭黎大人来哚说闲话，笑起来阿要难看！一只嘴张开仔，面孔浪皮才牵仔拢去，好像镶仔一埭水浪边。倪倒搭俚有点难为情，也亏俚做得出多花神妖鬼怪！拿面镜子来教俚自家去照照看，阿相像嗄！"实夫大笑道："今朝屠明珠真真倒仔满哉！耐勿晓得，俚名气倒响得野哚，手里也有两万洋钱，推扳点客人还来哚拍俚马屁哉。"匡二道："要是倪做仔客人，就算是屠明珠倒帖末，老实说，勿高兴！倒是黎大人吃酒个

场花，阿是叫蒋月琴，倒还老实点。粉也勿曾拍，着仔一件月白竹布衫，头浪一点点勿插啥，年纪比仔屠明珠也差勿多哉哩。好是无啥好，不过清清爽爽，倒像是个娘姨。”实夫道：“也算耐眼睛光勿推扳。耐说俚像个娘姨，俚是衣裳头面多得来多勿过哉。为此着末也勿着，戴末也勿戴。耐看俚帽子浪一粒包头珠有几花大？要五百块洋钱哚！”匡二道：“倒勿懂俚哚陆里来几花洋钱？”实夫道：“才是客人去送拨俚哚个啘！就像今夜头一歇歇工夫末，也百把洋钱哉。黎大人是勿要紧，倪末叫冤枉煞哚，两家头难为廿几块。难下转俚要请倪去吃花酒，我勿去，让大少爷一干仔去末哉。”匡二道：“四老爷末再要说笑话哉。倒仔埭上海白相相，该应用脱两钱。要是无拨末叫无法子。像四老爷，就年势间里多下来用用末也用勿完啘。”实夫道：“勿是我做人家。要白相末陆里勿好白相，做啥长三书寓呢？阿是长三书寓名气好听点，真真是铲头客人。”说得匡二格声笑了。

不料鹤汀没有睡熟，也在被窝里发笑。实夫听得鹤汀笑，乃道：“我说个闲话，耐哚陆里听得进？怪勿得耐要笑起来哉。就像耐杨媛媛，也是挡角色啘，夷场浪倒是有点名气哚。”鹤汀一心要睡，不去接嘴。匡二出毕烟灰，送上烟斗，退出外间。实夫吸足烟瘾，收起烟盘，也就睡了。

这李实夫虽说吸烟，却限定每日八点钟起身，倒是李鹤汀早晚无定。那日廿一日，实夫独自一个在房间里吃过午饭，见鹤汀睡得津津有味，并不叫唤，但吩咐匡二：“留心伺候，我到花雨楼去。”说罢出门，望四马路而来。相近尚仁里门口，忽听得有人叫声“实翁”。

实夫抬头看，是朱蔼人从尚仁里出来，彼此厮见。朱蔼

人道："正要来奉邀。今夜头请黎篆翁吃局，就借屠明珠搭摆摆台面，俚房间也宽势点。原是倪五家头。借重光陪，千乞勿却。"实夫道："我谢谢哉哩，晚歇教舍侄来奉陪。"朱蔼人沉吟道："勿然也勿敢有屈，好像人忒少。阿可以赏光？"实夫不好峻辞，含糊应诺，朱蔼人拱手别去。

实夫才往花雨楼，进门登楼，径至第三层顶上看时，恰是上市辰光，外边茶桌，里边烟榻，撑得堂子都满满的。有个堂倌认得实夫，知道他要开灯，当即招呼进去，说："空来里哉。"实夫见当中正面榻上烟客在那里会帐洗脸。实夫向下手坐下，等那烟客出去，堂倌收拾干净，然后调过上手来。

一转眼间，吃茶的、吸烟的，越发多了，乱烘烘像潮涌一般，那里还有空座儿？并夹着些小买卖，吃的、耍的、杂用的，手里抬着、肩上搭着、胸前揣着，在人丛中钻出钻进兜圈子。实夫皆不在意，但留心要看野鸡。这花雨楼原是打野鸡绝大围场，逐队成群，不计其数，说笑话，寻开心，做出许多丑态。

实夫看不入眼，吸了两口烟，盘膝坐起。堂倌送上热手巾，揩过手面，取水烟筒来吸着。只见一只野鸡，约有十六七岁，脸上拍的粉有一搭没一搭；脖子里乌沉沉一层油腻，不知在某年某月积下来的；身穿一件膏荷苏线棉袄，大襟上油透一块，倒变做茶青色了；手中拎的湖色熟罗手帕子，还算新鲜，怕人不看见，一路尽着甩了进来。

实夫看了，不觉一笑。那野鸡只道实夫有情于他，一直踅到面前站住，不转睛的看定实夫，只等搭腔上来，便当乘间躺下。谁知恭候多时，毫无意思，没奈何回身要走。却值堂倌跷起一只腿，靠在屏门口照顾烟客，那野鸡遂和堂倌说

闲话。不知堂倌说了些甚么，挑拨得那野鸡又是笑，又是骂，又将手帕子望堂倌脸上甩来。堂倌慌忙仰后倒退，猛可里和一个贩洋广京货的顺势一撞，只听得“豁琅”一声响。众人攒拢去看，早把一盘子零星拉杂的东西撒得满地乱滚。那野鸡见不是事，已一溜烟走了。

恰好有两个大姐勾肩搭背趔趄而来，嘴里只顾唏唏哈哈说笑，不提防脚下踹着一面玻镜子。这个急了，提起脚来狠命一挣挣过去；那个站不稳，也是一脚，把个寒暑表踹得粉碎。谅这等小买卖如何吃亏得起？自然要两个大姐赔偿。两个大姐偏不服，道：“耐为啥突来哚地浪嗄?”两下里争执一说，几乎嚷闹起来。堂倌没法，乃喝道：“去罢去罢，覅响哉!”两个大姐方咕哝走开。堂倌向身边掏出一角小洋钱给与那小买卖的。小买卖的不敢再说，检点自去。气的堂倌没口子胡咒乱骂。实夫笑而慰藉之，乃止。

接着有个老婆子，扶墙摸壁，迤逦近前，挤紧眼睛只瞧烟客；瞧到实夫，见是单挡，竟瞧住了。实夫不解其故，只见老婆子嗫嚅半晌，道：“阿要去白相相?”实夫方知是拉皮条的，知置不理。堂倌提着水铫子要来冲茶，憎那老婆子挡在面前，白瞪着眼，“咳”的一声，吓得老婆子低首无言而去。

实夫复吸了两口烟，把象牙烟盒卷得精光。约摸那时有五点钟光景，里外吃客清了好些，连那许多野鸡都不知飞落何处。于是，实夫叫堂倌收枪，摸块洋钱照例写票，另加小洋一角。堂倌自去交帐，喊下手打面水来。

实夫洗了两把，耸身卓立，整理衣襟，只等取票子来便走。忽然又见一只野鸡款款飞来，兀的竟把实夫魂灵勾住。

第十五回终。

第十六回

种果毒大户搨便宜
打花和小娘陪消遣

按：李实夫见那野鸡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外罩玄色绉心缎镶马甲，后面跟着个老娘姨，缓缓踅至屏门前，朝里望望，即便站住。实夫近前看时，亮晶晶的一张脸，水汪汪的两只眼，着实有些动情。正要搭讪上去，适值堂倌交帐回来，老娘姨迎着问道："陈个阿曾来？"堂倌道："勿曾来啘，好几日勿来哉。"老娘姨没甚说话，讪讪的挈了野鸡往前轩去，靠着栏干看四马路往来马车。

实夫问堂倌道："阿晓得俚名字叫啥？"堂倌道："俚叫诸十全，就来里倪隔壁。"实夫道："倒像是人家人。"堂倌道："耐末总喜欢人家人，阿去坐歇白相相？"实夫微笑摇头。堂倌道："故也无啥要紧，中意末走走，勿中意豁脱块洋钱好哉。"实夫只笑不答。堂倌揣度实夫意思是了，赶将手中揩擦的烟灯丢下，走出屏门外招手儿叫老娘姨过来，与他附耳说了许多话。老娘姨便笑嘻嘻进来，向实夫问了尊姓，随说："一淘去哉啘。"实夫听说，便不自在。堂倌先已

觉著，说道："耐哚先去等来哚弄堂口末哉，一淘去末算啥嗄?"娘姨忙接道："价末李老爷就来哩，倪来里大兴里等耐。"实夫乃点点头。娘姨回身要走，堂倌又叫住叮嘱道："难末文静点，俚哚是长三书寓里惯常哚个，覅做出啥话靶戏来!"娘姨笑道："晓得个哉，阿用得着耐来说?"说着，急至前轩挈了诸十全下楼先走。

实夫收了烟票，随后出了花雨楼，从四马路朝西，一直至大兴里，远远望见老娘姨真个站在弄口等候。比及实夫近前，娘姨方转身进弄，实夫跟着，至弄内转弯处，推开两扇石库门，让实夫进去。实夫看时，是一幢极高爽的楼房。那诸十全正靠在楼窗口打探，见实夫进门倒慌的退去。

实夫上楼进房，诸十全羞羞怯怯的敬了瓜子，默然归坐。等到娘姨送上茶碗，点上烟灯，诸十全方横在榻床上替实夫装烟。实夫即去下手躺下，娘姨搭讪两句，也就退去。实夫一面看诸十全烧烟，一面想些闲话来说。说起那老娘姨，诸十全赶着叫"无娒"，原来即是他娘，有名唤做诸三姐。

一会儿，诸三姐又上来点洋灯，把玻璃窗关好，随说："李老爷就该搭用夜饭罢。"实夫一想，若回栈房，朱蔼人必来邀请，不如躲避为妙，乃点了两只小碗，摸块洋钱叫去聚丰园去叫。诸三姐随口客气一句，接了洋钱，自去叫菜。

须臾，搬上楼来，却又添了四只荤碟。诸三姐将两副杯筷对面安放，笑说："十全来陪陪李老爷哩。"诸十全听说，方过来筛了一杯酒，向对面坐下。实夫拿酒壶来也要给他筛。诸十全推说："勿会吃。"诸三姐道："耐也吃一杯末哉，李老爷勿要紧个。"

正要擎杯举筷，忽听得楼下声响，有人推门进来。诸三姐慌的下去，招呼那人到厨下说话，随后又喊诸十全下去。实夫只道有甚客人，悄悄至楼门口去窃听，约摸那人是花雨楼堂倌声音，便不理会，仍自归坐饮酒。接连干了五六杯，方见诸三姐与诸十全上楼，花雨楼堂倌了跟着来见实夫。实夫让他吃杯酒，堂倌道："倪吃哉，耐请用罢。"诸三姐叫他坐也不坐，站了一会，说声"明朝会"，自去了，

诸十全又殷殷勤勤劝了几杯酒。实夫觉有醺意，遂叫盛饭。诸十全陪着吃毕。诸三姐绞上手巾，自收拾了往厨下去。诸十全仍与实夫装烟。实夫与他说话，十句中不过答应三四句，却也很有意思。及至实夫过足了瘾，身边摸出表来一看，已是十点多钟，遂把两块洋钱丢在烟盘里，立起身来。诸十全忙问："做啥？"实夫道："倪要去哉。"诸十全道："覅去啘。"

实夫已自走出房门。慌的诸十全赶上去，一手拉住实夫衣襟，口中却喊："无姆，快点来啘！"诸三姐听唤，也慌的跑上楼梯拉住实夫道："倪该搭清清爽爽，啥勿好耐要去嗄？"实夫道："我明朝再来。"诸三姐道："耐明朝来末，今夜头就覅去哉碗。"实夫道："覅，我明朝定规来末哉。"诸三姐道："价末再坐歇啘，啥要紧嗄？"实夫道："天勿早哉，明朝会罢。"说着下楼。诸三姐恐怕决撒，不好强留，连道："李老爷，明朝要来个啘！"诸十全只说得一声"明朝来"。实夫随口答应，暗中出了大兴里，径回石路长安客栈。

恰好匡二同时回栈，一见实夫，即道："四老爷倒仔陆里去哉嗄？阿唷，今夜头是闹热得来！朱老爷叫仔一班毛儿戏，黎大人也去叫一班，教倪大少爷也叫一班。上海滩浪通

共三班毛儿戏，才叫得来哉，有百十个人哚哩，推扳点房子才要压坍哉！四老爷为啥勿来嗄?”实夫微笑不答，却问：“大少爷哩?”匡二道：“大少爷是要紧到尤如意搭去，酒也勿曾吃，散下来就去哉。”

实夫早就猜着几分，却也不说，自吸了烟，安睡无话。明日饭后仍至花雨楼顶上。那时天色尚早，烟客还清。堂倌闲着无事。便给实夫烧烟，因说起诸十全来。堂倌道：“俚哚一径勿出来，就到仔今年了坎坎做个生意。人是阿有啥说嗄？就不过应酬推扳点。耐喜欢人家人末，倒也无啥。”实夫点点头。方吸过两口烟，烟客已络绎而来，堂倌自去照顾。

实夫坐起来吸水烟，只见昨日那挤紧眼睛的老婆子又摸索来了，摸到实夫对面榻上，正有三人吸烟。那老婆子即迷花笑眼说道：“咦，长大爷，二小姐来里牵记耐呀，说耐为啥勿来？教我来张张。耐倒刚巧来里。”实夫看那三人，都穿着青蓝布长衫，玄色绸马甲，大约是仆隶一流人物。那老婆子只管唠叨，三人也不大理会。老婆子即道：“老大爷晚歇要来个哩，各位一淘请过来。”说了自摸索而去。

老婆子去后，诸三姐也来了，却没有挈诸十全；见了实夫，即说：“李老爷，倪搭去哩。”实夫有些不耐烦，急向他道：“我晚歇来，耐先去。”诸三姐会意，慌忙走开，还兜了一个圈子乃去。

实夫直至五点我钟方吸完烟，出了花雨楼，仍往大兴里诸十全家去便夜饭。这回却熟落了许多，与诸十全谈谈讲讲，甚是投机。至于颠鸾倒凤，美满恩情，大都不用细说。

比及次日清晨，李实夫于睡梦中隐约听得饮泣之声，张

眼看时，只见诸十全面向里床睡着，自在那里呜呜咽咽的哭。实夫猛吃一惊，忙问："做啥?"连问几声，诸十全只不答应。实夫乃披衣坐起，乱想胡思，不解何故，仍伏下身去，脸偎脸问道："阿是我得罪仔耐了动气? 阿是嫌我老，勿情愿?"诸十全都摇摇手。实夫皱眉道："价末为啥? 耐说说看哩。"又连问了几声，诸十全方答一句道："勿关耐事。"实夫道："就勿关我事末，耐也说说看。"诸十全仍不肯说。实夫无可如何，且自着衣下床。楼下诸三姐听得，舀上脸水，点了烟灯。

实夫一面洗脸，却叫住诸三姐，盘问诸十全缘何啼哭。诸三姐先叹一口气，乃道："怪是也怪勿得俚。耐李老爷陆里晓得? 我从养仔俚养到仔十八岁，一径勿舍得教俚做生意。旧年嫁仔个家主公，是个虹口银楼里小开，家里还算过得去，夫妻也蛮好，阿是总算好个哉了? 陆里晓得今年正月里碰着一桩事体出来，故歇原要俚做生意。李老爷，耐想俚阿要怨气?"实夫道："啥个事体嗄?"诸三姐道："覅说起，就说末也是白说，倒去坍俚家主公个台。阿是覅说个好。"说时，实夫已洗毕脸，诸三姐接了脸水下楼。实夫被他说得忐忑鹘突，却向榻床躺下吸烟，细细猜度。

一会儿，诸三姐又来问点心。实夫因复问道："到底为啥事体? 耐说出来，倘忙我能够帮帮俚也勿晓得。耐说说看。"诸三姐道："李老爷，耐倘然肯帮帮俚，倒也赛过做好事。不过倪勿好意思搭耐说，搭耐说仔倒好像是倪来拆耐李老爷梢。"实夫焦躁道："耐覅实概哩，有闲话爽爽气气说出来末哉。"诸三姐又叹了一口气，方从头诉道："说起来，总是俚自家运气勿好。为仔正月里俚到娘舅家去吃喜酒，俚家

主公末要场面，拨俚带仔一副头面转来，夜头放来哚枕头边，到明朝起来辰光说是无拨哉呀。难末害仔几花人四处八方去瞎寻一泡，陆里寻得着嗄？娘舅哚末吓得来要死，说寻勿着是只好吃生鸦片烟哉。俚家主公屋里还有爷娘来哚，转去末拿啥来交代哩？真真无法子想哉！难末说勿如让俚出来做做生意看，倘忙碰着个好客人，看俚命苦，肯搭俚包瞒仔该桩事体，要救到七八条性命哚！我也无拨啥主意哉，只好等俚去做生意。李老爷，耐想俚家主公屋里也算过得去，夫妻也蛮好，勿然啥犯着吃到仔该碗把势饭哩？"

那诸十全睡在床上，听诸三姐说，更加哀哀的哭出声来。实夫搔耳爬腮，无法可劝。诸三姐又道："李老爷，故歇做生意也难，就是长三书寓，一节做下来差勿多也不过三四百洋钱生意。一个新出来人家人，生来勿比得俚哚，要撑起一副头面来，耐说阿容易？俚有辰光搭我说说闲话，说倒仔做生意末，就哭。俚说生意做勿好，倒勿如死仔歇作，阿有啥好日脚等出来！"实夫道："年纪轻轻说啥死嗄？事体末慢慢交商量，总有法子好想。耐去劝劝俚，教俚覅哭哩。"

诸三姐听说，乃爬上床去向诸十全耳朵边轻轻说了些甚么。诸十全哭声渐住，着衣起身。诸三姐方下床来，却笑道："俚出来头一户客人就碰着仔耐李老爷，俚命里总还勿该应就死，赛过一个救星来救仔俚。李老爷阿对？"实夫俯首沉吟，一语不发。诸三姐忽想起道："阿呀！说说闲话倒忘记哉，李老爷吃啥点心？我去买。"实夫道："买两个团子末哉。"诸三姐慌的就去。

实夫看诸十全两颊涨得绯红，光滑如镜，眼圈儿乌沉沉浮肿起来，一时动了怜惜之心，不转睛的只管呆看。诸十全

却羞的低头下床，靸双拖鞋，急往后半间去。随后诸三姐送团子与实夫吃了，诸十全也归房洗脸梳头。实夫复吸两口烟，起身拿马褂来着，向袋里掏出五块洋钱放在烟盘里。诸三姐问道。“阿是耐要去哉？”实夫说：“去哉。”诸三姐道：“阿是耐去仔勿来哉？”实夫道：“啥人说勿来。”诸三姐道：“价末啥要紧嗄？”即取烟盘里五块洋钱仍塞在马褂袋里。

实夫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耐要我办副头面？”诸三姐笑道：“勿是呀！倪有仔洋钱，倘忙用脱仔凑勿齐哉，放来哚李老爷搭末一样个啘。隔两日一淘拨来倪，阿对？”实夫始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诸十全叮嘱道：“耐晚歇要来个哩！”

实夫也答应了，着好马褂，下楼出门，回至石路长安栈中。不料李鹤汀先已回来，见了实夫，不禁一笑。实夫倒不好意思的。匡二也笑嘻嘻呈上一张请帖。实夫看是姚季莼当晚请至尚仁里卫霞仙家吃酒的。鹤汀问：“阿去？”实夫道：“耐去罢，我勿去哉。”

须臾，栈使搬中饭来，叔侄二人吃毕。李实夫自往花雨楼去吸烟。李鹤汀却往尚仁里杨媛媛家来。到了房里，只见妨姨盛姐正在靠窗桌上梳头；杨媛媛睡在床上，尚未起身。鹤洒去过揭开帐子，正要伸手去摸，杨媛媛已自惊醒，翻转身来，揣住鹤汀的手。鹤汀即向床沿坐下。杨媛媛问道：“昨夜赌到仔啥辰光？”鹤汀道：“今朝九点钟坎坎散，我是一径勿曾困歇。”媛媛道：“阿赢嗄？”鹤汀说：“输个。”媛媛道：“耐也好哉！一径勿曾听见耐赢歇，再要搭俚哚去赌！”鹤汀道：“覅说哉。耐快点起来，倪去坐马车。”

杨媛媛乃披衣坐起，先把捆身子钮好，却憎鹤汀道：“耐走开点哩！”鹤汀笑道：“我坐来里末，关耐啥事嗄？”媛

媛也笑道："倪勿要！"

适值外场提水铫子进来，鹤汀方走开，自去点了烟灯吸烟。盛姐梳头已毕，忙着加茶碗，绞手巾。比及杨媛媛梳头吃饭，诸事舒齐，那天色忽阴阴的像要下雨。杨媛媛道："马车覅去坐哉，耐困歇罢。"鹤汀摇摇头。盛姐道："倪来挖花，大少爷阿高兴？"鹤汀道："好个，再有啥人？"杨媛媛道："楼浪赵桂林也蛮喜欢挖花。"

盛姐连忙去请，赵桂林即时与盛姐同下楼来。杨媛媛笑向鹤汀道："听见仔挖花，就忙杀个跑得来，怪勿得耐去输脱仔两三万原起劲杀！"赵桂林把杨媛媛拍了下，笑道："耐说起来末倒就像个！"

鹤汀看那赵桂林，约有廿五六岁，满面烟容，又黄又瘦。赵桂林也随口与鹤汀搭讪两句。盛姐已将桌子掇开，取出竹牌牙筹。李鹤汀、杨媛媛、赵桂林、盛姐四人搬位就坐，掳起牌来。鹤汀见赵桂林右手两指黑的像煤炭一般，知道他烟瘾不小，心想如此倌人还有何等客人去做他？

那知碰到四圈，赵桂林适有客人来，接着卫霞仙家也有票头来请鹤汀。大家便说："覅碰哉。"一数筹码，鹤汀倒是赢的。杨媛媛笑道："耐去输仔两三万，来赢倪两三块洋钱，阿要讨气！"鹤汀也自好笑。赵桂林自上楼去。盛姐收拾干净。

鹤汀见外场点上洋灯，方往卫霞仙家赴宴；趱到门首，恰好朱蔼人从那边过来相遇，便一同登楼进房。姚季莼迎见让坐。卫霞仙敬过瓜子。李鹤汀向姚季莼说："四家叔末谢谢哉。"朱蔼人也道："陶家弟兄说上坟去，也勿来哉。"姚季莼道："人忒少哉啘。"当下又去写了两张请客票头，交与

大姐阿巧。阿巧带下楼去给帐房看。帐房念道：“公阳里周双珠家请洪老爷。”正要念那一张，不料朱蔼人的管家张寿坐在一边听得，忽抢出来道：“洪老爷我去请末哉。”劈手接了票头，竟自去了。

第十六回终。

第十七回

别有心肠私讥老母
将何面目重责贤甥

按：张寿接了请客票头，径往公阳里周双珠家。趫进大门，只见阿德保正跷起脚坐在客堂里，嘴里衔一支旱烟筒。张寿只得上前，将票头放在桌上，说："请洪老爷。"阿德保也不去看票头，只说道："勿来里。放来里末哉。"张寿只得退出。阿德保又冷笑两声，响说道："故歇也新行出来，堂子里相帮用勿着个哉！"

张寿只做不听见，低头急走。刚至公阳里弄口，劈面遇着洪善卿。张寿忙站过一旁，禀明姚老爷请。洪善卿点头答应，张寿乃自去了。

洪善卿仍先到周双珠家，在客堂里要票头来看过，然后上楼。只见老鸨周兰正在房里与周双珠对坐说话。善卿进去，周兰叫声"洪老爷"，即起身向双珠道："还是耐去说俚两声，俚还听点。"说着自往楼下去了。

善卿问双珠："耐无娒来里说啥？"双珠道："说双玉有点勿适意。"善卿道："价末教耐去说俚两声，说啥嗄？"双

珠道："就为仔双宝多说多话。双宝也是勿好，要争气争勿来，再要装体面；碰着个双玉哩，一点点推扳勿起，两家头并仔堆末，弄勿好哉。"善卿道："双宝装啥体面？"双珠道："双宝来哚说：'双玉无拨银水烟筒末，我房里拿得去拨来俚；就是俚出局衣裳，我也着过歇个哉。'刚刚拨来双玉听见仔，衣裳也覅着哉，银水烟筒也勿要哉，今朝一日天困来哚床浪勿起来，说是勿适意。难末无娒拿双宝来反仔一泡，再要我去劝劝双玉，教俚起来。"善卿道："耐去劝俚末说啥哩？"双珠道："我也勿高兴去劝俚。我看仔双倒讨气。耐不过多仔几个局，一歇海外得来，拿双宝来要打要骂，倒好像是俚该来哚个讨人！"善卿道："双玉也是利害点。耐幸亏勿是讨人，勿然俚也要看勿起耐哉。"双珠道："俚搭我倒十二分要好。我说啥，俚总答应我，倒比仔无娒说个灵。"

正说着，只听得楼下阿德保喊道："双玉先生出局。"楼上巧囡在对过房里接应道："来个。"善卿便向双珠道："用勿着耐去劝俚哉，俚要出局去，也只好起来。"双珠道："我说俚勿起来末等俚歇，抵拚俚勿做生意末哉。故歇做清倌人，顺仔俚性子。隔两日才是俚世界哉畹！"

道言示了，忽听得楼下周兰连说带骂，直骂到周双宝房间里，便"劈劈拍拍"一阵声响，接着周双宝哀哀的哭起来，知道是周兰把双宝打了一顿。双珠道："倪无娒也勿公道，要打末双玉也该应打一顿。双玉稍微生意好仔点，就稀奇煞仔，生意勿好末能概苦嗄！"善卿正要说时，适见巧囡从对过房里走来。双珠即问道："反过仔一泡哉畹，为啥再打起来嗄？"巧囡低声道："双玉出局勿肯去呀。三先生去说说哩，让俚去仔末好哉。"双珠冷笑两声，仍坐着不动身。

善卿忽立起来道："我去劝俚，俚定归去。"即时踅过周双玉房间里，只见双玉睡在大床上，床前点一盏长颈灯台，暗昏昏的。善卿笑嘻嘻搭讪道："阿是耐有点勿适意？"双玉免不得叫声"洪老爷"。善卿便过去向床沿坐下，问道："我听见耐要出局去啘？"双玉道："为仔勿适意，勿去哉。"善卿道："耐来里勿适意，是覅去个好。不过，耐勿去末，耐无娒也无啥法子，只好教双宝去代局。教双宝去代局，勿如原是耐自家去。我说阿对？"双玉一听双宝代局，心里自是发急，想了想道："洪老爷说得勿差，我去末哉。"说着，已坐起来。善卿也自喜欢，忙喊巧囡过来点灯收拾。

善卿仍至双珠房里，把双玉肯去的话诉与双珠。双珠也道："说得好。"正值阿金搬夜饭来，摆在当中间方桌上。善卿道："耐也吃饭罢，舒齐仔末也好出局去哉。"双珠道："耐阿要吃仔口了去吃酒？"善卿道："我先去哉，覅吃。"双珠道："耐就来叫末哉。倪吃仔饭捕面，快煞个。"

善卿答应了，自去尚仁里卫霞仙家赴宴。双珠随至当中间坐下，却叫阿金去问双玉，说："吃得落末，一淘来吃仔罢。"

双玉听见双宝挨打，十分气恼本已消去九分；又见阿姐特令娘姨来请吃饭，便趁势讨好，一口应承。欢欢喜喜出来，与双珠对坐，阿金、巧囡打横，四人同桌吃饭。吃饭中间，双珠乃从容向双玉说道："双宝一只嘴无拨啥清头，说去看光景，我见仔俚也恨煞个哉。耐是勿比得双宝，生意末好，无娒也欢喜耐，耐就看过点。双宝有啥闲话听勿进，耐来告诉我好哉，覅去搭无娒说。"双玉听了，一声儿不言语。双珠又微笑道："阿是耐只道仔我帮仔双宝哉？我倒勿是帮

双宝，我想倪帮歇来里堂子里，大家不过做个倌人，再歇两年，才要嫁人去哉。来里做倌人辰光，就算耐有本事，会争气，也见谅得势。实概一想，阿是推扳点好哉?”双玉也笑答道：“故是阿姐也多心哉。我人末笨，闲话个好邱听勿出仔也好煞哉！阿姐为好了搭我说，我倒怪仔阿姐，阿有啥实概个嗄?”双珠道：“只要耐心里明白，就蛮好。”

说着，都吃毕饭。巧囡忙催双玉收拾出局。双珠也自捕起面来。约至九点多钟，方接到洪善卿叫局票头。另有一张票头叫双玉，客人姓朱，也叫到卫霞仙家，料道是同台面了。双珠却不等双玉，下楼先行。正在门前上轿，恰遇双玉回来，便说与他转轿同去。到了卫霞仙家台面上，洪善卿手指着一个年轻后生，向双玉说：“是朱五少爷叫耐。”双玉过去坐下。

双珠见席上七客，主人姚季莼之外，乃是李鹤汀、王莲生、朱蔼人、陈小云等，都是熟识；只有这个后生面生，暗问洪善卿，始知是朱蔼人的小兄弟，号叫淑人，年方十六，没有娶亲。双珠看他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材，有些与朱蔼人相像。只是羞怯怯的坐在那里，跼蹐不安，巧囡去装水烟也不吸。巧囡便去给王莲生装水烟。

当时姚季莼要和朱蔼人豁拳。朱蔼人坐在朱淑人上首，朱淑人趁豁拳时偷眼去看周双玉。不料双玉也在偷看，四只眼睛刚刚凑一个准。双玉倒微微一笑，淑人却羞得回过头去。

朱蔼人豁过五拳，姚季莼又要和朱淑人豁。淑人推说“勿会”。姚季莼道：“豁拳末啥勿会嗄?”朱蔼人也说：“豁豁末哉。”朱淑人只得伸手，起初三拳倒是赢的，末后输了

两拳。朱淑人正取一杯在手，周双玉在背后把袖子一扯，道："倪来吃罢。"朱淑人不提防，猛吃一惊，略松了手，那一只银鸡缸杯便的溜溜落下来，坠在桌下，泼了周双玉淋淋漓漓一身的酒。朱淑人着了急，慌取手巾要来揩拭。周双玉掩口笑道："勿要紧个。"巧囡忙去拾起杯子，幸是银杯，尚未砸破。在席众人齐声一笑。朱淑人登时涨得满面通红，酒也不吃，低头缩手，掩在一边没处藏躲。巧囡问："倪阿是吃两杯？"朱淑人竟没有理会。周双玉向巧囡手里取一杯来代了，巧囡又代吃一杯过去。比及台面上出局初齐，周双玉又要转局去，只得撇了周双珠告辞先行。周双珠知道姚季莼最喜闹酒，直等至洪善卿摆过庄，方回。周双珠去后，姚季莼还是兴高采烈，不肯歇手。

洪善卿已略有酒意，又听得窗外雨声淙淙，因此不敢过醉，赶个眼错，逃席而去。一径向北出尚仁里，坐把东洋车，转至公阳里，仍往周双珠家。到了房里，只见周双珠正将一副牙牌独自坐着打五关。善卿脱下马褂，抖去水渍，交与阿金挂在衣架上。善卿随意坐下，望见对过房里用是暗昏昏地，知道周双玉出局未归。双珠却向阿金道："耐舒齐仔末，转去罢。"阿金答应，忙预备好烟茶二事，就去铺吹灯。善卿笑道："天还早来里。双玉出局也勿曾转来，啥要紧嗄？"双珠道："阿德保催过哉。为仔天落雨，我晓得耐要来，教俚等仔歇；再勿去是要相骂哉。"善卿不禁笑了。

阿金去后，双玉方回。随后又有一群打茶会客人拥至双玉房里，说说笑笑，热闹得很。

这边双珠打完五关，不好就睡，便来和善卿对面歪在榻床上，一面取签子烧鸦片烟，一面说闲话，道："王老爷倒

原去叫个张蕙贞。沈小红阿晓得嗄?”善卿道:“阿有啥勿晓得!沈小红有仔洋钱末,生来勿吃啥醋哉碗。”双珠道:“沈小红个人,搭倪双玉倒差勿多。”善卿道:“双玉搭啥人吃醋?”双珠道:“勿是说吃醋。俚哚自家算是有本事,会争气,倒像是一生一世做倌人,勿嫁人个哉。”

正说时,双玉忽走过这边房里来,手中拿一支银水烟筒给双珠看,问:“样式阿好?”双珠看是景星店号,知道是客人给他新买的了,乃问:“要几花洋钱?”双玉道:“说是廿六块洋钱哚,阿贵嗄?”双珠道:“是价模样,倒无啥。”双玉听说,更自欢喜,仍拿了过那边房里去陪客人。双珠因又说道:“耐看俚标得来!”善卿道:“俚会做生意末,最好哉;勿然,单靠耐一干仔去做生意,阿是总辛苦点?”双珠道:“故是自然,我也单望俚生意好末好。”说着,那对过房里打茶会客人一哄而散,四下里便静悄悄的。

双珠卸下头面,方要安睡,却听得楼下双宝在房里和人咕唧说话,隐隐夹着些饮泣之声。善卿道:“阿是双宝来哚哭?”双珠鼻子里哼了一声,道:“有实概哭末,覅去多说多话哉碗。”善卿问:“搭啥人说闲话?”双珠说是客人。善卿道:“双宝也有客人来浪?”双珠道:“该个客人倒无啥,搭双宝也蛮要好,就是双宝总有点勿着勿落。”善卿问客人姓甚。双珠说是“姓倪,大东门广亨南货店里个小开”。

善卿便不再问,掩门共睡。无如楼下双宝和那客人说一回,哭一回,虽辨不出是甚言词,但听那吞吐断续之间,十分凄惨,害得善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直至敲过四点钟,楼下声息渐微,善卿方朦胧睡去。

不料睡到八点多钟,善卿正在南柯郡中与金枝公主游猎

平原，却被阿金推门进房，低声叫："洪老爷。"双珠先自惊醒，问阿金："做啥?"阿金说："是有人来里寻。"双珠乃推醒善卿告诉了。善卿问："是啥人?"阿金又不认得。善卿不解，连忙着衣下床，靸鞋出房，叫阿金："去喊俚上来。"

阿金引那人至楼上客堂里，善卿看时，也不认得，问他："寻我做啥?"那人道："倪是宝善街悦来栈里。有个赵朴斋，阿是耐亲眷?"善卿说："是个。"那人道："昨日夜头赵先生来哚新街浪同人相打，打开仔个头，满身才是血。巡捕看见仔，送到仁济医馆里去。今朝倪去张张俚，俚教倪来寻洪先生。"善卿问："为啥相打?"那人笑道："故是倪也勿晓得。"善卿也十猜八九，想了想便道："晓得哉。倒难为耐哚，晚歇我去末哉。"那人即退下楼去。

善卿仍进房洗脸，双珠在帐子里问："啥事体?"善卿推说："无啥。"双珠道："耐要去末，吃点点心了去。"善卿因叫阿金去喊十件汤包来吃了，向双珠道："耐再困歇，我去哉。"双珠道："晚歇早点来。"

善卿答应，披上马褂，下楼出门。那时宿雨初晴，朝暾耀眼，正是清和天气。善卿径往仁济医馆，询问赵朴斋。有一人引领上楼。推开一扇屏门进去，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，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，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，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掼在床顶。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，包着头，络着手，盘膝而坐；一见善卿，慌的下床叫声"娘舅"，满面羞惭。

善卿向床前藤杌坐下。于是赵朴斋从头告诉，被徐、张两个流氓打伤头面，吃一大亏；却又噜苏疙嗒说不明白。善卿道："总是耐自家勿好，耐到新街浪去做啥?耐勿到新街

浪去，俚哚阿好到耐栈里来打耐？”说得朴斋顿口无言。善卿道：“故歇无啥别样闲话，耐等稍微好仔点，快点转去罢。上海场花耐也覅来哉。”朴斋嗫嚅半晌，万说出客栈里缺了房饭钱，留下行李的话。善卿又数落一场，始为计算栈中房饭及回去川资，将五块洋钱给与朴斋，叫他作速回去，切勿迟延。朴斋那里敢道半个“不”字，一味应承。善卿再三叮咛而别，仍踅出仁济医馆，心想回店干些正事，便直向南行。

将近打狗桥，忽然劈面来了一人，善卿一见大惊。乃是陶云甫的兄弟陶玉甫，低头急走，竟不理会。善卿一把拉住，问道：“耐轿子也勿坐，底下人也勿跟，一干仔来里街浪跑，做啥？”陶玉甫抬头见是善卿，忙拱手为礼。善卿问：“阿是到东兴里去？”玉甫含笑点头。善卿道：“价末也坐把东洋车去哩。”随喊了一把东洋车来。善卿问：“阿是无拨车钱来里？”玉甫复含笑点头。善卿向马褂袋里捞出一把铜钱，递与玉甫。玉甫见善卿如此相待，不好推却，只得依他，坐上车洋车。善卿也就喊把东洋车，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去了。陶玉甫别了洪善卿，径往四马路东兴里口停下。玉甫把那铜钱尽数给与车夫，方进弄至李漱芳家。适值娘姨大阿金在天井里浆洗衣裳，见了道：“二少爷倒来哉，阿看见桂福？”玉甫道：“勿曾看见。”大阿金道：“桂福来张耐呀。耐轿子哩？”玉甫道：“我勿曾坐轿子。”说着，大阿金打起帘子，玉甫放轻脚步踅进房里。只见李漱芳睡在大床上，垂着湖色熟罗帐子；大姐阿招正在揩抹橱箱桌椅。玉甫只道李漱芳睡熟未醒，摇摇手向高椅坐下。阿招却低声告诉道：“昨日一夜天咿勿曾困。因好仔再要起来，起来一埭末咳嗽一

埭，直到天亮仔坎坎困着。”玉甫忙问：“阿有寒热?”阿招道：“寒热倒无拨啥寒热。”玉甫又摇摇手道：“覅响哉，让俚再困歇罢。”不料大床上李漱芳又咳嗽起来。

第十七回终。

第十八回

添夹袄厚谊即深情
补双台阜财能解愠

按：陶玉甫听得李漱芳咳嗽，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帐子；要看漱芳面色。漱芳回过头来睃了玉甫半日，叹一口气。玉甫连问："阿有啥勿适意？"漱芳也不答，却说道："耐个人也好个哉！我说仔几转，教耐昨日转来仔末就来，耐定归勿依我。随便啥闲话，搭耐说仔，耐只当耳边风！"玉甫急分辨道："勿是呀！昨日转来末晚哉，屋里有亲眷来浪，难末阿哥说：'阿有啥要紧事体，要连夜赶出城去？'我阿好说啥嗹？"漱芳鼻子里"哼"的一声，说道："耐覅来搭我瞎说！我也晓得点耐脾气。要说耐外头再有啥人来浪，故也冤枉仔耐哉。耐总不过一去仔末就想勿着，等耐去死也罢活也罢，总勿关耐事，阿对？"玉甫陪笑道："就算我想勿着，不过昨日一夜天，今朝阿是想着仔来哉？"漱芳道："耐是勿差，一瞌困下去，困到仔天亮末，一夜天就过哉。耐阿晓得困勿着了，坐来浪，一夜天比仔一年还要长点哩！"玉甫道："总是我勿好，害仔耐。耐覅动气。"

漱芳又嗽了几声，慢慢的说道："昨日夜头，天末也讨气得来，落勿停个雨。浣芳哩，出局去哉；阿招末，搭无姆装烟；单剩仔大阿金，坐来浪打磕铳。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罢。大阿金去仔，我一干仔就榻床浪坐歇，落得个雨来加二大哉；一阵一阵风吹来哚玻璃窗浪，'乒乒乓乓'，像有人来哚碰，连窗帘才卷起来，直卷到面孔浪。故一吓末，吓得我来要死！难末只好去困。到仔床浪哩，陆里困得着嗄！间壁人家刚刚来哚摆酒、豁拳、唱曲子，闹得来头脑子也痛哉！等俚哚散仔台面末，台子浪一只自鸣钟，跌笃跌笃；我覅去听俚，俚定归钻来里耳朵管里。再起来听听雨末，落得价高兴；望望天末，永远勿肯亮个哉。一径到两点半钟，眼睛算闭一闭。坎坎闭仔眼睛，倒说道耐来哉呀，一肩轿子抬到仔客堂里。看见耐轿子里出来，倒理也勿理我，一径望外头跑，我连忙喊末，自家倒喊醒哉。醒转来听听，客堂里真个有轿子钉鞋脚地板浪声音，有好几个人来浪。我连忙爬起来，衣裳也勿着，开出门去，问俚哚：'二少爷啥？'相帮哚说：'陆里有啥二少爷嗄。'我说：'价末轿子陆里来个嗄？'俚哚说：'是浣芳出局转来个轿子。'倒拨俚哚好笑，说我困昏哉。我再要困歇，也无拨我困哉，一径到天亮，咳嗽勿曾停歇。"王甫攒眉道："耐啥实概嗄！耐自家也保重点个哩。昨日夜头风末来得价大。半夜三更勿着衣裳起来，再要开出门去，阿冷嗄？耐自家勿晓得保重，我就日日来里看牢仔耐，也无么用哩！"

漱芳笑道："耐肯日日来里看牢仔我，耐也只好说说罢哉。我自家晓得命里无福气。我也勿想啥别样，再要耐陪我三年。耐依仔我，他仔三年我就死末，我也蛮快活哉。倘忙

我勿死，耐就再去讨别人，我也勿来管耐哉。就不过三年，耐也勿肯依我，倒说道，‘日日来里看牢仔我’！”玉甫道：“耐说说末就说出勿好来哉。耐单有一个无娒离勿开。再三四年，等耐兄弟做仔亲，让俚哚去当家，耐搭无娒到我屋里向去，故末真个日日看牢仔耐，耐末也称心哉。”

漱芳又笑道：“耐是生来一径蛮称心，我陆里有故号福气！我不过来里想：耐今年廿四岁；再歇三年，也不过廿七岁。耐廿七岁讨一个转去，成双到老，要几十年哚。该个三年里向，就算我冤屈仔耐也该应碗。”玉甫也笑道：“耐瞎说个多花啥，讨转去成双到老末就是耐碗。”

漱芳乃不言语了。只见李浣芳蓬着头，从后门进房，一面将手揉眼睛，一面见玉甫，说道：“姐夫，耐昨日啥勿来嗄？”玉甫笑嘻嘻拉了浣芳的手过来，斜靠着梳妆台而立。漱芳见浣芳只穿一件银红湖绉捆身子，遂说道：“耐啥衣裳也勿着嗄？”浣芳道：“今朝天势呀。”漱芳道：“陆里热嗄，快点去着仔哩！”浣芳道：“我覅着，热煞来里！”

正说着，阿招已提了一件玫瑰紫夹袄来，向浣芳道：“无娒也来哚说哉，快点着罢。”浣芳还不肯穿。玉甫一手接那夹袄替浣芳披在身上，道：“耐故歇就着仔，晚歇热末再脱末哉，阿好？”浣芳不得已依了。阿招又去舀进脸水请浣芳捕面、梳头、漱芳也要起身。玉甫忙道：“耐再困歇哩，天早来里。”漱芳说：“我覅困哉。”玉甫只得去扶起来，坐在床上，复劝道：“耐就床浪坐歇，倪说说闲话倒无啥。”漱芳仍说：“覅！”

及至漱芳下床，终觉得鼻塞声重，头眩脚软，惟咳嗽倒好些。漱芳一路扶着桌椅，步至榻床坐下，玉甫跟过来放下

一面窗帘。大阿金送上燕窝汤，漱芳只呷两口，即叫浣芳吃了。浣芳新妆既罢，漱芳方去捕起面来。阿招道："头还蛮好来里，覅哉。"涑芳也觉坐不住，就点点头。大阿金用抿子蘸刨花水略刷几刷，漱芳又自去刷出两边鬓脚，已是吃力极了，遂去歪在榻床上喘气。

玉甫见漱芳如此。心中虽甚焦急，却故作笑嘻面孔。单有浣芳立在玉甫膝前，呆呆的只向漱芳呆看。漱芳问他："看啥?"浣芳说不出，也自笑了。大阿金正在收拾镜台，笑道："俚末看见阿姐勿适意仔，也勿起劲哉，阿晓得?"浣芳接说道："昨日蛮好来里，才是姐夫勿好啘，倪勿来个!"说着便一头撞在玉甫怀里不依。玉甫忙笑道："俚哚骗耐呀。无啥勿适意，晚歇就好哉。"浣芳道："晚歇再勿好末，要耐赔还个好阿姐拨倪。"玉甫道："晓得载，晚歇我定归拨耐个好阿姐末哉。"浣芳听说方罢。

漱芳歪在榻床上，渐渐沉下眼睛，像要睡去。玉甫道："原到床浪去困罢。"漱芳摇摇手。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条绒毯，替漱芳盖在身上，漱芳憎道："重!"仍即揭去。玉甫没法，只去放下那一面窗帘；还恐漱芳睡熟着寒，要想些闲话来说，于是将乡下上坟许多景致，各加装点，演说起来。浣芳听得津津有味，漱芳却憎道："拨耐说得烦煞哉，我覅听玉甫道："价末耐覅困哩。"漱芳道："我勿困着末哉，耐放心。"玉甫乃在榻床一边盘膝危坐，静静的留心看守。但害得个浣芳会不定立不定，没处着落。漱芳叫他外头去白相歇，浣芳又不肯去。

一会儿，大阿金搬中饭进房。玉甫问漱芳："阿吃得落?吃得落末吃仔口罢。"漱芳说："覅吃。"浣芳见漱芳饭都不

吃，只道有甚大病，登时发极，涨得满面绯红，几乎吊下眼泪。倒引得漱芳一笑，说浣芳道："耐啥实概嗄，我还勿曾死哩。故歇吃勿落末，晚歇吃。"浣芳自知性急了些，连忙极力忍住。玉甫因浣芳着急，也苦苦的劝漱芳多少吃点。漱芳只得令大阿金买些稀饭，吃了半碗。浣芳也吃不下，只吃一碗。玉甫本自有限。大家吃毕中饭，收拾洗脸。玉甫思将浣芳支使开去，恰好阿招来报说："无娒起来哉。"浣芳犹自俄延。玉甫催道："快点去罢，无娒要说哉。"浣芳始讪讪的趔趄而去。

浣芳去后，只有玉甫、漱芳两人在房里，并无一点声息。不料至四点多钟，玉甫的亲兄陶云甫乘轿来寻。玉甫请进房里，相见就坐。云甫问漱芳："阿是勿适意?"漱芳说："是呀。"大阿金忙着预备茶碗，云甫阻止道："我说句闲话就去，覅泡茶哉。"乃向玉甫道："三月初三是黎篆鸿生日，朱蔼人分个传单，包仔大观园一日戏酒。篆鸿末常恐惊动官场，勿肯来，难末蔼人另合一个公局，来哚屠明珠搭。勿多几个人，倪两家头也来海。我为此先搭耐说一声，到仔初三日脚浪，大观园里也勿必去哉，屠明珠搭定归要到个。"

玉甫虽诺诺连声，却偷眼去看漱芳。偏被云甫觉得，笑问漱芳道："耐阿肯放俚去应酬歇?"漱芳不好意思，笑答道："大少爷倒说得诧异。故是正经事体，总要去个，倪阿有啥勿放俚去嗄?"云甫点头道："故末勿差。我说漱芳也是懂道理个人，要是正经事体也拉牢仔勿许去，阿算得啥要好嗄?"漱芳不好接说，含笑而已。云甫随说："我去哉。"玉甫慌忙直站起来，漱芳送至帘下。

云甫踅出门外上轿，吩咐轿班："朱公馆去。"轿班俱系

稔熟，抬出东兴里，往东进中和里。相近朱公馆，朱蔼人管家张寿早已望见，忙跑至轿前禀说："倪老爷来哚尚仁里林家。"

云甫便令转轿，仍由四马路径至尚仁里林素芬家。认得朱蔼人的轿子还停在门首，陶云甫遂下轿进门。到了楼上房里，朱蔼人迎着，即道："正要来请耐。我一干仔来勿及哉，屠明珠搭耐去办仔罢。"陶云甫问如何办法。朱蔼人向身边取出一篇草帐，道："倪末两家弟兄搭李实夫叔侄，六个人作东，请于老德来陪客。中饭吃大菜，夜饭满汉全席。三班毛儿戏末，日里十一点钟一班，夜头两班，五点钟做起。耐好阿说？"陶云甫道："蛮好。"

林素芬等计议已定，方上前敬瓜子。陶云甫收了草帐，也就起身，说："我还有点事体，再见罢。"朱蔼人并不挽留，与林素芬送至楼梯边而别。

素芬回房，问蔼人："啥事体？蔼人细细说明缘故。素芬遂说道："耐请客末勿到该搭来，也去拍屠明珠个马屁，阿要讨气！"蔼人道："勿是我请客，倪六个人公局。"素芬道："前日仔倒勿是耐请客？蔼人没得说，笑了。素芬复道："倪该搭是小场花，请大人到该搭来，生来勿配。耐也一径冤屈煞哉。难末拣着个大场花，要适意点哚。"蔼人笑道："难末真真倒诧异哉。我阿曾去做屠明珠，耐啥就吃醋嘎？"素芬道："耐要做屠明珠去做末哉啘，我也勿曾拉牢仔耐。"蔼人笑道："我就勿说哉，随便耐去说啥罢。"素芬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咕噜道："耐末去拍赌明珠个马屁，屠明珠阿来搭耐要好嘎？"蔼人笑道："啥人要俚来要好？"素芬仍咕噜道："耐就摆他十个双台，屠明珠也无啥希奇：搭耐要好末倒勿见好，

情愿去做铲头客人。上海滩浪也单有耐一个。”蔼人笑道：“耐覅动气，明朝夜头我也来摆个双台末哉。”

素芬呆着脸。也不答言。蔼人过去搀了素芬的手，至榻床前，央及道：“搭我装筒烟哩。”素芬道：“倪是毛手毛脚，勿比得屠明珠会装哩！”口中虽如此说，却已横躺着拿签子烧起烟来。蔼人挨在膝前坐了，又伏下身子向素芬耳朵边低声说道：“耐一径搭我蛮要好，故歇为仔个屠明珠，啥气得来？耐看我阿要去做屠明珠？”素芬道：“耐是倒也说勿定。”蔼人道：“我再去做别人，故末说勿定；要说是屠明珠，就算俚搭我要好末，我也勿高兴去做俚。”素芬道：“耐去做勿做关倪啥事体！耐也覅来搭我说。”蔼人乃一笑而罢。

素芬装好一口烟，放下烟枪，起身走开。蔼人自去吸了，知道素芬还有些芥蒂，遂又自去开了抽屉，寻着笔砚票头随意点几色菜水。素芬看见，装做不理；等蔼人写毕，方道：“耐点菜末，阿要先点两样来吃夜饭？”蔼人忙应说：“好。”另开两个小碗，素芬叫娘姨拿下楼去令外场叫菜。

正是上灯时候，菜已送来，自己又添上四只荤碟，于是蔼人与素芬对酌闲谈。一时复说起屠明珠来，素芬道：“做倌人也只做得个时髦。来哚时髦个辰光，自有金花客人去烘起来。客人末真真叫讨气，一样一千洋钱，用拨来生意清点个倌人，阿要好？用拨仔时髦倌人，俚哚觉也勿觉着。价末客人哚定归要去做时髦倌人，情愿豁脱仔洋钱去拍俚马屁。”蔼人道：“耐覅说客人讨气，倌人也讨气。生意清仔末，随便啥客人巴结得非凡哚；稍微生意好仔点，难末姘戏子、做恩客才上个哉，到后来弄得一场无结果。”素芬道：“姘戏子多花到底少个，故也覅去说俚哉。我看几个时髦倌人，也无

啥好结果。耐来里时髦辰光，拣个靠得住点客人，嫁仔末好哉啘，俚哚才勿想嫁人；等到年纪大仔点，生意一清仔末，也好哉。”蔼人道：“倌人嫁人也难。要嫁人，陆里一个勿想嫁个好客人？碰着仔好客人，俚屋里大小老婆倒有好几个来浪，就嫁得去，总也勿称心个哉。要是无拨啥大小老婆末，客人靠勿住，拿耐衣裳、头面才当光仔，再出来做倌人。夷场浪常有该号事体。”素芬道：“我说要搭客人脾气对末好。脾气对仔，就穷点，只要有口饭吃吃好哉。要是差仿勿多客人，故末宁可拣个有铜钱点总好点。”蔼人笑道：“耐要拣个有铜钱点，像倪是挨勿着个哉。”素芬也笑道：“噢唷！客气得来！耐算无铜钱，耐来里骗啥人嗄？”蔼人笑道：“我就有仔铜钱，脾气勿对，耐也看勿中啘。”素芬道：“耐说说末就说勿连牵哉。”随取酒壶给蔼人筛酒。蔼人道：“酒有哉，倪吃饭罢。”素芬遂喊娘姨拿饭来，并令叫妹子翠芬来同吃。娘姨回说：“翠芬吃过哉。”蔼人、素芬两人刚吃毕饭，即有一帮打茶会客人上楼，坐在对过空房间里，随后复有叫素芬的局票。蔼人趁势要走。素芬知留不住，送至房门。蔼人下楼登轿，径回公馆。次日晚间，免不得请一班好友在林素芬家摆个双台，不必细说。

至三月初三，十点钟时，朱蔼人起来，即乘轿往大观园。只见门前挂灯结彩，张寿带着纬帽迎见，禀说：“陈老爷、洪老爷、汤老爷才来里哉。”蔼人进去厮见，动问诸事，皆已齐备。蔼人大喜，乃说道：“价末我到该首去哉，此地奉托三位。”陈小云、洪善卿、汤啸庵都说：“应得效劳。”当时蔼人复乘轿往鼎丰里屠明珠家。

第十八回终。

第十九回

错会深心两情浃洽
强扶弱体一病缠绵

按：朱蔼人乘轿至屠明珠家，吩咐轿班："打轿回去接五少爷来。"说毕登楼。鲍二姐迎着，请去房间里坐。蔼人道："倪就书房里坐哉唲。"原来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楼房，靠西两间乃正房间；东首三间，当中间为客堂，右边做了大菜间，粉壁素帏，铁床玻镜，像水晶宫一般；左边一间，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，却点缀些琴棋书画，因此唤作书房。

当下朱蔼人往东首来，只见客堂板壁全行卸去，直通后面亭子间。在亭子间里搭起一座小小戏台，檐前挂两行珠灯，台上屏帷帘幕俱系洒绣的纱罗绸缎，五光十色，不可殚述。又将吃大菜的桌椅移放客堂中央，仍铺着台单，上设玻罩彩花两架及刀叉瓶壶等架子，八块洋纱手巾，都折叠出各种花朵，插在玻璃杯内。蔼人见了，赞说："好极！"随到左边书房，望见对过厢房内屠明珠正在窗下梳头，相隔穹远，只点点头，算是招呼。鲍二姐奉上烟茶。屠明珠买的四五个讨人俱来应酬，还有那毛儿戏一班孩子亦来陪坐。

不多时，陶云甫、陶玉甫、李实夫、李鹤汀、朱淑人六个主人陆续齐集。屠明珠新妆既毕，也就过这边来。正要发帖催请黎篆鸿，恰好于老德到了，说："勿必请，来里来哉。"陶云甫乃去调派。先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、干果、糖食暨牛奶点心，装着高脚玻璃盆子，排列桌上。戏场乐人收拾伺候，等黎篆鸿一到开台。

须臾，有一管家飞奔上楼报说："黎大人来哉。"大家立起身来。屠明珠迎至楼梯边，搀了黎篆鸿的手，踅进客堂。篆鸿即嗔道："忒费事哉，做啥嗄？"众人上前厮见。惟朱淑人是初次见面，黎篆鸿上下打量一回，转向朱蔼人道："我说句讨气闲话，比仔耐再要好点哩。"众人掩口而笑，相与簇拥至书房中。屠明珠在旁道："黎大人宽宽衣哩。"说着，即伸手去代解马褂钮扣。黎篆鸿脱下，说声"对勿住"。屠明珠笑道："黎大人啥客气得来！"随将马褂交鲍二姐挂在衣架上，回身搽黎篆鸿向高椅坐下。

戏班里娘姨呈上戏目请点戏。屠明珠代说道："请于老爷点仔罢。"于老德点了两出，遂叫鲍二姐拿局票来。朱蔼人指陶玉甫、朱淑人道："今朝俚哚两家头无拨几花局来叫末那价？"黎篆鸿道："随意末哉。喜欢多叫就多叫点，叫一个也无啥。"朱蔼人乃点拨与于老德写，将各人叫过的局尽去叫来。陶玉甫还有李漱芳的妹子李浣芳可叫，只有朱淑人只叫得周双玉一个。局票写毕，陶云甫即请去入席。黎篆鸿说："太早。"陶云甫道："先用点点心。"黎篆鸿又埋冤朱蔼人费事，道："才是耐起个头碗。"

于是大众同踅出客堂来。只见大菜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，正对着戏台；另用一式茶碗放在面前。黎篆鸿道：

"倪随意坐，要吃末拿仔点好哉。"说了就先自去检一个牛奶饼，拉开傍边一只藤椅，靠壁坐下。众人只得从直遵命，随意散坐。

堂戏照例是《跳加官》开场，《跳加官》之后系点的《满床笏》、《打金枝》两出吉利戏。黎篆鸿看得厌烦，因向朱淑人道："倪来讲讲闲话。"遂挈着手，仍进书房，朱蔼人也跟进去。黎篆鸿道："耐末只管看戏去，睹应酬多花啥。"朱蔼人亦就退出。黎篆鸿令朱淑人对坐在榻床上，问他若干年纪，现读何书，曾否攀亲。朱淑人一一答应。一时，屠明珠把自己亲手剥的外国榛子、松子、胡桃等类，两手捧了，送来给黎篆鸿吃。篆鸿收下，却分一半与朱淑人，叫他："吃点哩。"淑人拈了些，仍不吃。黎篆鸿又问问短。

说话多时，屠明珠傍坐观听，微喻其意。谈至十二点钟，鲍二姐来取局票。屠明珠料道要吃大菜了，方将黎篆鸿请出客堂。众人起身，正要把酒定位，黎篆鸿不许，原拉了朱淑人并坐。众人不好过于客气，于老德以外皆依齿为序。第一道元蛤汤吃过，第二道上的板鱼。屠明珠忙替黎篆鸿用刀叉出骨。

其时叫的局已接踵而来。戏台上正做昆曲《絮阁》，钲鼓不鸣，笙琶竞奏，倒觉得清幽之致。黎篆鸿自顾背后，出局团团围住，而来者还络绎不绝，因问朱蔼人道："耐搭我叫仔几花局嗄?"朱蔼人笑道："有限得势，十几个。"黎篆鸿攒眉道："耐末就叫无淘成!"再看众人背后，有叫两三个的，有叫四五个的，单有朱淑人只叫一个局。黎篆鸿问知是周双玉，也上下打量一回，点点头道："真真是一对玉人。"众人齐声赞和。黎篆鸿复向朱蔼人道："耐做老阿哥末，勠

假痴假呆，该应搭俚哚团圆拢来，故末是正经。”朱淑人听了，满面含羞，连周双玉都低下头去。黎篆鸿道：“耐哚两家头覅客气哩，坐过来说说闲话，让倪末也听听。”朱蔼人道：“耐要听俚哚两家头说句闲话，故末难哉。”黎篆鸿怔道：“阿是哑子？”众人不禁一笑。朱蔼人笑道：“哑子末勿是哑子，不过勿开口。”黎篆鸿怂恿朱淑人道：“耐快点争气点！定归说两句拨俚哚听听，覅拨耐阿哥猜着。”朱淑人越发不好意思的。黎篆鸿再和周双玉兜搭，叫他说话。周双玉只是微笑，被篆鸿逼不过，始笑道：“无啥说碗，说啥嗄？”众人哄然道：“开仔金口哉！”黎篆鸿举杯相属道：“倪大家该应公贺一杯。”说毕，即一口吸尽，向朱淑人照杯。众人一例皆干。羞得个朱淑人彻耳通红，那里还肯吃酒？幸亏戏台上另换一出《天水关》，其声聒耳，方剪住了黎篆鸿话头。

第八道大菜将完，乃系芥辣鸡带饭。出局见了，散去大半。周双玉也要兴辞，适为黎篆鸿所见，遂道：“耐慢点去，我要搭耐说句闲话。”周双玉还道：“是说白相，朱蔼人帮着挽留，方仍归座。大姐巧囡向周双玉耳边说了些甚么，周双玉嘱咐“就来”，巧囡答应先去。迨至席终，各用一杯牛奶咖啡，揩面漱口而散。恰好毛儿戏正本同时唱毕，娘姨再请点戏。黎篆鸿道：“随便啥人去点点罢。”朱蔼人素知黎篆鸿须睡中觉，不如暂行停场，俟晚间两班合演为妙，并不与黎篆鸿商量，竟自将这班毛儿戏遣散了。

黎篆鸿丢开众人，左手挈了朱淑人，右手挈了周双玉，道：“倪到该搭来。”慢慢踱至左边大菜间中，向靠壁半榻气褥坐下，令朱淑人、周双玉分坐两傍，遂问周双玉若干年纪、寓居何处、有无亲娘。周双玉一一应答。黎篆鸿转问朱

淑人："几时做起？"朱淑人茫然不解，周双玉代答道："就不过前月底，朱老爷替俚乃叫仔一个局，倪搭来也勿曾来歇。"黎篆鸿登时沉下脸，埋冤朱淑人道："耐个人真勿好！日日望耐来，耐为啥勿来嗄？"朱淑人倒吃一吓。被周双玉"嗤"的一笑，朱淑人才回过味来。

黎篆鸿复安慰周双玉道："耐覅动气，明朝我同俚一淘来末哉。俚要是再勿好末，耐告诉我，我来打俚。"周双玉别转头笑道："谢谢耐。"黎篆鸿道："故歇覅耐谢。我搭耐做仔个大媒人末，耐一淘谢我末哉。"说得周双玉亦敛笑不语。黎篆鸿道："阿是耐勿肯嫁拨俚？耐看实概一个小伙子，嫁仔俚阿有啥勿好？耐勿肯，错过个哩。"周双玉道："倪陆里有该号福气。"黎篆鸿道："我搭耐做主末，就是耐福气。耐答应仔一声，我一说就成功哉啘。"周双玉仍不语。篆鸿连道："说哩，阿肯嗄？"双玉嗔道："黎大人，耐该号闲话阿有啥问倪个嗄？"黎篆鸿道："阿是要问耐无娒？故也勿差。耐肯仔末我生来去问耐无娒。"周双玉仍别转头不语。

适值鲍二姐送茶进房，周双玉就觍说道："黎大人吃茶罢。"黎篆鸿接茶在手，因问鲍二姐："俚哚几花人呢？"鲍二姐道："才来里书房里讲闲话，阿要去请过来？"黎篆鸿说："覅去请。"将茶碗授与鲍二姐，遂横身躺在半榻上。鲍二姐既去，房内静悄悄的，不觉模模糊糊，口开眼闭。周双玉先已瞍见，即捏手捏脚一溜而去。

朱淑人依然陪坐，不敢离开。俄延之间，闻得黎篆鸿鼻管中鼾声渐起，乃故意咳嗽一声，亦并未惊醒，于是朱淑人也溜出房来，要寻周双玉说话。踅至对过收房里，只见朱、陶、李诸人陪着于老德围坐长谈，屠明珠在旁搭话，独不见

周双玉。正要退出，却为屠明珠所见，急忙问道："阿是黎大人一干仔来浪？"朱淑人点点头，屠明珠慌的赶去。

朱淑人趁势回身，立在房门前思索，猜不出周双玉去向。偶然向外望之，忽见东首厢房楼窗口靠着一人，看时，正是周双玉。朱淑人不胜之喜，竟大着胆从房后抄向东来，进了屠明珠的正房间，放轻脚步，掩至周双玉背后。周双玉早自乖觉，只做不理。朱淑人慢慢伸手去摸他手腕，周双玉欻地将手一豁，大声道："覅噪哩！"朱淑人初不料其如此，猛吃一惊，退下两步，缩在榻床前呆脸出神。

周双玉等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回过头来看他做甚，不料他竟像吓痴一般，知道自己莽撞了些，觉得很不过意，心想如何去安慰他。想来想去，不得主意，只斜瞟了一眼，微微的似笑不笑。朱淑人始放下心，叹口气道："耐好，吓得我来要死！"周双玉忍笑低声道："耐晓得吓末，再要动手动脚！"朱淑人道："我陆里敢动手动脚，我要问耐一句闲话。"周双玉问："是啥闲话？"朱淑人道："我问耐公阳里来哚陆里？耐屋里有几花人？我阿好到耐搭来？"周双玉总不答言，朱淑人连问几遍，周双玉厌烦道："勿晓得。"说了，即立起身来往外竟去。朱淑人怔怔的看着他，不好拦阻。周双玉踅至帘前，重复转身笑问朱淑人道："耐搭洪善卿阿知己？"朱淑人想了想道："洪善卿知己末勿知己，我阿哥搭俚也老朋友哉。"周双玉道："耐去寻洪善卿好哉。"

朱淑人正要问他缘故，周双玉已自出房。朱淑人只得跟着，同过西边书房里来。正遇巧囡来接，周双玉即欲辞去。朱蔼人道："耐去搭黎大人说一声。"屠明珠道："黎大人困着来浪，覅说哉。"朱蔼人沉吟道："价末去罢，晚歇再叫末哉。"

刚打发周双玉去后，随后一个娘姨从帘子缝里探头探脑。陶玉甫见了，忙至外间，唧唧说了一会，仍回书房陪坐。陶云甫见玉甫神色不定，乃道："咿有啥花头哉，阿是？"玉甫嗫嚅道："无啥，说漱芳有点勿适意。"陶云甫道："坎坎蛮好来里。"玉甫随口道："怎晓得俚！"云甫鼻子里"哼"的冷笑道："耐要去末先去出一埭，故歇无啥事体，晚歇早点来。"

玉甫得不的一声，便辞众人而行，下楼登轿，径往东兴里李漱芳家。趄进房间，只见李漱芳拥被而卧，单有妹子李浣芳爬在床口相陪。陶玉甫先伸手向额上一按，稍觉有些发烧。浣芳连叫："阿姐，姐夫来哉。"漱芳睁眼见了，说道："耐勠就来哩，耐阿哥阿要说嗄？"玉甫道："阿哥教我来，勿要紧个。"漱芳道："为啥倒教耐来？"玉甫道："阿哥说，教我先来一埭，晚歇末早点去。"漱芳半晌才接说道："耐阿哥是蛮好，耐勠去搭俚强，就听点俚闲话末哉。"玉甫不答，伏下身子，把漱芳两手塞进被窝，拉起被来直盖到脖子里，将两肩膀裹得严严的，只露出半面通气。又劝漱芳卸下耳环，漱芳不肯，道："我困一歇就好哉。"玉甫道："耐坎坎一点点无啥，阿是轿子里吹仔风？"漱芳道："勿是。就拨来倒霉个《天水关》，闹得来头脑子要涨煞快。"玉甫道："价末耐为啥勿先走哩？"漱芳道："局还勿曾齐，我阿好意思先走？"玉甫道："故也勿要紧哩。"浣芳插嘴道："姐夫，耐也说一声个哩。耐说仔末让阿姐先走，我末多坐歇，阿是蛮好？"玉甫道："耐为啥勿说一声？"浣芳道："我勿晓得阿姐来里勿适意碗。"玉甫笑道："耐勿晓得，我倒晓得哉！"浣芳也自笑了。

于是玉甫就床沿坐下，浣芳靠在玉甫膝前，都不言语。漱芳眼睁睁地并未睡着。到了上灯时分，陶云甫的轿班来说："摆台面哉，请二少爷就过去。"玉甫应诺。漱芳偏也听见，乃道："耐快点去罢，覅拨耐阿哥说。"玉甫道："正好哩。"漱芳道："勿呀！早点去末早点来，耐阿哥看见仔阿见得耐好。忽然，总说是耐迷昏哉，连搭仔正经事体才勿管。"玉甫一想，转向沈芳道："价末耐陪陪俚，覅走开。"漱芳忙道："覅。让俚去吃夜饭，吃仔饭末出局去。"浣芳道："我就该搭吃哉呀。"漱芳道："我覅吃，耐搭无娒两家头吃罢。"玉甫劝道："耐也多少吃一口，阿好？耐勿吃，耐无娒先要急杀哉。"漱芳道："我晓得哉，耐去罢。"

当下玉甫乘轿至鼎丰里屠明珠家赴席。浣芳仍爬在床沿问长问短。漱芳道："耐去搭无娒说，我要困一歇，无啥勿适意，夜饭末覅吃哉。"浣芳初不肯去说，后被漱芳催逼而去。

须臾，漱芳的亲生娘李秀姐从床后推门进房，见房内没人，说道："二少爷啥去哉嗄??漱芳道："我教俚去个。俚乃做主人，生来要应酬歇。"李秀姐踅至床前看看面色，东揣西摸了一回。漱芳笑阻道："无娒覅哩，我无啥勿适意呀。"秀姐道："耐阿想吃啥？教俚哚去做，灶下空来浪。"漱芳道："我覅吃。"秀姐道："我有一碗五香鸽子来浪，教俚哚炖口稀饭，耐晚歇吃。"漱芳道："无娒，耐吃罢。我想着仔就勿好过，陆里吃得落？"

秀姐复叮嘱几句，将妆台上长颈灯台拨得高高的，再将厢房挂的保险灯集下了些，随手放下窗帘，原出后房门，自去吃夜饭，只剩李漱芳一人在房。

第十九回终。

第二十回

提心事对镜出谵言
动情魔同衾惊噩梦

按：李漱芳病中自要静养，连阿招、大阿金都不许伺候，眼睁睁地睡在床上，并没有一人相陪。捱了多时，思欲小遣，自己披衣下床，靸双便鞋，手扶床栏摸至床背后。刚向净桶坐下，忽听得后房门呀的声响，开了一缝，漱芳忙问："啥人?"没人答应，心下便自着急。慌欲起身，只见乌黑的一团从门缝里滚进来，直滚向大床下去。漱芳急的不及结带，一步一跌扑至房中，扶住中间大理石圆台，方才站定。正欲点火去看是什么，原来一只乌云盖雪的大黑猫，从床下钻出来，望漱芳"嗥"然一声，直挺挺的立着。漱芳发狠，把脚一跺，那猫窜至房门前，还回过头来瞪出两只通明眼睛眈眈相视。

漱芳没奈何，回至床前，心里兀自"突突"地跳；要喊个人来陪伴，又恐惊动无悔，只得忍住，仍上床拥被危坐。适值陶玉甫的局票来叫浣芳。浣芳打扮了，进房见漱芳，说道："阿姐，我去哉。阿有啥闲话搭姐夫说?"漱芳道："无

啥，教俚酒少吃点，吃好仔就来。”浣芳答应要走。漱芳复叫住，问：“啥人跟局？”浣芳说是阿招。漱芳道：“教大阿金也跟得去代代酒。”浣芳答应自去了。

漱芳觉支不住，且自躺下。不料那大黑猫偏会打岔，又藏藏躲躲溜进房中。漱芳面向里睡，没有理会。那猫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妆台，将妆台上所有洋镜、灯台、茶壶、自鸣钟等物，一件一件撅起鼻子尽着去闻。漱芳见帐子里一个黑影子闪动，好像是个人头，登时吓得满身寒凛，手足发抖，连喊都喊不出。比及硬撑起来，那猫已一跳窜去。漱芳切齿骂道：“短命众生，敲杀俚！”存想一回，神志稍定，随手向镜台上取一面手镜照看，一张黄瘦面庞，涨得像福橘一般。叹一口气，丢下手镜，翻身向外睡下，仍是眼睁睁地只等陶玉甫散席回来。等了许久，不但玉甫杳然，连浣芳也一去不返。

正自心焦，恰好李秀姐复进房，向漱芳道：“稀饭好哉，吃仔口罢。”漱芳道：“无娒，我无啥呀。故歇吃勿落，晚歇吃。”秀姐道：“价末晚歇要吃末，耐说。我困仔，俚哚陆里想得着？”漱芳应诺，转问秀姐道：“浣芳出局去仔歇哉，还勿曾转来？”秀姐道：“浣芳要转局去。”漱芳道：“浣芳转局去仔末，耐也教个相帮去张张二少爷哩。”秀姐道：“相帮才出去哉。二少爷搭有大阿金来浪。”漱芳道：“等相帮转来仔，教俚哚就去。”秀姐道：“等俚哚转来等到啥辰光去！我教灶下去末哉。”即时到客堂里喊灶下出来，令他“去张张陶二少爷。”

灶下应命要走，陶玉甫却已乘轿来了，大阿金也跟了回来。秀姐大喜道：“来哉，来哉！勠去哉。”玉甫径至漱芳床前，问漱芳道：“等仔半日哉，阿觉着气闷？”漱芳道：“无

啥。台面阿曾散?”玉甫道:“匆曾哩。老老头高兴得来,点仔十几出戏,差匆多要唱到天亮㖸。”漱芳道:“耐先走末,阿搭俚㖸说一声?”玉甫笑道:“我说有点头痛,酒也一点吃匆落。俚㖸说:‘耐头痛末转去罢。’难末我先走哉啘。”漱芳道:“阿是真个头痛嗄?”玉甫笑道:“真是真个,坐来浪末要头痛,一走就匆痛哉。”漱芳也笑道:“耐末也刁得来,怪匆得耐阿哥要说。”玉甫笑道:“阿哥对仔我笑,倒匆曾说啥。”漱芳笑道:“耐阿哥是气昏仔了来浪笑。”玉甫笑而不言,仍就床沿坐下,摸摸漱芳的手心,问:“故歇阿好点?”漱芳道:“原不过实概哉哩。”又问:“夜饭吃几花?”漱芳道:“匆曾吃。无娒燉稀饭来浪,耐阿要吃?耐吃末,我也吃点末哉。”玉甫便要喊大阿金,大阿金正奉了李秀姐之命来问玉甫:“阿要吃稀饭?”玉甫即令搬来。

大阿金去搬时,玉甫向漱芳道:“耐无娒要骗耐吃口稀饭,真真是匆容易!耐多吃点,无娒阿要快活?”漱芳道:“耐倒说得写意㖸。我自家蛮要吃来里,吃匆落末那价呢?”

当下大阿金端进一大盘,放在妆台上,另点一盏保险台灯。玉甫扶漱芳坐在床上,自己就在床沿,各取一碗稀饭同吃。玉甫见那盘内四色精致素碟,再有一小碗五香鸽子,甚是清爽,劝漱芳吃些。漱芳摇头,只夹了些雪里红过口。

正吃之时,可巧浣芳转局回家,不及更衣,即来问候阿姐;见了玉甫,笑道:“我说姐夫来仔歇哉。”又道:“耐㖸来里吃啥,我也要吃个。”随回头叫阿招:“快点搭我盛一碗来哩。”阿招道:“换仔衣裳了吃哩,啥要紧嗄。”浣芳急急脱下出局衣裳,交与阿招,连催大阿金去盛碗稀饭,靠妆台立着便吃;吃着又自己好笑,引得玉甫、漱芳也都笑了。

不多时，大家吃毕洗脸。大阿金复来说道：“二少爷，无婳请耐过去说句闲话。”玉甫不解何事，令浣芳伴漱芳，也出后房门，踅过后面李秀姐房里。秀姐迎见请坐，说道：“二少爷，我看倪病倒勿好哩。单是发几个寒热，故也无啥要紧，倪个病勿像是寒热呀。从正月里到故歇，饭末一径吃勿落；耐看倪身浪，瘦得来单剩仔骨头哉！二少爷，耐也劝劝倪，该应请个先生来，吃两贴药末好哩。”玉甫道：“倪个病，旧年冬里就该应请个先生来医治医治。我也搭倪说仔几转哚，倪定归勿肯吃药，教我也无法子。”秀姐道：“倪是一径实概脾气，生仔病末勿肯说出来，问倪总说是好点。请仔先生来教倪吃药，倪倒要勿快活哉。不过我来里想，故歇该个病勿比仔别样，倪再要勿肯吃药，二少爷，勿是我说倪，七八分要成功哉哩！”玉甫垂头无语。秀姐道：“耐去劝倪，也覅说啥，单说是请个先生来，吃两贴药末好得快点。耐倘然老实说仔，倪心里一急，再要急出啥病来，倒加二勿好哉。二少爷，耐末也覅急，就急杀也无么用。倪个病终究勿长远，吃仔两贴药还勿要紧哩。”玉甫攒眉道：“要紧是勿要紧，不过倪也要自家保重点末好。随便啥事体，推扳一点点，倪就勿快活。耐想，倪病陆里会好？”秀姐道：“二少爷，耐是蛮明白来浪。倪自家晓得保重点，也无拨该个病哉，才为仔勿快活了起个头哓。故末也要耐二少爷去说说倪，倪还好点。”

玉甫点头无语。秀姐又说些别的，玉甫方兴辞，原回漱芳房来。漱芳问道：“无婳请耐去说啥？”玉甫道：“无啥，说屠明珠搭阿是烧路头。”漱芳道：“勿是该个闲话，无婳来浪说我哓。”玉甫道：“无婳为啥说耐？”漱芳道：“耐覅来骗

我，我也猜着个哉。”玉甫笑道：“耐猜着仔末，再要问我？”漱芳默然。

浣芳拉了玉甫踅至床前，推他坐下；自己爬在玉甫身上，问：“无娒真个说啥？”玉甫道：“无娒说耐勿好。”浣芳道：“说我啥勿好？”玉甫道：“说耐勿听阿姐个闲话；阿姐为仔耐勿快活，生个病。”浣芳道：“再说啥？”玉甫道：“再说末，说耐阿姐也勿好。浣芳道：“阿姐啥勿好嗄？”玉甫道：“阿姐末勿听无娒个闲话。听仔无娒，吃点鸦片烟，寻寻开心，陆里会生病嗄。”浣芳道：“耐瞎说！啥人教阿姐吃鸦片烟？吃仔鸦片烟加二勿好哉！”

正说时，漱芳伸手要茶。玉甫忙取茶壶，凑在嘴边吸了两口，漱芳从容说道：“倪无娒是单养我一干仔。我有点勿适意仔，俚嘴里末勿说，心里是急杀来浪。我也巴勿得早点好仔末，让俚也快活点，陆里晓得一径病到仔故歇还勿好。我自家拿面镜子来照照，瘦得来是勿像啥人个哉！说是请先生吃药，真真吃好仔也无啥，我该个病陆里吃得好嗄！旧年生仔病下来，头一个先是无娒急得来要死，耐开也无拨一日舒舒齐齐。我再要请先生哉、吃药哉，吵得一家人才勿安逸。娘姨、大姐做生活还忙杀来浪，再要搭我煎药，俚哚生来勿好来说我，说起来终究是为我一干子，病末倒原勿好，阿是无啥意思？”玉甫道：“故是耐自家来里多心，再有啥人来说耐？我说末，勿吃药也无啥，不过好起来慢性点；吃两贴药末早点好。耐说阿对？”漱芳道：“无娒定归要去请先生，故也只好依俚。倘然吃仔药原勿好，无娒加二要急杀哉。我想，我从小到故歇，无娒一径稀奇杀仔，随便要啥，俚总依我。我无拨一点点好处拨俚，倒害俚要急杀快，耐说

我陆里对得住俚?”玉甫道：“耐无姆就为仔耐病，耐病好仔，俚也好哉，耐也无啥对勿住。”漱芳道：“我自家生个病，自家阿有啥勿觉着?该个病，死末勿见得就死，要俚好倒也难个哉。我是一径常恐无姆几个人听见仔要发极，一径勿曾说，故歇也只好说哉。耐末也白认得仔我一场：先起头说个几花闲话，勠去提起哉；要末该世里碰着仔，再补偿耐。我自家想，我也无啥豁勿开，就不过一个无姆苦恼点。无姆说末说苦恼，终究有个兄弟来里，耐再照应点俚，还算无啥，我就死仔也蛮放心。除脱仔无姆，就是俚。”说着，手指浣芳，“俚虽然勿是我亲生妹子，一径搭我蛮要好，赛过是亲生个一样。我死仔，倒是俚先要吃苦，我故歇别样事体才勿想，就是该个一桩事体要求耐。耐倘然勿忘记我。耐就听我一句闲话：依仔我，耐等我一死仔末，耐拿浣芳就讨仔转去，赛过是讨仔我。”隔两日，俚要想着我阿姐个好处，也拨我一口羹饭吃吃，让我做仔鬼也好有个着落，故末我一生一世事体也总算是完全个哉。”

漱芳只管唠叨，谁想浣芳站在一傍，先时还怔怔的听着，听到这里，不禁“哇”的一声竟哭出来，再收纳不住。玉甫忙上前去劝。浣芳一撒手，带哭跑去，直哭到李秀姐房里，叫声“无姆”，说：“阿姐勿好哉呀!”秀姐猛吃一吓，急问：“做啥?”浣芳说不出，把手指道：“无姆去看哩!”秀姐要去看时，玉甫也跑过来，连说：“无啥，无啥。”遂将漱芳说话略述几句，复埋冤浣芳性急。秀姐也埋冤道：“耐啥一点勿懂事!阿姐是生仔病了，说说罢哉，阿是真个勿好哉嗄。”

于是秀姐挈了浣芳的手，与玉甫偕至前边，并立在漱芳床前。见漱芳没甚不好，大家放心。秀姐乃呵呵笑道：“俚

末阿晓得啥？听见耐说得苦恼末，就急杀哉。倒吓得我来要死！”漱芳见浣芳泪痕未干，微笑道：“耐要哭末，等我死仔多哭两声末哉，啥要紧得来！”秀姐道：“耐也覅说哉哩。再说说，俚再要哭哉。”随望望妆台上摆的黑石自鸣钟，道：“天也十二点钟哉，到我房里去困罢。”挈了浣芳的手要走。浣芳不肯去，道：“我就该搭藤高椅浪困末哉。”秀姐道：“藤高椅浪陆里好困？快点去哩！”浣芳又急的要哭。玉甫调停道：“让俚该搭床浪困罢。该只床三个人困也蛮适意哉。”

秀姐便就依了，再叮嘱浣芳“覅哭”，方去。随后大阿金、阿招齐来收拾，吹灯掩门，叫声“安置”而退。玉甫令浣芳先睡，浣芳宽去外面大衣，自去漱芳脚后里床曲体拳卧。玉甫也穿着紧身衫裤，和漱芳并坐多时，方各睡下。

玉甫心想漱芳的病，甚是焦急，那里睡得着？漱芳先已睡熟，玉甫觉天色很热，想欲翻身，却被漱芳臂膊搭在肋下，不敢惊动，只轻轻探出手来，将自己这边盖的衣服揭去一层，随手一甩，直甩在里床浣芳身边。浣芳仍寂然不动，想也是睡熟的了。玉甫睁眼看时，妆台上点的灯台隔着纱帐，黑魆魆看不清楚，约摸两点钟光景。四下里已静悄悄的，惟远远听得马路上还有些车轮碾动声音。玉甫稍觉心下清凉了些，渐渐要睡。

朦胧之间，忽然漱芳在睡梦中大声员唤，一只手抓住玉甫捆身子，狠命的往里挣，口中只喊道：“我勿去呀！我勿去呀！”玉甫早自惊醒，连说：“我来里呀，覅吓哩。”慌忙起身，抱住漱芳，且摇且拍。漱芳才醒转来，手中兀自紧紧揣着不放，瞪着眼看定玉甫，只是喘气。玉甫问：“阿是做梦？”漱芳半日方道：“两个外国人要拉我去呀！”玉甫道：

"耐总是日里看见仔外国人了，吓哉。"漱芳喘定，放手，又叹口气道："我腰里酸得来。"玉甫道："阿要我来跌跌？"漱芳道："我要翻转去。"

玉甫乃侧转身，让漱芳翻身向内。漱芳缩紧身子，钻进被窝中，一头顶住玉甫怀里，教玉甫两手合抱而卧。这一翻身，复惊醒了浣芳，先叫一声"姐夫"。玉甫应了，浣芳便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问："阿姐喤？"玉甫道："阿姐末困哉：耐快点困喤，起来做啥？"浣芳道："阿姐困来哚陆里嗄？"玉甫道："哪，来里该搭。"浣芳不信，爬过来扳开被横头，看见了方罢。玉甫催他去困。浣芳睡下，复叫道："姐夫，耐覅困着；等我困着仔末，耐困。"玉甫随口应承。

一会儿，大家不知不觉同归黑甜乡中。及至明日九点钟时都未起身。大阿金在床前隔帐子低声叫："二少爷。"陶玉甫、李漱芳同时惊醒。大阿金呈上一张条子，玉甫看是云甫的笔迹，看毕回说："晓得哉。"大阿金出去传言。漱芳问："啥事体？"玉甫道："黎篆鸿昨夜接着个电报，说有要紧要体，今朝转去哉。阿哥教我等一歇一淘去送送。"漱芳道："耐阿哥倒巴结哚。"玉甫道："耐困来浪，我去一埭就来。"漱芳道："昨夜耐赛过勿曾困，晚歇早点转来，再困歇。"

玉甫方着好衣裳下床，浣芳也醒了，嚷道："姐夫啥起来哉嗄？耐倒喊也勿喊我一声就起来哉。"说着，已爬下床来。玉甫急取他衣裳替他披上。漱芳道："耐也多着点，黄浦滩风大。"玉甫自己乃换了一件棉马褂，替浣芳加上一件棉马甲。收拾粗完，陶云甫已乘轿而来。玉甫忙将帐子放下，请云甫到房里来。

第二十回终。

第二十一回

问失物瞒客诈求签
限归期怕妻偷摆酒

按：陶玉甫请陶云甫到李漱芳房里来坐。云甫先问漱芳的病，便催玉甫洗脸打辫，吃些点心，然后各自上轿，出东兴里，向黄浦滩来。只见一只小火轮船泊在洋行码头。先有一肩官轿、一辆马车，傍岸停着。陶云甫、陶玉甫投上名片，黎篆鸿迎进中舱。舱内还有李实夫、李鹤汀叔侄两位，也是来送行的。大家相见就坐，叙些别话。

须臾，于老德、朱蔼人乘轿同至。黎篆鸿一见，即问："如何？"朱蔼人道："说好哉，总共八千洋钱。"黎篆鸿拱手说："费神。"李实夫问是何事，黎篆鸿道："买两样旧物事。"于老德道："物事总算无啥，价钱也可以哉，单是一件五尺高景泰窑花瓶就三千洋钱㖏。"李实夫吐舌摇头道："勠去买哉，要俚做啥？"黎篆鸿笑而不言。

徘徊片刻，将要开船，大家兴辞登岸。黎篆鸿、于老德送至船头，陶云甫、陶玉甫、朱蔼人皆乘轿而回。惟李实夫与李鹤汀坐的马车。马夫本是稔熟，径驶至四马路尚仁里口

停下。李实夫知道李鹤汀要往杨媛媛家，因推说有事，不肯同行。鹤汀知道实夫脾气，遂作别进弄。

李实夫实无所事，心想：天色尚早，那里去好？不若仍去扰诸十全的便饭为妙。当下一直朝西，至大兴里，刚跨进诸十全家门口，只见客堂里坐着一个老婆子，便是花雨楼所见挤紧眼睛的那个。实夫好生诧异。诸三姐迎见，嚷道："阿唷！李老爷来哉。"说着，慌即跑出天井，一把拉住实夫袖子，拉进客堂。那老婆子见机，起身告辞。诸三姐也不留，只道："闲仔末来白相。"那老婆子道谢而去。诸三姐关门回来，说："李老爷楼浪去哩。"

实夫到了楼上，房内并无一人。诸三姐一面划根自来火点烟灯，一面说道："李老爷，对勿住，请坐一歇。十全末烧香去，要转来快哉。耐吃烟哩，我去泡茶来。"诸三姐正要走，实夫叫住，问那个老婆子是何人。诸三姐道："俚叫郭孝婆，是我个阿姐。李老爷阿认得俚？"实夫道："人是勿认得，来浪花雨楼看见仔几转哉。"诸三姐道："李老爷，耐扔认得俚，说起来耐也晓得哉。俚末就是倪七姊妹个大阿姐。从前倪有七个人，才是姊妹淘里，为仔要好了，结拜个姊妹，一淘做生意，一淘白相，来里上海也总算有点名气个哉。李老爷，耐阿看见照相店里有'七姊妹'个照相片子？就是倪啘。"实夫道："噢，耐就是七姊妹。价末一径倒勿曾说起。"诸三姐道："阿是说仔七姊妹，李老爷就晓得哉。难故歇从此七姊妹，勿比得先起头，嫁个末嫁哉，死个末死哉，单剩倪三家头来浪。郭教婆是大姐，弄得实概样式。我末挨着第三。再有第二个阿姐，叫黄二姐，算顶好点，该仔几个讨人，自家开个堂子，生意倒蛮好。"实夫道："故歇郭

孝婆来里做啥?”诸三姐道:“说起倪大阿姐来,再讨气也无拨。本事末挨着俚顶大,独是运道勿好。前年还寻着一头生意,刚刚做仔两个月,拨新衙门来捉得去,倒说是俚拐逃,吃仔一年多官司,旧年年底坎坎放出来。”

实夫再要问时,忽听得楼下门铃摇响。诸三姐道:“十全转来哉。”即忙下楼去迎。实夫抬头隔着玻璃窗一望,只见诸十全既已进门,后面却还跟着一个年轻俊俏后生,穿着玄色湖绉夹裤,白灰宁绸棉褂。实夫料道是新打的一户野鸡客人,便留心侧耳去听。听得诸三姐迎至楼下客堂里,与那后生唧唧说话,但听不清说的甚么。说毕,诸三姐乃往厨下泡茶,送上楼来。

实夫趁此要走,诸三姐拉住低声道:“李老爷覅去哩。耐道是啥人?该个末就是俚家主公呀,一淘同得去烧香转来。我说楼浪有女客来里,俚勿上来,就要去哉。李老爷,耐请坐一歇,对勿住。”实夫失惊道:“俚有实概一个家主公!”诸三姐道:“倒勿是。”实夫想了一想道:“倘忙俚定归要楼浪来末,那价呢?”诸三姐道:“李老爷放心。俚阿敢上来!就上来仔,有我来里,也勿要紧唲。”

实夫归坐无语。诸三姐复下楼去张罗一会,果然那后生竟自去了。诸十全送出门口,又和诸三姐同往厨下唧唧说了一会,始上楼来陪实夫。实夫问:“阿是耐家主公?”诸十全含笑不答。实夫紧着要问,诸十全嗔道:“耐问俚做啥嗄?”实夫道:“问问耐家主公末也无啥唲,阿有啥人来抢得去仔了发极。”诸十全道:“覅耐问。”实夫笑道:“噢唷!有仔个家主公了,稀奇得来!问一声都勿许问。”诸十全伸手去实夫腿上捽了一把,实夫叫声“阿唷喂”。诸十全道:“耐阿要

说?”实夫连道:“勿说哉,勿说哉!”诸十全方才放手。

实夫仍洋嘻嘻笑着说道:“耐个家主公倒出色得野哚!年纪末轻,蛮蛮标致个面孔,就是一身衣裳也着得价清爽,真真是耐好福气。”诸十全听了,欻地连身直扑上去,将实夫揿倒在烟塌上,两手向肋下乱搔乱戳。实夫笑得涎流气噎,没个开交。幸值诸三姐来问中饭,诸十全讪讪的只得走开。诸三姐扶起实夫,笑道:“李老爷,耐也是怕肉痒个?倒搭俚家主公差勿多。”实夫道:“耐再要去说俚家主公!为是我说仔俚家主公末,俚动气,搭我噪。”诸三姐道:“耐说俚家主公啥,俚动气?”实夫道:“我说俚家主公好,勿曾说啥。”诸三姐道:“耐末说好,俚只道仔耐调皮,寻俚个开心,阿对?”实夫笑而点头,却偷眼去看诸十全,见诸十全靠窗端坐,哆口低头,剔理指甲,早羞得满面红光,油滑如镜。实夫便不再说。诸三姐问道:“李老爷吃啥?我去叫菜。”实夫随意说了两色,诸三姐即时去叫。

实夫吸过两口烟,令诸十全坐近前来说些闲话。诸十全向怀中摸出一纸签诗,授与实夫看了,即请推详。实夫道:“阿是问生意好勿好?”诸十全嗔道:“耐末真真调皮得来!倪做啥生意嗄?”实夫道:“价末是问耐家主公?”诸十全又欻地叉起两手,实夫慌忙起身躲避,连声告饶。诸十全乘间把签诗抢回,说:“覅耐详哉。”实夫涎着脸伸手去讨,说:“覅动气,让我来念拨耐听。”诸十全越发把签诗撩在桌上,别转头,说:“我覅听。”

实夫甚觉没意思,想了想,正色说道:“该个签末是中平,句子倒说得蛮好,就是上上签也不过实概。”诸十全听说,回头向桌上去看,果然是“中平签”。实夫趁势过去指

点道："耐看该搭阿是说得蛮好？"诸十全道："说个啥？耐念念看哩。"实夫道："我来念，我来念。"一手取过签诗来，将前面四句丢开，单念旁边注解的四句道：

媒到婚姻遂，医来疾病除。
行人虽未至，失物自无虞。

念毕，诸十全原是茫然。实夫复逐句演说一遍。诸十全问道："啥物事叫'医来'？"实夫道："'医来'末就是说请先生。请着仔先生，病就好哉。"诸十全道："先生陆里去请嗄？"实夫道："故是俚倒勿曾说哩。耐生仔啥个病，要请先生？"诸十全推说："无啥。"实夫道："耐要请先生，问我好哉。我有个朋友，内外科才会，真真好本事。随便耐稀奇古怪个病，俚一把脉，就有数哉。阿要去请俚来？"诸十全道："我无啥病末，请先生来做啥？"实夫道："耐说陆里去请先生，我问耐阿要请；耐勿说，我阿好问耐？"诸十全自觉好笑，并不答言。实夫再要问时，诸三姐已叫菜回来，搬上中饭，方打断话头不提。

饭毕，李实夫欲往花雨楼去吸烟。诸十全虽未坚留，却叮嘱道："晚歇早点来，该搭来用夜饭，我等来里。"实夫应承下楼。诸三姐也赶着叮嘱两句，送至门首而别。

实夫出了大兴里，由四马路缓步东行，刚经过尚仁里口，恰遇一班熟识朋友从东踅来，系是罗子富、王莲生、朱蔼人及姚季莼四位。李实夫不及招呼，早被姚季莼一把拉住，说："妙极哉，一淘去！"

李实夫固辞不获，被姚季莼拉进尚仁里，直往卫霞仙家

来。只见客堂中挂一轴神模，四众道流，对坐宣卷，香烟缭绕，钟鼓悠扬，李实夫就猜着几分。姚季莼让众人上楼。到了房里，卫霞仙接见坐定。姚季莼即令大姐阿巧："喊下去，台面摆起来。"李实夫乃道："我坎坎吃饭，陆里吃得落？"姚季莼道："啥人勿是坎坎吃饭！耐吃勿落末，请坐歇，谈谈。"朱蔼人道："实翁阿是要紧用筒烟？"卫霞仙道："烟末该搭有来里啘。"李实夫让别人先吸。王莲生道："倪是才吃过歇哉，耐请罢。"实夫知道不能脱身，只得向榻床上吸起烟来。

姚季莼去开局票。先开了罗子富、朱蔼人两个局，问王莲生："阿是两个一淘叫？"莲生忙摇手道："叫仔小红末哉。"问到李实夫叫啥人，实夫尚未说出，众人齐道："生来屠明珠哉啘。"实夫要阻挡时，姚季莼已将局票写毕发下，又连声催"起手巾"。

李实夫只吸得三口烟，尚未过瘾，乃问姚季莼道："耐吃酒末，晚歇吃也正好啘，啥要紧嗄？"罗子富笑道："要紧是勿要紧，难为仔两个膝馒头末，就晚歇也无啥。"李实夫还不懂。姚季莼不好意思，解说道："为仔今朝宣卷，倪早点吃好仔，晚歇再有客人来吃酒末，房间空来里哉，阿对？"卫霞仙插嘴道："啥人要耐让房间嗄？耐说要晚点吃，就晚点吃末哉啘。"即回头令阿巧："下头去说一声，局票慢点发，晚歇吃哉。"阿巧不知就里，答应要走。姚季莼连忙喊住道："覅去说哉，台面摆好哉呀。"卫霞仙道："台面末摆来浪末哉。"季莼道："我肚皮也饿煞来里，就故歇吃仔罢。"霞仙道："耐说坎坎吃饭呀，阿要先买点点心来点点。"说着，又令阿巧去买点心。季莼没奈何，低声央告道："谢谢

耐，覅难为我，哝哝罢！”霞仙嗤的笑道：“价末耐为啥倒说倪嗄，阿是倪教耐早点吃？”季莼连说：“勿是，勿是！”霞仙方罢了，仍咕噜道：“人人怕家主婆，总勿像耐怕得实概样式！真真也少有出见个。”说得众人洪堂大笑。姚季莼涎着脸无可掩饰，幸而外场起手巾上来，季莼趁势请众人入席。

酒过三巡，黄翠凤、沈小红、林素芬陆续齐来，惟屠明珠后至。朱蔼人手指李实夫告诉屠明珠道：“俚乃搭黎大人来里吃醋哉，勿肯叫耐。”屠明珠道：“俚乃搭黎大人末吃啥醋嗄？俚乃勿肯叫，勿是个吃醋，总寻着仔头寸来浪哉，想叫别人，阿晓得？”李实夫问：“想叫啥人？”屠明珠道：“怎晓得耐。”李实夫只是讪笑，王莲生也笑道：“做客人倒也勿好做。耐三日天勿去叫俚个局，俚哚就瞎说，总说是叫仔别人哉，才实概个。”沈小红坐在背后，冷接一句道：“倒勿是瞎说啘。”罗子富大笑道：“啥勿是瞎说嗄！客人末也来里瞎说，倌人末也来里瞎说！故歇末吃酒，瞎说个多花啥。”姚季莼喝声采，叫阿巧取大杯来。当下摆庄豁拳，闹了一阵。及至酒阑局散，已日色沉西矣。

罗子富因姚季莼要早些归家，不敢放量，覆杯告醉。姚季莼乃命拿干稀饭来。李实夫饭也不吃，先就兴辞。王莲生、朱蔼人只吃一口，要紧吸烟，也匆匆辞去。惟罗子富吃了两碗干饭，始揩面、漱口而行。姚季莼即要同走，卫霞仙拉住道：“倪吃酒客人勿曾来哩，耐就要让房间哉？”姚季莼笑道：“要来快哉呀。”霞仙道：“就来仔末，等俚哚亭子间里吃。耐搭我坐来浪，覅耐让末哉。”

季莼复作揖谢罪，然后跟着罗子富下楼。轿班皆已在门

前伺候，姚季莼作别上轿，自回公馆。

罗子富却并不会轿，令轿班抬空轿子跟在后面，向南转一个弯，往中弄黄翠凤家。正欲登楼，望见楼梯边黄二姐所住的小房间开着门，有个老头儿当门踞坐。子富也不理会，及至楼上，黄二姐却在房间里。黄翠凤沉着脸，哆着嘴，坐在一旁吸水烟，似有不豫之色。子富进去，黄二姐起身叫声“罗老爷”，问：“台面散哉？”子富随口答应坐下。翠凤且自吸水烟，竟不搭话。子富不知为着甚事，也不则声。

俄延多时，翠凤忽说道：“耐自家算算看，几花年纪哉！再要去轧姘头，阿要面孔！”黄二姐自觉惭愧，并没一句回言。翠凤因子富当前，不好多说。又俄延多时，翠凤水烟方吸罢了，问子富：“阿有洋钱来浪？”子富忙应说：“有。”向身边摸出一个象皮靴叶子授与翠凤。翠凤揭开看时，叶子内夹着许多银行钞票。翠凤只拣一张拾圆的抽出，其余仍夹在内，交还子富；然后将那拾圆钞票一撩，撩与黄二姐，大声道：“再拿去贴拨俚哚！”黄二姐羞得没处藏躲，收起钞票，佯笑道：“勿个。”翠凤道：“我也勿来说耐哉，难看耐无拨仔再好搭啥人去借！”黄二姐笑道：“耐放心，勿搭耐借末哉。难末谢谢罗老爷，倒难为耐。”说着，讪讪的笑下楼去。翠凤还咕噜道：“耐要晓得仔难为倒好哉！”

子富问道：“俚要洋钱去做啥？”翠凤攒眉道：“倪个无姆真真讨气，勿是我要说俚！有来浪洋钱，拨来姘头借得去，自家要用着哉，再搭我讨。说说俚假痴假呆，随便耐骂俚打俚，俚隔两日忘记脱仔，原实概。我也同俚无那哈个哉！”子富道：“俚姘头是啥人？”翠凤道：“算算俚姘头，倒无数目哩！老姘头覅去说俚哉，就故歇姘个也好几个来浪。

耐看俚年纪末大，阿有啥一点点清头嗄？”子富道：“小房间里有个老老头，阿是俚姘头？”翠凤道：“老老头是裁缝张司务，陆里是姘头？故歇就为仔拨俚裁缝帐，凑勿齐哉。”子富微笑丢开，闲谈一会。赵家姆搬上晚餐，子富说已吃过。翠凤乃喊妹子黄金凤来同吃。

晚餐未毕，只得楼下外场喊道：“大先生出局。”翠凤高声问：“陆里搭？”外场说：“后马路。”翠凤应说：“来个。”

第二十一回终。

第二十二回

借洋钱赎身初定议
买物事赌嘴早伤和

按：黄翠凤因要出局，慌忙吃毕夜饭，即喊小阿宝舀面水来，对镜捕面。罗子富问：“叫到后马路啥场花？”翠凤道：“原是钱公馆哉喤。俚哚是牌局，一去仔末就要我代碰和。我要无拨啥转局，一径碰下去勿许走。有辰光两三点钟坐来浪，厌气得来。”子富道：“厌气末就谢谢覅去哉。”翠凤道：“叫局阿好勿去？倪无娒要说个。子富道：“耐无娒阿敢来说耐？”翠凤道：“无娒末啥勿敢说，我一径勿曾做有效期啥事体，生来无娒勿说啥；倘然推扳仔一点点，倪个无娒肯罢！”说时，赵家娒取出出局衣裳。翠凤一面穿换，一面叮嘱子富道：“耐坐来浪，我去一歇歇就转来个。”又叮嘱金凤“覅走开”；又令小阿宝喊珠也来陪坐。

然后，赵家娒提了琵琶及水烟筒袋前行，翠凤随着，下楼登轿，径至后马路钱公馆门前停下。望见客堂里灯烛辉煌，又听得高声豁拳，翠凤只道是酒局。及进去看时，席上只有杨柳堂、吕杰臣、陶云甫暨主人钱子刚四位，方知为碰

和的便饭。

杨柳堂一见黄翠凤，嚷道：“来得正好，请耐吃两杯酒。”即取一鸡缸杯送到翠凤嘴边。翠凤侧首让过，道：“我勿来吃。”柳堂还要纠缠。翠凤不理，径去靠壁高椅坐下。钱子刚忙起身向柳堂道：“耐去豁拳，我来吃。”便接了那杯酒。柳堂归座与吕杰臣豁拳。

钱子刚执杯在手，告诉黄翠凤道：“倪四家头来里捉赢家，我一连输十拳哚，吃仔八杯，剩两杯勿曾吃。耐阿吃得落，替我代一杯，阿好？”翠凤听说，接来呷干，授还杯子，又说：“再有一杯去拿得来。”子刚道：“就剩一杯哉，让赵家姆代仔罢。”赵家姆向桌上取一杯来，也吃了。陶云甫怂恿杨柳堂道：“耐末也算得是谄头哉！一样一杯酒，钱老爷教俚代，耐看俚吃得阿要快。”黄翠凤乃道：“耐是会说得来，吃杯酒也要说多花闲话哚！一样是朋友，耐帮仔杨老爷来说倪，赛过来里说钱老爷。让耐去说末哉，勿关倪事。”吕杰臣道：“故歇我输哉，耐也替我代一杯，让俚说勿出啥。”翠凤道：“吕老爷，勿然是代末哉，故歇拨俚说仔了，定归勿代。”杨柳堂催吕杰臣：“快点吃，吃好仔倪要碰和哉。”黄翠凤问：“阿曾碰歇？”钱子刚说：“四圈庄碰满哉，再有四圈。”吕杰臣吃完拳酒，因指陶云甫：“挨着耐捉赢家哉。”陶云甫遂与杨柳堂豁起拳来。

黄翠凤生恐代酒，假作随喜，避入左厢书房。只见书房中央几案纵横，筹牌错杂，四枝膻烛，却已吹灭，惟靠窗烟榻上烟灯甚明，随意坐在下手。随后钱子刚也到书房里，向上手躺着吸烟。翠凤乃问道：“倪无姆阿曾向耐借洋钱？”子刚道：“借末勿曾借，前日夜头我搭俚讲讲闲话，俚说故歇

开消末大，洋钱无拨下来，勿过去，好像要搭我借。后来一泡仔讲别样事体，俚也就勿曾说起。”翠凤道：“倪无娒个心思重得野哚，耐倒要当心点。前转耐去镶仔一对钏臂，俚搭我说：‘钱老爷一径无拨生意，倒勿晓得陆里来个多花洋钱？’我说：‘客人个洋钱末，耐管俚陆里来个嗄！’俚说：‘倪无拨洋钱用，勿晓得洋钱才到仔陆里去哉。’我是气昏仔了，勿去说俚哉。耐想该号闲话俚是啥意思？”子刚道：“耐教我当心点，阿是当心俚借洋钱？”翠凤道：“俚要向耐借洋钱末，耐定归勠借拨俚。随便啥物事，耐也勠去搭我买。耐故歇就说是买拨我，隔两日终是俚哚个物事。俚哚一点点勿见好，倒好像耐洋钱多煞来浪，害俚哚眼热煞。耐勿买倒无啥。”子刚道：“俚倒一径搭耐蛮要好，故歇俚转差仔啥个念头，勿相信耐哉，阿对？”

翠凤道：“一点勿差。故歇是俚有心要难为我。前月底，有个客人动身，付下来一百洋钱局，帐。俚有仔洋钱，十块廿块，才拨来姘头借得去。今朝要付裁缝帐，无拨哉，倒向我要洋钱。我说：‘我末啥场花有洋钱嗄？出局衣裳，生来要耐做个啘，耐晓得今朝要付裁缝帐，为啥拨姘头借得去？’拨我反仔一泡，俚倒吓得勿响哉。”子刚道：“价末今朝阿曾拨点俚？”翠凤道：“我为仔第一转，绷绷俚场面，就罗个搭借仔十块洋钱拨俚。依仔俚心里，倒勿是要借罗个洋钱，要我来请耐向耐借，再要多借点，故末称心哉。”子刚道：“实概说，俚勿曾借着我个洋钱，陆里会称心嗄？倘然俚向我借，我倒也勿好回头俚。”翠凤道：“耐勿借也无啥啘，啥该应要借拨俚？耐说‘我一径无拨生意了，洋钱也无拨哉，’阿是说得蛮体面？到仔节浪，通共叫几个局，该应付几花洋

钱，局帐清爽仔，俚阿好说耐啥邱话?”子刚道：“故是俚要恨煞哉。我说，俚不过要借洋钱，就少微借点拨俚，也有限煞个。再哝两节，等耐赎仔身末，好哉啘。”翠凤道：“我勿要。耐同俚阿有啥讲究，定归要借拨俚，阿是真个洋钱忒多仔了？就算耐洋钱多，等我赎仔身借拨我末哉啘。”子刚道：“故歇耐阿想赎身?”翠凤连忙摇手，叫他莫说；再回头向外窥觑，却正见一个人影影绰绰站在碧纱屏风前，急问：“啥人嗄?”那人见唤，拍手大笑而出。原来是吕杰臣。

钱子刚丢下烟枪起坐，笑道：“耐来里吓人!”吕杰臣道：“我是来里捉奸！耐哚两家头阿要面孔？就是要偷局末，也好等倪客人散仔，舒舒齐齐去上末哉啘，啥一歇歇也等勿得嗄!”黄翠凤咕噜道：“狗嘴里阿会生出象牙来!”

吕杰臣再要回言，被钱子刚拉至客堂归席。杨柳堂道：“倪输仔拳，酒也无人代，耐主人家倒寻开心去哉。”陶云甫道：“故歇让耐去开心，晚歇碰和末抵桩多输点。”钱子刚并不置辨，只问拳酒如何。四人复哄饮一回，始用晚饭。饭后，同至书房点烛碰和。钱子刚因吸烟过瘾，倩黄翠凤代碰。

翠凤碰过两圈，赢了许多，愈觉高兴，乃喊赵家姆来附耳叮嘱些说话。赵家姆领会，独自踅回家中，径上楼寻罗子富。不料子富竟不在房，只有黄珠凤垂头伏桌打瞌铳。赵家姆拎起珠凤耳朵，问：“罗老爷呢?”珠凤醒而茫然，对答不出；连问几遍，方说道：“罗老爷去哉呀。”赵家姆问：“陆里去嗄?”珠凤道：“勿晓得啘。”

赵家姆发怒，将指头照珠凤太阳里戳了一下，又下楼至小房间问黄二姐。黄二姐告诉道：“罗老爷末拨朋友请到吴

雪香搭吃酒去哉。耐去搭大先生说，早点转来去转局。”赵家娒道：“价末等罗老爷票头来仔，我带得去罢。故歇俚也勿肯转来碗。”黄二姐应承了。等够多时，才接到罗子富局票，果然是叫到东合兴里吴雪香家的。

赵家娒手执票头，重往后马路钱公馆来。一进门口，见左厢书房里黑魆魆地并无灯光，知道碰和已毕，客人已散，即转身进右厢内室，见了钱子刚的正妻，免不得叫声“太太”。那钱太太倒眉花眼笑说道：“阿是接先生转去？先生来哚楼浪，耐就该搭等一歇末哉。”赵家娒只得坐下，却慢慢说出要去转局。钱太太道：“先生有转局末，早点去罢，晚仔勿局个。耐到楼梯下头去喊一声哩。”

赵家娒急至后半间，仰首扬声叫“大先生”，楼上不见答应；又连叫两声，说：“要转局去呀。”仍是寂然毫无声息。钱太太又叫住道：“覅喊哉，先生听见个哉。”赵家娒没法，仍出前半间陪钱太太对坐闲话。

一会儿，听得黄翠凤脚声下楼，赵家娒忙取琵琶及水烟筒袋上前相迎。翠凤盛气嗔道：“啥要紧嗄，唤喤唤喤噪勿清爽！”钱太太含笑分解道：“俚末也算勿差，为仔票头来仔歇哉，常恐忒晚仔勿局，喊耐早点去。”翠凤不好多言，和钱太太立谈两句，道谢辞行。钱太太直送至客堂前，看着翠凤上轿方回。

赵家娒跟在轿后，径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，搀了翠凤到台面上，只见客人、倌人、娘姨、大姐早挤得密层层没些空隙。罗子富座后紧靠妆台，赵家娒挤不进去适罗子富与王莲生并坐。王莲生叫的局乃是张蕙贞，见了黄翠凤，即挪过自己坐的凳子，招呼道：“翠凤阿哥，该搭来哩。”又招呼赵家

娒，觉得着实殷勤，异常亲密。黄翠凤见张蕙贞金珠首饰奕奕有光，知道是新办的，因携着手看了看，道："故歇名字戒指也老样式哉。"张蕙贞见黄翠凤头上插着一对翡翠双莲蓬，也要索观。黄翠凤拔下一只授与张蕙贞，蕙贞道："绿头倒无啥。"不料王莲生以下即系主人葛仲英坐位，背后吴雪香听得张蕙贞赞好，便伸过头来一看，问黄翠凤："几花洋钱买个？"翠凤说是"八块"。吴雪香忙向自己头上拔下一只，将来比试。张蕙贞见是全绿的，乃道："也无啥。"吴雪香艴然道："也无啥！我一对四十块洋钱哚呀，阿是也无啥！"黄翠凤听说，从吴雪香手里接来估量一回，问道："阿是耐自家买个嗄？"吴雪香道："买是客人去买得来个，来里城隍庙茶会浪。俚哚才说勿贵，珠宝店里陆里肯嗄！"张蕙贞道："倪是倒也看勿出。拿俚一对来比仔末，好像好点。"吴雪香道："翡翠个物事难讲究哚，少微好一点就难得看见哉。我一对莲蓬，随便啥物事总比勿过俚。四十块洋钱，是实概模样呀。"

黄翠凤微笑不言，将莲蓬授还吴雪香。张蕙贞也将莲蓬授还黄翠凤。葛仲英正在打庄，约略听得吴雪香说话，不甚清楚；及三拳豁毕，即回头问吴雪香："啥物事要四十块洋钱？"吴雪香遂将莲蓬授与葛仲英，仲英道："耐上仔当哉，陆里有四十块洋钱嗄！买起来不过十块光景。"吴雪香道："耐末晓得啥嗄！自家勿识货，再要批揭，十块光景耐去买哉哩！"罗子富道："拿得来我来看。擘手接过莲蓬来。黄翠凤道："耐也是勿识货个末，看啥嗄？"罗子富大笑道："我真个也勿识货。"遂又将莲蓬传与王莲生。莲生向张蕙贞道："比仔耐头浪一对好多花哉。"张蕙贞道："故是自然。我一

对阿好比嗄!”吴雪香接嘴道:“耐也有来浪,让我看阿好。”张蕙贞道:“我一对是一点勿好个,难再要去买一对。”说着,也拔下一只,授与吴雪香。”雪香问:“几块洋钱?”张蕙贞笑道:“耐一对末,我要买十对哚。”吴雪香道:“四块洋钱,生来无拨啥好物事买哉。耐再要买,情愿价钱大点。价钱大仔物事总好哉啘。”张蕙贞笑着,随向王莲生手里取那莲蓬和吴雪香更正。

当时临到罗子富摆庄,“五魁”、“对手”之声隆隆然如春霆震耳,才把吴雪香莲蓬议论剪断不提。

原来这一席除罗子富、王莲生以外,都是钱庄朋友。只为葛仲英中吴雪香恩爱缠绵,意不在酒,大家争要凑趣,不肯放量,勉强把罗子富的庄打完,就草草终席而散。

吴雪香等客人散尽了,重复和葛仲英不依,道:“我来里说闲话末,耐该应也帮我说句把,故末算得耐要好;耐倒来扳我个差头,阿要诧异!我说一对莲蓬要四十块洋钱哚,真个四十块洋钱,勿是我骗耐啘。耐勿相信,去问小妹姐好哉。耐一歇极得来,常恐倪要耐拿出四十块洋钱来,连忙说十块。就是十块末,阿是耐搭我去买得来嗄?耐就搭我买仔一只洋铜钏臂连一只表,也就是三十几块哚;说到我自家个物事末就勿稀奇哉。耐心里只道仔我是瞥脚倌人,陆里买得起四十块洋钱莲蓬,只好拿洋铜钏臂来当仔金钏臂带带个哉,阿是?”一顿夹七夹八的胡话,倒说得仲英好笑起来,道:“故末阿有啥要紧嗄?就是四十块末也勿关我事。”雪香道:“价耐说啥十块嗄?耐说是十块末,耐去照式照样买得来,我再要买一副头面哩。洋钱我自家出末哉,耐去搭我买!”仲英笑道:“覅说哉,我去买末哉。”雪香道:“耐是来

里搭浆哩，我明朝就要个碗。”仲英道：“我今朝夜头去买，阿好？”雪香道：“好个，耐去哩。”

仲英真个取马褂来著，恰遇小妹姐进房，慌道：“二少爷做啥？”正是拦阻，雪香丢个眼色，不使上前。仲英套上扳指，挂上表袋，手执折扇，笑向雪香道：“我去哉。”雪香一把拉住，问：“耐到陆里去？”仲英道：“耐教我买物事去碗？”雪香道：“好个，我搭耐一淘去。”携了仲英的手便走。踅至帘前，仲英立定不行，雪香尽力要拉出门外去。小妹姐在后拍手大笑道：“拨巡捕来拉得去仔末好哉！”客堂里外场不解何事，也来查问。小妹姐乃做好做歹劝进房里，仍替仲英宽去马褂。

雪香撅着嘴，坐在一傍，嘿然不语。仲英只是讪笑。小妹姐亦呵呵笑道：“两个小干仵并仔一堆末，成日个哭哭笑笑，也勿晓得为啥，阿要笑话！”仲英道：“对勿住，倒难为耐老太太讨气。”小妹姐道：“划一，我真个气煞来里。”说罢自去。

仲英踅至雪香面前，低声笑道：“耐阿听见，拨俚哚当笑话。一点无拨啥事体，瞎噪仔一泡，故末算啥哩？”雪香不禁“嗤”的笑道：“耐阿要再搭我强了？”仲英道：“好哉，耐便宜个哉。”雪香方欢好如初。

仲英听得外场关门声响，随取下表袋看时，已至一点多钟，说道：“天勿早哉，倪困罢。”雪香问：“阿要吃稀饭？”仲英说：“覅吃。”雪香即喊小妹姐来收拾。小妹姐舀水倾盆，铺床叠被。

正在忙乱之际，忽然一个小大姐推进大门，跑至房里，赶着小妹姐叫一声“无姆”，便将袖子掩口要哭。小妹姐认

得是外甥女，名叫阿巧，住在卫霞仙家的，急问他道：“耐故歇跑得来做啥？”那阿巧要说，却一时说不出口。

第二十二回终。

第二十三回

外甥女听来背后言
家主婆出尽当场丑

按：吴雪香家娘姨小妹姐见外甥女阿巧要哭，骇异问道："啥嗄？"阿巧哭道："我勿去哉！"小妹姐不解，怔怔的看定阿巧；看了一会，问道："阿是搭啥人相骂哉？"阿巧摇头道："勿是。早晨揩只烟灯，跌碎仔玻璃罩，俚哚无姆说，要我赔个。我到洋货店里买仔一只末，嫌道勿好，再要去买，换一家洋货店，说要买好个。等到买得来，原勿好，要我去调，拿跌碎个玻璃罩一淘带得去，照样子买一只。洋货店里说要两角洋钱哚，调末也勿肯调。我做俚哚大姐，一块洋钱一月，正月里做下来勿满三块洋钱，早就寄到仔张乡下去哉，陆里再有两角洋钱？"

小妹姐听说，倒笑起来，道："故末阿有啥要紧嗄？耐个小干仵末也少有出见个！耐拿玻璃罩放来浪，明朝我搭耐去买。"阿巧忙道："无姆勿呀！俚哚个生活，我做勿转呀！早晨一起来末，三只烟灯，八只水烟筒，才要我来收捉。再有三间房间，扫地、揩台子、倒痰盂罐头，陆里一样勿做？

下半日汰衣裳，几几花花衣裳，就交拨我一干仔，一日到夜总归无拨空。有辰光客人碰和，一夜天勿困；到天亮碰好仔，俚哚末去困哉，我末收捉房间。”小妹姐道：“俚哚再有两个大姐哩，来浪做啥？”阿巧道：“俚哚两家头阿肯做生活嗄！十二点钟喊俚哚起来吃中饭，就搭先生梳一个头；梳好仔头末，无事体哉，横来哚榻床浪、搁起仔脚吃鸦片烟；有客人来，搭客人讲讲笑话，蛮写意。我末绞手巾、装水烟忙煞。大月底，看俚哚拆下脚洋钱，三四块、五六块，阿要开心！我是一个小铜钱也勿曾看见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哇的哭出声来。

小妹姐正色道：“耐末总归自家做生活，覅去学俚哚个样。俚哚来浪拆下脚洋钱，耐也覅去眼热。故歇生来要吃点亏，耐要会梳仔个头末好哉。勿然我搭耐说仔罢，刚刚乡下上来，头一家做生意就勿高兴出来，出来仔耐想做啥？再有啥人家要耐？”阿巧呜咽道：“无娒，耐勿晓得呀！单是做生活倒罢哉，我来里做生活，俚哚再要搭我噪。我勿噪末，俚哚就勿快活，告诉无娒说我做生活勿高兴。碰着会噪点个客人，俚哚同客人串通仔，拿我来寻开心：一个客人拉住仔个手，一个客人扳牢仔个脚，俚哚两家头来剥我裤子。”说着，复呜呜咽咽哭个不住。却引得葛仲英、吴雪香都好笑起来。小妹姐也笑了，急问：“阿曾剥嗄？”阿巧哭道：“啥勿曾剥！倒是先生看勿过，拉我起来。无娒晓得仔，倒说我小干仵哭哭笑笑，讨人厌。”吴雪香接说道：“客人也忒啥无淘成！人家一个大姐，耐剥脱俚裤子，阿是勿作兴个！”葛仲英道：“一块洋钱一月，阿怕无拨人家要？覅到俚哚去做哉！”小妹姐独无言。

迨房间内收拾已毕，葛仲英、吴雪香将要安置，小妹姐乃向阿巧道："耐就勿做，也等我寻着仔人家末好出来，故歇耐转去，哝两日再说。"阿巧道："价末无姆要搭我寻个哩！"小妹姐道："晓得哉，耐去罢。"阿巧又问："烟灯罩阿要赔嗄？"小妹姐叫把跌碎的留下："明朝我去买。"又叮嘱："难末做生活当心点！"

阿巧答应，辞了小妹姐，仍归至尚仁里卫霞仙家。那时客堂里宣卷道流正演说《洛阳桥》故事，许多闲人簇拥观听。阿巧概不理会，径去后面小房间见老鸨卫姐，回说："烟灯罩洋介绍人店里勿肯调，明朝无姆去买得来。"卫姐道："耐以无姆搭去个？"阿巧说："去个。"卫姐嗔道："一点点事体，再要去告诉无姆！阿是告诉仔耐无姆末勠赔哉？"

阿巧不敢顶嘴，趄上楼来，只见卫霞仙房里第二台吃酒客人尚未尽散。那客人乃北信典铺中翟掌柜暨几个朝奉，正是会噪的。阿巧自思生意将歇，何必再去巴结，遂不进房，竟去亭子间烟榻上暗中摸索睡下；听得前面一阵阵嘻笑之声不绝于耳，那里睡得着。随后拖台掇凳，又夹着"忽刺刺"牙牌散落声音，知道是碰和了。阿巧正要起身，却听得那两个大姐出房喊外场起手巾，复下楼寻阿巧。卫姐说："阿巧来里楼浪哓，常恐去困哉。"一个大姐道："俚倒开心哚哓！耐去喊哩。"一个大姐道："我勿去喊，俚勿高兴做生活末，倪来做末哉。啥稀奇！"阿巧听了，赌气复睡，只因心灰意懒，遂不觉沉沉一觉。

直到日上三竿，阿巧醒来，坐在榻上，揉揉眼睛，侧耳听时，楼下寂然，宣卷已毕，惟卫霞仙房中碰和之后，外场搬点心进去，客人和两个大姐兀自噪做一团。阿巧依然回

避，径往灶下揩一把面，先将空房间收拾起来。

须臾，小妹姐来了。阿巧且不收拾，留心窃听。听得小妹姐到小房间见了卫姐，把买的烟灯罩交付，问卫姐："阿对?"卫姐呵呵笑道："耐末去上小干件个当，倒真真去买得来哉！我为仔俚做生活勿当心，说要俚赔末，让俚当心点，阿是真个教俚赔嗄?"说着，取两角小产钱给还小妹姐。小妹姐坚却不收。卫姐只得道谢，随拉小妹姐并闲谈。卫姐又道："该个小干件生活倒无啥，就不过独幅点。来里堂子里，有个把客人要搭俚噪噪，也无啥要紧啘，俚乃噪仔要勿快活个。"

阿巧听到这里，越发生气，不欲再听，仍回空房间来收拾。等得小妹姐辞别卫姐出门，阿巧忙赶上去，叫声"无娒"，直跟至弄堂转弯处，方问："无娒阿去搭我寻人家?"小妹姐道："耐啥要紧得来！就有人家末，也要过仔该节哚，故歇陆里去寻?"阿巧复再三叮咛而归。

小妹姐去后，接连数日，不得消息。阿巧因没工夫，亦不曾去吴雪香家探望。到了三月十四这一日，阿巧早起，正在客堂里揩擦水烟筒，忽见一肩轿子停在门首，一个娘姨打起轿帘，搀出一个半老佳人，举止大方，妆饰入古。阿巧揣度当是谁家奶奶。那奶奶满面怒气，挺直胸脯踅进大门，即高声问："该搭阿是卫霞仙?"阿巧应说："是个。"那奶奶并不再问，带领娘姨径上楼梯。阿巧诧异得紧，且向门首私问轿班，方知为姚季莼正室。阿巧急跑至小房间告诉卫姐。卫姐不解甚事，便和阿巧飞奔上楼，跟随姚奶奶都到卫霞仙房里来。

其时卫霞仙面窗端坐，梳洗未完。姚奶奶一见，即复高声问道："耐阿是卫霞仙?"霞仙抬头看了，猛吃一惊，将姚

奶奶上下打量一回，才冷冷的答道："我末就是卫霞仙哉啘。"耐是啥人嗄?"姚奶奶俨然向高椅坐下，嚷道："勿搭耐说闲话！二少爷啘？喊俚出来！"霞仙早猜着几分来意，仍冷冷的答道："耐问陆里一个二少爷嗄？二少爷是耐啥人嗄?"姚奶奶大吼，举手指定霞仙面上道："耐覅来浪假痴假呆！二少爷末是我家主公，耐拿二少爷来迷得好！耐阿认得我是啥人?"说着，恶狠狠瞪出眼睛，像要奋身直扑上去。霞仙见如此情形，倒不禁哑然失笑；尚未回言，阿巧胆小怕事，忙去取茶碗，撮茶叶，喊外场冲了开水，说："姚奶奶请用茶。"再拿一支水烟筒，问："姚奶奶阿用烟？我来装。"卫姐也按住姚奶奶，没口子分说道："二少爷该搭勿大来个呀，故歇长远勿来哉。真真难得有转把叫个局，酒也勿曾吃歇。姚奶奶覅去听别人个闲话。"

大家七张八嘴劝解之际，被卫霞仙一声喝住道："覅响！瞎说个多花啥！"于是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："耐个家主公末，该应到耐府浪去寻啘。耐啥辰光交代拨倪，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？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，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，阿要笑话！倪开仔堂子做生意，走得进来，总是客人，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！耐个家主公末，阿是勿许倪做嗄？老实搭耐说仔罢：二少爷来里耐府浪，故末是耐家主公；到仔该搭来，就是倪个客人哉。耐有本事，耐拿家主公看牢仔，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？来里该搭堂子里，耐再要想拉得去，耐去问声看，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？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，就来仔，耐阿敢骂俚一声，打俚一记！耐欺瞒耐家主公，勿关倪事；要欺瞒仔倪个客人，耐当心点！二少爷末怕耐，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

啘！”一席话说得姚奶奶顿口无言，回答不出，登时涨得彻耳通红，几乎迸出急泪来。正待想一句来扳驳，只见霞仙复道：“耐是奶奶呀，阿是奶奶做得匆耐烦仔了，也倒倪该搭堂子里来寻寻开心？可惜故歇无啥人来打茶会！倘然有个把客人来里，我教客人捉牢仔耐强奸一泡，耐转去阿有面孔！耐就告到新衙门里，堂子里奸情事体也无啥希奇啘！”

不料这里说得闹热，楼下外场蓦喊一声“客人上来。”霞仙便道：“来得正好，请房里来。”卫姐掀起帘子，迎进一个四十余岁的客人，三绺髭须，身材肥胖，原来即系北信典铺翟掌柜。早吓得姚奶奶心头小鹿儿横冲直撞，坐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又羞又恼，那里还说得出半“个”字。

翟掌柜进房，且不入座，也将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，终猜不出是什么人。霞仙笑问翟掌柜道：“耐阿认得俚？俚末是姚季莼姚二少爷个家主婆，今朝到倪该搭堂子里来，有心要坍坍二少爷个台。”翟掌柜听罢茫然，卫姐过去附耳说些大概，方始明白。翟掌柜攒眉道：“故是姚奶奶失斟酌哉！倪搭季莼兄也同过几转台面，总算是朋友。姚奶奶到该搭来，季莼兄面浪好像匆好看相。”霞仙道：“啥匆好看相？出色得野哚！二少爷一径生意匆好，该着仔实概一个家主婆，难末要发财哉！”

翟掌柜摇手止住，转劝姚奶奶道：“姚奶奶故歇请回府，有啥闲话末，教季莼兄来说好哉。”姚奶奶无可如何，一口气奔上喉咙，“哇”的一声要哭，慌忙立起身来，带领娘姨出房下楼。霞仙还冷笑道：“姚奶奶再坐歇哩。倘忙二少爷来仔末，我教娘姨来请耐！”

姚奶奶踅至楼下，忍不住呜呜咽咽，大放悲声，似乎连

说带骂，却听不清楚，仍就门首上轿而回。

姚奶奶既去，霞仙新妆亦罢，越想越觉好笑，道："蛮体面个二少爷，难看俚阿好出来做人！一个奶奶跑到堂子里拉客人，赛过是野鸡哉啘！"卫姐也叹口口气道："做仔个奶奶，再有啥勿开心？自家走上门来，讨倪骂两声，阿要倒运！"霞仙道："耐末也覅说哉！勿曾拨俚丁倒骂两声，总算耐运气！"卫姐微笑自去。

翟掌柜问："为啥要丁倒拨俚骂两声？"霞仙笑而告诉道："倪无娒末真真是好人。二少爷就日日到倪搭来，倪也无啥说勿出啘；倪无娒定归要说是二少爷长远勿来哉，倒好像是倪怕俚。再有个阿巧，加二讨气！前日仔宣卷，楼浪下头几花客人来浪，喊俚冲茶，勿晓得到仔陆里去哉，客人个茶碗也勿曾加；今朝二少爷家主婆来仔，耐勿曾看见俚巴结得来！倪勿曾喊时，俚倒先去泡仔一碗茶，再要搭俚装水烟，姚奶奶长，姚奶奶短。自家生活豁脱仔勿做，单去巴结个姚奶奶。陆里晓得姚奶奶觉也勿曾觉着，拍马屁拍到仔马脚浪去哉！"

阿巧适舀一盆面水上来给霞仙洗手，听说，即回嘴道："姚奶奶末也是客人，为啥勿该应泡茶拨俚吃？"霞仙笑向翟掌柜道："耐听听俚闲话，阿要气煞人！姚奶奶说是客人，阿是倪做个嘎？"阿巧道："做勿做勿关我事，耐哚同姚奶奶来里相骂，倒说我拍马屁！"霞仙沉下脸道："耐个人啥粳得来！耐该搭勿高兴做，去末哉啘，姚奶奶喜欢耐拍马屁！"

阿巧撅起嘴趯下楼来，草草收拾完毕，吃过中饭，捱至日色平西，捉个空复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，寻见小妹姐，诉说适间情事，哭道："生活勿做，生来要说；做仔生活，再

要说！随便啥事体，总是我勿好！无姆说哝两日，哝勿落哉碗！”小妹姐道：“哝勿落末，出来到啥场花去？”阿巧道：“随便啥场花，就无拨工钱也无啥！”小妹姐沉吟不语。吴雪香道：“价末到该搭来帮帮耐无姆，再去寻人家，阿好？”阿巧说：“蛮好。”小妹姐也就依了。当晚，小妹姐便向卫霞仙家算清工钱，取出铺盖。

阿巧在吴雪香家仅宿一宵，次日饭后，吴雪香取出一对翡翠双莲蓬，令阿巧赍至对门大脚姚家交还张蕙贞，并说：“绿头蛮好，比我一对倒差仿勿多，十六块洋钱，一点勿贵。”阿巧见张蕙贞传说明白，张蕙贞因问阿巧：“阿是新来个？”阿巧据实说了。蕙贞道：“倪故歇再要添个大姐，先生勿用末，该搭来罢。”阿巧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故是再好也勿有！”连忙归来说与小妹姐，即日小妹姐亲自送去。阿巧因住在张蕙贞家。

适遇王莲生偕洪善卿两个在张蕙贞家便夜饭，蕙贞将翡翠双莲蓬与王莲生看，问：“十六块洋钱阿贵？”洪善卿只估十块。莲生道：“还俚十块，多到二十块覅添哉。”蕙贞又诉说添用大姐一节。莲生见阿巧好生面善，问起来，方知在卫霞仙家见过数次。

迨夜饭吃毕，张蕙贞已烧成七八枚烟炮放在烟盘里。王莲生揩把手巾，向榻床躺下。蕙贞授过烟枪，“飕飕”的直吸到底。蕙贞接枪，通过斗门，再取烟泡来装。

莲生向蕙贞道：“耐要买翡翠物事，教洪老爷到城隍庙茶会浪去买，便宜点。”蕙贞因要买一副翡翠头面，拜托洪善卿。善卿应诺，辞别先行，自回南市永昌参店去了。

第二十三回终。

第二十四回

只怕招冤同行相护
自甘落魄失路谁悲

按：王莲生躺在榻床右首，吸烟过瘾；复调过左首来，吸上三口，渐觉眉低眼合，像是烟迷。张蕙贞装好一口烟，将枪头凑到嘴边，替莲生把火。莲生摇手不吸。蕙贞轻轻放下烟枪，要坐起来。莲生一手扳住蕙贞胸脯，说："耐也吃一筒哩。"蕙贞道："我覅吃；吃上仔瘾，阿好做生意嗄?"莲生道："陆里会上？小红一径吃，勿曾有瘾。"蕙贞道："小红自然。俚是本事好，生意会做，就吃上仔，也勿要紧。倪要像仔俚也好哉!"莲生道："耐说小红会做生意，为啥客人也无拨哉嗄?"蕙贞道："耐怎晓得俚无拨客人?"莲生道："我看见俚前节堂簿，除脱仔我，就不过几户老客人叫仔二三十个局。"蕙贞道："做仔耐一户客人，再有二三十个局，也就好哉啘。"莲生道："耐勿晓得；小红也勿过去，俚开消大，爷娘兄弟有好几个人来浪，才靠俚一干仔做生意。"蕙贞道："爷娘、兄弟来里小房子里，陆里有几花开消？常恐俚自家个用场忒大仔点。"莲生道："俚自家倒无啥用场，就

不过三日两头去坐坐马车。”蕙贞道：“坐马车也有限得势。”莲生道：“价末啥个用场嗄？”蕙贞道：“倪怎晓得俚？”

莲生便不再问，自取烟盘内所剩两枚烟泡，且烧且吸，移时始尽；于是一手扶住榻床栏杆，抬身坐起。蕙贞知道是要吸水烟，忙也起身，取一支水烟筒，就在榻床边挨着莲生肩膀偎倚而坐，装水烟与莲生吸，莲生吸了两筒，复问道：“耐说小红自家用场大，是啥个用场，耐说说看哩。”蕙贞略怔一怔道：“倪是说说罢哉呀，小红自家末再有啥个用场，耐覅到小红搭去瞎说瞎话。倘然耐说仔啥末，俚只道倪说仔俚邱话，再拨俚骂。”莲生笑道：“耐说末哉，我阿去告诉小红！”蕙贞大声道：“教我说啥物事嗄？耐搭小红三四年老相好，再有啥勿晓得？倒来问倪！”莲生笑而叹道：“耐末真真是谄头！小红说仔耐几花邱话，耐勿说俚倒罢哉，再要替俚包瞒。”蕙贞也叹道：“勿是包瞒呀，耐末也缠煞哉！小红有仔爷娘、兄弟，再要坐坐马车，阿是用场比仔倪大点。”

莲生冷笑丢开。水烟吸罢，蕙贞仍并坐相陪，和莲生美满恩情，温存浃洽，消磨了好一会，敲过十二点钟，唤娘姨收拾安睡。

蕙贞在枕上又劝莲生道：“小红个人，凶末凶煞，搭耐是总算无啥。俚故歇客人末也赛过无拨，就不过耐一个人去搭俚绷绷场面。俚勿搭耐要好，再搭啥人要好？前转明园俚要同耐拚命，倒勿是为别样，常恐耐做仔我，俚搭勿去哉。耐勿去仔，俚阿是要发极嗄？我倒劝耐，耐搭俚相好仔三四年，也该应摸着噗俚脾气个哉；稍微有点勿快活，耐哝得过就哝哝罢。俚有辰光就推扳仔点，耐也覅去说俚。耐说仔俚，俚勿好来怪耐，倒说是倪教耐个闲话，倪末结仔俚几花

冤家。单是背后骂倪两声倒也罢哉，倘忙台面浪碰着仔，俚末倒勠面孔，搭倪相骂，倪阿要难为情？”莲生道：“耐说俚搭我要好，陆里会要好嗄？我坎做俚辰光，俚搭我说：‘做倌人也难得势，就不过无拨好客人；故歇有仔耐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难再要去做一户蓦生客人，定归勿做个哉。’我说：‘耐勿做末，就嫁拨我好哉。’俚嘴里末也说是‘蛮好’，一径搭浆下去。起初说要还清仔债末嫁哉；故歇还仔债，再说是爷娘勿许去。看俚光景，总归勿肯嫁人，也勿晓得俚终究是啥意思。”蕙贞道：“故倒也夫啥别样意思。俚做惯仔倌人，到人家去规矩勿来，勿肯嫁。再歇两年，年纪大仔点，难末要嫁耐哉。”莲生摇手道：“倘然沈小红要嫁拨我，我也讨勿起。前两年，三节开消，差勿多二千光景；今年加二勿对哉，还债、买物事同局帐，一节勿曾到，用拨俚二千多。耐想：我陆里有几花洋钱去用？”蕙贞复叹道：“像倪一年就一千洋钱也好哉。”莲生再要说时，只听得当中间内阿巧睡梦中咳嗽声音，遂被叉断不提。

次日上午，王莲生、张蕙贞初起身，管家来安即来禀说：“沈小红搭娘姨请老爷过去说句闲话。”蕙贞忙问“甚事”，莲生道：“陆里有啥闲话？两日勿去仔末，生来要来请哉哻。”蕙贞寻思一会道：“我猜小红定归有点闲话要搭耐说。耐想哩？随便啥辰光，耐一到仔该搭来，俚哚就晓得哉。故歇是晓得耐来里该搭，来请耐，就无啥闲话也要想句把出来说说，噪得耐勿舒齐。耐说阿对？”莲生不答。

比及用毕午餐，吸足烟瘾，莲生方思过去。蕙贞连连叮嘱道：“耐到沈小红搭去，小红问耐陆里来，耐就说是来里该搭好哉。俚要搭耐说啥闲话，勿要紧个末依仔俚一半；耐

就勿依俚，也覅搭俚强，好好交搭俚说。小红个人不过性子梗点，耐说明白仔，俚也无啥。耐记好仔，覅忘记。”

莲生答应下楼，并不坐轿，带了来安出门，只见一个小孩子往南飞跑，仿佛是阿珠的儿子，想欲声唤，已是不及。莲生却往北出东合兴里，由横弄穿至西荟芳里。阿珠早迎出门首，相随上楼，同到房里。沈小红当窗闲坐，手中执着一对翡翠双莲蓬在那里玩弄；见了莲生，也不起身，只冷笑道：“倪该搭勿请耐是想勿着个哉！两日天有几花公事，忙得来一埭也勿来。”莲生佯笑坐下。阿珠接着笑道：“王老爷一请仔倒就来，还算倪有面孔，勿曾坍台。先生，耐要谢谢我个哩。”说着，先绞把手巾，忙将茶碗放在烟盘里，点起烟灯，说：“王老爷请用烟。”莲生过去，躺在榻床上手，吸起烟来。小红便道：“耐到该搭来，苦煞个哩！才是笨手笨脚，无啥人来搭耐装烟。”莲生笑道：“啥人要耐装烟嗄?”当时阿珠抽空回避。

莲生本已过瘾，只略吸一口，即坐起来吸水烟。小红乃将翡翠双莲蓬给莲生看。莲生问：“阿是卖珠宝个拿得来看?”小红道：“是呀。我买哉，十六块洋钱，比仔茶会浪阿贵点?”莲生道：“耐有几对莲蓬来浪，也好哉；再去买得来做啥?”小红道：“耐搭别人末去买仔，挨着我末就勿该应买哉?”莲生道：“勿是说勿该应买；耐莲蓬用勿着末，买别样物事好哉。”小红道：“别样物事再买哉唲。莲蓬用末用勿着。我为仔气勿过，定归要买俚一对，多豁脱耐十六块洋钱。”莲生道：“价末耐拿十六块洋钱去，随便耐买啥。该个一对莲蓬也无啥好，覅买哉，阿对?”小红道：“倪是人也无啥好，陆里有好物事拨倪买?”莲生低声做势道：“阿唷！先

生客气得来，啥人勿晓得上海滩浪沈小红先生，再要说勿好！”小红道：“倪末阿算得是先生嗄？比仔野鸡也勿如琬！惶恐哉琬，叫先生！”

莲生料想说不过，不敢多言，仍嘿然躺下，一面取签子烧烟，一面偷眼去看小红。见小红垂头哆口，斜倚窗栏，手中还执那一对翡翠双连蓬，将指甲掐着细细分数莲子颗粒。莲生大有不忍之心，只是无从解劝。

适值外场报说：“王老爷朋友来。”莲生迎见，乃是洪善卿，进房即说道：“我先到东合兴里去寻耐，说去哉。我就晓得来里该搭。”小红敬上瓜子，笑向善卿道：“洪老爷，耐寻朋友倒会寻哚。王老爷刚刚到该搭来，也拨耐寻着哉。该搭王老爷难得来个琬，一径来里东合兴里。今朝为仔倪请仔了，坎坎来一埭。晚歇原到东合兴去。洪老爷，耐下转要寻王老爷末，到东合兴去寻好哉。东合兴勿来浪，倒说勿定来里啥场花。耐就等来浪东合兴，王老爷完结仔事体转去末，碰头哉琬。东合兴赛过是王老爷个公馆。”

小红正在唠叨，善卿呵呵一笑，剪住道：“覅说哉！我来一埭听耐说一埭，我听仔也厌气煞哉。”小红道：“洪老爷说得勿差，倪是生来勿会说闲话，说出来就惹人气。像人家会说会笑，阿要巴结！一样打茶会，客人喜欢到俚哚去，同得去个朋友讲讲说说，也闹热点。到仔该搭，听仔倪讨气闲话，才勿对哉，再要得罪朋友。耐说王老爷陆里想得着到该搭来嗄！”善卿正色道：“小红，覅实概！王老爷做末做仔个张蕙贞，搭耐原蛮要好，耐也就啾啾罢。耐定归要王老爷勿去做张蕙贞，在王老爷也无啥，听仔耐闲话就勿去哉。不过我来里说，张蕙贞也苦煞来浪，让王老爷去照应点俚，耐也

赛过分帮好事。”这几句倒说得沈小红盛气都平，无言可答。于是，洪善卿、王莲生谈些别事。

已近黄昏，善卿将欲告辞，莲生阻止了，却去沈小红耳边悄悄说了几句，听不出说的甚么。只见小红道：“耐去末哉啘，啥人拉牢耐嗄？”莲生又说两句，小红道：“来勿来，随耐个便。”莲生乃与善卿相让同行。小红略送两步，咕噜道：“张蕙贞等来浪。定归要去一埭末舒齐。”莲生笑道：“张蕙贞搭勿去。”说着，下楼出门。善卿问：“到陆里？”莲生道：“到耐相好搭去。”

两人往北，由同安里穿至公阳里周双珠家。巧囡为王莲生叫过周双玉的局，引莲生至双玉房里。洪善卿也跟进去，见周双玉睡在床上。善卿踅到床前，问双玉：“阿是勿适意？”双玉手拍床沿，笑说：“洪老爷请坐哩，对勿住。”善卿即坐在床前，与双玉讲话。

周双珠从对过房里过来，与王莲生寒暄两句，因请莲生吸鸦片烟。巧囡却装水烟与善卿吸。善卿见是银水烟筒，又见妆台上一连排着五只水烟筒，都是银的，不禁诧异道：“双玉个银水烟筒有几花嗄？”双珠笑道：“故末也是倪无娒拍双玉个马屁哩，”双玉听见，嗔道：阿姐末总瞎说！无娒拍倪个马屁，阿要笑话！善卿笑问其故，双珠道：“就是前转为仔银水烟筒，双玉教客人去买仔一只，难末无娒拿大阿姐、二阿姐个几只银水烟筒，才拨仔双玉。双宝末一只也无拨。”善卿道：“价末故歇再有啥勿适意？”双玉接说道：“发寒热呀。前日夜头，客人碰和，一夜勿曾困，发仔个寒热。”

说话之时，王莲生烧成一口鸦片烟要吸，不料烟枪不通，斗门咽住。双珠先见，即道：“对过去吃罢，有只老枪

来浪。”当下，众人翻过对过双珠房间。善卿始与莲生说知：翡翠头面，先买几色，价值若干，已面交与张蕙贞了。莲生亦善卿道：“有人说，沈小红自家个用场大，耐阿晓得俚啥个用场？”善卿沉吟半晌，答道：“沈小红也无啥用场；就为仔坐马车，用场大点。”莲生听说是坐马车，并不在意。

谈至上灯时候，莲生要赴沉小红之约，匆匆告别。善卿即在双珠房里便饭。往常善卿便饭，因是熟客，并不添菜，和双珠、双玉共桌而食。这晚双玉不来，善卿说道：“双玉为啥三日两头勿适意？”双珠道：“耐听俚呀。陆里有啥寒热？才为仔无姆忒欢喜仔了，俚装个病。”善卿问：“为啥装病？”双珠道：“前日夜头，双玉起初无拨局。刚刚我搭双宝出局去末，接连有四张票头来叫双玉。相帮、轿子才勿来浪，连忙去喊双宝转来。碰着双宝台面浪要转个局，教相帮先拿轿子抬双玉去出局，再去招双宝。等到双宝转来仔，再到双玉搭去末，晚哉。转到第四个局，台面也散哉，客人也去哉。双玉转来，告诉仔无姆，生来同双宝勿对，就说是双宝耽搁仔了，要无姆去骂俚两声。无姆为仔台面浪转局客人来里双宝房里，勿曾说啥。难末双玉勿舒齐哉，到仔房时，‘乒乒乓乓’掼家生。再碰着客人来碰和，一夜勿曾困，到明朝就说是勿适意。”善卿道：“双宝苦恼子。碰着仔前世个冤家。”双珠道：“先起头无姆勿欢喜双宝，为仔俚勿会做生意，说两声；双玉进来到故歇，双宝打仔几转哉，才为仔双玉。”善卿道：“故歇双玉搭耐阿要好？”双珠道：“双玉要好末要好，见仔我倒有点怕个。无姆随便啥总依俚，我勿管俚生意好勿好，看勿过定归要说个，让俚去怪末哉！”善卿道：“耐说俚也勿要紧，俚阿敢怪耐！”

须臾，用过晚饭，善卿无事，即欲回店。双珠也不甚留。洪善卿乃从周双珠家出来，踅出公阳里南口，向东步行。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声“娘舅”。

善卿回头一看，正是外甥赵朴斋，只着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，下身倒还是湖色熟罗套裤，靸着一双京式镶鞋，已戳出半只脚指。善卿吃了一惊，急问道：“耐为啥长衫也匆着嗄？”赵朴斋嗫嚅多时，才说：“仁济医馆出来，客栈里耽搁仔两日。缺仔几百房饭钱，铺盖衣裳，才拨俚哚押来浪。”善卿道：“价末为啥匆转去嗄？”朴斋道：“原想要转去，无拨铜钱。娘舅阿好借块洋钱拨我去趁航船？”被善卿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耐个人再有面孔来见我！耐到上海来坍我个台，耐再要叫我‘娘舅’末，拨两记耳光耐吃！”善卿说了，转身便走。朴斋紧跟在后，苦苦求告。

约走一箭多远，善卿心想：无可如何，到底有碍体面，只得喝道：“同我到客栈里去！”朴斋诺诺连声，趋前引路，却不往悦来栈，直引至六马路一家小客栈，指道：“就来里该搭。”善卿忍气进门，向柜台上查问。那掌柜的笑道：“陆里有铺盖嗄！就不过一件长衫，脱下来押仔四百个铜钱。”善卿转问朴斋，朴斋垂头无语。善卿复狠狠的啐了一口，向身边取出小洋钱，赎还长衫；再给一夜房钱，令小客栈暂留一宿，喝叫朴斋：“明朝到我行里来！”朴斋答应，送出善卿。善卿毫不理会，叫把东洋车，自回南市咸瓜街永昌参店，短叹长吁，没法处置。

次早，朴斋果然穿着长衫来了。善卿叫个出店，领朴斋去趁航船，只给三百铜钱与朴斋路上买点心。赵朴斋跟着出店，辞别洪善卿而去。

第二十四回终。

第二十五回

翻前事抢白更多情
约后期落红谁解语

按：洪善卿等出店回话，知赵朴斋已送上航船，船钱亦经付讫。善卿还不放心，又备细写一封书信，与朴斋母亲，嘱他管束儿子，不许再到上海。令出店交信局寄去，善卿方了理自己店务。

下午无事，正欲出门，适接一张条子，却系庄荔甫请至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林房吃酒的。当下向柜上伙计，叮嘱些说话，独自出门北行。因天色尚早，坐把东洋车，令拉至四马路中，先去东合兴里张蕙贞、西荟芳里沈小红两家，寻王莲生谈谈。两家都回说不在。

善卿遂转出昼锦里，至祥发吕宋票店，与胡竹山拱手，问陈小云。竹山说："来里楼浪。"善卿即上楼来，陈小云厮见让坐。小云问："庄荔甫幺二浪吃酒，阿曾来请耐？"善卿道："陆秀林搭呀，晚歇搭耐一淘去。"小云应诺。善卿问："前转庄荔甫有多花物事阿曾搭俚卖脱点？"小云道："就不过黎篆鸿拣仔几样。再有几花，才勿曾动。阿有啥主顾，耐

也搭俚问声看。"善卿应诺。须臾，词穷意竭，相对无聊。两人商量着，打个茶会，再去吃酒不迟。于是，联步下楼，别了胡竹山，穿进夹墙窄弄，就近至同安里金巧珍家。

陈小云领洪善卿径到楼上房里，金巧珍起身相迎。两人坐定，巧珍问道："西棋盘街有张票头来请耐，阿是吃酒？"小云道："就是庄荔甫请倪两家头。"巧珍道："庄个该节倒吃仔几台哉。"小云道："前转庄个搭朋友代请，勿是俚吃酒。今夜头常恐是烧路头，勿是末宣卷。"巧珍道："划一，倪廿三也宣卷呀，耐也来吃酒哉唲。"小云沉吟道："吃酒是吃末哉；倘然耐再有客人吃酒末，我就晚一日，廿四吃也无啥。"巧珍道："无拨呀。有仔客人末，倪也勿教耐吃酒哉；为仔无拨了，来里说哩。"小云故意笑道："客人无拨末；教我吃酒；有仔客人，就挨勿着我哉。"巧珍听说，要去拧小云的嘴；碍着洪善卿，遂也笑了一笑道："耐倒再要想扳差头哉！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嗄？耐是长客呀，宣卷勿摆台面，阿要坍台？生天耐绷绷倪场面，勿然为啥要做长客？倘然有仔吃酒个客人，耐吃勿吃，就随耐便。耐是长客，随便陆里一日好吃个。我说个阿差？"小云笑道："耐覅发极哩！我勿曾说耐差唲。"巧珍道："价末耐'挨得着'、'挨勿着'瞎说，真真火冒得来。"

洪善卿坐在一旁，只是呵呵的笑。巧珍睃见道："难末拨洪老爷要笑杀哉！四五年个老客人，再要瞎三话四，倒好像坎坎做起。"小云道："说说末笑笑，阿是蛮好？勿说仔，气闷煞哉。"巧珍道："啥人教耐覅说？耐说出来，就讨人气，倒说是笑话。耐扯一样洪老爷做个周双珠，比仔耐再要长远点，陆里有一句打岔闲话？单有耐末，独是多花说勿出

描勿出神妖鬼怪!"善卿接着笑说道:"耐两家头来里相骂,做啥拿我来寻开心?"巧珍也笑道:"洪老爷,耐勿晓得俚脾气。看俚个人末,好像蛮好说闲话;勿好起来,故末叫讨气!有一转俚来,碰着倪房间里有客人,请俚对过房里坐一歇。俚响也勿响就走。我问俚:'为啥要去嗄?'俚倒说得好,俚说:'耐有恩客来浪,我来做讨厌人,勿高兴。'"小云不等说完,叉住笑道:"前几年个闲话,再要说俚做啥?"巧珍瞟了一眼,带笑而嗔道:"耐末说过仔忘脱哉。倪是勿忘记,才要说出来拨洪老爷听听。洪老爷到该搭来末,总怠慢点;就不过听两句发松闲话,倒也无啥。"

小云一时着急,叉开两手跑过去,一古脑儿搂住巧珍不依。巧珍发喊道:"做啥嗄?"娘姨阿海、大姐银大,闻声并至;小云始放了手。巧珍挣开,反手摸摸头发,却沉下脸喝小云道:"搭我去坐来浪!"小云做势连说:"噢,噢!"倒退归坐。阿海、银大在傍齐声道:"陈老爷一径规规矩矩,今朝快活得来!"善卿点头道:"我也一径勿曾看见俚实概会噪。"

这一噪,不知不觉,早是上灯以后了。小云的管家长福寻来,呈上庄荔甫催请票头。善卿起身道:"倪去罢。"即时与小云同行。金巧珍送至楼梯边,说声"就来叫"。小云答应出门,吩咐长福道:"我同洪老爷一淘去。耐转去喊车夫拉到西棋盘街来。"长福承命自去。

陈小云、洪善卿比肩交臂,步履从容,迤逦过四马路宝善街,方到西棋盘街聚秀堂。进门登楼,只见房内先有两客。洪善卿认得是吴松桥、张小村,惟与陈小云各通姓名,然后大家随意就坐。庄荔甫忙写两张催条交与杨家姆,道:

"一面去催客，一面摆台面。"

比及台面摆好，催客的也回来报说："尚仁里卫霞仙搭请客勿来浪，杨媛媛搭末就来。"洪善卿问："阿是请姚季莼?"庄荔甫道："勿是，我请老翟。"善卿道："前日仔姚季莼夫人到卫霞仙搭去相骂，阿晓得?"荔甫骇异，忙问如何相骂。

善卿正要说时，适外场又报说："庄大少爷朋友来。"荔甫急迎出去，众人起立拱候。恰正是李鹤汀来了。大家曾经识面，不消问讯。庄荔甫即令杨家姆去间壁陆秀宝房里请施大少爷过来。众人见是年轻后生，面庞俊俏，衣衫华丽，手挈陆秀宝一同进房，都不知为何人。庄荔甫在旁代说，才知姓施，号瑞生。略道渴慕，便请入席。庄荔甫请李鹤汀首座，次即施瑞生，其余随意坐定。

先是陆秀宝换了出局衣裳过来，坐在施瑞生背后；因见洪善卿，想起问道："赵大少爷阿看见?"善卿道："俚今朝转去哉。"张小村接嘴道："朴斋勿曾转去。我坎坎四马路还看见俚个哩。"善卿讶甚，却不便问明。

施瑞生向庄荔甫道："我也要问耐：'双喜双寿'个戒指陆里去买嗄?"荔甫道："就是龙瑞里，多煞来浪。"瑞生转向陆秀林索取戒指看个样式，仍即归还。

吴松桥问李鹤汀："两日阿曾碰歇和?"鹤汀说："勿曾。"松桥道："晚歇阿高兴碰?"鹤汀攒眉道："无拨人啘。"松桥转问陈小云："阿碰和?"小云道："倪碰和不过应酬倌人，无啥大输赢。"松桥听说默然。

当下金巧珍、周双珠、杨媛媛、孙素兰及马桂生陆续齐集。马桂生暗中将张小村袖口一拉，小村回过头去。桂生张

开折扇，遮住半面，和小村唧唧说话。小村只点点头，随即起身，踅至烟榻前，暗中点首，叫过吴松桥来，附耳说道："桂生屋里也来浪宣卷，教我去绷绷场面。耐搭鹤汀说一声，晚歇搭俚碰场和。"松桥道："再有啥人？"小村道："无拨末就是陈小云，阿好？"松桥沉吟一会，方道："小云常恐勿肯碰。我说桂生搭来浪宣卷末，耐也该应吃台酒哉。耐索性翻台过去吃酒，吃到实概模样，难天说再碰场和，就容易哉。"小村亦沉吟道："吃酒勿高兴。桂生搭去吃，也无啥趣势。"松桥道："耐勿晓得！要吃酒，倒是幺二浪吃个好；长三书寓里倌人，时髦勿过，就摆个双台也不过实概。像桂生搭，耐应酬仔一台酒，连浪再碰场和，俚倎阿要巴结！"小村道："价末耐去吃仔罢。我贴耐两块下脚末哉。"松桥道："耐做个相好，我阿好去吃酒？要末碰起和来，我赢仔我也出一半。"

小村想了一想，便起身拱手，向诸位说明翻台缘故，务请赏光。众人都说奉扰不当。马桂生不胜之喜，即令娘姨回家收拾起来。

这里众人挨肩豁拳。先是庄荔甫打个通关，各敬三拳，藉申主谊，然后请诸位行令。李鹤汀量浅拳疏，拱手求免。施瑞生正和陆秀宝鬼混，意不在酒。张小村因要翻台，不敢先醉，和吴松桥商议合伙摆庄，不过点景而已。惟陈小云、洪善卿两人兴致如常，热闹一会，金巧珍、周双珠各代了两杯酒，同杨媛媛、孙素兰一哄而散。陆秀宝也脱去出局衣裳，重来酬应。张小村乃教马桂生："先去摆起台面来。"桂生坚嘱："就请过来。"桂生去后，随即散席。

陆秀宝早拉施瑞生踅过间壁自己房里，捺瑞生横躺在烟

榻上。秀宝爬在身边，低声问道："阿是再要去吃酒哩？"瑞生道："俚哚要翻台，我勿高兴去。"秀宝道："一淘吃酒末，生来一淘翻台，独是耐勿去勿好个。"瑞生道："不过少叫仔一个局，无啥勿好。"秀宝冷笑道："耐叫袁三宝三块洋钱一个局，连浪叫仔几花？挨着倪末，就算省哉！"瑞生道："袁三宝是清倌人，陆里有三块洋钱？"秀宝道："起初是清倌人，耐去做仔末，就勿清哉碗。"瑞生呵呵笑道："耐来里说自家。我就不过一个陆秀宝，故末起初是清倌人，我一做仔就勿清哉。"

秀宝嘻嘻痴笑，一手抻进瑞生袖口，揣捏臂膊。瑞生趁势搂住，正要摸下，偏值不做美的杨家姆进房传说："张大少爷请过去。"瑞生坐起身来，被秀宝推倒道："啥要紧嗄？让俚哚先去末哉。"瑞生只得回说："请张大少爷先去。停仔歇就来。"杨家姆笑应自去。

瑞生，秀宝搂在一处，却悄悄的侧耳静听。听得间壁房里张小村得了杨家姆回话，便道："价末倪去罢。"李鹤汀、陈小云因有车轿前行，张小村引着洪善卿、吴松桥及主人庄荔甫，一路说笑，款步下楼。瑞生向秀宝附耳说道："才去哉。"秀宝佯嗔道："去仔末那价嗄？"

一语未了，不意陆秀林送客回来，偏也踅到秀宝房里。秀宝已自动情，恨得咬咬牙，把瑞生狠命推开，两脚一蹬，"咭咭咯咯"一阵响，跑到梳妆台前照着洋镜，整理鬓髻。秀林向瑞生道："张大少爷教倪搭耐说一声，来里庆云里第三家，常恐耐勿认得。"瑞生嘴里连说："晓得哉，晓得哉。"两只眼只斜睃着秀宝。秀林回头见秀宝满面通红，更不多言，急忙退出。

瑞生歪在烟榻上，暗暗招手，低声唤秀宝道："来哩。"秀宝眼光向瑞生一瞟，却跺跺脚使气作答道："勿来！"瑞生猛吃一惊，盘膝坐起，手拍腿膀，央说道："覅！我替耐阿姐磕个头，看我面浪，覅动气。"秀宝听说要笑，又忍住了，撅起一张小嘴；趔趄着小脚儿，左扭右扭，欲前不前；还离烟榻有三四步远，欻地奋身一扑，直扑上来。瑞生挡不住，仰叉躺下。秀宝一个头钻紧在瑞生怀里，复浑身压住，使瑞生动弹不得，任凭瑞生千呼万唤，再也不抬起来。瑞生没奈何，腾出右手，慢慢从腰下摸进去，忽摸着肚带结头，想要拉动。秀宝觉着，"唉"的大喊一声，好像《水浒传》乐和吹的"铁叫子"一般，一面捏牢瑞生的手，抬起头来，与瑞生四只眼睛睁睁相对。瑞生悄问道："耐为啥再要强嗄？"接连问了几遍，终不答话。好一会，秀宝喃喃说道："耐要去吃酒哩呀。晚歇吃仔酒早点来，阿好？"瑞生道："故歇也空来里，为啥定归要晚歇嗄？"秀宝见问得紧，要说又说不出口，只将手指指自己胸膛。瑞生仍属不解。秀宝急了，撒手起身，攒眉道："耐个人啥说勿明白个嗄！"瑞生想了想，没奈何叹口气，咕噜道："咳！故歇就饶仔耐末哉，晚歇耐再要强末，办耐个生活。"秀宝把嘴一披道："耐阿有几花本事！"瑞生笑道："我也无啥本事，不过要耐死。"秀宝道："噢唷！闲话倒说得蛮像，覅歇讨气。"瑞生道："价末故歇先试试看哪！"秀宝见说，慌忙走开。瑞生沉下脸道："碰也勿曾碰着，就逃走哉。耐个小娘仵也少有出见个！"

秀宝正要回嘴，只听得场喊"杨家姆"，说："请客叫局一淘来海。"秀宝便道："来请耐哉。"杨家姆送进票头，果然是张小村的。秀宝问："阿是说就来？"瑞生道："耐覅我

末，我生来去哉！”秀宝大声道：“啥嗄！耐个人末……”说到半句，即又咽住。杨家姆在傍帮着憨笑一阵，竟自作主张，喊下去道：“请客就来。”瑞生也不理会。

秀宝自去收拾一回；见瑞生依然高卧，因问道：“耐吃酒阿去嗄？”瑞生冷冷的道：“我勿去哉！空心汤团，吃饱来里，吃勿落哉！”秀宝登时跳起身，两脚在楼板上着实一跺，只挣出一字道：“咳！”于是重复爬上烟榻，向瑞生耳边悄悄说了些话。瑞生方才大悟，道：“价末耐为啥勿早说哩？”秀宝也不置辩，仍即走开。瑞生立起来，抖抖衣裳要走，却向秀宝道：“我也搭耐老实说仔罢，今朝耐勿曾舒齐末，我就明朝来。故歇去吃仔酒，我要转去哉。”秀宝瞪目反问道：“耐来里说啥？”瑞生陪笑道：“勿呀，我搭耐商量呀，明朝我定归来末哉。秀宝嚷道：“啥人说教耐明朝来？耐要转去，去罢！”瑞生不暇分说，回过头去也把脚一跺，“咳”了一声，引得杨家姆都笑起来。

瑞生转身，先行告罪；随取出局衣裳，涎皮涎脸的亲替秀宝披在身上。秀宝假做不理，约同秀林径自下楼。瑞生跟至门首，看着秀林、秀宝登轿，方与杨家姆在后步行。往西转弯，刚踅过景星银楼，忽然，劈面来了一个年轻娘姨，拉住杨家姆，叫声“好婆”，说：“慢点哩。”施瑞生因前面轿子走得远了，不及等杨家姆，急急跟去。比至庆云里，见那两肩轿子早停在马桂生家门首，找寻杨家姆，瑞生乃说被个娘姨拉住之故。陆秀林生气，竟自下轿进门。瑞生问秀宝：“阿要我来搀耐？”秀宝忙道：“覅，耐先进去哩。”瑞生始随秀林都到马桂生房中。众人先已入席，虚左以待。施瑞生不便再让，勉强首座。

等够多时，杨家姆才搀陆秀宝进来。陆秀林一见，嗔道："耐阿有点清头嗄！跟局跟到仔里去哉？"杨家姆含笑分说道："俚哚小干仵碰着仔一点点事体，吓得来要死。我说勿要紧个，俚哚勿相信，再要教我去哩。"秀林还要埋冤，施瑞生插嘴问道："碰着仔啥事体？"杨家姆当下慢慢的诉说出来，请诸位洗耳听者。

第二十五回终。

第二十六回

真本事耳际夜闻声
假好人眉间春动色

按：杨家姆道："就是苏冠香哉喤，说拨新衙门里捉得去哉。"陈小云矍然道："苏冠香阿是宁波人家逃走出来个小老母?"杨家姆道："正是。逃走倒勿是逃走，为仔大老母搭俚勿对，俚家主公放俚出来，教俚再嫁人，不过勿许做生意。故歇做仔生意了，家主公扳俚个差头，难末我孙囡末，刚刚来里苏冠香搭做娘姨，阿要讨气！"庄荔甫道："耐孙囡阿有带挡?"杨家姆道："原说呀。要是掮洋钱个，故末有点间架哉。像倪阿有啥要紧，阿怕新衙门里要捉倪个人。"李鹤汀道："苏冠香倒标煞个，难末要吃苦哉。"杨家姆道："勿碍个。听说齐大人来上海。"洪善卿道："阿是平湖齐韵叟?"杨家姆道："正是。俚哚一家，就是苏冠香搭齐大人讨得去个苏萃香是亲姊妹，再有几个才是讨人。"

庄荔甫忽然想起，欲有所问，却为吴松桥、张小村两人一心只想碰和，故意摆庄豁拳，叉断话头。等至出局初齐，张小村便怂恿陈小云碰和。小云问筹码若干，小村说是一百

块底。小云道："忒大哉。"小村极力央求应酬一次，吴松桥在旁帮说。陈小云乃问洪善卿："我搭耐合碰阿好？"善卿道："我勿会碰末，合啥嗄？要末耐搭荔甫合仔罢。"小云又问庄荔甫，荔甫转向施瑞生道："耐也合点。"瑞生心中亦有要事，慌忙摇手，断不肯合。

于是陈小云、庄荔甫言定输赢对拆，各碰四圈。李鹤汀道："要碰和末，倪酒覅吃哉。"施瑞生听说，趁势告辞，仍和陆秀宝同去。张小村不知就里，深致不安，并恐洪善卿扫兴，急取鸡缸杯筛满了酒，专敬五拳。吴松桥也代主人敬了洪善卿五拳。十杯豁毕，局已尽行，惟留下杨媛媛连为牌局。众人略用稀饭而散。

登时收过台面，开场碰和。张小村问洪善卿："阿高兴碰两副？"善卿说："真个勿会碰。"吴松桥道："看看末就会哉。"洪善卿即拉只凳子坐于张小村、吴松桥之间，两边骑看。杨媛媛自然坐李鹤汀背后。庄荔甫急于吸烟，让陈小云先碰。

恰好骰色挨着小云起庄。小云立起牌来即咕噜道："牌啥实概样式嗄？"三家催他发张。发张以后，摸过四五圈，临到小云，摸上一张又迟疑不决，忽唤庄荔甫道："耐来看哩，我倒也勿会碰哉哩。"荔甫从烟榻上崛起跑来，看时，乃是在手筒子清一色，共十四张。荔甫翻腾颠倒，配搭多时，抽出一张六筒，教陈小云打出去，被三家都猜着是筒子一色。张小村道："勿是四七筒，就是五八筒，大家当心点。"可巧小村摸起一张幺筒，因台面上幺筒是熟张，随手打出。陈小云急说："和哉！"摊出牌来，核算三倍，计八十和。

三家筹码交清，庄荔甫复道："该副牌，阿是该应打六筒？耐看，一四七筒，二五八筒，要几花和张哚。"吴松桥沉吟道："我说该应打七筒，打仔七筒，不过七八筒两张勿和，一筒到六筒一样要和。难一筒和下来，多三副掐子，廿二和加三倍，要一百七十六和哚，耐去算哩。"张小村道："蛮准，小云打差哉。"庄荔甫也自佩服。李鹤汀道："耐哚几个人才有多花讲究，啥人高兴去算俚嗄！"说着，便历乱掳牌。

洪善卿在傍，默默寻思这副牌，觉得各人所言皆有意见，方知碰和亦非易事，不如推说不会，作门外汉为妙。为此无心再看，讪讪辞去。杨媛媛坐了一会，也自言归。

比及八圈满庄，已是两点多钟了。吴松桥、张小村皆为马桂生留下，其余三人不及再用稀饭，告别出门。李鹤汀轿子，陈小云包车，分路前行；独庄荔甫从容款步，仍回西棋盘街聚秀堂来。黑暗中摸到门首，举手敲门，敲了十数下，倒是陆秀林先从楼上听见，推开楼窗，喊起外场，开门迎进。

外场见是庄荔甫，慌划根自来火，点着洋灯，照荔甫上楼。荔甫至楼梯下，只见杨家姆也挤紧眼睛，拖双鞋皮，跌撞而出。外场将洋灯交与杨家姆，荔甫即向外场说："开水勿要哉，耐去困罢。"外场应诺。

杨家姆送荔甫到楼上陆秀林房。荔甫又令杨家姆去困。杨家姆逡巡自去。房内保险灯俱灭，惟梳妆台上点一盏长颈灯台。陆秀林卸妆闲坐吸水烟，见了荔甫，问："碰和阿赢嗄？"荔甫说："稍微赢点。"还问秀林："耐为啥勿困？"秀林道："等耐呀。"荔甫笑而道谢，随脱马褂挂于衣架。

秀林接过水烟筒，亲自去点起烟灯。荔甫跟至烟榻前，见一只玻璃船内盛着烧好的许多烟泡，尤为喜惬，遂不暇吸水烟，先躺下去过瘾。秀林复移过苏绣六角茶壶套，问荔甫："阿要吃茶？蛮蛮热个。"荔甫摇摇头，吸过两口鸦片烟，将钢签递给秀林。秀林躺在左首，替荔甫化开烟泡，装在枪上。

荔甫起身，向大床背后去小解，急隐约听见间壁房内有微微喘息之声，方想起是施瑞生宿在那里。解毕，蹑足出房，从廊下玻璃窗张觑。无如灯光半明不灭，隔着湖色绸帐，竟一些看不出，只听得低声说道："难阿要强嗄？"仿佛施瑞生声音。那陆秀宝也说一句，其声更低，不知说的甚么。施瑞生复道："耐只嘴倒硬喥哝！一点点小性命，阿是定归勿要个哉？"庄荔甫听到这里，不禁格声一笑。被房内觉着，悄说："快点覅哩！房外头有人来浪看！"施瑞生竟出声道："故末让俚哚看末哉哩。"随向空问道："阿好看嗄？耐要看末来哩！"

庄荔甫极力忍笑，正待回身。不料陆秀林烟已装好，见庄荔甫一去许久，早自猜破，也就蹑走出房，猛可里拉住荔甫耳朵，拉进门口，用力一推，荔甫几乎打跌，接着"彭"的一声，索性把房门关上。荔甫兀自弯腰掩口，笑个不住。秀林沉下脸埋冤道："耐个倒霉人末，少有出见个！"荔甫只雌着嘴笑，双手挽秀林过来，并坐烟榻，细述其言，并揣摩想像仿效情形。秀林别转头假怒道："我覅听！"

荔甫没趣躺下，将枪上装的烟吸了，乃复敛笑端容，和秀林闲话，仍渐渐说到秀宝。荔甫偶赞施瑞生："总算是好客人。"秀林摇手道："施个脾气勿好，赛过是石灰布袋。故

歇新做起，好像蛮要好；熟仔点，就厌气勿来哉。”荔甫道：“故也陆里晓得嗄。我说俚哚两家头才是好本事，拆勿开个哉。施个再要去梦相好，推扳点倌人也吃俚勿消。”秀林瞪目嗔道：“耐再要去说俚！”

说了，取根水烟筒走开。

荔甫再吸两枚烟泡，吹灭烟灯，手捧茶壶套安放妆台原处，即褪鞋箕坐于大床中，看钟时将敲四点。荔甫点头招手要秀林来。秀林佯做不理。荔甫大声道：“让我吃筒水烟哩！”秀林不防，倒吃一惊，忙带水烟筒来就荔甫，着实说着道：“人家才困仔歇哉，噢哩噢哩，拨俚哚骂！”荔甫笑而不辩，伸臂勾住秀林颈项，附耳说话。说得秀林且笑且怒，道：“耐来哚热昏哉，阿是?”将水烟筒丢与荔甫，强挣脱身，趄往大床背后。

荔甫一筒水烟尚水吸完，却听秀林自己在那里“嗤”的好笑。荔甫问：“笑啥?”秀林不答。须臾事毕，出立床前，犹觉笑容可掬。荔甫放下水烟筒，款款殷殷要问适间笑的缘故。秀林要说，又笑一会，然后低声道：“先起头耐勿听见，故末叫讨气！我庆云里出局转来，同杨家姆两家头来里讲讲闲话，听见秀宝房间里该首玻璃窗浪啥物事来浪碰。我道仔秀宝下头去哉，连忙说：‘杨家姆，耐快点去看哩。’杨家姆去仔转来，倒说道：‘晦气，房门也关个哉！’我说：‘阿进去看嗄?’杨家姆说：‘看俚做啥，碰坏仔教俚赔。’难末我刚刚想着。停一歇，杨家姆下头去困哉。我一干仔打通一副五关，烧仔七八个烟泡，几花辰光哚；再听听„玻璃窗浪原来哚响呀。我恨得来，自家两只耳朵要扳脱俚末好！”

荔甫一面听，一面笑。秀林说毕，两人前仰后合，笑作

一团。荔甫忽向秀林耳边又说几句，秀林带笑而怒道："难勿搭耐说哉！"荔甫忙即告饶。当时天色将明，庄荔甫、陆秀林收拾安睡。

次日早晨，荔甫心记一事，约至七点钟敬醒，嘱秀林再睡，先自起身。大姐舀进面水，荔甫问杨家姆为何不见。大姐道："俚孙囡来叫得去哉。"荔甫便不再问，略揩把面，即离了聚秀堂，从东兜转至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。

陈小云也初起身，请荔甫登楼厮见。小云讶其太早，荔甫道："我再要托耐桩事体。听说齐韵叟来里哉。"小云道："齐韵叟同过歇台面，倒勿大相熟。故歇勿晓得阿来里？"荔甫道："阿可以手术相熟个去问声俚，阿要交易点。"小云沉思道："就是葛仲英，李鹤汀末搭俚世交，要末写张条子去托俚哚。"荔甫欣然道谢。

小云即时缮就两封行书便启，唤管家长福交代：一封送德大钱庄，一封送长安客栈；并说：如不在，须送至吴雪香、杨媛媛两家。

长福连声应"是"，持信出门，拣最近之处，先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询葛二少爷，果然在内；惟因高卧未醒，交信而去。

方欲再往尚仁里，适于四马路中遇见李鹤汀管家匡二。长福说明送信之事，匡二道："耐交拨我好哉。"长福出信授与匡二，因问："故歇陆里去？"匡二说："无啥事体，走白相。"长福道："潘三搭去坐歇，阿好？"匡二踌躇道："难为情个哩。"长福道："徐茂荣生天勿去哉呀，就去也无啥难为情。"

匡二微笑应诺，转身和长福同行。行至石路口，只见李

实夫独自一个从石路下来，往西而去。匡二诧异道："四老爷望该首去做啥?"长福道："常恐是寻朋友。"匡二道："勿见得。"长福道："倪跟得去看看。"

两人遮遮掩掩，一路随来，相离只十余步。李实夫一直从大兴里进去。长福、匡二仅于弄口窥探，见实夫踅至弄内转弯处石库门前，举手敲门。有一老婆子笑脸相迎，进门仍即关上。长福、匡二因也进弄，相度一回，并不识何等人家。向门缝里张时，一引进都看不见；退后数步，隔墙仰望，缘玻璃窗模糊不明，亦不清楚。徘徊之间，忽有一只红颜绿鬓的野鸡，推开一扇楼窗，探身俯首，好像与楼下人说话；李实夫正立在那野鸡身后。匡二见了，手拉长福，急急回身；却随后听得开门声响，有人出来。长福、匡二踅至弄口，立定稍待，见出来的即是那个老婆子。匡二不好搭讪，长福贸贸然问老婆子道："耐个小姐名字叫啥?"那老婆子将两人上下打量，沉下脸答道："啥个小姐勿小姐，覅一里瞎说!"说着自去。

长福虽不回言，也咕噜了一句。匡二道："常恐是人家人。"长福道："定归是野鸡。要是人家人，再要拨俚骂两声哩。"匡二道："野鸡末，叫俚小姐也无啥啘。"长福道："要末就是耐哚四老爷包来浪，勿做生意哉，阿对?"匡二道："管俚哚包勿包，倪到潘三搭去。"

于是两人折回，往东至居安里，见潘三家开着门，一个娘姨在天井里，当门箕踞，浆洗衣裳。两人进门，娘姨只认得长福，起迎笑道："长大爷，楼浪去哩。"匡二知道有客人，因说："倪晚歇再来罢。"娘姨听说，急甩去两手水渍，向裙襕上一抹，两把拉住两人，坚留不放。长福悄问娘姨：

“客人阿是徐茂荣?”娘姨道:“勿是,要去快哉。耐哚楼浪请坐歇。”长福问匡二如何。匡二勉从长福之意,同上楼来。

匡二见房中铺设亦甚周备,因问房间何人所居。长福道:“该搭就是潘三一干仔。瑞有几个勿来里,有客人来末去喊得来。”匡二始晓得是台基之类。

不一会,娘姨送上烟茶二事,长福叫住,问:“客人是啥人?”娘姨道:“是虹口姓杨,七点钟来个,难要去哉。俚哚事体多,七八日来一埭。勿要紧个。”长福问是何行业,娘姨道:“故倒勿晓得俚做啥生意。”

说说,潘三也踯躅上楼,还蓬着头,靸着拖鞋,只穿一件捆身子;先令娘姨下头去,又亲点烟灯请用烟。匡二随向烟榻躺下,长福眼睁睁地看着潘三,只是嘻笑。潘三不好意思,问道:“啥好笑嗄?”长福正色道:“我为仔看见耐面孔浪有一点点龌龊来浪,来里笑。耐晚歇捕面末,记好仔,拿洋肥皂净脱俚。”潘三别转头不理。匡二老实,起身来看。长福用手指道:“耐看哩,阿是?勿晓得龌龊物事为啥弄到面孔浪去,倒也稀奇哉!”匡二呵呵助笑。潘三道:“匡大爷末也去上俚个当!俚哚一只嘴阿算得是嘴嗄?”长福跳起来道:“耐自家去拿镜子来照,阿是我瞎说!”匡二道:“常恐是头浪洋绒突色仔了,阿对?”

潘三信是真的,方欲下楼。只听得娘姨高声喊道:“下头来请坐罢。”长福、匡二遂跟潘三同到楼下房里。潘三忙取面手镜照看,面上毫无瘢点,叫声“匡大爷”,道:“我道仔耐是好人,难也学坏哉,倒上仔耐个当!”长福、匡二拍手跺脚,几乎笑得打跌。潘三忍不住亦笑。长福笑止,又道:“我倒勿是瞎说。耐面孔浪龌龊勿少来浪,不过看勿出

末哉。多揩两把手巾，故末是正经。”潘三道：“耐只嘴也要揩揩末好。”匡二道：“倪是蛮干净来里。要末耐面孔龌龊仔，连只嘴也龌龊哉。”潘三道：“匡大爷，耐末再要去学俚哚！俚哚个人再要邱也无拨！阿是算俚哚会说，会说也无啥稀奇啘。”长福道：“耐听俚个闲话，幸亏生两个鼻头管，勿然要气煞哉！”三人赌嘴说笑。娘姨提水铫子来，倾在盆内。潘三始捕面梳头。

时已近午，长福要回家吃饭，匡二只得相与同行。潘三将匡二袖子一拉，说：“晚歇再来。”长福没有看见，胡乱答应，和匡二一路而去。

第二十六回终。

第二十七回

搅欢场醉汉吐空喉
证孽冤淫娼烧炙手

按：长福、匡二同行至四马路尚仁里口，长福自回祥发吕宋票店复命。匡二进弄至杨媛媛家，探听主人李鹤汀虽已起身，尚未洗漱，不敢惊动。外场邀匡二到后面厨房间壁帐房内便饭，特地燉起一壶绍兴酒，大鱼大肉，吃了一饱；见盛姐端一盘盛馔，向杨媛媛房里去，连忙趋前，谆嘱代禀。

少时，传唤进见，李鹤汀正和杨媛媛对坐小酌。匡二呈上陈小云书信。鹤汀阅毕撩下。匡二仍即退出。饭后，轿班也来伺候。匡二私问盛姐，有甚事否。盛姐道："听说要去坐马车。"

匡二只得兀坐以待，不料待至三点多钟，尚未去喊马车。忽见姚季莼坐轿而来，特地要访李鹤汀。鹤汀便知必有事故，请姚季莼到杨媛媛房里，对坐闲谈。季莼说来说去，并未说起甚事，鹤汀忍不住，问他有甚事否。季莼推说没事，却转问鹤汀："阿有啥事体?"鹤湘也说没事。季莼道："价末倪一淘到卫霞仙搭去打个茶会，阿好?"鹤汀不解其

意，随口应诺。惟杨媛媛在傍乖觉，“格”声一笑。季莼不去根问，只催鹤汀穿起马褂。因相去甚近，两人都不坐轿，肩随步行，同至卫霞仙家。一进门口，即有一个大姐迎着笑道：“二少爷，为啥几日天勿来？”季莼笑而不答，同鹤汀一直上楼。卫霞仙也含笑相迎，道：“阿唷！二少爷啘，耐几日天关来哚‘巡捕房’里，今朝倒放耐出来哉！”季莼只是讪笑。鹤汀诧异问故。霞仙笑指季莼道：“耐问俚呀，阿是拨巡捕拉得去关仔几日天？”鹤汀早闻姚奶奶之事，方知为此而发，因就一笑丢开。

大家坐定。霞仙紧靠季莼身傍，悄悄问道：“耐家主婆来浪骂我呀，阿对？”季莼道：“啥人说俚骂耐？”霞仙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耐覅搭我瞎说！耐家主婆骂两声，倒也覅去说俚；耐末再要帮仔耐家主婆说倪个邱话，倪才晓得个哉！”季莼道：“耐来里瞎说哉哩！耐晓得俚骂耐啥嗄？”霞仙道：“俚来里该搭就一径骂得去；到仔屋里，阿有啥勿骂个？”季莼道：“俚到该搭来，倒勿是要来相骂；为仔我有点要紧事体，到吴淞去仔三日天，屋里勿曾晓得，道仔我来里该搭，来问一声。等到我转来仔，晓得来里吴淞，勿关耐事，俚也就勿曾说啥。”霞仙道：“耐说勿是来相骂。俚一进来就竖起仔个面孔，唉哩唉哩，下头噪到楼浪，勿是相骂是啥嗄？”季莼道：“难覅说哉。俚吃仔耐几花闲话，一声也响勿出，耐也气得过个哉。”霞仙道：“正经说，俚是个奶奶，倪阿好去得罪俚？俚自家到该搭来，要扳倪个差头，倪也只好说俚两声。阿是倪说差哉嗄？”季莼道：“耐说俚两声说得蛮好，我倒要谢谢耐；忽然，俚只道无啥人得罪俚，下转打听我来里啥场花吃酒，俚也实概奔得来哉，阿要难为情？”

霞仙本要尽情痛诋，今见如此说，又碍着李鹤汀在傍，只得留些体面，不复多言。停了半晌，叫声“二少爷”，冷笑道：“我说耐也忒费心哉！耐来里屋里末，要奶奶快活，说倪个邱话；到仔该搭来，倒说是奶奶勿好，该应拨倪说两声。像耐实概费心末，阿觉着苦恼嗄?”

这几句正打在季莼心坎上，无可回答，嘿然而罢。李鹤汀见机，也要想些闲话，搭讪开去，因问姚季莼道：“齐韵叟耐阿认得?”季莼道：“同过几转台面，稍微认得点。勿晓得故歇阿来里上海?”鹤汀道：“说末说来里，我是勿曾碰着。”

当下卫霞仙问及点心。姚季莼随意说了两色，陪着李鹤汀用过。霞仙复请鹤汀吸鸦片烟。不觉天色将晚，匡二带领轿子来接，呈上一张请客票头。鹤汀见系周少和请至公阳里尤如意家的，知是赌局，随问季莼：“阿高兴去白相歇?”季莼推说不会。鹤汀吩咐匡二回栈看守，不必跟随：“四老爷若问我，只说在杨媛媛家。”匡二应诺。于是，李鹤汀辞别姚季莼，离了卫霞仙家。

匡二从至门前，看着上轿，直等轿已去远，方自折回石路长安栈中。吃过晚饭，趁四老爷尚未回来，锁上房门，独自一个，溜至四马路居安里潘三家门首，将门上兽环，轻轻击了三下。娘姨答应开门。询知潘三在家没客，匡二不胜之喜，低下头钻进房间。

那潘三正躺在榻上吸鸦片烟，知道来的乃是匡二，故意闭目，装做熟睡样子。匡二悄悄上前，也横下身去伏在潘三身上，先亲了个嘴。潘三仍置不睬。匡二乃伸手去摸，四肢百体，一一摸到。摸得潘三不耐烦起来，睁开眼笑道：“耐

个人啥实概嗄!”匡二喜而不辨，推开烟盘，脸偎着脸，问道：“徐茂荣真个阿来?”潘三道：“来勿来，勿关耐事啘!耐问俚做啥?”匡二道：“勿局个。”潘三道：“我搭耐说仔罢，倪老底子客人是姓夏个，夏个末同徐个一淘来，徐个同耐一淘来。大家差勿多，啥勿局嗄?”

正是引手搓挪，整备入港的时候，猛可里“嘭”的一声，敲门声响。娘姨在内高声问：“啥人?”外边应说：“是我!”竟像是徐茂荣声音。匡二惊惶失措，起身要躲。潘三一把拉住，道：“耐个人啥实概嗄?”匡二摇摇手，连说：“勿局个，勿局个!”竟挣脱身子，蹑足登楼。楼上黑魆魆地，暗中摸着高椅坐下，侧耳静听。听得娘姨开出门去，只有徐茂荣一人，已吃得烂醉，即于门前倾盆大吐，随后踉跄进房。

潘三作怒声道：“陆里去寻开心?吃仔酒到该搭来撒酒风!”徐茂荣不敢言语。娘姨做好做歹，给他呷杯热茶。茂荣要吸鸦片烟，潘三道：“倪鸦片烟也有来浪，耐吃末哉啘。”茂荣道：“耐搭我装一筒哩。”潘三道：“耐酒末别场花会吃个，鸦片烟倒勿会装哉。”茂荣跳起来大声道：“阿是耐姘仔戏子哉，来里讨厌我?”潘三亦大声道：“啥人讨厌耐嗄?我就姘仔戏子末，阿挨着得着耐来管我?”茂荣倒不禁笑了。

匡二在楼上，揣度徐茂荣光景不肯就去，不如回避，因而踮手踮脚，趄下楼梯；却又转至后面厨房内，悄悄向娘姨说：“我去哉。”娘姨吃一大惊，反手抓了匡二衣襟，说道：“覅去哩!”匡二急道：“我明朝来。”娘姨不放，道：“覅。耐去仔，晚歇小姐要说倪个啘!”匡二道：“价末耐去喊小姐

来，我搭俚说句闲话。”

娘姨不知就里，真的去喊潘三。匡二早一溜烟溜至天井，拔去门闩，一跳而出。不意踏着黎茂荣所吐酒菜，站不住，滑汰一交。连忙爬起，更不回头，一直回至长安客栈。栈使送上两张京片。匡二看时，系陈小云请两位主人于明日至同安里金巧珍家吃酒的，尚不要紧，且自收藏起来；料道大少爷通宵大赌，四老爷燕尔新欢，都不回来的了，竟然关门安睡。心中却想潘三好事将成，偏生遇这冤家冲散，害得我竟夕凄惶；又想到大少爷豁了许多洋钱在杨媛媛身上，反不若潘三的多情；再想到四老爷打着这野鸡，倒揭了个便宜货，此时不知如何得趣。颠来倒去，那里还睡得着？由想生恨，由恨生妒：“四老爷背地做得好事，我偏要去戳破他，看他如何见我！”主意已定。

次日早晨，匡二起身，洗脸、打辫、吃点心；捱到九点钟时候，带了陈小云请帖，径往四马路西首大兴里，趱到转弯处石库门前，再相度一遍，方大着胆举手敲门。开门出来，仍是昨日所见的那个老婆子，一见匡二，盛气问道：“该搭来做啥？”匡二朗朗扬声道：“四老爷阿来里？大少爷教我来张俚。”那老婆子听说“四老爷”，怔了一怔，不敢怠慢，令匡二等候，忙去楼上低声告诉李实夫。

实夫正吸着鸦片烟，还没有过早瘾，见诸三姐报说，十分诧异，亲自同诸三姐下楼来看。匡二上前叫声“四老爷”，呈上陈小云请帖。实夫满面惭愧，且不去看请帖，笑问匡二道：“耐陆里晓得我来里该搭？”匡二尚未回言，诸三姐在傍拍手笑道：“俚是昨日跟四老爷一淘来个呀，阿是四老爷勿晓得？”说着，又指定匡二呵呵笑道：“幸亏我昨日勿曾骂

耐。为仔耐闲话稀奇，我想总是认得点倪个人；忽然，再要拨两记耳光耐吃哉。”李实夫也自讪笑，手持请帖，仍上楼去。

匡二待要退出，诸三姐慌道：“来仔末，啥就去嗄？请坐歇哩。”一手挽了匡二臂膊，挽进客堂，捺向高椅丛下，随取一以水烟筒奉敬，并筛一杯便茶，和匡二问长问短，亲热异常。匡二也问问生意情形。诸三姐遂凑近匡二身边，悄地长谈道：“倪先起头勿是做生意个呀，为仔今年一桩事体勿过去，难末做起个生意。刚刚做生意，第一户客人就碰着四老爷，也叫算是倪运气。四老爷是规矩人，勿欢喜多花空场面。像倪该搭老老实实，清清爽爽，四老爷倒蛮对。不过倪做仔四老爷，外头人才说是做着仔好生意，搭倪吃醋，说倪多花邱话，说拨四老爷听。倪搭算得老实个哉，俚哚说是倪是假个；倪搭算得清爽个哉，俚哚倒说倪勿干净。听仔该号闲话，真真讨气！故歇四老爷也勿去听哚，倪终有点勿放心。倘忙四老爷听仔俚哚，倪搭勿来仔，倪是无拨第二户客人琬，娘囡仵阿是要饿煞？我为此要拜托耐匡大爷，劝劝四老爷，覅去听别人个闲话。匡大爷说，比仔倪自家说个灵。”

匡二不知就里，一味应承，谈够多时，匡二始起身告别。诸三姐送至门首，说道：“无啥公事末，该搭来坐歇末哉。”匡二唯唯而去。

诸三姐关门回来，照常请李实夫点菜便饭。诸十全虽与实夫同吃，却因忌口，不吃饭菜，另用素馔相陪。

饭后，李实夫照常往花雨楼去开灯。堂倌早为留出一榻，并装好一口烟在枪上。实夫吸了一会，陆续上市，须臾撑堂，来者还络绎不绝。忽见那个郭孝婆偏又挤紧眼睛摸索

而来，缘见过实夫一面，早被他打听明白，摸至榻前，即眉花眼笑的叫声“四老爷”，问：“十全搭阿去？”实夫只点点头。堂倌见郭孝婆搭腔，便抢过来坐在烟榻下手，看定郭孝婆，目不转睛。郭孝婆冷笑一声，低头走开。堂倌乃躺下给实夫烧烟，问实夫：“耐陆里去认得个郭孝婆？”实夫道：“就来里诸三姐搭看见俚。”堂倌道：“诸三姐末也勿好，该号杀胚，再去认得俚做啥？耐看俚末实概年纪，眼睛才瞎个哉，俚本事大得野哚，真真勿是个好东西！”实夫笑问为何。堂倌道：“就前年宁波人家一个千金小姐，俚会得去骗出来，来浪夷场浪做生意。拨县里捉得去，办俚拐逃，揪二百藤条，收仔长监；勿晓得啥人去说仔个情，故歇倒放俚出来哉。”实夫初不料其如此稔恶，倒不禁概叹一番。

堂倌烧成烟泡，授与实夫，另去应酬别榻。迨至实夫匣中烟尽，见吃客渐稀，也就逐队而散；既不去金巧珍家赴席，又不回长安客栈，竟一直往诸十全家来。

自李实夫做诸十全之后，五日再宿，秘而不宣；今既为匡二所见，遂不复隐瞒，索性留连旬日不返，惟匡二逐日探望一次。有时遇见诸十全脸晕绯红，眼圈乌黑，匡二十分疑惑，因暗暗告诉主人本鹤汀。鹤汀兀自不信。

这日四月初间，天气骤热，李实夫适从花雨楼而回，尚未坐定，复闻推门响声，却是匡二，报说：“大少爷来哉。”诸三姐一听着了慌，正要请实夫意旨，李鹤汀已款步进门。诸三姐只得含笑前迎，说：“四老爷来里楼浪。”鹤汀乃令匡二在客堂伺候，自己径上楼来，与产夫叔侄相见。诸十全也起身叫声“大少爷”，掩在一傍踊躇不安。实夫问鹤汀何处来。鹤汀说：“来浪坐马车。”实夫道：“价末杨媛媛喤？”鹤

汀道："俚哚先转去哉。"

说时，诸三姐送上一盖碗茶，又取一只玻璃高脚盆子，揩抹干净，向床下瓦坛内捞了一把西瓜子，授与诸十全。诸十全没法，腼腼腆腆敬与鹤汀。鹤汀正要看诸十全如何，看得诸十全羞缩无地，越发连脖项涨得通红。实夫觉着，想些闲话来搭讪，即问鹤汀道："该两日应酬阿忙？"鹤汀道："该两日还算好，难下去归帐路头，家家有点台面哉。"

诸十全趁此空隙，竟躲出外间。诸三姐偏死命的拖进来，要他陪伴，却自往闲背后提出一中铜钱，在手轮数。实夫看见，问他："做啥？"诸三姐又说不出。实夫道："耐阿是去买点心？"鹤汀忙道："点心覅去买，我刚刚吃过。"诸三姐笑说："总要个。"转身便走。实夫复叫住道："点心末真个覅去买，耐去买两匣纸烟罢。"诸三姐才答应下楼。鹤汀道："纸烟也有来浪碗。"实夫道："我晓得耐有来浪，让俚再买点末哉。一点点勿买啥，俚心里终究勿舒齐个。"说得诸十全愈加惭愧。

比及诸三姐买纸烟归来，早到上灯时候。鹤汀没甚言语。告辞要行。实夫问："陆里去？"鹤汀说是"东合兴里去吃酒，王莲生请个。"诸十全听说，忙上前帮着挽留。鹤汀趁势去拉诸十全的手，果然觉得手心滚热。诸十全同实夫并送至楼梯边。

鹤汀到了楼下，诸三姐从厨房内跑出来，嘴里急说："大少爷覅去哩，该搭便夜饭哉呀。"鹤汀道："谢谢哉，我要酒去。"诸三姐没法，只得送出，匡二也跟在后面。同至门首，诸三姐还说："大少爷到该搭来是真真怠慢个哩。"鹤汀笑说："覅客气。"带着匡二，踅出大兴里，往东至石路

口。鹤汀令匡二去喊轿班打轿子来，匡二应命自去。鹤汀独行，到了东合兴里张蕙贞家，客已齐集。王莲生便命起手巾。

第二十七回终。

第二十八回

局赌露风巡丁登屋
乡亲削色嫖客拉车

按：李鹤汀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赴宴，系王莲生请的，正为烧归帐路头。当晚大脚姚家各房间皆有台面；莲生又摆的是双台，因此忙乱异常，大家没甚酒兴，草草终席。王莲生暗暗约下洪善卿，等诸客一散，即乞善卿同行。张蕙贞慌问："陆里去？"莲生说不出。蕙贞只道莲生动气要去，拉住不放。洪善卿在旁笑道："王老爷要紧去消差，耐覅瞎缠，误俚公事。"蕙贞虽不解"消差"之说，然亦知其为沈小红而言，遂不敢强留。

莲生令来安、轿班都回公馆，与善卿缓步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。阿珠在客堂里迎见，跟着上楼，只见房里暗昏昏地，沈小红和衣睡在大床上。阿珠忙去低声叫"先生"，说："王老爷来哉。"连叫四五声，小红使气道："晓得哉！"

阿珠含笑退下，嘴里却咕噜道："喊耐一声倒喊差哉，生意勿好末也叫无法，别人家去眼热个啥！"说着，集亮了保险灯，自去预备烟茶。

小红慢慢起身，跨下床沿；俄延半晌，彳亍前来，就椅坐下，匿面向壁，一言不发。莲生、善卿坐在烟榻，也自默然。阿珠复问小红："阿要吃夜饭？"小红摇摇头。莲生听说，因道："倪夜饭也勿曾吃，去叫两样菜，一淘吃哉。"阿珠道："耐酒也吃过哉啘，啥勿曾吃饭嗄？"莲生说："真个勿曾。"阿珠乃转问小红："价末叫得来一淘吃点，阿要？"小红大声道："我覅呀！"阿珠笑而站住，道："王老爷，耐自家要吃末去叫。倪先生馆子里菜也覅吃，让俚晚歇吃口稀饭罢。"

莲生只得依了。洪善卿知无所事，即欲兴辞，莲生不再挽留。小红缘善卿是极脱熟朋友，竟不相送，连一句客气套话都没有说，倒是阿珠一直送下楼去。

善卿去后，莲生方过去，捱在小红身傍，一手揣住小红的手，一手勾着小红头颈，扳转脸来。小红嗔道："做啥！"莲生央告道："覅哩！倪到榻床浪去躺躺，我搭耐说句闲话。"小红挣脱道："耐有闲话，说末哉啘。"莲生道："我也无啥别样闲话，就不过在耐快活点。我随便啥辰光来，耐总无拨一点点快活面孔；我看见仔耐勿快活末，心里就说勿出个多花难过。耐总算照应点我，覅实概阿好？"小红道："倪是生来无啥快活！耐心里难过末，到好过个场花去。"莲生不禁长叹一声道："我实概搭耐说，耐倒原是猛扪闲话。"说到此处，竟致咽住。两人并坐，寂静无言。

多时，小红始答道："我故歇是勿曾说耐啥，得罪耐；耐来里说我勿快活，咿说是猛扪闲话。耐末说仔别人倒勿觉着，别人听仔阿快活得出？"莲生知道小红回心，这话分明是遁辞，忙陪笑道："总是我说得勿好，害仔耐勿快活。难

也罢哉。下转我再要勿好末，耐索性打我骂我，我倒无啥，总勠实概勿快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搀了小红过来。小红不由自主，向榻床并卧，各据一边。

莲生又道：“我再要搭耐商量，我朋友约末约定哉，约来浪初九。为仔该两日路头酒多勿过：初七末周双珠搭，初八末黄翠凤搭，才是路头酒。俚哚说该搭勿烧路头末，就初九吃仔罢。我倒答应哉，耐说阿好？”小红道：“故也随便末哉。”

莲生见小红并无违拗，愈觉喜欢，吃不多几口烟，就怂恿小红吃稀饭。小红道：“倪是自家燉个火腿粥，耐阿要吃？”莲生说：“蛮好。”小红乃喊阿珠搬上稀饭，阿金大也来帮着伺候。稀饭吃毕，莲生复吸足烟瘾，便和小红收拾同睡。

次日初七、十二点钟，来安领轿来接。王莲生吃了中饭，坐轿而去；干些公事，天色已晚，再到沈小红家点卯，然后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赴宴。先到的，主人洪善卿以外，已有葛仲英、姚季莼、朱蔼人、陈小云四位。洪善卿因对过周双玉房里台面摆得极早，即说：“倪也起手巾罢。”王莲生问：“再有啥人？”善卿道：“李鹤汀勿来，就不过罗子富哉。”当下入席，留出一位。周双珠敬过瓜子，问王莲生：“阿要叫本堂局？”莲生道：“俚有台面来浪，勿叫哉。”

比及上过鱼翅第一道菜，金巧珍出局依然先到，随后罗子富带了黄翠凤同来。子富已略有酒意，兴致愈高；一到，便叫拿鸡缸杯来摆庄。偏又拣中姚季莼豁拳，说是前转输与季莼拳酒，至今尚不甘心，再交交手看如何。姚季莼也不肯相让，揎袖攘臂而出。无如初豁三拳，全是罗子富输的。黄

翠凤要代酒，子富不许，自己将来一口呷干，伸手再豁此次三拳，季莼输了两拳。

那时叫的局，林素芬、吴雪香、沈小红、卫霞仙陆续齐集，霞仙因代饮一杯。罗子富却嚷道："代个勿算！"霞仙道："啥人说嗄？倪是要代个，耐代勿代随耐便。"黄翠凤遂把罗子富手中一杯抢去，授与赵家姆，说道："耐个伉大末，再要自家吃俚！"

罗子富适见妆台上有一只极大的玻璃杯，劈手取来，指与姚季莼道："难倪说好仔，自家吃，勿许代。"随把酒壶亲自筛在玻璃杯内，尚未满杯，壶中酒罄；一面就将酒壶令巧囡去添酒，一面先和姚季莼豁拳。季莼勃然作气，旗鼓相当，真正是罗子富劲敌。反是台面上旁观的替两人捏着一把汗。

两人正待交手，只听得巧囡在当中间内极声喊道："快点呀，有个人来浪呀！"合台面的人都吃一大惊，只道是失火，争先出房去看。巧囡只望窗外乱指，道："哪！哪！"众人看时，并不是火，原来是一个外国巡捕，直挺挺的立在对过楼房脊梁上，浑身元色号衣，手执一把钢刀，映着电气灯光，闪烁耀眼。洪善卿十猜八九，忙安慰众人道："勿要紧个，勿要紧个。"陈小云要喊管家长福问个端的，却为门前七张八嘴，嘈嘈聒耳，喊了半天喊不着。张寿倒趁此机会飞跑上楼，禀说："是前弄尤如意搭捉赌，勿要紧个。"

众人始放下心。忽又见对过楼上开出两扇玻璃窗，有一个人钻出来，爬到阳台上，要跨过间壁披屋逃走。不料后面一个巡捕飞身一跳，追过阳台，轮起手中短棍乘势击下，正中那人脚踝。那人站不稳，倒栽葱一交，从墙头跌出外面，

连两张瓦"豁琅琅"卸落到地。周双玉慌张出房，悄地告诉周双道："弄堂里跌杀个人来浪！"众人皆为嗟讶。

洪善卿见双玉的吃酒客人业经尽散，便到他房里，靠在楼窗口望下窥觑。果然那跌下来的赌客躺在墙脚边，一些不动，好像死去一般。众人也簇拥进房，争先要看。惟吴雪香胆小害怕，拉住葛仲英衣襟，道："倪转去罢。"仲英道："故歇去末，拨巡捕拉得去哉哩。"雪香不信道："耐瞎说！"周双珠亦阻挡道："倒勿是瞎说，巡捕守来浪门口，外头勿许去呀。"雪香没法，只得等耐。洪善卿因道："倪去吃酒去，让俚哚捉末哉，无啥好看。"当请诸位归席。

周双珠亲往楼梯边喊巧囡拿酒来。巧囡正在门前赶热闹，那里还听见？双珠再喊阿金，也不答应。喊得急了，阿金却从亭子间溜出，低首无言，竟下楼去。双珠望亭子间内，黑魆魆地并无灯烛，大怒道："啥样式嗄，真真无拨仔淘成哉！"阿金自然不敢回嘴。双珠一转身，张寿也一溜烟下楼。双珠装做不觉，款步回房。比及阿金取酒壶送上洪善卿，众人要看捉赌，无暇饮酒。

俄耐弄堂内一阵脚声，自西徂东，势如风雨。洪善卿也去一望，已将那跌下的赌客。扛在板门上前行；许多中外巡捕，押着出弄；后面更有一群看的人跟随围绕，指点笑语，连楼下管家、相帮亦在其内。一时门前寂静。

楼上众人看罢退下，洪善卿方一一招呼拢来，洗盏更酌。罗子富歇这半日，宿酒全醒，不肯再饮。姚季莼为归期近限，不复豁拳。众人即喊干稀饭。吴雪香急忙先行；其余出局也纷纷各散。

忙乱之中，仍是张寿献勤，打听得捉赌情形，上楼禀

说："尤如意一家，连二三十个老爷们，才捉得去哉，房子也封脱。跌下来个倒勿曾死，就不过跌坏仔一只脚。"众人嗟叹一番。适值阿德保搬干稀饭到楼上，张寿只得怏怏下去。

饭罢席终，客行主倦。接着对过房里周双玉连摆两个台面，楼下周双宝也摆一台，重复忙乱起来。

洪善卿不甚舒服，遂亦辞了周双珠，归到南市永昌参店歇宿。次日傍晚，往北径至尚仁里黄翠凤家。罗子富迎见，即问："李鹤汀转去哉，耐阿晓得？"洪善卿道："前日夜头碰着俚，勿曾说起啘。"子富道："就勿多歇我去请俚，说同实夫一淘下船去哉。"善卿道："常恐有啥事体。"说着，葛仲英、王莲生、朱蔼人、汤啸庵次第并至，说起李鹤汀，都道他倏地回家，必有缘故。

比及陈小云到，罗子富因客已齐，令赵家姆喊起手巾。小云问子富道："耐阿曾请李鹤汀？"子富道："说是转去哉呀，耐阿晓得俚为啥事体？"小云道："陆里有啥事体！就为仔昨夜公阳里，鹤汀也来浪，一淘拉得去，到新衙门里，罚仔五十块洋钱，新衙门里出来就下船。我去张张俚，也勿曾看见。"洪善卿急道："价末楼浪跌下来个阿是鹤汀嗄？"陈小云道："跌下来个是大流氓。先起头，三品顶戴，轿子扛出扛进，海外哚！就苏州去吃仔一场官司下来，故歇也来浪开赌场，挑挑头。昨日勿曾跌杀末，也算俚运气。"罗子富道："故是周少和啘，鹤汀为啥去认得俚？"陈小云道："鹤汀也自家勿好，要去赌；勿到一个月，输脱仔三万。倘然再输下去，鹤汀也勿得了哉哩！"子富道："实夫勿是道理，应该说说俚末好！"小云道："实夫倒是做人家人，到仔一埭上

海，花酒也匆肯吃，蛮规矩。”洪善卿笑道：“耐说实夫规矩，也匆好，忒啥做人家哉！南头一个朋友搭我说起，实夫为仔做人家，也有仔点小毛病。”

陈小云待要要问明如何小毛病，恰遇金巧珍出局坐定，暗将小云袖子一拉。小云回过头去，巧珍会耳说了些话。小云听不明白，笑道：“耐倒忙哚，前转末宣卷，故歇烧路头！”巧珍道：“匆是倪呀！”复附耳分辨清楚。

小云想了一想，亦即首肯，遂奉请席上诸友，欲翻台到绘春堂去。众人应诺，却问绘春堂在何处。小云说：“在东棋盘街，就是巧珍个阿姐，也为仔烧路头，要绷绷场面。”巧珍接说道：“阿要教阿海先去摆起台面来，一淘带局过去？”众人说：“蛮好。”娘姨阿海领命就行。

罗子富因摆起庄来。不意子富豁拳大赢，庄上二十杯打去一半，外家竟输三十杯。大家计议，挨次轮流，并帮分饮，方把那一半打完。

其时已上至后四道菜，阿海也回来覆命。金巧珍再催请一遍。黄翠凤尚有楼上下两个台面应酬，向罗子富说明，稍缓片时，无须再叫。罗子富、葛仲英、王莲生、朱蔼人暨六个倌人，共是十肩轿子同行。陈小云先与洪善卿、汤啸庵步行出尚仁里口，令长福再喊两把东洋车。小云自坐包车，啸庵也坐一把。

善卿上车时，忽见那车夫年纪甚轻，面庞厮熟，仔细一看，顿吃大惊，失声叫道：“耐是赵朴斋啘！”那车夫回头见是洪善卿，即拉了空车没命的飞跑西去。善卿还招手喊叫，那里还肯转来。这一气，把个洪善卿气得发昏，立在街心，瞪目无语。那陈、汤两把车已自去远，没人照管；幸而随后

十肩轿子出弄，为跟轿的所见。阿金、阿海上前拉住善卿，问："洪老爷来里做啥？"善卿才醒过来，并不回言，再喊一把东洋车，跟着轿子到东棋盘街口停下，仍和众人同进绘春堂。

那金爱珍早在楼门首迎接。众人见客堂楼中已摆好台面，却先去房内暂坐。爱珍连忙各敬瓜子，又向烟榻鸦片烟。金巧珍叫声"阿姐"，道："耐装烟覅装哉，喊下头起手巾罢，俚哚才要紧煞来浪。"爱珍乃笑说："陆里一位老爷请用烟？"大家不去兜揽，惟陈小云说声"谢谢耐"。爱珍抿嘴笑道："陈老爷客气得来。"

巧珍不耐烦，先自出房闲逛。迨爱珍喊外场起上手巾，众人亦即入席，连带来出局皆已坐定。金爱珍和金巧珍并坐在陈小云背后。爱珍和准琵琶，欲与巧珍合唱。巧珍道："耐唱罢，我勿唱哉。"爱珍唱过一支京调，陈小云也拦说："覅唱哉。"爱珍不依，再要和弦。巧珍道："阿姐啥实概嘎，唱一支末好哉碗！"爱珍才将琵琶放下。

爱珍唱后，并无一人接唱。却值黄翠凤出局继至，罗子富便叫取鸡缸杯。娘姨去了半日，取出一只绝大玻璃杯。金爱珍嗔道："勿是呀！"慌令娘姨调换。罗子富见了喜道："玻璃杯蛮好，拿得来。"爱珍慌又奉上，揎袖前来，举酒壶筛满一玻璃杯。罗子富拍案道："我来摆五杯庄！"众人见这大杯，不敢出手。陈小云向葛仲英商量道："倪两家头拼一杯，阿好？"仲英说："好。"

小云乃与罗子富豁了一拳，竟输一杯。金爱珍即欲代酒，陈小云分与一小杯，又分一小杯转给金巧珍。巧珍道："耐要豁，耐自家去吃，倪勿代。"爱珍笑说："我来吃。"仲

手要接那一小杯。巧珍急从刺斜里拦住，大声道："阿姐覅哩！"爱珍吃惊释手。小云笑而不辨，取杯呷干。葛仲英亦取半玻璃杯饮讫。接下去，朱蔼人和汤啸庵合打，王莲生和洪善卿合扛，周而复始，至再至三。五杯打完之后，罗子富虽自负好量，玉山将颓，外家亦皆酩酊，遂觉酒兴阑珊，只等出局哄散。众人都不用干稀饭，随后告辞。

其时未去者，客人惟洪善卿一人，倌人惟金巧珍一人。陈小云、金爱珍乃请二人房里去坐。

第二十八回终。

第二十九回

间壁邻居寻兄结伴
过房亲眷挈妹同游

按：洪善卿跟着陈小云，金巧珍跟着金爱珍，都到房里。外场送进台面干湿，爱珍敬过，便去烟榻烧鸦片烟。小云躺在上手，说："我来装。"爱珍道："陈老爷覅哩，我来装末哉啘。"小云笑道："覅客气。"遂接过签子去。爱珍又道："洪老爷，榻床浪来躺躺哩。"善卿即亦向下手躺下。爱珍亲自移过两碗茶，放在烟盘里；偶见巧珍立在梳妆台前，照镜掠鬓。爱珍赶过去，取抿子替他刷得十分光滑，因而道长论短，秘密谈心。

这边善卿捉空，将赵朴斋之事诉与小云，议个处置之法。小云先问善卿主意。善卿道："我想托耐去报仔巡捕房，教包打听查出陆里一把车子，拿俚个人关我店里去，勿许俚出来，耐说阿好？"小云沉吟道："勿对，耐要俚到店里去做啥？耐店里有拉东洋车个亲眷，阿要坍台嗄！我说耐写封信去交代俚哚娘，随便俚哚末哉，勿关耐事。"

善卿恍然大悟，烦恼胥平，当即起身告别。金巧珍向小

云道："倪也去哉啘。"小云乃丢下烟枪，慌的金爱珍一手按住，道："陈老爷覅去哩。"一手拉着巧珍道："耐啥要紧得来？阿是倪小场花，定规勿肯坐一歇哉？"巧珍趔趄着脚儿，只说："去哉。"被爱珍拦腰一抱，嗔道："耐去呀，耐去仔末，我也勿来张耐个哉！"小云在傍呵呵讪笑。洪善卿便道："耐两家头再坐歇，我先去。"说着径辞陈小云出房。金爱珍撇过金巧珍，相送至楼梯边，连说："洪老爷明朝来。"

善卿随口答应，离了绘春堂，行近三茅阁桥，喊把东洋车拉至小东门陆家石桥，缓步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。连夜写起一封书信，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，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，寄去乡间。

这赵朴斋母亲洪氏，年仅五十，耳聋眼瞎，柔懦无能。幸而朴斋妹子，小名二宝，颇能当家。前番接得洪善卿书信，只道朴斋将次回家，日日盼望，不想半月有余，毫无消息。忽又有洪善卿书信寄来，央间壁邻居张新弟拆阅。

张新弟演说出来，母女二人，登时惊诧羞急，不禁放声大哭一场。却为张新弟的阿姊张秀英听见，踅过这边，问明缘由，婉言解劝。母女二人收泪道谢，大家商量如何。张新弟以为须到上海寻访回家，严加管束，斯为上策。赵洪氏道："上海夷场浪，陌生场花，陆里能够去哩！"赵二宝道："覅说无娒勿能够去，就去仔，教无娒陆里去寻嗄？"张秀英道："价末托个妥当点人，教俚去寻；寻得来，就拨两块洋钱俚也无啥。"洪氏道："倪再去托啥人嗄？要末原是娘舅哉哩。"新弟道："娘舅信浪为俚勿好，坍仔台，恨煞个哉，阿肯去寻嗄！"二宝道："娘舅起先就靠勿住，托人去寻，也无么用；还是我同无娒一淘去。"洪氏叹口气道："二宝，耐倒

说得好。耐一个姑娘家，勿曾出歇门，到上海拨来拐子再拐得去仔末，那价呢？”二宝道：“无媱末再要瞎说！人家骗骗小干仵，说覅拨拐子拐得去，阿是真真有啥拐子嗄？”新弟道：“上海拐子倒无拨个，不过要认得个人同得去末好。”秀英道：“耐说节浪要上海去呀？”新弟道：“我到仔上海，就店里去，陆里再有工夫！”二宝听见这话，藏在肚里，却不接嘴。张新弟见无成议，辞别自去。

赵二宝留下张秀英，邀到卧房里。那秀英年十九，是二宝闺中密友，无所不谈。当下私问：“新弟到上海去做啥？”秀英说：“是翟先生教得去做伙计。”二宝道：“耐阿去？”秀英道：“我勿做啥生意，去做啥？”二宝道：“我说耐同倪一淘到上海，我去寻阿哥，耐末夷场浪白相相，阿是蛮好？”秀英心中也喜白相，只为人言可畏，踌躇道：“勿局个哩。”二宝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

秀英领会笑诺，即时踅回家里。张新弟问起这事，秀英攒眉道：“俚哚想来想去无法子，倒怪仔倪阿哥，说拨倪小阿哥合得去，用完仔洋钱，无面孔见人，故歇倒要倪同得去寻倪小村阿哥。”

道言未了，赵二宝亦过来，叫声“秀英阿姐”，道：“耐覅来浪假痴假呆！耐阿哥做个事体，我生来要寻着耐。耐同得去，寻着仔小村阿哥，就勿关耐事。”新弟在旁道：“小村阿哥来里上海，耐自家去寻好哉。”二宝道：“我上海勿认得，要同仔俚一淘去。”新弟道：“俚去勿局个，我来同耐去阿好？”二宝道：“耐男人家，同倪一淘到上海，算啥样式嗄？俚勿肯去末，我定归噪得俚勿舒齐。”新弟目视秀英，问如何。秀英道：“我无拨一点点事体，到上海去做啥？人

家听见仔，只道倪去白相，阿是笑话?”二宝道:“耐末常恐人笑话，倪阿哥拉仔东洋车勿关耐事哉，阿对?”瓣弟笑劝秀英道:“阿姐就去一埭末哉，寻着仔转来，也勿多几日天。”秀英尚自不肯，被新弟极力怂恿，勉强答应。于是议定四月十七日启行，央对门剃头司务吴小大妻子吴家姆看守房屋。

赵二宝回家告诉母亲赵洪氏，洪氏以为极好。当晚吴小大亲至两家先应承看房之托，并言闻得儿子吴松桥十分得意，要趁便船自去寻访。两家也就应承

至日，雇了一口无锡网船，赵洪氏、赵二宝、张新弟、张秀英及吴小大，共是五人，搬下行李，开往上海。

不止一日，到日辉港停泊。吴小大并无铺盖，背上包裹，登岸自去。赵二宝缘赵朴斋住过悦来客栈，说与张新弟，即将行李闪明悦来栈接客的；另喊四把东洋车，张新弟和张秀英、赵洪氏、赵二宝坐了，同往宝善街悦来客栈。恰好行李担子先后挑到，拣得一间极大房间，卸装下榻。

安置粗讫，张新弟先去大马路北信典铺，谒见先生翟掌柜。翟掌柜派在南信典铺中司事。张新弟回栈来搬铺盖，因问赵二宝:“阿要一淘去寻倪小村阿哥?”二宝摇手道:“寻着耐阿哥，也勿相干啘。耐到咸瓜街浪永昌参店里，教倪娘舅该搭来一埭再说。”新弟依言去了。这晚，张秀英独自一个去看了一本戏，越二宝与母亲赵洪氏愁颜对坐，并未出房。

次日一早，洪善卿到栈相访，见过嫡亲阿姊赵洪氏，然后赵二宝上前行礼。善卿略叙数年阔别之情，说到外甥赵朴斋，从实说出许多下流行事，并道:“故歇我教人去寻得来，

以后再有事体，我勿管帐。”二宝插嘴道：“娘舅寻得来最好，以后请娘舅放心，阿好再来惊动娘舅嗄！”善卿又问问乡下年来收成丰歉，方始告辞。张秀英本未起身，没有见面。

饭后，果然有人送赵朴斋到门，栈使认识通报，赵洪氏、赵二宝慌忙出迎。只见赵朴斋脸上沾染几搭乌煤，两边鬓发长至寸许；身穿七拼八补的短衫裤，暗昏昏不知是甚颜色；两足光赤，鞋袜俱无，俨然像乞丐一般。妹子二宝友于谊笃，一阵心酸，呜呜饮泣。母亲洪氏看不清楚，还问：“来浪陆里嗄？”栈使推朴斋近前，令他磕头。洪氏猛吃一惊，顿足大哭道：“我倪子为啥实概个嗄！”刚哭出这一声，气哽喉咙，几乎仰跌。幸有张秀英在后搀住，且复解劝。二宝为栈中寓客簇拥观看，羞愧难当，急同秀英扶母亲归房；手招朴斋进去，关上房门；再开皮箱，搜出一套衫裤鞋袜，令朴斋向左近浴堂中剃头、洗澡，早去早来。

不多时，朴斋遵命换衣回栈，虽觉面庞略瘦，已算光彩一新。秀英让他坐下。洪氏、二宝着实埋冤一顿。朴斋低头垂泪，不敢则声。二宝定要问他缘何不想回家，连问十数遍，朴斋终呐呐然说不出口。秀英带笑代答道：“俚转来末，好像难为情，阿对？”二宝道：“勿对个，俚要晓得仔难为情，倒转来哉。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，拉仔个东洋车，东望望，西望望，开心得来！”几句说得朴斋无地自容，回身对壁。

洪氏忽有些怜惜之心，不复责备，转向秀英、二宝计议回家。二宝道：“教栈里相帮去叫只船，明朝转去。”秀英道：“耐教我来白相相，我一埭勿曾去，耐倒就要转去哉，

勿成功!”二宝央及道:“价末再白相一日天阿好?”秀英道:“白相仔一日天再说。”洪氏只得依从。

吃过晚饭,秀英欲去听书。二宝道:“倪先说好仔,书钱我来会;倘然耐客气末,我索性勿去哉。”秀英一想,含糊笑道:“故也无啥。明朝夜头,我请还耐末哉。”

秀英、二宝去后,惟留洪氏、朴斋在房,洪氏困倦早睡。朴斋独坐,听得宝善街上,东洋车声如潮涌,络绎聒耳;远远地又有铮铮琵琶之声,仿佛唱的京调,是清倌人口角,但不知为谁家。朴斋心猿不定,然又不敢擅离。栈使曾于大房间后面小间内为朴斋另设一床,朴斋乃自去点起瓦灯台,和及暂卧。

不意间壁两个寓客在那里吸鸦片烟,又讲论上海白相情景,津津乎若有味焉,害朴斋火性上炎,欲眠不得,眼睁睁地等到秀英、二宝听书回来,重复下床出房,问:“唱得阿好听??二宝咳了一声道:“我赛过勿曾听。今夜头刚刚勿巧,碰着俚哚姓施个亲眷,倪进去泡好茶末,书钱就拨来施个会仔去,买仔多花点心、水果请倪吃,耐说阿要难为情?明朝再要请倪去坐马车,我是定归勿去。”秀英道:“上海场花阿有啥要紧嗄,俚倪末,倪落得去。”二宝道:“耐生来无啥要紧,熟罗单衫才有来浪,去去末哉;我好像个叫化子,坍台煞个。”二宝无心说出这话,被秀英“格”声一笑。

朴斋不好意思,仍欲回避。二宝忽叫住道:“阿哥慢点去。”朴斋忙问甚事。二宝打开手巾包,把书场带来的点心、水果分给朴斋,并让秀英同吃。秀英道:“倪再吃筒鸦片烟。”二宝道:“耐覅来浪无清头,吃让仔瘾也好哉。”秀英笑而不依,向竹丝篮内取出一副烟盘,点灯烧烟,却烧的不

得法，斗门沥滞，呼吸不灵。朴斋凑趣道："阿要我替耐装？"秀英道："耐也会装烟哉？耐去装哩。"说着让开。

朴斋遂将烧僵的一筒烟发开装好，捏得精光，调转枪头，送上秀英。秀英略让一句，便"呼呼呼"一气到底，连声赞道："倒装得出色哚，陆里去学得来个嗄？"朴斋含笑不答，再装一筒。秀英偏要二宝去吃，二宝没法，吃了。装到第三筒，系朴斋自己吃的。随后收起烟盘，各道安置。朴斋自归后面小间内歇宿。

翌日午后，突然一个车夫到栈，说是："施大少爷喊得来个马车，请太太同两位小姐一淘去。"二宝本不愿坐他马车，秀英不容分说，谆嘱朴斋看房，硬拉洪氏、二宝同游明园。朴斋在栈无事，私下探得那副烟盘并未加锁，竟自偷吃一口，再打两枚烟泡。

可巧张小村闻信而来，特访他同堂弟妹，见朴斋如此齐整，以为稀奇。朴斋追思落魄之时，曾受小村奚落，故不甚款洽，径将烟盘还放原处。小村没趣辞别。朴斋怕羞不出，并未相送。

待至天色将晚，马车未回。朴斋不耐烦，溜至天井跂望，恰好秀英、二宝扶着洪氏下车进门。朴斋迎见，即诉说张小村相访。二宝默然，秀英却道："倪阿哥也勿是好人，难勠去理俚。"

朴斋唯唯，跟到大房间内。二宝去身边摸出一瓶香水给朴斋估看。朴斋不识好歹，问价若干。二宝道："说是两块洋钱哚。"朴斋吐舌道："去买俚做啥嗄？"二宝道："我原勿要呀，是俚哚瑞生阿哥定归要买，买仔三瓶：俚自家拿一瓶，一瓶送仔阿姐，一瓶说送拨我。"朴斋也就无言。

秀英、二宝各述明园许多景致，并及所见倌人、大姐面目衣饰，细细品评。秀英道："耐照相楼浪勿曾去，我说倪几个人拍俚一张倒无啥。"二宝道："瑞生阿哥也拍来浪，故是笑煞人哉！"秀英道："才是亲眷，熟仔点无啥要紧。"二宝道："瑞生阿哥倒蛮写意个人，一点点脾气也无拨。听见倪叫无娒末，俚也叫无娒；请倪无娒吃点心，一淘同得去看孔雀，倒好像是倪无娒个倪子。"洪氏喝住道："耐说说末就无淘成。"

二宝咬着指头匿笑，秀英也笑道："俚今夜头请倪大观园看观呀，耐阿去？"二宝哆口做意道："我终有点难为情，让阿哥去罢。"秀英道："同阿哥一淘去蛮好。"朴斋接说道："俚勿曾请我，我去算啥？"二宝道："俚请倒才请个，坎坎还来浪说起：'坐马车为啥勿一淘来？'倪说：'栈里无拨人。'难末俚说：'晚歇请俚去看戏。'"秀英道："故歇六点半钟，常恐就要来请哉，倪吃饭罢。"乃催栈使开饭，四人一桌。

须臾吃毕，只见一个人提着大观园灯笼，高擎一张票头，趸上阶沿，喊声请客"。朴斋忙去接进，逐字念出，太太、少爷、两位小姐总写在内，底下出名仅一"施"字。二宝道："难末那价回头俚哩？"秀英道："生来说就来。"朴斋扬声传命，请客的遂去。二宝佯嗔道："耐说就来，我看戏倒勿高兴。"秀英道："耐末刁得来！做个人，爽爽气气，勠概！"连催二宝换衣裳。二宝道："价末慢点哩，啥要紧嘎！"先照照镜子，略施一些脂粉，才穿上一件月白湖绉单衫。

事毕欲行，朴斋道："我谢谢哉哩。"秀英听说，倒笑起来道："耐阿是学耐妹子？"朴斋强辩道："勿呀，我看见大

观园戏单，几出戏才看过歇，无啥好看。”秀英道：“俚是包来浪一间包厢，就不过倪几个人。耐勿去，戏钱也省勿来。就勿好看。也看看末哉。”

朴斋本自要看，口中虽说“谢谢”，两只眼只觑母亲、妹子的面色。二宝即道：“阿姐教耐看末，耐就看看末哉。无姆阿对？”洪氏亦道：“阿姐说生来去看，看完仔一淘转来，覅到别场花去。”

秀英又请洪氏。洪氏真个不去。朴斋乃鼓起兴致，讨了悦来栈字号灯笼，在前引导。张秀英、赵二宝因路近，即跟赵朴斋步行至大观园。

第二十九回终。

第三十回

新住家客栈用相帮
老司务茶楼谈不肖

按：赵朴斋领妹子赵二宝及乡秀英同至大观园楼上包厢。主人系一个后生，穿着雪青纺绸单长衫，宝蓝茜纱夹马褂，先在包厢内靠边独坐。朴斋知为施瑞生，但未认识。施瑞生一见大喜，慌忙离位，满面堆笑，手搀秀英、二宝上坐凭栏，又让朴斋。朴斋放下灯笼，退坐后埭。瑞生坚欲拉向前边，朴斋相形自愧，跼蹐不安。幸而瑞生只和秀英附耳说话，秀英又和二宝附耳说话，将朴斋搁在一边，朴斋倒得自在看戏。

这大观园头等角色最多，其中最出色的乃一个武小生，名叫小柳儿，做工唱口，绝不犹人。当晚，小柳儿偏排着末一出戏，做《翠屏山》中石秀。做到潘巧云赶骂、潘老丈解劝之际，小柳儿唱得声情激越，意气飞扬；及至酒店中，使一把单刀，又觉一线电光，满身飞绕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《翠屏山》做毕，天已十二点钟，戏场一时哄散，纷纷看的人恐后争先，挤塞门口。施瑞生道："倪慢慢交末哉。"

随令赵朴斋掌灯前行，自己拥后，张秀英、赵二宝夹在中间，同至悦来客栈。二宝抢上一步，推开房门，叫声“无娒。”赵洪氏歪在床上，掀地起身。朴斋问道：“无娒为啥勿困?”洪氏道：“我等来里，困仔末啥人来开门嗄?”秀英道：“今夜头蛮蛮好个好戏，无娒勿去看!”瑞生道：“戏末礼拜六夜头最好。今朝礼拜三，再歇两日，同无娒一淘去看。”

洪氏听是瑞生声音，叫声“大少爷”，让坐致谢。二宝喊栈使冲茶。秀英将烟盘铺在床上，点灯请瑞生吸鸦片烟。朴斋不上台盘，远远地掩在一边。洪氏乃道：“大少爷，难末真真对勿住，两日天请仔倪好几埭。明朝倪定归要转去哉。”瑞生急道：“覅去哩。无娒末总实概，上海难得来一埭，生来多白相两日。”洪氏道：“勿瞒大少爷说，该搭栈房里，四个人房饭钱要八百铜钱一日哚，开消忒大，早点转去个好。”瑞生道：“勿要紧个，我有法子，比来里乡下再要省点。”瑞生只顾说话，签子上烧的烟淋下许多，还不自觉。秀英睃见，忙去上手躺下，接过签子给他代烧。

二宝向自己床下提串铜钱，暗地交与朴斋，叫买点心。朴斋接钱，去厨下讨只大碗，并不呼唤栈使，亲往宝善街上去买。无如夜色将阑，店家闭歇，只买得六件百叶回来，分做三小碗，搬进房内。二宝攒眉道：“阿哥末也好个哉，去买该号物事。”朴斋道：“无拨哉呀。”瑞生从床上崛起，看了道：“百叶蛮好，我倒喜欢吃个。”说着竟不客气，取双竹筷，努力吃了一件。二宝将一碗奉上洪氏，并喊秀英道：“阿姐来陪陪哩。”秀英反觉不好意思，嗔道：“我覅吃。二宝笑道：“价末阿哥来吃仔罢。”朴斋一古脑儿吃完，喊栈使收去空碗。

瑞生再吸两口鸦片烟，告辞而去。朴斋始问秀英，和施瑞生如何亲眷。秀英笑道："俚哚亲眷，耐陆里晓得嗄！瑞生阿哥个娘末就是我过房娘。我过房个辰光，刚刚三岁。旧年来浪龙华碰着仔，大家勿认得；说起来倒蛮对，难末教我到俚哚屋住仔三日，故歇倒算仔亲眷哉。"朴斋默然不问下去。一宿无话。

瑞生于次日午后到栈，栈中才开过中饭，收拾未毕。秀英催二宝道："耐快点哩，倪今朝买物事去呀。"二宝道："我物事覅买，耐去末哉。"瑞生道："倪也勿买啥物事，一淘去白相相。"秀英笑道："耐覅去搭俚说，我晓得俚个脾气，晚歇总归去末哉。"二宝听说，冷笑一声，倒在床上睡下。秀英道："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？"二宝道："啥人有闲工夫来搭耐动气嗄！"秀英道："价末去哩。"二宝道："勿然末去也无啥，故歇拨耐猜着仔，定归勿去。"

秀英稔知二宝拗性，难于挽回，回顾瑞生努嘴示意。瑞生佯嘻嘻挨坐床沿，妹妹长，妹妹短，搭讪多时，然后劝他去白相。二宝坚卧不起。秀英道："我末得罪仔耐，耐看瑞生阿哥面浪，就冤屈点阿好？"二宝又冷笑一声不答。洪氏坐在对面床上，听不清是甚么，叫声"二宝"，道："覅哩，瑞生阿哥来浪说呀，快点起来哩。"二宝秋气道："无娒覅响，耐晓得啥嗄！"

瑞生觉道言语戗了，呵呵一笑，岔开道："倪也勿去哉，就该搭坐歇，讲讲闲话倒蛮好。"因即站起身来。偶见朴斋靠窗侧坐，手中擎着一张新闻纸，低头细看，瑞生问："阿有啥新闻？"朴斋半新闻纸双手奉上。瑞生接来，拣了一段，指手划脚且念且讲。秀英、朴斋同声附和，笑做一团。

二宝初时不睬，听瑞生说得发松，再忍不住，因而欻地下床，去后面朴斋睡的小房间内小遗。秀英掩口暗笑，瑞生摇手止住。等到二宝出房，瑞生丢开新闻纸另讲一件极好笑的笑话，逗引得二宝也不禁笑了。秀英故意偷眼去睃睃他如何，二宝自觉没意思，转身紧傍洪氏身旁坐下，一头撞在怀里，撒娇道："无娒耐看哩，俚哚来浪欺瞒我。"秀英大声道："啥人欺瞒耐嗄，耐倒说说看！"洪氏道："阿姐阿要来欺瞒耐，覅实概瞎说。"瑞生只是拍手狂笑，朴斋也跟着笑一阵，才把这无端口舌揭过一边。

瑞生重复慢慢的怂恿二宝去白相，二宝一时不好改口应承，只装做不听见。瑞生揣度意思是了，便取一件月白单衫，亲手替二宝披上。秀英早自收拾停当。于是三人告禀洪氏而行，惟留朴斋陪洪氏在栈。洪氏夜间少睡，趁此好歇中觉。朴斋气闷不过，手持水烟筒，踅出客堂，踞坐中间高椅和帐房先生闲谈。谈至上灯以后，三人不见回来，栈使问："阿要开饭?? 朴斋去问洪氏。洪氏叫先开两客。

母子二人吃饭中间，忽听栈门首一片笑声，随见秀英拎着一个衣包，二宝捧着一卷纸裹，都吃得两颊绯红，唏唏哈哈进房。洪氏先问晚饭。秀英道："倪吃过哉，来浪吃大菜呀。"二宝抢步上前道："无娒，耐吃哩。"即检纸裹中卷的虾仁饺，手拈一只喂与洪氏。洪氏仅咬一口，觉得吃不惯，转给朴斋吃。朴斋问起施瑞生，秀英道："俚有事体，送倪到门口，坐仔东洋去哉。"

迨洪氏、朴斋晚饭吃毕，二宝复打开衣包，将一件湖色茜纱单衫与朴斋估看。朴斋见花边云滚，正系时兴，吐舌道："常恐要十块洋钱哚哩！"二宝道："十六块哚。我覅呀，

阿姐买好仔嫌俚短仔点，我着末倒蛮好，难末教我买。我说无拨洋钱。阿姐说：‘耐着来浪，停两日再说。’”朴斋不则一声。二宝翻出三四件纱罗衣服，说是阿姐买的。朴斋更不则一声。

这夜大家皆没有出游。朴斋无事早睡，秀英、二宝在前间唧唧说话，朴斋并未留心，沉沉睡去。朦胧中听得妹子二宝连声叫“无姆”，朴斋警醒呼问，二宝推说“无啥”。洪氏醒来，和秀英、二宝也唧唧说话。朴斋那里理会，竟安然一觉，直至红日满窗，秀英、二宝已在前间梳头。

朴斋心知失聪，慌的披衣走出。及见母亲洪氏拥被在床，始知天色尚早，喊栈使舀水洗脸。二宝道：“倪点心吃哉。阿哥要吃啥，教俚哚去买。”朴斋说不出。秀英道：“阿要也买仔两个汤团罢？”朴斋说：“好。”栈使受钱而去。

朴斋因桌上陈设梳头奁具，更无空隙，急取水烟筒往客堂里坐；吃过汤团，仍和帐房先生闲谈。好一会，二宝在房内忽高声叫“阿哥”，道：“无姆喊耐。”朴斋应声进房。

其时秀英、二宝妆裹粗完，并坐床沿；洪氏亦起身散坐。朴斋傍坐候命，八目相视，半日不语。二宝不耐，催道：“无姆阿哥说哩。”洪氏要说，却“咳”的叹口气道：“俚哚瑞生阿哥末也忒啥要好哉，教倪再多白相两日。我说：‘栈房里房饭钱忒大。；难末瑞生阿哥说：‘清和坊有两幢房子空来浪，无拨人租。’教倪搬得去，说是为仔省点个意思。”秀英抢说道：“瑞生阿哥个房子，房钱就勿要哉。倪自家烧来吃，一日不过二百个铜钱，从仔栈房里阿是要省多花哚。我是昨日答应俚哉，耐说阿好？”二宝接说道：“该搭一日房饭钱，四个人要八百哚。搬得去末省六百，阿有啥勿好

嗄？”朴斋如何能说“不好”，仅低头唯唯而已。

饭后，施瑞生带了一个男相帮来栈，问：“阿曾收作好？”秀英、二宝齐笑道：“倪末陆里有几花物事收作嗄！”瑞生乃喊相帮来搬。朴斋帮着捆起箱笼，打好铺盖，叫把小车，与那相帮押后，先去清和坊铺房间。

赵朴斋见那两幢楼房，玻璃莹澈，花纸鲜明。不但灶下釜甑齐备，楼上两间房间，并有两副簇簇新新的宁波家生。床榻桌椅，位置井井；连保险灯、着衣镜都全，所缺者惟单条字画、帘幕帷帐耳。

随后，施瑞生陪送赵洪氏及张秀英、赵二宝进房。洪氏前后踅遍，啧啧赞道：“倪乡下陆里有该号房子嗄！大少爷，故末真真难为耐。”瑞生极口谦逊。当时聚议，秀英、二宝分居楼上两间正房，洪氏居亭子间，朴斋与男相帮居于楼下。

须臾天晚，聚丰园挑一桌丰盛酒菜送来。瑞生令摆在秀英房内，说是暖房。洪氏又致谢不尽。大家团团围坐一桌圆台面，无拘无束，开怀畅饮。

饮至半酣之际，秀英忽道：“倪坎坎倒忘记脱哉，勿曾去叫两个出局来白相相，倒无啥。”二宝道：“瑞生阿哥去叫哩，倪要看呀。”洪氏喝阻道：“二宝覅，耐末再要起花样。瑞生阿哥老实人，堂子里勿曾去白相歇，阿好叫嗄！”朴斋亦欲有言，终为心虚忸怩，顿住了嘴。瑞生笑道：“我一干仔叫也无啥趣势。明朝我约两个朋友，该搭吃夜饭，教俚哚才去叫得来，故末闹热点。”二宝道：“倪阿哥也去叫一个，看俚哚阿来。”秀英手拍二宝肩背道：“我也叫一个，就叫个赵二宝。”二宝道：“我赵二宝个名字倒勿曾有过歇，耐张秀

英末有仔三四个哉！者时髦倌人，一迳拨人家来浪叫出局。”几句说得秀英急了，要拧二宝的嘴，二宝笑而走避。瑞生出席拦劝，因相将向榻床吸鸦片烟。洪氏见后四道菜登席，就叫相帮盛饭来。

朴斋闷饮，不胜酒力，遂陪母亲同吃过饭，送母亲到亭子间，迳往楼下点灯弛衣，放心自睡。一觉醒来，酒消口渴，复披衣靸鞋，摸至厨房，寻得黄沙大茶壶，两手捧起，“咽咽”呼饱；见那相帮危坐于水缸盖上，垂头打盹，即叫醒他。问知酒席虽撤，瑞生尚在。朴斋仍摸回房来，听楼上喁喁切切，笑语间作，夹着水烟、鸦片烟呼吸之声。朴斋剔亮灯心，再睡下去，这一觉冥然无知，俨如小死。直至那相帮床前相唤，朴斋始惊起，问相帮：“阿曾困歇？”相帮道：“大少爷去，天也亮哉，阿好再困。”

朴斋就厨下捕个面，蹑足上楼。洪氏独在亭子间梳头。前面房里烟灯未灭，秀英、二宝还和衣对卧在一张榻床上。朴斋掀帘进房，秀英先觉，起坐，怀里摸出一张横批请客单，令朴斋写个“知”字。朴斋看是当晚施瑞生移樽假座，请自己及张新弟陪客，更有陈小云、庄荔甫两人，沉吟道：“今夜头我真个谢谢哉。”秀英问：“为啥？”朴斋道：“我碰着仔难为情。”秀英道：“阿是说倪新弟？”朴斋说：“勿是。”秀英道：“价末啥嗄？”朴斋又不肯实说。适二宝闻声继寤，朴斋转向二宝耳边，悄悄诉其缘故。二宝点头道：“也勿差。”秀英乃不便强邀，喊相帮交与请客单，照单赍送。

相斋延至两点钟，涎脸问妹子讨出三角小洋钱，禀明母亲，大踱出门。初从四马路兜个圈子，兜回宝善街，顺便往悦来客栈，拟访帐房先生与他谈谈。将及门首，出其不意，

一个人从门内劈面冲出，身穿旧洋蓝短衫裤，背负小小包裹，翘起两根短须，满面愤怒，如不可遏。朴斋认得是剃头司务吴小大，甚为惊诧。吴小大一见赵朴斋，顿换喜色道："我来里张耐呀，搬到仔陆里去哉嗄?"朴斋约略说了。吴小大携手并立，刺刺长谈。朴斋道："倪角子浪去吃碗茶罢。"吴小大说"好"跟随朴斋至石路口松风阁楼上泡一碗"淡湘莲"。朴斋道："倪角子湘莲"。吴小大放下包裹，和朴斋对坐，各取副杯分腾让饮。

吴小大倏地瞋目攘臂，问朴斋道："我要问耐句闲话，耐阿是搭松桥一淘来浪白相?"朴斋被他突然一问，不知为着何事，心中"突突"乱跳。吴小大拍案攒眉道："勿呀！我看耐年纪轻，来里上海，常恐去上俚当水！就像松桥个杀坯末，耐终勠去认得俚个好。"朴斋依然目瞪口要，没得回答。吴小大复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搭耐说仔罢，我个亲生爷俚还勿认得哩，再要来认得耐个朋友?"

朴斋细味这话稍有头路，笑问究竟缘何。吴小大从容诉道："我做个爷，穷末穷，还有碗把苦饭吃吃个哩。故歇到上海来，勿是要想啥倪子个好处；为是我倪子发仔财末，我来张张俚，也算体面体面。陆里晓得个杀坯实概样式！我连浪去三埭，帐房里说勿来浪，倒也罢哉；第四埭我去，来浪里向勿出来，就帐房里拿四百个铜钱拨我，说教我趁仔航船转去罢。我阿是等耐四百个铜钱用！我要转去，做叫化子讨饭末也转去仔，我要用耐四百个铜钱！"一面诉说，一面竟号啕痛哭起来。

朴斋极力劝慰宽譬，且为吴松桥委曲解释。良久，吴小大收泪道："我也自家勿好，教俚上海做生意。上海夷场浪

勿是个好场花。”朴斋假意叹服。吃过五六开茶，朴斋将一角小洋钱会了茶钱。吴小大顺口鸣谢，背上包裹同下茶楼，出门分路。吴小大自去日辉港觅得里河航船回乡。起朴斋彳亍宝善街中，心想这顿夜饭如何吃法。

第三十回终。

第三十一回

长辈埋冤亲情断绝
方家贻笑臭味差池

按：赵朴斋自揣身边仅有两角小洋钱，数十铜钱，只好往石路小饭店内吃了一段黄鱼及一汤一饭；再往宝善街大观园正桌后面看了一本戏，然后散场回家。那时敲过十二点钟，清和坊各家门首皆点着玻璃灯，惟自己门前漆黑，两扇大门也自紧闭。朴斋略敲两下，那相帮开进。朴斋便问："台面阿曾散？"相帮道："散仔歇哉，就剩大少爷一干仔来浪。"

朴斋见楼梯边添挂一盏马口铁壁灯，倒觉甚亮，于是款步登楼，听得亭子间有说话声音，因即掀帘进去。只见母亲赵洪氏坐在床中，尚未睡下，张秀英、赵二宝并坐在床沿，正讲得热闹。见了朴斋，洪氏先问："阿曾吃夜饭？"朴斋说："吃过哉。"朴斋问："瑞生阿哥阿是去哉？"秀英道："勿曾去，困着来浪。"二宝抢说道："倪新用一个小大姐来浪，耐看阿好？"说着，高声叫："阿巧。"

阿巧应声从秀英房里过来，站立一边。朴斋打量这小大

姐面庞厮熟，一时偏想不起；勿想着“阿巧”名字，方想起来。问他：“阿是来浪卫霞仙搭出来？”阿巧道：“卫霞仙搭做歇两个月，故歇来浪张蕙贞搭出来。耐陆里看见我，倒忘记脱哉啘。”朴斋却不说出，付之一笑，秀英、二宝亦未盘问。

大家又讲起适才台面上情事，朴斋问：“叫仔几个局？”秀英道：“俚哚一人叫一个，倪看仔才无啥好。”二宝道：“我说倒是幺二浪两个稍微好点。”朴斋问：“新弟阿曾叫？”秀英道：“新弟无工夫，也勿曾来。”朴斋问：“瑞生阿哥叫个啥人？”二宝道：“叫陆秀宝，就是俚末稍微好点。”相斋吃惊道：“阿是西棋盘街聚秀堂里个陆秀宝？”秀英、二宝齐声道：“正是，耐陆里晓得嗄？”朴斋只是讪笑，如何敢说出来？秀英笑道：“上海来仔两个月，倌人、大姐倒拨耐才认得个哉。”二宝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认得点倌人、大姐末，阿算啥体面嗄？”

朴斋不好意思，趔趄着脚儿退出亭子间，却轻轻溜进秀英房中。只见施瑞生横躺在烟榻上打鼾，满面醺醺然都是酒气；前后两盏保险灯还集得高高的，映着新糊花纸，十分耀眼；中间方桌罩着一张油晃晃圆台面，尚未卸去；门口旁边扫拢一大堆西瓜子壳及鸡鱼肉等骨头。朴斋不去惊动，仍就下楼，归至自己房间。那相帮早直挺挺睡在旁边板床上。朴斋将床前半桌上油灯心拨亮，便自宽衣安置。

比及一觉醒来，日光过午，朴斋慌的爬起。相帮给他舀盆水洗过脸，阿巧即来说道：“请耐楼浪去呀。”朴斋跟阿巧到楼浪秀英房里，施瑞生正吸鸦片烟，虽未抬身，也点首招呼。秀英、二宝同在外间梳头。

须臾，阿巧请过赵洪氏，取五副杯筷摆在圆台。相帮搬上一大盘，皆是席间剩菜，系爀蹄、套鸭、南腿、鲥鱼四大碗，另有一大碗杂拌，乃各样汤炒小碗相并的。瑞生、洪氏、朴斋随意坐定。秀英、二宝新妆未成，并穿着蓝洋布背心，额角边叉起两只骨簪拦住鬓发，联步进房。瑞生举杯说"请"，秀英、二宝坚却不饮，令阿巧盛饭来，与洪氏同吃，惟朴斋对酌相陪。

朴斋呷酒在口，攒眉道："酒忒烫哉。"瑞生道："我好像有点伤风，烫点倒无啥。"秀英道："耐自家勿好啘。阿巧来喊耐，教耐床浪去困，耐为啥勿去困嗄？"二宝道："倪两家头困来浪外头房间里，天亮仔还听见耐咳嗽。耐一干子来浪做啥？"瑞生微笑不言。洪氏因唠叨道："大少爷，耐末身体也娇寡点。耐自家要当心个哩！像前日夜头天亮辰光，耐再要转去，阿冷嗄？来里该搭蛮好啘。"瑞生整襟作色道："无姆说得勿差呀，倪陆里晓得当心嗄，自家会当心仔倒好哉！"秀英道："耐伤风末，酒少吃点罢。"二宝道："阿哥也覅吃哉。"瑞生、朴斋自然依从。

大家吃毕午饭，相帮、阿巧、上前收拾。朴斋早溜去楼下厨房，胡乱绞把手巾揩了，手持一支水烟筒，踱出客堂，搁起腿膀巍然独坐，心计如何借个端由出门逛逛，以破岑寂。

正在颠思倒想之际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朴斋喝问"何人"。门外接应，听不清楚，只得丢下水烟筒，亲去看看。谁知来者不是别人，即系朴斋的嫡亲娘舅洪善卿。朴斋登时失色，叫声"娘舅"，倒退两步。善卿毫不理会，怒吽吽喝道："喊耐无姆来！"

朴斋喏喏连声，慌的通报。那时秀英、二宝打扮齐整，各换一副时式行头，奉洪氏陪瑞生闲谈。朴斋诉说善卿情形。瑞生、秀英心虚气馁，不敢出头。二宝恐母亲语言失检，跟随洪氏下楼，见了善卿。

善卿不及寒暄，盛气问洪氏道："耐阿是年纪老仔，昏脱哉！耐故歇勿转去，再要做啥？该搭清和坊，耐晓得是啥场花嗄？"洪氏道："倪是原要转去呀，巴勿得故歇就转去末最了；就为仔个秀英小姐再要白相两日，看两本戏，坐坐马车，买点零碎物事。"二宝在旁听说得不着筋节，忙抢步上前，叉住道："娘舅勿呀，倪无娒是……"刚说得半句，被善卿拍案叱道："我搭耐无娒讲闲话，挨勿着耐来说！耐自家去照照镜子看，像啥个样子，覅要孔个小娘仵！"

二宝吃这一顿抢白，羞得两颊通红，掩过一旁，嘤嘤细泣。洪氏长吁一声，慢慢接说道："难末俚哚个瑞生阿哥末也忒啥个要好哉……"善卿听说，更加暴跳如雷，跺脚大声道："耐再要说瑞生阿哥！耐囡仵拨俚骗得去哉，耐阿晓得？"连问几遍，直问到洪氏脸上。洪氏也吓得目瞪口呆，说不下去。大家嘿嘿无言。

楼上秀英听得作闹，特差阿巧打探。阿巧见朴斋躲在屏门背后暗暗窥觑，也缩住脚，听客堂中竟没有一些声息。

隔了半日，善卿气头过去，向洪氏朗朗道："我要问耐，耐到底想转去勿想转去？"洪氏道："为啥勿想转去嗄！难教我那价转去哩？四五年省下来几块洋钱，拨个烂料去撩完哉；故歇倪出来再用空仔点，连盘费也勿着杠哙。"善卿道："盘费有来里，耐去叫只船，故歇就去。"洪氏顿住口，踌躇道："转去是最好哉；不过有仔盘费末，秀英小姐搭借个三

十洋钱也要还拨俚个哩。到仔乡下，屋里向大半年个柴、米、油、盐一点点无拨，故末搭啥人去商量嗄?”善卿着实叹口气道：“耐说来说去末，总归勿转去个哉。我也无啥大家当来照应外甥，随便做啥，勿关我事。从此以后，覅来寻着我，坍我台！耐总算无拨我该个兄弟!”说毕起身，绝不回头，昂藏径去。

洪氏摊在椅上，气个发昏。二宝将手帕遮脸，呜咽不止。朴斋、阿巧等善卿去远，方从屏门背后出来。朴斋蚩蚩侍立，欲劝无从。”阿巧讶道：“我道仔啥人，是洪老爷晼。啥实概嗄!”

洪氏令阿巧关上大门，唤过二宝，说：“倪楼浪去。”朴斋在后跟随，一淘上楼，仍与瑞生、秀英会坐。秀英先问洪氏：“阿要转去?”洪氏道：“转去是该应转去，娘舅个闲话终究勿差，我算末倒难哩。”二宝带泣嚷道：“无娒末再要说娘舅好！娘舅单会埋冤倪两声，说到仔洋钱就勿管帐，去哉。”朴斋趁口道：“娘舅个闲话也说得稀奇，妹妹一淘坐来浪，倒说道拨来人骗仔去哉！骗到陆里去嗄?”瑞生冷笑道：“勿是我来里瞎说，耐哚个娘舅，真真岂有此理！倪朋友淘里，间架辰光也作兴通隔通隔；耐做仔个娘舅，倒勿管帐。该号娘舅，就勿认得俚也无啥要紧。”

大家议论一番，丢过不提。瑞生重复解劝二宝，安慰洪氏，并许为朴斋寻头生意，然后告辞别去。秀英挽留不住，嘱道：“晚歇原到该搭来吃夜饭。”

瑞生应诺，下楼出门，行过两家门首，猛然间一个绝俏的声音喊“施大少爷”。瑞生抬头一望，原来是袁三宝在楼窗口叫唤，且招手道：“来坐歇哩。”

瑞生多时不见三宝，不料长得如此丰满，想要趁此打个茶会，细细品题。可巧另有两个客人劈面迎来，踅进袁三保家，直上楼去，瑞生因而止步。袁三宝亦不再邀，回身转面接见两个客人。

三宝只认得一个是钱子刚；问那一个尊姓，说是姓高。茶烟瓜子照例敬过。及坐谈时，钱子刚赶着那姓高的叫“亚白哥”。三宝想着京都杂剧中《送亲演礼》这出戏，不禁“格”声一笑。子刚问其缘故，三宝掩口胡卢，那高亚白倒不理会。

俄延片刻，高亚白、钱子刚即起欲行。袁三宝送至楼梯边。两人并肩联袂，缓步逍遥，出清和坊，转四马路，轻过壶中天大菜馆门首。钱子刚请吃大菜，亚白应承进去，拣定一间宽窄适中的房间。堂倌呈上笔砚，子刚略一凝思，随说：“我去请个朋友，来陪陪耐。”写张请客票，付与堂倌。亚白见写的是“方蓬壶”，问：“阿是蓬壶钓叟”，子刚道：“正是。耐啥认得俚个哉?”亚白道：“勿。为仔俚喜欢做诗，新闻纸浪时常看见俚大名。”

不多时，堂倌回道：“请客就来。”子刚再要开局票，问亚白：“叫啥人?”亚白颦蹙道：“随便末哉。”子刚道：“难道上海几花倌人，耐一个也看勿对？耐心里要那价一个人?”亚白道：“我自家也说勿出。不过我想俚哚做仔倌人，‘幽娴贞静’四个字用勿着个哉；或者像王夫人之林下风，卓文君之风流放诞，庶几近之。”子刚笑道：“耐实杈大讲究，上海勿行个。我先勿懂耐闲话。”亚白也笑道：“耐也何必去懂俚?”

说时，方蓬壶到了。亚白见他花白髭须，方袍朱履，仪

表倒也不俗。蓬壶问知亚白姓名，呵呵大笑，竖起一只大指道："原来也是个江南大名士！幸会，幸会！"亚白他顾不答。

子刚先写蓬壶叫的尚仁里赵桂林及自己叫的黄翠凤两张局票。亚白乃道："今朝去过歇三家，才去叫仔个局罢。"子刚因又写了三张，系袁三宝、李浣芳、周双玉三个。接着取张菜单，各拣爱吃的开点几色，都交堂倌发下。蓬壶笑道："亚白先生可谓博爱矣。"子刚道："勿是呀，俚个书读得来忒啥通透哉，无拨对景个倌人，随便叫叫。"蓬壶抵掌道："早点说个喤！有一个来浪，包耐蛮对。"子刚道："啥人嗄？去叫得来看。"蓬壶道："来浪兆富里，叫文君玉。客人为仔俚眼睛高，勿敢去做，赛过留以待亚白先生个品题。"亚白因说得近情，听凭子刚写张局票后添去叫。

须臾，吃过汤鱼两道，后添局倒先至。亚白留心打量那文君玉，仅二十许年纪，满面烟容，十分消瘦，没甚可取之处，不解蓬壶何以剧赏。蓬壶向亚白道："耐晚歇去，看见君玉个书房，故末收作得出色！该面一埭才是书箱，一面四块挂屏，客人送拨俚个诗才裱来浪。上海堂子里陆里有嗄！"亚白听说，恍然始悟，爽然若失。文君玉接嘴道："今朝新闻纸浪，勿晓得啥人有两首诗送拨我。"蓬壶道："故歇上海个诗，风气坏哉！耐倒是请教高大少爷做两首出来，替耐扬扬名，比俚哚好交关哚。"亚白大声喝道："覅说哉，倪来豁拳！"

子刚应声出手，与亚白对垒交锋。蓬壶独自端坐，摇头闭目，不住咿唔。亚白知道此公诗兴陡发，只好置诸不睬。迨至十拳豁过，子刚输的，正要请蓬壶捉亚白赢家。蓬壶忽

然呵呵大笑，取过笔砚，一挥而就，双手奉上亚白道："如此雅集，不可无诗；聊赋俚言，即求法正。"亚白接来看，那张纸本是洋红单片，把诗写在粉背的，便道："蛮好一张请客票头，阿是外国纸？倒可惜！"说毕，随手撩下。

子刚恐蓬壶没意思，取那诗朗念一遍。蓬壶还帮着拍案击节。亚白不能再耐，向子刚道："耐请我吃酒呀，我故歇吃来浪个酒要还拨耐哉哩。"子刚一笑，搭讪道："我再搭耐豁十记。"亚白说："好。"这回是亚白输了。只为出局陆续齐集，七手八脚争着代酒，亚白自己反没得吃。文君玉代过一杯酒先去。

蓬壶揣知亚白并不属意于文君玉，和子刚商量道："倪两家头，总要替俚寻一个对景点末好；勿然，未免辜负仔俚个才情哉啘。"子刚道："耐去替俚寻罢。该个媒人我做勿来。"黄翠凤插嘴道："倪搭新来个诸金花阿好？"子刚道："诸金花，我看也无啥好，俚陆里对嗄？"亚白道："耐闲话先说差哉。我对勿对倒勿在乎好勿好。"子刚道："价末倪一淘去看看也无啥。"

当下吃毕大菜，各用一杯咖啡。倌人、客人一哄而散。蓬壶因赵桂林有约，同亚白、子刚步行进尚仁里，然后分别。方蓬壶自往赵桂林家。高亚白、钱子刚并至黄翠凤家。翠凤转局未归，黄珠凤、黄金凤齐来陪坐，子刚令小阿宝喊诸金花来，小阿宝承命下去。

子刚先向亚白诉说诸金花来由，道："诸金花末是翠凤娘姨诸三姐个讨人。诸三姐亲生囡仵叫诸十全，做着姓李个客人，借仔三百洋钱买个诸金花，故歇寄来里该搭，过仔节到幺二浪去哉。"

话未说完，诸金花早来了，敬毕瓜子，侍坐一旁。亚白见他眉目间有一种淫贱之相，果然是幺二人材，兼之不会应酬，坐了半日，寂然无言。亚白坐不住，起身告别。子刚欲与俱行，黄金凤慌的拦住道："姐夫覅去哩，阿姐要说个呀。"

子刚没法，只得送高亚白先去。金凤请子刚躺在榻床上，自去下手取签子，给子刚烧鸦片烟。子刚一面吸烟，一面和金凤讲话。吸过三五口，只听得楼下有轿子进门，直至客堂停下，料道是黄翠凤回家。

翠凤回到房里，换去出去局衣裳，取根水烟筒，向靠窗高椅而坐，不则一声。金凤乖觉，竟拉了黄珠凤同过对面房间，只有诸金花还呆脸兀坐，如木偶一般。

第三十一回终。

第三十二回

诸金花效法受皮鞭
周双玉定情遗手帕

按：黄翠凤未免有些秘密闲话要和钱子刚说，争奈诸金花坐在一傍，可厌已甚。翠凤眼睁睁看他半日，不禁好笑，问道："耐坐来浪做啥？"金花道："钱大少爷喊我上来个呀。"翠凤方才会意，却叹口气道："钱大少爷喊耐上来末，替耐做媒人呀，耐阿晓得嗄？"金花茫然道："钱大少爷勿曾说碗。"翠凤冷笑道："也好哉！"子刚连忙摇手道："耐覅怪俚。高亚白个脾气，我原说勿对个，一歇歇坐勿定，教俚也无处去应酬。"翠凤别转脸道："要是我个讨人像实概样式，定归一记拗杀仔拉倒！"子刚婉言道："耐要教教俚个哩，俚坎坎出来，勿曾做歇生意末，陆里会嗄？"

翠凤从鼻子里叹出一声道："看仔倪娘姨要打俚乃末，好像作孽；陆里晓得打过仔，随便搭俚去说啥闲话，俚总归勿听耐个哉，耐说阿要讨气！"金花忙答道："阿姐说个闲话，我才记好来里。要慢慢交学起来个呀，阿对嗄？"翠凤倒又笑而问道："耐来浪学啥嗄？"金花堵住口说不出，子刚

亦自粲然。

翠凤吸过两口水烟，慢慢的向子刚道："倪个人生来是贱坯。倪见仔打末也怕个，价末耐巴结点个哩；碰着倪哉啘，说一声动一动。"说着转向金花道："我搭耐说仔罢，照实概样式，好好交要打两转得哩！"金花听说，呜咽饮泣，不敢出声。翠凤却也有些怜惜之心，复叹口气道："耐做讨人还算耐运气，碰着仔倪个无娒，耐去试试看！珠凤比仔耐再要乖点，覅说啥打两记，缠缠脚末，脚指头就沓脱仔三只！"金花仍一声儿不言语。

翠凤且自吸水烟，良久，又向子刚道："论起来，倪哚做老鸨该仔倪讨人，要倪做生意来吃饭个呀；倪生意勿会做，倪哚阿要饿煞？生来要打哉啘。倪生意好仔点，倪哚阿敢打嗄？该应来拍拍倪马屁。就是像倪乃铲头倌人，替老鸨做仔生意，再要拨老鸨打，我总勿懂倪乃为啥实概贱嗄！"

说话之时，只听得楼下再有一肩轿子进门，接着外场报说："罗老爷来。"黄金凤早于楼梯边迎接，叫声"姐夫，该搭来哩。"罗子富径往对过房间。

这里钱子刚即欲兴辞。黄翠凤一把拉住，喝令诸金花："对过去陪陪！"金花去后，子刚方悄回翠凤道："耐阿曾搭无娒说歇？"翠凤道："勿曾。故歇去说，常恐说间架仔倒勿好。过仔节再看。该搭事体耐覅管，闲话末我自家来说。罗个出仔身价，耐替我衣裳、头面、家生办舒齐仔好哉。"

子刚应诺遂行。翠凤并不相送，放下水烟筒，向帘前喊道："过来末哉。"

于是金凤手挈罗子富，珠凤跟在后面，小阿宝随带茶碗及脱下的衣裳，一齐拥至房里，惟诸金花去楼下为黄二姐作

伴。

子富见壁上挂钟敲了十下，因告诉翠凤明晨有事，要早点转去困觉。翠凤道：“就该搭耐也早点困末哉啘，我有闲话搭耐说，覅转去。”

子富自然从命，令高升和轿班回寓。翠凤喊赵家姆来收拾停当，打发子富睡下。赵家姆暨金凤、珠凤、小阿宝陆续散出。翠凤料定没有出局，也就安置；在被窝中与子富交头接耳，商量多时，不必明叙。

高升知道次日某宦家喜事，借聚丰园请客，主人须去道喜，故绝早打轿子伺候。等到子富起身，乘轿往聚丰园，已是冠裳满座，灯采盈门。

吃过喜筵，子富不复坐轿，约同陶云甫、陶玉甫、朱蔼人、朱淑人两家弟兄，出聚丰园，散步闲行。适遇洪善卿，拱手立谈。朱蔼人忽想起一事。只因听见汤啸庵说善卿引着兄弟淑人曾于周双玉家打茶会，恐淑人年轻放荡，难于防闲，有心要试试他，便和洪善卿说：“好几日勿看见贵相知，阿好一淘去望望俚？”善卿亦知其意，欣然愿导。陶云甫道：“倪勿去哉啘。几花人跑得去，算啥嗄？”朱蔼人道：“我有道理，勿碍个。”

当时洪善卿领了罗子富及陶、朱弟兄，共是六人，并至公阳里周双珠家。双珠见这许多人，不解何故，迎见请坐，复喊过周双玉来。

朱蔼人一见双玉，即向淑人道：“耐叫仔两个局，勿曾吃歇酒，今朝朋友齐来里，我替耐喊个台面下去，请请俚哚。”朱淑人应又不好，不应又不好，忸怩一会，不觉红涨于面。罗子富最为高兴，连说：“蛮好，蛮好。”催大姐巧

囡："快点去喊哩！"淑人着急，立起身来阻挡道："倪阿是到倌子浪去吃，叫个局罢？"子富嚷道："馆子浪倪覅吃，该搭好。"不由分说，径令巧囡去喊："就故歇摆起来。"陶云甫向朱蔼人道："耐个老阿哥倒无啥，可惜淑人勿像耐会白相。倪玉甫做仔耐兄弟，故末一淘白相相对景哉。"陶玉甫见说到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朱蔼人正色道："倪住家来里夷场浪，索性让俚哚白相相。从小看惯仔，倒也无啥要紧。勿然，一径关来哚书房里，好像蛮规矩，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，难末倒坏哉！"洪善卿接说道："耐闲话是勿差，价末也要看人码。淑人末无啥要紧，倘然喜欢白相个人，终究白相勿得。"说得朱淑人再坐不住，假做看单条字画，掩过一边，匿面向壁；连周双玉亦避出房外。周双珠笑道："俚哚两家头，一样个脾气，闲话不可不声无拨，肚皮里蛮乖来浪。"大家呵呵一笑，剪住话头。

迨至台面摆好，阿金请去入席，众人方踅过对面周双玉房间，即时发局票，起手巾，无须推让，随意坐定。朱淑人虽系主人，也不敬酒，也不敬菜，竟自敛手低头，嘿然危坐。周双玉在旁，也只说得一句："请用点。"众人举杯道谢，淑人又含羞不应。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鱼翅，众人已自遍尝，独淑人不曾动箸。罗子富笑道："耐个主人要客人来请耐个。"因即擎起牙筷，连说："请，请，请。"羞得淑人越发回过头去。朱蔼人道："耐越是去说俚，俚越勿好意思，索性等俚歇罢。"为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，幸有本堂局周双珠在座代为应酬，颇不寂寞。

一时，黄翠凤、林素芬、覃丽娟、李漱芳陆续齐集。罗

子富首先摆庄。宾主虽止六人，也觉兴致勃勃。朱淑人捉空斜过眼梢望后偷觑，只见周双玉也是嘿然危坐，袖中一块玄色熟罗手帕拖出半块在外。淑人趁台面上豁拳热闹，暗暗伸过手去要拉他手帕，被双玉觉着，忙将手帕缩进袖中，依然不睬。淑人没奈何，自己去腰里解下一件翡翠猴儿扇坠，暗暗递过双玉怀里，双玉缩手不迭。淑人只道双玉必然接受，将手一放，那猴儿便滴溜溜滚落楼板上。周双珠听见声响，即问："沓脱仔啥事物？"令巧囡去桌下寻觅。淑人心慌，亲自去拾，不料双玉一脚踹住那猴儿，遮在裤脚管内，推说"无啥"，随取酒壶，转令巧囡去添酒，因此掩饰过去。

适临着淑人打庄，罗子富伸拳候教。淑人匆促应命，连输五拳。淑人取酒欲饮，忽听周双珠高声唤道："双玉呾，来代酒呀。"淑人回身去看，果然周双玉已不在座，连楼板上翡翠猴儿也不知去向，淑人始放下心。巧囡适取酒进房，代饮两杯。再唤双玉来代。双玉代过酒，仍是嘿然危坐。淑人再去偷觑，只见双玉袖中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，也拖出半块在上。淑人会意，又暗暗伸过手去要拉。双玉正呆着脸看台面上豁拳，全不觉得，竟为淑人所得，揣在怀里，不胜之喜。意欲出席背地取那手帕来赏鉴赏鉴，又恐别人见疑，姑且忍耐。

无如罗子富兴致愈高，自己摆庄之后，定要每人各摆一庄。后来陶玉甫不胜酒力，和李漱芳先行；林素芬、覃丽娟随后告辞。黄翠凤上前撤去酒杯，按住罗子富不许再闹，方才散席。黄翠凤催着罗子富同去。朱蔼人、陶云甫向榻床对面躺下，吸烟闲谈。洪善卿踅过周双珠房间。

剩下朱淑人，独自一个溜出客堂，掏取怀里那手帕，随

手一抖，好像一股热香氤氲喷鼻；仔细一闻，却又没有什么。淑人看那手帕，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罗，四围乡着的茶青狗牙针，不知是否双玉所绣；翻来覆去，骇想一回，然后折叠起来，藏好在荷包袋内。正欲转身，忽见周双玉立在屏门背后，偷觑微笑。淑人又含羞要避。双玉点首相招，淑人喜出望外，急急赶去。双玉却沉下脸咕噜道："耐该搭认得哉呀，同仔几花人来做啥?"淑人低声陪笑道："价末歇两日我一干仔来。"双玉道："耐有几花事体嗄?忙得来，再要歇两日。"淑人告罪道："说差哉。"明朝来，明朝定归来。"双玉始不言语，淑人亦就回房。

朱蔼人、陶云甫各吸两口烟，早是上灯时候，叫过洪善卿来，并连朱淑人相约同行。周双珠、周双玉并送至楼梯边而别。

双珠归到自己房间，双玉跟在后面。双珠不解其意，相与对坐于烟榻之上。双玉先自腼腆而笑，取出那翡翠猴儿给阿姐看。双珠看那猴儿浑身全翠，惟头是羊脂白玉，胸前捧着一颗仙桃，却是翡色，再有两点黑星，可巧雕作眼睛；虽非希罕宝贝，料想价值匪轻，问双玉道："阿是五少爷送拨耐哉?"双玉不答，仅点点头。双珠笑道："故是送拨耐个表记，拿去坑好来浪。"

双玉脸色一雌，叫声"阿姐"，央及道："覅拨洪老爷晓得哩。"双珠问："为啥?"双玉道："洪老爷要告诉俚倷屋里个呀。"双珠道："洪老爷末为啥去告诉俚倷屋里嗄?"双玉呐呐然说不出口。双珠举两指头点了两点，笑道："耐末真真是外行！耐做五少爷是坎坎做起呀，告诉仔洪老爷末，随便啥拜托拜托。倘然五少爷勿来，也好教洪老爷去请，阿是

蛮好？为啥要瞒俚嗄？”双玉道：“价末阿姐搭洪老爷说一声，阿好？”双珠沉吟道：“我说也无啥；就不过五少爷个闲话耐才要说出来，故末我替耐说。”双玉道：“五少爷勿说啥，就说是明朝来。”双珠沉吟不语。

双玉取那翡翠猴儿，复欣欣然下楼。到周兰房间里，要给无姆看。只见周兰躺在榻床上，沉沉闭目，烟迷正浓。周双宝爬在榻床前烧烟。双玉不敢惊动，正要退出。不想周兰并未睡着，睁眼叫住，问双玉：“啥事体？”双玉为双宝在旁，不肯显然呈出，含糊混过。周兰只道双玉又要说双宝的不是，因支使双宝出房。双宝去后，双玉然后近前，靠着周兰腿膀，递过那翡翠猴儿。周兰擎在掌中，啧啧称赞。

双玉满心欢喜，待要诉说朱涉人如何情形，忽听得楼梯上“咭咭咯咯”，是双宝脚声上楼。双玉急急的收起猴儿，辞了周兰，捏手捏脚，一直跟到楼上。双宝径进双珠房间，双玉悄立帘下暗中窃听，听那双宝带哭带说道：“我碰着仔前世里冤家！刚刚反仔一泡，故歇咿来浪说我啥，我是定归活勿落个哉！”双珠道：“俚勿是说耐哩。”双宝道：“啥勿是嗄！勿是末，为啥教我走开点？”

双玉听到这里，好似一盆焰腾腾炭火端上心头，欻地掀帘，挺身进去，向靠壁高椅一坐，盛气说道：“我搭无姆说句闲话，阿是耐勿许我说？我就依仔耐，从此以后，终勿到无姆房间里去说一声闲话末哉！阿好？”双珠厌闻口舌，攒眉嗔道：“啥要紧嗄！”一面调开双宝，一面按住双玉。双玉见阿姐如此，亦就隐忍。

晚餐以后，大家忙乱出局。及十点多钟，双珠先回，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。双珠令阿金泡一碗极酽的雨前

茶给善卿解渴，随意讲说，提起朱淑人和双玉来。双珠先“嗤”的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“故歇个清倌人，比仔浑倌人花头再要大。耐一淘来里台面浪，阿是勿曾晓得？”善卿问故。双珠前将淑人赠翡翠扇坠与双玉之事，细述一遍。善卿道：“双玉也好做大生意哉，就让俚来点仔大蜡烛罢。”双珠道：“好个，耐做媒人哉唲。”善卿道：“媒人耐去做，我末帮帮耐好哉。”双珠应诺。计议已定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午牌时分，善卿、双珠同时起身，洗了脸，吃些点心，阿金即送上一张请客票头。善卿看是王莲生的，请至张蕙贞家面商事件，遂令传说：“晓得哉。”善卿就要兴辞。双珠嘱付：“晚歇来。”善卿道：“晚歇淑人来，间架头倒是勿来个好。”双珠想也不差。

善卿乃离了周双珠家，出公阳里，经同安里。抄到东合兴张蕙贞家，上楼进房。那张蕙贞还蓬着头，给王莲生烧鸦片烟。莲生迎见善卿，当令娘姨去叫菜吃便饭。善卿坐下，莲生授过一篇帐目，托善卿买办。善卿见开着一副翡翠头面，件件俱全，注明皆要全绿。善卿道：“翡翠物事，我搭耐一淘去买个好。推扳点，百十洋钱也是一副头面；倘然要好个，再要全绿，常恐要千把哚哩。”蕙贞插嘴道：“我说一千洋钱还勿够哩。耐去算哩，一对钏臂末，就几百洋钱也勿稀奇唲。”善卿问蕙贞：“阿是耐要买？”蕙贞倒笑起来道：“洪老爷说笑话哉！倪末阿配嗄？金个还勿曾全哩，要翡翠个做啥？”善卿料知是为沈小红办的了。

当时蕙贞去客堂窗下梳头，莲生躺在榻床上吸烟。善卿移坐下手，问莲生道：“沈小红搭，耐今年用脱仔勿少哉呀，再要办翡翠头面拨俚？”莲生蹙頞不语。善卿道：“我说耐就

回头仔俚也无啥。”莲生叹口气道：“耐先搭俚办两样再说。”善卿度不可谏，不若见机缄口为妙。

须臾，娘姨搬上聚丰园叫的四只小碗，并自备的四只荤碟；又烫了一壶酒来。莲生请善卿对坐小酌。

第三十二回终。


涼
晉昌唐寅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责任编辑：门书文　何威涛　沈　动　郭鸿玉

百部禁毁
千年禁书

百禁不毁
万劫有复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